

- 横扫全球畅销书榜，被誉为本年度最有看头的一本书！
- 美国亚马逊书店、纽约时报畅销榜Top1，实拍的真人秀电视节目在北美疯狂上演！！
- 这些经历都是真的！作者闯荡把妹界两年，由宅男成功变为把妹达人！！！



# THE GAME

Penetrating the Secret Society of Pickup Artists

# 把妹达人

## 那些坏小子教我的事

【美】尼尔·施特劳斯/著 猫学步/译

形形色色的女人行走于都市之中，毫无疑问，你渴望追逐并且猎捕！

那么，起身吧，跟我一起做把妹达人！！

你是否一见到靓妹就脸红心跳？是否因不知如何与美眉相处而光棍一条？

你是否自认为很拽，却仍得不到MM的芳心？

只要方法用对，  
没有找不到的妹！！！

# 说说天猫淘宝内部优惠券鲜为人知的秘密

## 1、什么是天猫淘宝内部优惠券？

内部优惠券是店家只发放给广大站长或群主(目的是给站长或群主帮他推广商品)的，内部优惠券是无法从淘宝上搜索到的，而且这种内部券是有数量和时间限制的。至于为什么会有限制，其实道理很简单，店家不可能一直都做亏本的生意！

## 2、内部优惠券与一般优惠券有什么区别？

### (1) 优惠的额度和条件不同。

一般优惠券是大家都可以在卖家的店里领取的，但优惠的额度没有内部优惠券大，一般是满多少优惠多少，如购满 199 元优惠 5 元等等。而内部优惠券的额度则很大，有时 30 多元的商品，光内部优惠券就可能是 20 元。

### (2) 获取的渠道不同。

内部优惠券是店家给广大网站站长或群主，站长或群主再发放给大家的，只有在群里或站长特定的网站里才能获取到。

## 3、店家为什么要发布内部优惠券给广大站长或群主？

原因就是店家想用最短的时间打造爆款商品，以前店家很多都靠刷单，而现在淘宝对刷单查得很严，一旦查出来店铺就被封了，因此一些精明的店家就想出来了内部优惠券这个妙招。想要形成人气商品就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有许多人购买，所以内部优惠券一般会给拥有人气的群主和网站站长，群主或站长再分享给广大消费者领取购买，这样

就可以形成成交量大的人气商品，销量与人气排名都可以靠前，排在淘宝搜索的第一页。

#### **4、用内部优惠券下单购会更便宜吗？**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不是一般的便宜。

#### **5、不用内部优惠券直接去淘宝天猫购买行不行？**

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但是你价格方面没有优惠，如果是这样店家会非常感谢你的。

#### **6、用群里或网站的内部优惠券购买的商品是正品吗？**

肯定是正品。因为搞促销打造爆款的店家是非常需要好评的，聪明的店家打造爆款的时候发布的有内部优惠券的商品都是好产品，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得到好评的。试想一下，如果店家用劣质商品发行内部优惠券，别人购买后，就会给中差评，这样不但达不到打造爆款的目的，反而会把店铺搞砸了，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那还不如不搞促销呢。傻瓜也不会这么做的。

#### **7、如何用群里或网站的内部优惠券购买商品？**

(1)、电脑直接打开链接就可以领优惠券购买。手机的话，就复制群里发布信息，然后打开手机淘宝，会弹出一个窗口，点“查看”，领取优惠券下单购买即可。

(2)、如果发布的商品没有自己想要买的商品，进入优惠券网站  
<http://www.170yhq.com> 或 <http://www.52youhuiquan.cc> 搜索一下就出来了，是不是很简单！

#### **8、在网站购买时有时候手机提示“如需浏览，请长按网址复制后使**

## **用浏览器访问”如何操作?**

点右上角的三个点的图标，然后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再选择淘宝浏览器打开即可购买。如果没有手机淘宝浏览器则选择其它的浏览器也行。

## **9、购买群主或网站的商品后，可不可以联系群主或站长要奖品?**

可以，截下你已买订单的图发给群主或群里，就可以联系群主发红包了。只有通过群里或网站的发布的商品购买才可以发奖品的哦！

## **10、群主为什么愿意给你发奖品?**

因为店家会给群主返工钱，比如说群主帮卖家卖一件返 1 元钱(实际可以会多或比之更少些)，群主给你发价值 0.5 元的奖品，群主也能赚 0.5 元，买的人多了，群主自然可以赚钱了。做什么都要考虑双方获利才行，人家才愿意到群主的群里买商品的。

## **10、为什么用内部优惠券购买商品会更省钱?**

比如你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是 20 元，如果你不用内部优惠券的话你就需要付款 20 元。如果用内部优惠券的话，是 20 元-内部优惠券 10 元==10 元。

你就省了 10 元，还没有算上群主或站长给的奖励呢。何乐而不为？

## **11、如果群里没有你想买的商品怎么办?**

进内部优惠券网站

<http://www.170yhq.com> 或 <http://www.52youhuiquan.cc> 后输入你要买的商品名称，如“雨衣”等，搜索内部优惠券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

点击下面的优惠券总站网址搜索内部优惠券

**<http://www.170yhq.com>**

或

**<http://www.52youhuiquan.cc>**

一起领优惠券，领内部优惠券，享白菜价格！

**加入内部优惠券发放 QQ 群【每晚抢红包】，群号 161918387**

**加入内部优惠券发放 QQ 群，可以领红包哦！**



扫一扫，加**淘宝天猫内部优惠券自动查询微信机器人**为好友，查询指令如下：

**买什么商品**，如买衣服，机器人就能帮你有内部优惠券的3件商品，如果不满意，可以重复发送指令，更换商品

**发 淘宝天猫的商品链接**，手机电脑链接都可以，机器人就能帮你查找出内部优惠券，非常方便。



这是一场狩猎游戏：女人是猎物，男人是狩猎者

这更是一场男人之间的生存较量

要想赢，

你必须是通则的例外 你不能做其他男人都在做的事 绝对不行！

本书点出的把妹术语，既生动又丰富！

——《欲望都市》作者艾米

本书字字珠玑，趣味横生！我绝不让尼尔·施特劳斯这家伙靠近我的老婆半步！

——美国《君子杂志》

作者详细地解释了男人和女人对两性关系的思考方式，以及如何处理受伤心理、建立人际关系等。

——亚马逊读者书评

本书见解独特，而且情真意切，有很强的实用性。就算你是个情场老手，也会对本书爱不释手。它将让你掌握“控制”女人的实用技巧，帮你找到称心的情感世界，并且快乐地生活。

——《Happen杂志》

想成为亿万富翁，

需要通过周密的计划来积累财富；

想成为把妹达人，

也需要一份改造计划！！

上架建议：畅销书/社科类

ISBN 978-7-80223-422-2



9 787802 234222 >

育儿交流群：166575998 淘宝买家卖家交流群：390081053 电子书交流群：286237939 书香清华交流群：584579429

定价：29.80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妹达人/(美)施特劳斯著;猫学步译.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80223 - 422 - 2

I. 把… II. ①施…②猫… III. ①人际关系—通俗读物 ②恋爱—通俗读物  
IV. C91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4148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6153 号

THE GAME by NEIL STRAUSS  
Copyright © 2005 BY NEIL STRAUS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San X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译文由大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授权使用。

## 把妹达人——那些坏小子教我的事

【美】尼尔·施特劳斯/著 猫学步/译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西廊下胡同 51 号 100034)

电话:(010)66112758 66116228

<http://www.e-zgsx.com>

E-mail:sanxiaz@sina.com

ybs5193@163.com

北京旺银永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0.5

字数:150 千字

ISBN 978 - 7 - 80223 - 422 - 2 定价:29.80 元

## 网购省钱秘诀——如何找内部优惠券

以下三个网站可以免费领取到淘宝天猫的隐藏优惠券（有的人称作内部优惠券），而且每天都有更新，请自己把网址收藏好，手机电脑都可以使用，网购时去搜索领取优惠券，再下单，可以省不少钱，网购省钱必备，网购爱好者必备。

- 1、一起领优惠券：<http://www.170yhq.com>
- 2、吾爱优惠券：<http://www.52youhuiquan.cc>
- 3、<http://www.170youhuiquan.com>

内部优惠券qq群161918387，群里经常发红包，不定期免单，你还可以发淘宝商品链接给群主qq898459190，免费帮你查找优惠券，使你购物更优惠。

另外还有一个安卓网购省钱软件，也可以领取优惠券，比网站操作方便，软件下载地址，如果需要，自己去下载，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c2egBmC>

上述淘宝天猫优惠券网站网和软件，精选挑选了淘宝天猫优惠低价商品，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什么商品都有，目前有两万件左右的商品，每天都有更新，价格是店铺给推广合作方的内部价，非常优惠，请先领优惠券后再下单，下单付款都是在淘宝进行的，还可以用手机复制淘口令，再打开手机淘宝领优惠券并购买，请大家放心购买。

温馨提醒：内部优惠券商品是商家为了提高销量，吸引买家关注而低价销售的，绝大多数是亏本销售的，因此数量有限，也有时效，一旦销量上去了，达到了他的促销目的，商家就会停止发行内部优惠券，因此你如果看中了某个商品，就要及时下单，以免没有了优惠券，再来找我要。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两年我在酒吧、夜店、购物中心、机场、杂货店、地铁和电梯里交谈过的千百位朋友。

如果你正好看见此书，希望你知道我并没有在你身上玩游戏，我是真心实意的。真的，你不一样。

我不会成为任何一种人，既非坏人也非好人，既非卑鄙小人也非正人君子，既非英雄也非懦夫。如今我在自己的角落里苟且度日，以尖酸与全然无用的安慰自我嘲弄，智者不可能故意成为某种固定的样子，只有愚人才会这么做。

——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记》

\*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步

**选定目标** Select a Target 1

### 第二步

**接近与开场白** Approach and Open 11

### 第三步

**展示价值** Demonstrate Value 41

### 第四步

**排除障碍** Disarm the Obstacles 77

### 第五步

**孤立目标** Isolate the Target 107

### 第六步

**创造情感联系** Create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151

### 第七步

**取得吸引位置** Extract to a Seduction Location 177

### 第八步

**刺激购买欲** Pump Buying Temperature 193

### 第九步

**进行身体接触** Make a Physical Connection 227

### 第十步

**摧毁最后一刻的抵抗** Blast Last-minute Resistance 247

### 第十一步

**管理期待** Manage Expectations 275

**把妹术语一览表** Glossary 311

**致 谢** Acknowledgments 319

# 选定目标

## Select a Target



男性并非真的敌人——他们只是可怜的受害者，被一种过时的男性气概所蒙蔽，让他们在无熊可杀的时候毫无必要地感到手足无措。

——贝蒂·傅瑞丹(女性主义作家)

## 谜男

### Meet Mystery



“贺柏，你快点起来，我有事要和你谈。”贺柏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躺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他环顾四周，发现房间布置得非常豪华，墙上挂着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床头柜上摆着一盏精致的台灯。突然，他想起自己是被绑架来的，心中充满了恐慌。他试图挣扎着坐起来，却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绳子牢牢地捆住了。他试着呼喊，但发现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走进来的是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男人。男人面无表情，目光冷峻地盯着贺柏。贺柏感到一阵窒息，心跳加速，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了危险之中。

门板裂开了，铰链也脱落了，墙上散布着拳头、电话、花盆撞击的凹痕。贺柏为了逃命，躲到饭店去了，而谜男则哭着瘫倒在客厅地毯上。他已经整整哭了两天了。

这不是那种正常的哭泣。正常的眼泪是可以理解的，但谜男已经超出了常理。他失控了。一星期以来，他游移在极端愤怒与暴力，和一阵阵间歇性、发泄式的呜咽之间。现在，他威胁着要自杀。

这栋房子里住着我们5个人：贺柏、谜男、老爹、公子和我。来自全球各地的少男和熟男到这里来和我们握手、合影，向我们学习，想成为我们。他们称我为型男，这可是我努力赢得的称号。

我们从不用自己的真名——只用化名。甚至我们的住所——就像其他从旧金山到悉尼到处繁殖出来的那些房子一样，也有个代号，叫做“好莱坞计划”。如今，好莱坞计划正摇摇欲坠。

散落在客厅地板上的沙发和几十个抱枕，被汗水沾得又臭又脏，而散发着浑身香水味的年轻人还在持续造访，他们每天晚上从日落大道向这里聚集。白色地毯已经泛灰了。烟蒂恶心地漂浮在按摩池里。过去几天，谜男的荒唐胡闹已经彻底摧毁了这房子的其他角落，房客们吓坏了。他身高190厘米，有点歇斯底里。

“我没办法告诉你这是什么感觉，”他整个身体都在抽搐，啜泣着说，“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来，但绝对不是理性的事。”

他坐在地板上，伸手捶打沙发上肮脏的红椅垫，沮丧的哭嚎声越来越大。这个大男人的哭声充满了整个客厅，听起来和婴儿与动物的嚎哭没什么差别。

他穿着小了好几号的金色丝袍，露出结痂的膝盖。腰带末端勉强能够打成一个结，袍子上下都敞得老开，露出苍白无毛的胸膛和腰下松垮的灰色卡文克

莱四角裤。此外，颤抖的身体上就只剩紧紧套在头上的毛线帽了。

这是洛杉矶的6月。

“活着真没意思。”他用湿润的红眼睛回头看着我说道，“那是填字游戏，你不可能赢得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玩。”

屋子里没有别人了，我得处理这一切。在他又开始痛哭或愤怒之前，必须让他冷静下来。他的情绪开始恶性循环了，我怕他会做出无法挽回的傻事。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掉。他不只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心灵导师。他改变了我的人生，如同改变其他数以千计像我一样的人。我得帮他弄点安定、赞安诺、维克定，任何东西都行。我抓起了我的电话簿，搜寻最可能有药的人——例如摇滚乐队的人、刚动过整容手术的女人、过气童星。

但是我打过去的每个人不是不在家就是没有药，或宣称没有药，因为他们自己都不够用了。

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那个让谜男变成这样的女人——卡蒂雅。她是个派对女王，手头一定有些东西。

卡蒂雅是个娇小的俄罗斯金发妹，有很嗲的嗓音和小博美犬的精力。她不到10分钟就出现在门前了，带着一颗赞安诺和担心的表情。

“别进来，”我警告她，“他可能会杀了你。”虽然这也是她活该自找的。我把药丸和一杯水拿给谜男，等他的啜泣慢慢变成呜咽，再帮他穿上鞋子、牛仔裤和灰色T恤。他现在很温驯，像个大孩子。

“我要带你去医院。”我告诉他。我带他出门走到我那辆旧得生锈的雪佛兰汽车旁，把他塞进狭窄的前座。他的脸上或是闪现一阵愤怒，或是流泪。希望他能暂时保持冷静，让我来得及救他。

“我想学点中国功夫，”他平静地说，“这样当我想要杀人的时候，就能派上用场。”我一脚踩下油门。我们的目的地是藤蔓街的好莱坞心理康复中心。那是一座大而丑陋的水泥建筑，不分日夜被那些对着街灯尖叫的游民、家当都在手推车里的怪装癖者，以及会露宿在任何有免费社会福利之处的人围绕着。

我发现，谜男也是他们的一分子，只是他碰巧拥有领袖气质和才华，能吸引别人到他身边，让他免于被这世界孤立。我注意到他拥有的两种特质，是每个我访问过的摇滚巨星都会有的：眼里散发一种疯狂、积极的光芒，以及完全无力约束自己。

我带他进了大厅，帮他挂号，然后一起候诊。他坐在一张廉价的黑色塑料

椅上，紧张兮兮地盯着单调的蓝色墙壁。

赌注 1个小时过去，他开始坐立不安。

“……2个小时过去，他皱着眉头，脸上愁云密布。”

3个小时过去，他的泪水开始涌现。

“……4个小时过去了，他突然离开椅子，冲出候诊室，穿过康复中心的大门。

他快步走着，好像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虽然好莱坞计划远在3里之外。我追着他跨过街道，在一家小型购物商场门口赶上他。我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扭过来，好说歹说才把他拉回候诊室。

“……5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他又站起来跑掉了。

我追着他跑，有两个社工人员呆呆地戳在大厅里。

“拦住他！”我大叫。

“我们不可以这么做，”其中一个说，“他已经离开院区了。”

“你就这样让一个打算自杀的人离开这里吗？”没有时间争吵了，“先帮我准备好一个医生，等我把他带回来。”

我跑出门外，环顾左右，都没有他的身影。我往北跑到喷泉大道，终于在街角看见了他，再次把他拖回来。

社工人员领他走过一条漫长而昏暗的走廊，进入一个铺着乙烯地板、让人产生幽闭恐惧症的小隔间。医生坐在办公桌后面，把玩着头发上的黑色纠结。她是个苗条、年近30的亚洲女人，颧骨很高，涂暗红色唇膏，穿着直条纹的长裤套装。

谜男陷进她对面的椅子上。

“你今天觉得怎么样？”她挤出一个微笑问道。

“我觉得活着没意思。”他突然哭了起来。

“我在听。”她说，并在她的本子上潦草地记录着，仿佛这个案对她而言已经可以结案了。

“所以我要把自己从基因库里除掉。”他呜咽着。

她以伪装出来的同情望着他。对她而言，这只是她每天要看的十几个疯子中的一个。她唯一要搞清楚的是，他需要药物治疗还是住院。

“我活不下去了，”谜男继续说，“一切都没有用。”

她以习惯性的姿势将手伸进抽屉，掏出一小包纸巾递给他。当谜男伸手拿纸巾，第一次抬头对上她的眼睛时，他呆住了，就这样静静地望着她。以这样的小诊所而言，她长得出人意料的可爱。

短暂的活力闪过谜男的脸，但瞬即消失。“如果我在别的时间、别的场合一认识你，”他捏皱手中的纸巾，说道，“事情就不一样了。”

他的身体通常昂然挺立，现在却像湿软的通心面一般蜷曲在椅子上。他一边沮丧地盯着地板，一边说着：“我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来吸引你，每一条规则、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字，全都在我脑子里。只是我现在……没办法做……”

她机械地点了点头。

“你应该在我没这么惨的时候见见我。”他吸着鼻子，缓慢地继续说，“我曾经跟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交往过。如果换个地方、换个时机，我会让你变成我的女朋友。”

“是啊，”她安抚他说，“我相信你会。”

她根本不懂。她怎么可能懂？这个手里捏着皱巴巴的纸巾，呜呜咽咽的大男人正是世上最出色的把妹达人。这不只是种看法，而是事实。两年来，我见过太多自称最厉害的人，但谜男胜过他们全部。那是他的嗜好，他的热情，他的使命。

这世上只有一个人能与他匹敌，那个人现在也坐在医生的对面。谜男把我从一个未开窍的宅男改造成超级巨星。我们一起称霸把妹界，在我们的学生和众门徒眼前，完成过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把妹行动。我们俩横扫洛杉矶、纽约、蒙特利尔、伦敦、墨尔本、贝尔格莱德、敖德萨（乌克兰城市），还有其他地方。

而现在，我们却在疯人院里。

谜男把我和他一起关在精神病院里，他想通过治疗，帮助我恢复正常。

我躺在病床上，看着窗外的雨，想起自己曾经辉煌的过去。

我躺在病床上，想起自己曾经辉煌的过去。

闻——文章苑深井鲜其滋味，飞变妙舞妙手人中弄，强将一派的胸襟被我从不闻。界别升大将军更文章舞后——《唐宋词》集《假日期》、《送客》歌型男。



## Meet Style

我——文章苑深井鲜其滋味，飞变妙舞妙手人中弄，强将一派的胸襟被我从不闻。界别升大将军更文章舞后——《唐宋词》集《假日期》、《送客》歌型男。

我没有一点魅力。我的鼻子相对于脸而言比例太大，虽然不是鹰钩鼻，但鼻梁上有一块隆起。我没有秃头，但要说我的头发只是稀少，也未免太含蓄了。只有一小撮靠着生发水长出来的头发，像风滚草般覆盖在我的头上。我的眼睛细小如珠，虽然有活力的光芒，但藏在我的眼镜后面，没人看得见。我的额头两侧都是凹的，我觉得这让脸型看起来更有个性，但也没有因此被称赞过。

我的身材比自己期望的矮，而且太瘦，无论我怎么大吃大喝，在大多数人看来仍是营养不良。当我低头看着自己苍白、松垮的身体时，我就会怀疑有哪个女人愿意与我拥抱，更别说同床共枕了。所以，对我而言，认识女人非常辛苦。我既不是那种女人发酒疯之后会对着傻笑或想要交往的家伙，也无法像摇滚明星那样，可以向女人分享或夸耀名利，或像洛杉矶有些男人那样提供她们豪宅。我拥有的全都在我脑子里，但没人看得出来。

你可能注意到，我并没有提到我的个性。这是因为我的个性已经彻底改变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个性。我创造了“型男”——我的另一个自我。两年来，型男比过去的我更受欢迎——尤其对女人而言。

我从来都无意改变个性，或是用虚构的身份闯荡江湖。事实上，我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都很满意。直到一通不经意的电话（一切总是始于一通不经意的电话）引领我踏上这段旅程，进入我十几年记者生涯中碰到过的最怪异、最刺激的地下团体。那通电话来自一位出版社编辑杰里米·施特劳斯，他在网络上无意间看见一篇关于追求女孩的文章。他说，数十位把妹达人的智慧结晶都浓缩在那火热的150页中，他们在新闻群组中切磋交流将近10年，秘密地努力把吸引的艺术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这些信息需要改写整理成一本条理分明的工具书，他认为我正是合适的人选。

我不太确定。我想写的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指点性饥渴的青少年。但是，当然，我跟他说先拿来看看也无妨。

从开始阅读的那一刻起，我的人生就改变了。比起其他书籍或文章——例如《圣经》、《罪与罚》或《烹饪的喜悦》——这篇文章更令我大开眼界。倒不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而是它将我突然推向那条道路。

提要

回顾我的青春期，我始终有个很大的遗憾，那和读书不够用功、对我老妈不孝顺或偷开我老爸的车撞上公交车完全无关，纯粹只是因为我没和许多女孩子胡搞瞎混。我自认是个有深度的人——我每三年重读一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纯粹因为好玩。我认为自己还算通情达理，为人也不错，尽量避免伤害别人，但是我似乎无法进化到下一个阶段，因为我在思考女人上花的时间太多了。

当我初次见到《花花公子》的创办人休·海夫纳时，他已经 73 岁了。根据他自己的统计，他交往过 1000 多个世上最美丽的女人，但他只想谈论他的 3 个女人——曼蒂、布兰蒂和珊蒂。我从这次谈话中领悟到，这家伙爽了一辈子，即使到了 73 岁，还在追捕猎物。如果海夫纳都不觉得腻，那我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如果这篇文章不曾出现在我面前，我也会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思考异性的方式绝对不会进化。事实上，我的起步比大部分人都糟：青春期时没玩过医生游戏、没出现付一块钱就掀裙子给你看的女生、不曾在同学身上不该碰的地方搔痒。我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禁足，所以当我唯一的机会出现——有个喝醉的大一女生打电话来提议和我去旅馆——我不得不拒绝，否则我老妈会大发雷霆。我在大学时开始找到自我：感兴趣的事物、总是太害羞不擅表达的个性，还有以吸毒和谈话扩展我心灵视野的一票损友。但是我在女人身边总是不自在：她们吓坏我了。大学四年，我在校园里没和半个女人交往过。

毕业后我得到一份《纽约时报》的记者工作，跑文化线。在那里，我开始建立了自信。后来，我挤进了一个没有禁忌的特权世界：我和摇滚歌手玛丽莲·曼森、莫特利·克鲁一起散步，给他们写传记。在那段时间，即使靠着后台通行证，还是得不到任何人的亲吻，除了汤米·李之外。后来我几乎放弃了希望了。有些男人就是走运，有些男人就是没办法，显然我是没福气的那种。问题不在于我没和女人上过床。有那么难得的几次我真的走运了，却把一夜情搞成两年，因为我不知道下次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再发生。眼前这篇文章对我这种人有个简称：拙男。我就是个拙男，不像达斯汀。达斯汀是我在大学毕业那年认识的，他是我死党马可的朋友。马可是个爱装高尚的塞尔维亚人，从幼儿园开始，我们俩就一起过着禁欲生活，这主要得归咎于他那颗难看得要命的西瓜头。而达斯汀并不比我们两个高大、有钱、出名或英俊，但他却拥有一种我们都沒有的特质：吸引女人的手腕。

当马可第一次介绍我认识达斯汀时，我对他没什么特殊印象，只记得他又矮又黑，留着棕色的长卷发，穿一件俗气的舞男衬衫，故意不扣扣子。那天晚上，我们去一家芝加哥夜店。当我们寄放外套的时候，达斯汀问：“你知道这里有没有什么阴暗角落？”

我问他找阴暗角落做什么，他回答说那是把妹的好地方，我怀疑地抬起我的眉毛。然而，进门不过几分钟，他就和一个正在跟朋友说话、看起来很害羞的女孩眉来眼去了。什么话也没说，达斯汀走开了。那女孩跟着他——直接走向阴暗角落。当他们交流完毕，便不发一语地分开，完全不用客套地交换电话号码或尴尬地道别。

那天晚上，达斯汀反复使出这奇迹般的神技总共4次。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开启了。

我追问了他好几个小时，试图找出他到底拥有什么神奇魔力。达斯汀就是他们称为天生好手的那种人。他11岁那年失去童贞，被15岁的女邻居拿来做性实验，自此之后他就爽个不停。某天晚上，我带他去一艘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的船上参加派对。当一位性感、眼神纯真的棕发女孩走过时，他转头对我说：“她正是你喜欢的类型。”

我照例否认了，然后盯着地板，担心他会推我过去跟她搭讪。果然，他很快就有了动作。

当她再次经过时，他问她：“你认识尼尔吗？”

那是个很蠢的开场白，但无所谓，反正都已经开场了。我结结巴巴地吐出几个字，直到达斯汀接手拯救了我。后来我们和她的男朋友在酒吧碰面，知道他们才刚刚开始同居，她和男朋友一起出来遛狗。几杯酒下肚之后，他牵了狗回家，留下女朋友葆拉和我们在一起。当晚，达斯汀就把到了葆拉。

那是达斯汀的天赋和能力：给女人们从未想过会体验到的幻想。事后，葆拉常常打电话给我。她一直谈论那次经历，想把它合理化，因为她无法相信自己会那么做。这正是达斯汀总是能够得手的原因：他得到女孩，而我只得到罪恶感。

我把原因归咎于纯粹是个性不同，达斯汀拥有我缺乏的天生魅力与动物本能。至少我是这么想的，直到我读了杰里米给我的那篇文章，并且浏览他推荐的新闻群组和网站。我发现整个社群的人都是达斯汀，那些男人宣称找到了打开女人心锁的密码，使得成千上万像我这样的人试图学习他们的秘诀。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人把他们的方法拆解成一套特定的规则，适用于任何人。而每个自称把妹达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规则。

那里有职业魔术师谜男、催眠师罗斯·杰弗里、亿万资产的企业家瑞克、

房地产中介商大卫·狄安杰罗、脱口秀演员杂耍人、建筑工人大卫·X，还有诱惑大师史蒂夫。如果把这些人和比较英俊、浑身肌肉的壮汉一起放在迈阿密南滩，他们肯定吃瘪；但如果把他们放在星巴克或酒吧，只要壮汉一转身，他们就会轮流和他的女人搭讪。盖吉发现了这个圈子后，最先改变我的是词汇。拙男、把妹达人、巡视（出去认识女人）和辣妹都朗朗上口。接着，我的日常生活习惯也改变了。我开始沉迷于这些人创造出来的网上论坛。在认识女人或约会之后，无论多晚回到家，我都会坐在电脑前，把当天晚上的疑问贴在论坛上。“如果她说她有男朋友我该怎么办？”“如果她在晚餐吃了大蒜，表示她不打算亲我吗？”“女人在我面前涂口红，这是好兆兆吗？”……

然后坦白者、枪巫、形控这些网友开始回答我的问题。（答案依序是：采用“男友摧毁者桥段”，你想太多了，不好也不坏。）我很快发现这不只是网络现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许多城市都有人想要成为把妹达人的信徒——从洛杉矶、伦敦、萨格勒布到孟买——每个星期，他们成群结队出去认识女人之前，会先聚集在所谓的“巢穴”里一起讨论战术。

借着网络和化名，上帝给了我重生的机会。一切还来得及，把自己变成达斯汀，变成每个女人的渴望——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真正的渴望，超越她的矜持，直达她狂想和幻梦的所在。

但我无法独自办到。在网络上和人交谈并不足以改变我前半生的失败，我必须见识庐山的真面目，去现场看他们如何行动，搞清楚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成功的关键是什么。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志业与执著——找出世上最强的把妹达人，在他们的羽翼之下乞求庇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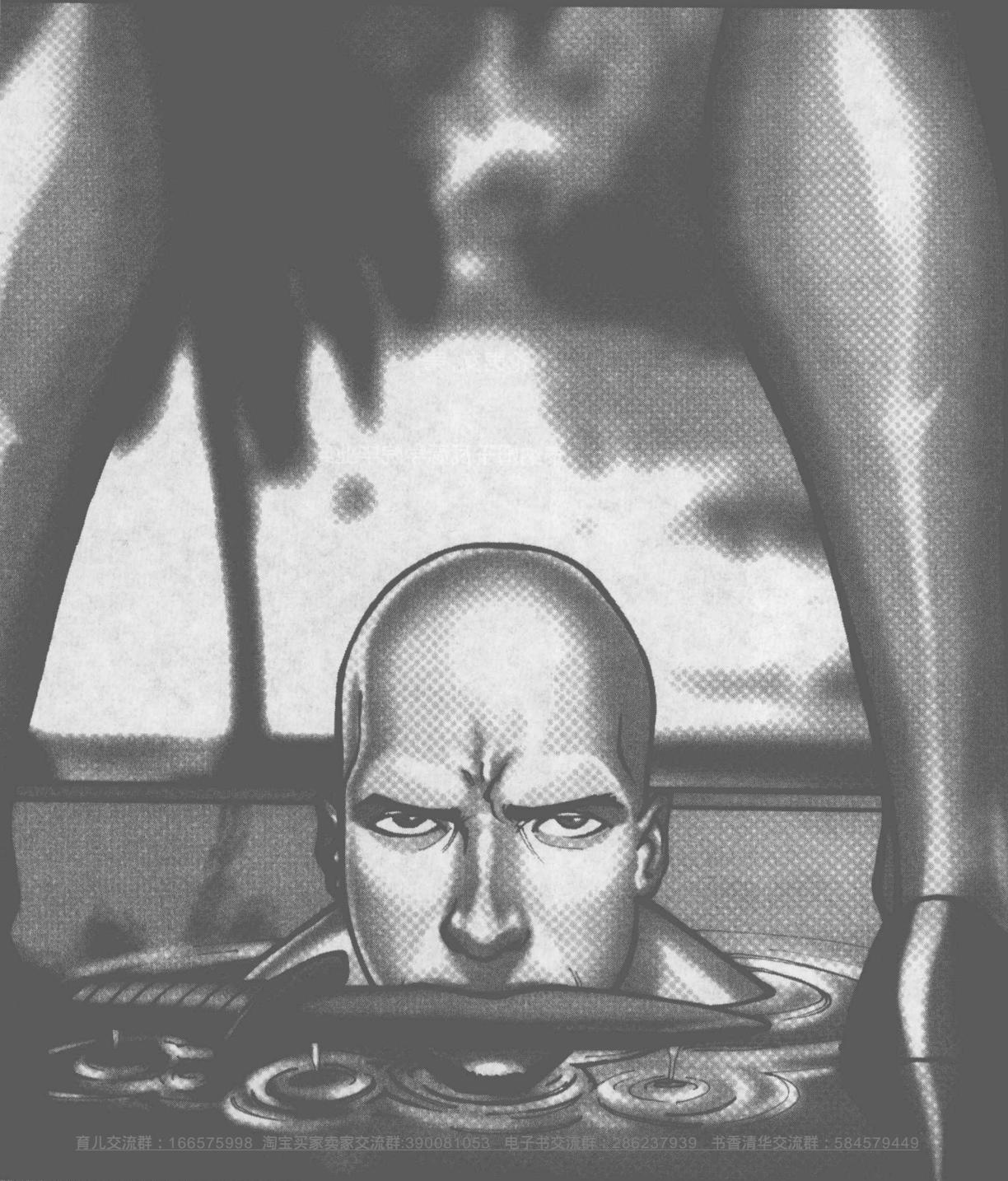
我人生中最奇妙的两年就此展开。

我人生中最奇妙的两年就此展开。

**注：**本书书末的把妹术语一览表对所有把妹界的专用词语提供了详细的解释。

# 接近与开场白

## *Approach and Open*



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不论男女,第一个问题不是学习,而是舍弃所学。

——格洛丽亚·斯泰纳姆于瓦瑟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说

——人世丑果哎。——这故事的叙述是如此的简单，民粹派觉得这是他们自己——本文指的——所写出来的东西，审同，入宋，文明的耶律楚材亦深表大惑，密召群臣问讯，群臣皆言：“陛下所用者，皆素文并精于理，无去供障太祖之一个一诺便能乐闻个事。

来开博识果讲个两云避照道：

**Chapter**，音译为“中斡”，即斡旋，斡旋，中斡的含义是通过协调各方利益，达到共同目的。



中斡文斋主非个寡士，名号要亮。斡旋，系清以机智圆滑，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手，尤以解决争端、调节矛盾、促进双方和解而得名。

我从银行里提了 500 美元，塞进一个白色信封里，然后在信封外面写上“谜男收”。这可不是我生命中最骄傲的一刻。

我已经花了 4 天为此作准备——在百货公司买了价值 100 美元的衣服，花一整个下午寻找完美的香水，并且砸下 75 美元剪个时髦发型。我想要呈现我的最佳状态，毕竟这是我第一次和真正的把妹达人见面。

他的名字，或至少他在网络中使用的名字，是谜男。他是社群中最受推崇的把妹达人，功夫过硬。他详尽的帖文，读起来像是如何操控社交情势以结识并吸引女人的演算公式。他在家乡多伦多晚上与模特儿和脱衣舞娘搭讪的过程，在网络上有完整的报告，文中充满了他自己发明的术语——“狙击枪否定”、“散弹枪否定”、“团体理论”、“兴趣指标”、“抵押”——全都是把妹达人词典中的经典词汇。整整 4 年，他在把妹新闻群组中提供免费咨询。然而在 10 月，他决定为自己标个价，贴了下面这则招生广告：

应众人要求，谜男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举办基础训练班。第一期将在洛杉矶举行，10 月 10 日星期三晚上开始至周六夜晚结束，费用是 500 美元，内含夜店入场费、4 个晚上的礼车接送（很贴心吧）、每晚在礼车内的一小时讲课加上行动结束后半小时的任务检讨，以及最重要的，每晚 3 个小时和谜男一起现场行动（一晚两家夜店）。本基础训练结束前，你差不多会接触 50 个女人。

向一个致力于把妹大业的工作室报名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么做等于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低劣、无能。这表示，在多年的性行为或至少是性知识学习之后，你还是没有长进，没有搞懂。会求助的人通常都已经走投无路。所以，如果瘾君子要进戒毒所、暴力者要进抓狂管训班，那么社交白痴就该进把妹学校。

把我的 e-mail 发给谜男，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之一。如果任何人——我在洛杉矶的朋友、家人、同事，尤其是唯一的前女友——发现我付钱上把妹现场演练课程，一定会残酷地嘲笑我，谴责我。所以我严格保密，告诉大家我整个周末都要带一个老朋友到处去玩，以躲避社交聚会。

我必须把这两个世界切割开来。

在发给谜男的邮件中，我没有告诉他我的姓名或是职业。如果被追问，我打算说我是作家，就这样。我要匿名穿梭于这个非主流文化中，不想因为我的身份得到任何好处或额外的压力。

然而，我还要面对我的良知。毋庸置疑，这是我人生中做过的最可悲的事了。谜男和其他学员会在那里亲眼目睹我的耻辱，我的秘密，我的无能。

男人在成年初期有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追求权力、成功和成就感，二是追求爱、伴侣和性。当时我有一半的生活是一团糟。我必须像男子汉一样站起来，承认我只是半个男人。

### Chapter



发出邮件一个星期之后，我走进好莱坞罗斯福饭店的大厅。我穿着一件轻薄柔软得像是棉制的蓝色毛衣、一条侧边有饰带的黑色裤子，还有一双让我增高七八厘米的鞋子。我的口袋里塞满了谜男交代每个学员要带的用品：一支笔、一本笔记、一包口香糖，以及其他用品。我一眼就认出了谜男。他像帝王般坐在一张维多利亚式的扶手椅上，脸上带着“我是世界第一”的微笑。他穿了一套休闲式的宽松蓝黑色西装，小巧但明显的唇环在下巴上晃荡，指甲涂成了黑色。他未必很有魅力，但是很有领袖气质——又高又瘦、一头栗色长发、颧骨高耸、脸色苍白，活像个被吸血鬼咬过、正变身到一半的电脑怪胎。

在他旁边有个身材较矮、表情严肃的人物。他自我介绍是谜男的僚机，绰号“万恶”。他穿了一件紧身黑色圆领衫，头发极黑，服帖地往后直梳，但从肤色来看，他像是天生红发的人。

我是第一个到场的学员。

“你的最高得分是多少？”我一坐下，万恶就靠过来问我。他们已经在评估我了，想搞清楚我是否能掌握这场“游戏”。

“我的最高得分？”

“是啊，你跟几个女孩子交往过？”

“唔，大概7个左右。”我告诉他们。

“‘大概’7个？”万恶逼问我。

“6个……”我招供。

万恶的排行在60几个那一级，谜男在几百个那一级。我看着他们，心想：

这就是我几个月来在网络上热心学习的把妹达人，他们是另一种层次的生物。

他们拥有的魔法，足以解决令伟大文学作品主角们烦忧不已的无力与挫折，那

些我这辈子都认同的人物——比如利奥波德·布鲁姆（《尤利西斯》的主角之

一）、亚历克斯·波特诺伊（菲利普·罗斯的《波特诺伊的怨言》主人公），或

是《小熊维尼》中的小猪。

当我们在等待其他学员的时候，谜男丢了一个装满照片的牛皮纸袋在我大腿上。

“这些是我交往过的一部分女人。”他说。

纸袋里是数量惊人的美女：性感的日本女星大头照；酷似丽芙·泰勒的棕发美女签名宣传照；《阁楼》杂志年度女郎的靓面照片；古铜肤色、前凸后翘的脱衣舞娘穿着睡衣的快照，谜男说那是他的前女友派翠莎；还有一张照片是双乳高耸的棕发女人。这些都是他的资历凭证。

“我得整个晚上假装不去注意她的胸部才能办到。”当我问谜男最后一张照片时，他解释道，“把妹达人必须是通则的例外，你不能做其他每个人都在做的事，绝对不行。”

我仔细地聆听，确保每个字都自动烙印在我的大脑皮质上。我正参与一场重要活动，在其他评价较高的把妹达人中，唯一出席授课的是罗斯·杰弗里。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创建了这个社群，但今天是史上第一次让学习把妹的学员们离开研讨室的安全环境，进到夜店里，并就他们对女人施展身手进行评鉴。

第二个学员到了，他自我介绍叫“多面”。他是个高挑瘦长、淘气的年轻人，26岁，一头西瓜皮发型和一张轮廓俊俏的脸，穿着过度宽松的衣服。如果发型和穿着改善一下，他轻易就能变成一个帅哥。

当万恶问他得分多少时，多面不自在地抓抓头。“我和女孩的经历几乎是零，”他解释，“我从来没有吻过女孩。”

“别开玩笑。”万恶说。

“我连女孩的手都没牵过。我的成长过程相当封闭，父母都是非常严格的天主教徒，所以我总是对女孩有很大的罪恶感。但我交过3个女朋友。”

他望着地板，搓揉着自己的膝盖，紧张地画着圆圈，一边列举出他的女朋友，虽然并没有人要他详细说明。其中有个叫米泽尔的，才交往一周就甩了他。还有克莉尔，她答应和他约会的两天后，就反悔说她犯了一个错误。

“然后是卡罗琳娜，甜美的卡罗琳娜，”他脸上绽放出梦幻的微笑说，“我们只当了一天的情侣。我记得她和朋友第二天下午来我家，我看着她过街，心里很高兴见到她。当我走近时，她却大叫：‘我要甩了你！’”

这些恋情很显然都发生在学生时代。多面悲伤地摇摇头，很难分辨他是不是故意要搞笑。

接着到达的是个肤色黝黑、40多岁的秃头男子，他专程从澳洲飞来参加这个课程。他拥有昂贵的劳力士表、迷人的口音，以及一件我生平见过最丑的毛衣——厚重的针织怪物，五颜六色的锯齿状图纹，看来活像是失败的手指画作品。他浑身散发着财大气粗的自信。然而当他开口告诉万恶他的得分只有5分那一刻，他就露馅儿了，他的声音颤抖起来，不敢直视任何人的眼睛，表现出可悲与幼稚的一面。他的外表就像他的毛衣，只是个意外，并没有显现他的本质。

他是社群的新人，连名字都不肯说，于是谜男给他取个外号叫“毛衣”。

“我们3个是这期课程仅有的学员。”谜男拍拍他的手说。他向前靠近，以免饭店里其他客人听见。

“我现在的工作就是让你们进入游戏。”他接着说，锐利地注视了我们每个人的眼睛，“我必须把我脑子里的东西输进你们的脑子里去。把今晚想象成一个电子游戏。这不是真的，每一次接近目标，都要想着你是在玩游戏。”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试图和一个不认识的女人搭讪，光是想象就吓坏我了，尤其还有这些人盯着我，等着打分数。相比之下，高空弹跳和跳伞更容易些。

“你的情绪只会把事情搞砸。”谜男接着说，“它们会企图迷惑你，所以要记住，一点都不能信任情绪。你有时会感到害羞，你必须像处理鞋子里的小石头那样，虽然不太舒服，但别理它。它不是公式的一部分。”

我环顾四周，多面和毛衣看来似乎跟我一样紧张。“我要在4天之内教会你们这整套公式——赢得胜利所需要的招式步骤。”谜男继续说，“你们必须反复练习这个游戏，才能学会如何获胜。所以，先准备好接受失败吧！”

谜男停下来点了一杯加了5片柠檬的雪碧，然后告诉我们他的事迹。他以清楚响亮的声音诉说着——他说这是在模仿励志演说家安东尼·罗宾斯。关于

他的一切似乎都是刻意的、排演过的发明。

自从11岁拆穿了同学的牌戏秘密起，谜男的人生目标就是成为大牌魔术师，例如大卫·科波菲尔。他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练习，在庆祝会、企业活动甚至几场脱口秀中努力展现他的才华。然而在这过程中，他却牺牲了自己的社交生活。他到21岁还是个青涩的小子。他决定设法挽救。

“世界上最神秘的地方，就是女人的心，”他夸张地对我们说，“所以我开始试图解开它。”

他每天搭半小时的公交车到多伦多，去酒吧、服装店、餐馆和咖啡厅。他不知道网络社群或任何把妹专家，只能独自进行，只靠一项他真正会的技术：魔术。他往返市区好几十趟才终于鼓起勇气和陌生人说话。从那时起，他日日夜夜忍受着失败、拒绝和尴尬，直到他一片接一片地拼出了社交力学的拼图，发现潜藏在所有男女关系背后的模式。

“我花了10年的时间才发现这一点，”他说，“基本模式就是寻找、认识、吸引、收场，即‘四阶段理论’。信不信由你，这种游戏是直线式的。很多人不懂这一点。”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谜男说了他所谓的“团体理论”。“我执行这特定组合的活动已经几百万次了。”他说，“别找单独一人的女孩，那不是完美的吸引法。美女很少是落单的。”

“接近目标团体之后，”他继续说，“关键在于忽略你想把的那个妹，先去吸引她的朋友——尤其是男人和任何其他潜在的障碍。如果目标很迷人而且习惯男人的奉承，把妹达人必须假装不受她的魅力影响，借此来吸引她的注意，而这就需要使用所谓的‘否定’。”

否定既非恭维亦非冒犯，而是介于两者之间，是一种无意的冒犯或暗藏讽刺的恭维。否定的目的是贬抑一个女人的自尊，主动表现出对她缺乏兴趣，比如说，指出她的牙齿上沾到了唇膏，或是在她讲话之后递给她一片口香糖。

“我不孤立丑女，也不孤立男人，我只孤立我想要追求的女孩。”谜男滔滔不绝，眼中闪耀着对自创格言的信念，“如果你不信，今晚就是实验之夜，你将亲眼目睹。我会先作示范，你们先观察我怎么做，然后我会把你们推出去尝试几回合。明天，如果你照我说的去做，在15分钟之内就能和女孩子很熟悉了。”

他看着多面，说：“试举出5个雄性领袖的特质。”

“自信？”

“对。还有呢？”

“力气？”

“不是。”

“体味？”

他转向毛衣和我。我们也毫无头绪。“雄性领袖的首要特质就是微笑。”他挤出一个做作的微笑说，“当你进入某个地方，一定要微笑。一走进夜店，游戏就开始了。借着微笑，你看起来就像是和大家一伙的，别人会觉得你很有趣，而且是号人物。”他指着毛衣说：“当你走进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微笑。”

“那不太适合我，”毛衣说，“我微笑的时候看起来很蠢。”“如果你保持一贯的做法，只会得到一贯的结果。这叫做‘谜男法则’。所以我要拜托大家，请你们在接下来的4天里多少接受我的建议，尝试一些新东西。你们会看见差别在哪里。”

除了自信和微笑，我们还学到雄性领袖的其他特质是注重仪表、保持幽默感、具有亲和力和扮演所处地方的社交中心。没有人自找麻烦去纠正谜男其实讲了6项特质。

当谜男进一步分析雄性领袖时，我发现一件事：我会沦落在此——多面和毛衣也在这里的原因——是我们的父母和朋友害的。他们从来没有教我们社交的方法。现在，该是学会这些的时候了，虽然晚了几十年。

谜男绕着桌子，看着我们每个人。“你想要什么样的女孩？”他问毛衣。

毛衣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张折叠整齐的笔记。“昨天晚上我写了一张目标清单。”他打开那张纸说，上面填满了4栏标上数字的项目，“而我追求的其中一项就是妻子。她必须聪明到可以进行任何对话，而且有格调和美貌，走到哪里都是目光的焦点。”

“嗯，看看你。”谜男说，“你看起来很平凡。人们以为只要让自己看起来平凡一点，就可以吸引各种女人。错！你必须与众不同。如果你看起来平凡，就会把到平凡的妹。卡其裤是在办公室穿的，不要穿到夜店来。还有你的毛衣——烧了吧！你必须突显自己，我说的是最夸张的。如果你想把到完美的女孩，你必须学习‘孔雀理论’。”

谜男热衷于理论。孔雀理论的概念是：为了吸引物种中最优秀的雌性，必须以华丽缤纷的模样脱颖而出。他告诉我们，对人类而言，等同于孔雀扇状尾巴的，是闪亮的上衣、花哨的帽子，以及在黑暗中闪烁的首饰——每样都是我这辈子斥为俗艳的东西。”

到了对我进行批评的时刻。谜男列了一大串有待改善的清单：拿掉眼镜，把杂乱的山羊胡修出形状，剃掉我头上花大钱修剪的风滚草，穿着大胆一点，要一件可以引起话题的衣物，买些首饰，生活丰富一点。

我写下每一项建议。他真是个时时都思考着把妹的家伙，像致力于把花生

变成汽油的疯狂科学家。他在网上发帖有 3000 篇之多——超过 2500 页——主旨全是破解女人的密码。他对我讲：“我有个适合你用的开场白。”他对我说，“开场白就是一套准备好的剧本，用来开始和一群陌生人交谈。那是任何想要把妹的人必备的第一样东西。当你看见一群人当中有你喜欢的女孩，就这么说：‘嘿，看来这里的派对已经结束了。’然后转头对你喜欢的女孩说：‘我要不是不喜欢女人的话，你还真是我的菜。’”

一抹猩红在我脸上燃烧。“真的吗？”我问，“那会有什么帮助？”  
“一旦她被你吸引，你是不是喜欢女人已不重要了。”  
“但那不是说谎吗？”  
“那不叫说谎，”他回答，“那是调情。”对于团体作战，他提供其他开场白的范例：天真但吸引人的问题，像是“你认为魔咒有用吗？”或“哦，天啊，你看到在外面打架的那两个女人了吗？”当然，这些都不怎么令人赞叹或有意义，但是用来让陌生人打开话匣子却非常有效。

他解释，谜男法则的重点在于避开雷达，然后伺机接近目标。不要带着色迷迷的眼神接近女人。先了解她，然后让她努力取得被你追的权利。

“外行人把妹会立刻采取行动，”当他起身离开饭店时宣称，“专家则会等上 8 到 10 分钟。”

装着满脑子的否定、团体理论和伪装用的开场白，我们准备好进攻夜店了。



我们挤进礼车里前往“标准雅间”酒吧，一个以重重天鹅绒绳装饰的饭店，附设热门夜店，隐秘性极高。谜男就在这里粉碎了我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我原本以为，人际互动模式有所局限，实际上竟然广阔到超乎我的想象。这个人简直是机器。

我们进场的时候，“标准雅间”一片死寂，时间还太早。店里只有两撮人：靠近入口处的一对情侣和在角落里的两对。

主—我正准备离开，却看见谜男向角落里那群人接近。他们隔着玻璃桌对坐在沙发上，男人坐在同一边，其中一个是斯科特·拜欧。这个小演员最红时是在《快乐时光》中饰演查奇。他们对面坐了两个女人，一个褐发女人和一个像是刚从 *Maxim* 杂志里走出来的金发女人，剪短的白色 T 恤被假奶撑得老高，整个下摆悬空，在健美且紧实的腹部上头拍打着空气。这个女人是拜欧的女伴。我推测，她也是谜男的目标。

谜男的意图很清楚，因为他不和她说话，背对着她，秀出什么东西给拜欧和他的朋友看。我又靠近一点观察。

“小心点，”拜欧说，“那值 4 万美金。”

谜男手上拿着拜欧的手表。他把表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现在看哦，”他命令说，“我要紧缩我的胃部肌肉，增加氧气流进我的脑部，然后……”谜男在手表上挥动他的手，秒针停止跳动。他等了 15 秒钟，再次挥动他的手。慢慢地，秒针又重新动了起来——拜欧的心也是。谜男的 4 位观众爆出掌声。

“再表演别的！”金发女郎恳求。

谜男以一个否定让她碰软钉子。“哇，她要求还真多啊！”他转头对着拜欧说，“她一直都是这样吗？”

我们正在目睹的是实际进行的团体理论。谜男为男士们表演得越多，那个金发女郎就越大声，企图引起注意。而每一次谜男都推开她，继续和他的两个新朋友说话。

“我通常不出来玩的，”拜欧对谜男说，“我玩够了，而且我太老了。”

又过了几分钟后，谜男终于开始理睬那个金发女郎。他伸出手，她把手放在他的掌上，他开始为她看手相。他正采取一种我听说过的技巧，叫做“冷读”，即在完全不知道对方个性或背景的情况下，讲一些有关他们自身的陈腔滥调。在现场，任何知识——无论多么冷门——都是一种力量。

谜男每说准一次，金发女郎的嘴就张得更大，直到她开始询问他的职业和特异功能。谜男的每个回答都刻意强调自己的年轻，以及他对于拜欧表示“玩够了”的美好生活羡慕不已。

“我觉得自己好老哦。”谜男说，刻意诱导她。

“你多大了？”她问。

“27 啦。”

“才不老呢，这刚刚好啊。”

他成功了。

谜男叫我过去，然后在我耳边小声说话。他要我去跟拜欧及他的朋友聊天，让他们分心，好让他把那个女人。这是我第一次当“僚机”——谜男这个术语

连同“目标”和“障碍”等词汇都取自电影《捍卫战士》。

我努力地和他们闲聊。但是拜欧紧张地盯着谜男和他的女朋友，没有理我。“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幻觉，”他说，“他不是真的在追我的女人吧？”

漫长的10分钟过后，谜男站起来，搭着我的肩，我们离开了那家夜店。到了外面，他从外套口袋里抽出一张餐巾纸，上面有她的电话号码。“你看见她的反应了吗？”谜男自满地微笑道，“那就是我玩这个游戏的原因。我所学到的一切今晚都用上了，而且真的有用。这个示范怎么样？”这样就够了。在一个名人（无论红不红）面前偷走他的女朋友，这是达斯汀都做不到的壮举。谜男的确有两把刷子。

当我们坐礼车到另一家夜店的时候，谜男告诉我们把妹的首要戒律：三秒法则。“男人看到女人到跟她说话之间只能有3秒。”他说，“如果他花了更多的时间，不仅会因为盯太久而被女方讨厌，还会因为过度思考如何下手而导致紧张，结果就搞砸了。”

我们一走进俱乐部，谜男就把三秒法则付诸行动。他大步走向一群女人，伸出手问道：“你们对这个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不是我的大手，是这些黑色的指甲。”

当那些女孩凑过来围绕着他，万恶把我拉到旁边，建议我在店里到处逛逛，尝试我的第一次接近女人。一群女人走过，我试着说些什么，但是“嗨”这个字只稍微挤出我的喉咙，音量小到不足以让她们听见。当她们陆续鱼贯而过时，我跟随其中一个女孩，从后面抓了她的肩膀。她吓了一跳，转身赏我一个令人畏缩的“死变态”表情，这正是我一开始害怕跟女人说话的原因。

“绝对不要……”万恶用鼻音劝告我，“从后方接近一个女人。永远要从正面靠近，但是要偏一点，用不会太正面冲突的角度切入。你应该侧过头去对她说话，看起来你像是随时可能会走开。你看过《轻声细语》里的劳勃瑞福吗？大致像那样。”

几分钟之后，我看一个状似微醺的年轻女子，一头纠结的金色长卷发，穿着一件粉红背心。我断定她会是让我挽回颜面的快捷方式。

我绕了一圈，直到位于她左前方30度方向，然后靠近，想象我正在接近一匹不想被惊吓到的马。

“哦，天啊，”我对她说，“你看见在外面打架的那两个女人了吗？”

“没有，”她说，“发生什么事了？”

她很感兴趣，和我说话了。这种开场白真的有用。“呃，有两个女孩为了一个身高只有她们一半的男人打架，打得很凶。警察逮捕她们的时候，那男的就站在那儿干笑。”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开始闲聊那家店和现场表演的乐队。她非常友善，似乎很感谢我跟她交谈。我完全不知道接近一个女人可以这么容易。

万恶侧身到我这里来，对我耳语：“开始‘进挪’。”“什么是进挪？”我问。“进挪就是你碰触女人。”他小声说。我感觉到她身体的温度，也让我记起了我有多么喜爱肢体接触。宠物都喜欢被抚摸，只是猫狗乞求肉体的关爱与性无关。人类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碰触。但是我们对性过度焦虑与沉迷，每当有人碰触我们，我们就开始紧张不自在。不幸的是，我也不例外。当我对她说话时，我的手在她肩膀上感觉很不对劲。它就只是摆在那里，像是脱离躯体的四肢，我猜她一定也奇怪我的手放在那里做什么，并想着如何才能优雅地摆脱掉我。所以我放她一马，自己把手移开。

“孤立她。”万恶说。我提议坐到下面去，于是我们走向一张沙发。万恶跟过来坐在我们后方。

正如我学到的一样，我请她透露她觉得男人有哪些吸引人的特质。她说幽默感和屁股。很幸运，我拥有其中一项。突然间，我感觉到万恶在我的耳朵上呼吸。“闻她的头发！”他指示我。虽然不太确定用意是什么，我还是嗅嗅她的头发。我以为万恶要我否定她，于是说：“闻起来都是烟味。”“不对！”万恶小声说。我猜我做错了。她似乎生气了。为了补救，我又嗅了一下。“但是在那底下，有种非常令人陶醉的味道。”我改口说。

她把头偏到一边，微微皱起了眉头，上下打量着我，说：“你真怪。”我搞砸了。

幸好谜男很快就过来了。“这地方死气沉沉，”他说，“我们去目标比较多的地方。”对谜男和万恶而言，夜店好像不是真实世界。他们可以轻松地和女人说话，并同时向学员耳语，在陌生人面前丢出把妹术语，甚至在一连串动作之中打断学员，在团体面前解释他哪里做错了。他们很有自信，而且话中充满了令人无法理解的术语，女人几乎没空起疑，更不会想到她们正被当成训练拙男更有女人缘的活道具。

我向那女孩道别，如同万恶教过我的，我指指脸颊说：“吻别一下。”她真的啄了我一下。感觉真爽。

离开的途中，我去了洗手间，发现多面站在那里，手指绕着一小撮没洗的头发。“你在等厕所吗？”我问。

“算是吧，”他紧张地回答，“你先用。”

我给了他一个疑惑的表情。“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吗？”他问。

“当然。”

“在别人身旁小便对我而言是个很大的困难。只要有人站在那里，我就尿不出来。就算已经在尿了，一有人走过来，我就会停下来，紧张又难堪地待在那里。”

“没有人在评论你啊。”

“是啊，”他说，“我记得大概一年前，有个男的和我刚好站在隔壁要小便，结果我们都呆在那里。撑了大概两分钟后，我们都意识到彼此的尴尬，后来我就拉上拉链到别间厕所去上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那家伙并没有因为我的回避而向我道谢。”

我点点头，走到小便池，没有什么太多的顾虑，轻松地解放了。比起多面，我会是个比较好教的学员。

当我离开厕所时，他还愣在那里。“我喜欢有隔板的小便池，”他说，“但似乎只有在高级场所才找得到。”



在前往下一家酒吧的礼车上，我精神抖擞。“你觉得我能够亲到她吗？”我问谜男。

“如果你觉得你能，那么你就能。”他说，“当你开始自问应该或不应该，那就表示应该。而你要做的就是‘瞬移’。想象一个大齿轮就要砸到你头上了，冲吧。开始追她，告诉她你刚注意到她的皮肤好美，然后将手扶上她的肩膀。”

“但是你怎么知道那样做没问题？”

“我的做法是先寻找‘兴趣指标’。如果她问你叫什么名字，那是个兴趣指标。如果她问你是不是单身，也是一个兴趣指标。如果你握她的手然后紧握一下，结果她也紧握回来，又是一个兴趣指标。当我得到3个兴趣指标，我就马上进行瞬移，想都不用去想，就像电脑的程序一样。”

“但你要怎么亲她？”毛衣问。

“我会说：‘你愿意亲我吗?’”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

“有3种状况。”谜男说，“如果她说‘愿意’，这种情况很罕见，那么你就亲她；如果她说‘也许吧’或是犹豫，你就说‘那我们来试试看’，然后亲她；如果她说‘不要’，你就回她‘我又没说你可以，你对我有企图哦’。”

“这样子，”他露出胜利的笑容，说道，“你不会有损失。每个可能发生的状况都在计划中，连笨蛋都懂。这就是谜男的‘亲吻收场’。”

我疯狂地在笔记本上抄下关于“亲吻收场”的每一个字。以前从来没有人教过我该如何吻女人，那只是男人应该自己学会的事情之一，就像刮胡子和修车。

我坐在车里，腿上放着笔记本，听着谜男说话，纳闷我为什么会在那里。参加把妹课程并不是正常人会做的事。更困扰我的是，我在想为什么这对我会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会那么快地沉迷于网络社群和里面那些匿名人物。

也许是因为吸引异性是我人生中唯一感到彻底失败的领域。每次我走在街上，或是在酒吧里，我都会在涂着红色唇膏、黑色睫毛膏的美丽脸庞回瞪着我时，看见自己的失败。欲望与挫败的组合真是要命。

在那一夜的实习之后，我打开我的档案柜，在纸堆中东翻西找。我想找出某个东西，某个多年不见的东西。半个小时后，我找到了：一个标示着“高中作品”的档案夹。我抽出一张横条笔记纸，上面从头到尾布满了我怯懦潦草的字迹。那是我这辈子尝试写过的唯一一首诗，高二的时候写的，而且从来没有让别人看过。然而，那正是我的问题的答案。

## 性挫败

你出门的唯一理由，  
你心中的唯一目标，

是为了一瞥那双熟悉的腿

或握一个女人的手，  
虽然你只能算是她的朋友。

没搞头的夜晚培养敌意。

没搞头的周末繁殖仇恨。

透过红眼看着全世界，

对朋友家人生气，

为了他们无法理解的理由。

唯有自己明白愤怒的原因。

那个“只是朋友”的人，

你认识那么久，一直与你保持距离，

让你无法做想做的事。

她再也懒得戴上面具和你调情，

因为她认为你喜欢真正的她。

事实上你喜欢的正是她的调情。

自己的手成了最亲密的爱人，

赋予生命的东西被浪费在

纸巾里并冲下马桶，

你质疑何时才会停止，

想着那个有机可乘的夜晚，

原本可能发生什么好事。

那个害羞的人微笑着，

看起来想要认识你，

但你无法鼓起勇气开口。

于是她将成为你夜里的幻想之一，

原本能够得到但却没有。

你将自己完成本该她完成的事。

当你忽视工作和有意义的活动，

当你忽视真正爱你的人们，

为了难以击中的目标。

是除了你之外每个人对女人都很走运，

还是女人只是不像你那么渴望爱情？

我写下那首诗之后的 10 年，什么也没有改变。我还是不会写诗。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的感觉还是一样。也许报名谜男的课程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毕竟，我至少对我的缺陷做了一件主动积极的事。

就连智者都住在愚人的天堂啊。

**Chapter**

课程的最后一晚，谜男和方恶带我们去一家叫做“马鞍牧场”的酒吧。我曾经去过那里——不是去把妹，而是去骑它的机器牛。我在洛杉矶的目标之一，就是征服那台机器的最高段速，但不是今天。因为连续3个晚上在外面玩到凌晨两点，然后陪谜男和其他学员们一起总结分析，远远超过预定的半个小时，我早就累坏了。

然而，不过几分钟光景，我们那位永不倦怠的把妹教授已经在吧台边和一个说话大声、微醺的女孩子亲热起来，她一直想要偷他的围巾。看着谜男的一举一动，我发现他用了完全一样的开场白、步骤和台词——然后几乎每次都能得到电话号码或一个吻，即使那女人跟她男朋友在一起。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有时候和他说话的女人甚至还流下泪来。

当我朝着机器牛场走去时，头顶着谜男坚持要我戴的粉红色牛仔帽让我觉得好蠢。我看不见一个女孩，一头乌黑长发，穿着紧身毛衣，一双古铜色美腿伸出她的荷叶边裙。她正兴致勃勃地和两个男孩说话，在他们身旁蹦蹦跳跳得像个卡通人物。

1秒钟……2秒钟……3秒钟。

“嘿，看来这里的派对已经结束了。”我对那些男孩说，然后转过头去对着她。我结巴了一下。我知道下一句台词——谜男已经催了我整个周末——但我一直害怕讲出来。

“要……要不是我不喜欢女人的话，你还真是我的菜。”

一个大大的微笑在她脸上绽开。“我喜欢你的帽子。”她尖叫，抓着帽檐。

扮孔雀果然有用。“嘿，”我重复之前听谜男说过的台词，对她说，“请勿碰触高价品。”

她的响应竟然是用手臂环抱住我，说我好有趣。随着她的热情，我的恐惧感一点一点地蒸发。我发现，认识女人的秘诀只不过是知道该说什么以及何时说、如何说。

“你们几个怎么认识的？”我问。

“我们才刚认识呢。”她说，“我叫艾罗诺娃。”她笨拙地屈膝行礼。

我视之为一个兴趣指标。

我让她见识了谜男稍早教我的心灵感应测试，我猜中 1 到 10 之间她心里所想的数字（提示：几乎永远都是 7 这个吉利数字），然后她兴高采烈地拍手。那些男孩在我优越的手腕面前全都走开了。

当酒吧打烊后，艾罗诺娃和我到外头去。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每个拙男都竖起拇指说“她好辣！”或“你这幸运的混蛋！”真是群白痴。他们正在搞砸我的游戏——前提是，我得先想出办法告诉艾罗诺娃我不是 gay。真希望现在她已经自己发现了。

我记得万恶告诉我要进挪，于是我用手环着她的肩。然而这一次，她退开了。那肯定不是个兴趣指标。我上前一步再试一次，可是在酒吧里和她一起的其中一个男孩走过来，两个人打情骂俏了起来，我则是愚蠢地站到一旁。几分钟后她转身向我，我对她说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出来玩。她同意，于是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

谜男、万恶和学员们都在礼车里看着整个交换过程。我钻进车里，原以为我这次的电话收场很了不起，但谜男不为所动。

“你得到电话，”他说，“是因为你对她逼得太紧，反而让她玩弄你。”

“你的意思是？”我问。

“我有没有告诉过你‘猫绳理论’？”

“没有。”

“听好了，有没有看过猫咪玩弄绳子？当绳子在它头上晃荡，就是碰不到时，猫会疯狂地试图抓到绳子。它会扑到空中，跳来跳去，追着绳子到处跑。一旦你把绳子放下，让它落在猫爪中，它只会看着绳子一秒钟，然后无趣地走开。它不想要那根绳子了。”

“所以……”

“所以当你用手揽着她，她从你身边躲开时，你应该给她点颜色瞧瞧——转身去和别人说话，让她想办法赢回你的注意。但是你却像乖小狗一样立刻跑回她身边。结果呢，她和那个蠢蛋说话的时候把你晾在旁边。”

“那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说：‘我让你们两个独处吧。’然后走开，仿佛你把她让给他——明知道她比较喜欢你，但你必须表现出你才是大奖。”

我微笑了。我想我真的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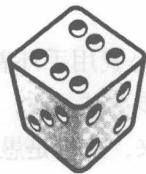
“是啊，”他说，“要当跳来跳去的绳子。”

我陷入了沉思，把腿抬到礼车的吧台柜上，瘫在椅子上。谜男转向万恶，他们交谈了几分钟，感觉像是在谈论我。

我回避着他们的眼神，猜想他们是不是要告诉我，是我妨碍了这课程，我根本还没准备好，应该回家再研究 6 个月之后再来上课。

神里突然间，谜男和万恶结束了他们的私人会议。谜男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直视着我。

“你是我们的一员了，”他说，“你会成为超级巨星。”  
**Chapter**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接近目标魔术**

**作者：谜男**

我在洛杉矶开的谜男法则工作室很成功。在下次课程中，我决定要传授通过魔术来展示心灵力量。毕竟，有些人需要道具来传达迷人的个性。没有任何优势就想进攻——例如说：“嗨，我是个会计。”——绝对无法虏获目标的注意力和好奇心。

所以，在上次课程之后，我放弃了四阶段理论，把接近目标拆解成如下 13 个详细步骤：

1. 走进房间时要微笑。看着目标所在的团体，遵守三秒法则。不要迟疑，立刻接近。
2. 背出一个已经滚瓜烂熟的开场白，或是连续两三个。
3. 开场白要能够打进整个团体，而不只是目标。当你说话的时候，尽量忽略目标。如果团体中有男人，把注意力放在男人身上。
4. 用我们设计的许多否定行为来否定目标。告诉她：“好可爱，你大笑的时候鼻子会扭动呢。”让她的朋友们注意并嘲笑她。
5. 借着故事、魔术、八卦和幽默来对整个团体传达个性，特别把注意力放在男人和比较不优的女人身上。在这期间，目标会发现你是注意力的中

心。你可以表演各种熟记的桥段，像是“秀照片惯例”<sup>①</sup>，但是只表演给目标身旁的障碍者看。

6. 如果目标表示欣赏，那就再次否定她。比如说，如果她想要看照片，你就说：“哦，她很贪心哦，你们是怎么跟她处得来的？”
7. 问整个团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如果目标已经和其中一个人交往，问出他们在一起多久了。如果是很认真的交往，可以说：“很高兴认识你们。”然后礼貌地告退。
8. 如果没有人替她说话，你就对团体说：“我好像有点冷落了你们的朋友。我可以跟她聊几分钟吗？”他们总是会说：“嗯，当然，如果她同意的话。”如果你正确地执行之前的步骤，她会同意。
9. 把她和团体孤立开来，说你有个很酷的东西要给她看，带她坐到你身边。当你带着她穿越人群，做一个进挪测试——握她的手。如果她紧握回来，就成功了。接下来寻找其他的兴趣指标。
10. 和她坐在一起时，表演一套神秘解读、心灵感应测试，或任何会令她心动着迷的示范。
11. 对她说：“美貌是很平凡的东西，可贵的是对生命充满活力和展望。告诉我，你的内在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点？”如果她开始列举，这是一个正面的兴趣指标。
12. 停止讲话，看看她是否以开头是“所以……”的问题重新开启谈话，如果她这么做，你已经看见3个兴趣指标了，接下来可以……
13. 亲吻收场。突然说：“你愿意亲我吗？”如果背景或环境并不适合，那么给你自己一个时限，说：“我得走了，改天再聊吧。”然后要到她的电话号码，走人。

——谜男

<sup>①</sup> 译注：秀照片惯例是指在外套口袋里放一些照片，仿佛才冲洗出来的样子。不过每张照片都是预先挑选过的，用来传达把妹达人个性的不同面部照片，像是和美女、小孩、宠物、名人在一起的合影，或是和朋友聚会、玩直排轮、跳伞等刺激性活动的照片。每张照片都要附带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搭配。

禽兽只晕虫,即“鸿鹄长眠表”是也。故称鸽子燕师皆禽兽也。小  
禽兽者要熟耽果味,鲜缺少。故否实再睡眠,觉知示泰承归巢枝。

### 谜男法则课程讲义

,卦交入个一中其味登日祌目果味“乾卦从口永量珍味”。本因个叠曰人曰  
所人兴高照”。兑卦如重 ,卦交随真长醉墨果味“天大迷惑一齐叶心出可

耻者此疑泽同然“口心物

。太祖怕印府下禁令乐育结果趣”,点本因核无府,部渐散替入音食果取<sup>1.8</sup>  
的意同耽果味,然言,

- 那是假发吗? 哦……不过反正很好看。
- 我觉得你的头发盘起来 / 放下来比较好看。

○ 你怎么称呼这种发型, 松饼头吗? (微笑)

良禽附壁坐做梦, 音歌会要西东阳而游其音不游, 来共立源本因坏哉而  
冠翠服果秉味。手帕散默——始吸烟走金一朝, 得人欺空散簪带感足, 以

● 你有眼屎。不, 别揉它。  
我喜欢眼屎。(笑)

● 你的眼睛真漂亮。我可  
以摸摸吗?

● 你经常眨眼哦。蔽弃命主快生, 书以风平则静, 然后一空坐城吓<sup>1.1</sup>

个一星多, 卒便散开果味。其大官内馅味。免而  
, 衣类色无深重强而怕“口心照”是长开无口音报春音, 乐报其心向。口

● 我喜欢你的裙子。最近  
真的很流行。

● 我喜欢你的裙子。刚才  
我看一个女孩也穿这件。

● 好可爱, 你说话的时候鼻子会

动呢! 再多说点什么。(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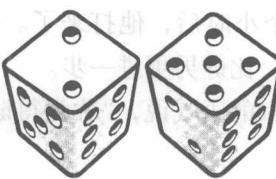
● 呃……你吐在我身上了!

。人去, 部是古风  
民粹——

● 这些鞋子看起来真好穿。



## Chapter



当然，历史上有写下《爱的艺术》的罗马诗人奥维德，有根据多位西班牙贵族的功业杜撰出来的情圣唐璜，有死在断头台上的法国传奇浪子洛赞公爵，还有以 4000 页回忆录详尽记载上百次征服女人的大情圣卡萨诺瓦。但毫无疑问的，现代吸引之父是杰弗里，一位高瘦、脸上坑坑洼洼、自称来自加州国王港的怪胎。身为导师、教派领袖与交际高手，他指挥着一支由 6000 多个性饥渴的男人组成的大军，其中包括政府高官、情报员、电脑程序员。

他的武器就是声音。长年研究每一个催眠大师与夏威夷巫医之后，他宣称找到了能让所有活着的女人变得富有激情的专门技术。杰弗里自称启发了汤姆·克鲁斯在电影《心灵角落》中的角色，他称之为“快速吸引”。

结束一段长达 5 年的无性期之后，杰弗里在 1988 年借助“神经语言程序”发明了快速吸引法。那是一种催眠与心理学的争议性结合，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自我改造的兴盛期，而且造成安东尼·罗宾这类的励志型导师的崛起。神经语言程序的理论基础是：个人的想法、感受和举止——以及对别人的想法、感受和举止——都是可以操纵的，只要借助设计过的言语、暗示与姿势来影响潜意识。杰弗里轻易地看出神经语言程序对搭讪艺术有着革命性的潜力。

多年以来，他借助控告、打压或持久战，排除掉把妹领域中的其他竞争者，好让他的快速吸引学派成为钓人的主宰模式——直到谜男出现并开始在工作室授课。

因此，网络上对谜男第一期课程目击报告的热烈要求排山倒海而来。谜男的仰慕者想要知道这门课值不值得上；他的敌人，尤其是杰弗里和他的门徒，则是想拆他的台。所以我不得不张贴一篇关于亲身体验的完整报告。

在我的报告最后，我提出在洛杉矶招募僚机，唯一的条件是多少要有点自信、聪明，而且熟悉社交。为了使自己成为把妹达人，恐怕得把我看谜男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吸收消化。这唯有靠熟能生巧——每天晚上造访酒吧和夜店，直到成为像达斯汀那样的天生好手，或像谜男这样的后天养成专家。

我把课程报告贴上网的那一天，收到一封来自加州安西诺，昵称为葛林伯的 e-mail，他自称是杰弗里的学员，想要和我一起进行“巡视”。他用的这个词是把妹达人的术语，意指出去认识女人，典故显然来自杰弗里的爱猫之

名——巡官。

我给了他我的电话。一个小时后，他打来了。他将引导我入门，加入这被称之为“秘密会社”的世界，比谜男更进一步。

“嘿，老兄，”他以阴谋家的语气说，“你觉得谜男的游戏怎么样？”

我告诉他我的评价。

“哇，我喜欢，”他说，“但你改天应该跟劈腿和我一起出来。我们已经跟杰弗里出来巡视过很多次了。”

“真的吗？我很想认识他。”

“听着，你可以保密吗？”

“当然。”

“你在巡视中用了多少技术？”

“技术？”

“你知道的，有多少是技术性，多少是随便糊弄的？”

“我想是五五开吧。”我说。

“我高达90%。”

“什么？”

“是啊，我使用老套却有效的开场白，然后诱出她的价值观并找出她的‘罩门语’，然后我会进行某个秘密桥段。你知道‘十月男人顺序’吗？”

“没听过。”

“上星期我和一个女孩约在这里，而且让她脱胎换骨。当我的手指拂过她的脸时，我告诉她注意……”这时他改用一种缓慢、催眠般的声音继续说，“我碰过的地方有什么感觉……那会留下能量渗透的痕迹……你会感觉到能量扩散开来……让你想要深深地去体会这些感官……变得更加……强烈。”

“然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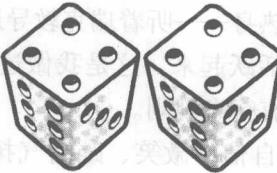
“我用手指拂过她的嘴唇，她开始吸它。”他胜利地大声宣告，“完全收场！”

“哇！”我说。

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我想要这种技术。我回想起每一次带女人回家，跟对方坐在床上，靠过去想要亲吻，然后就被“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的台词挡回来。事实上，这种拒绝状况普遍到让杰弗里为它发明了一个简称为“LJBF”的方法，而且还有冗长的制式回答①。

① 译注：杰弗里的制式回答是：“这种事我可不能保证，朋友不会把彼此推入这样的窘境。我唯一能够保证的是绝对什么也不做，除非我们都觉得完全自然、愿意，而且准备好了。”

我和葛林伯聊了两个小时。他似乎认识每个人，从史蒂夫这号传奇人物（据说有一堆崇拜他的女人，为了献身给他还会付他钱）到瑞克这种人，他是杰弗里的得意门生。葛林伯会是个完美的僚机。



第二天晚上，我开车到安西诺的葛林伯家接他一起出去巡视。这是我在谜男的课程之后第一次上现场，也是我初次和网络上认识的陌生人一起出去。我只知道他是个大学生，而且喜欢女人。

当我停好车，葛林伯大步跨出来，露出轻浮的微笑。他看起来并不危险也不凶恶，只是有点儿滑头，好像政客、业务员或诱惑者。虽然他是德国人，却有大麦般的肤色。事实上，他自称是俾斯麦的后裔。他穿着一件棕色皮夹克，里面是银色印花衬衫，纽扣没扣，露出无毛的胸部。他手上提着一个装满 VCD 的塑料袋，把袋子丢到后座。他让我联想到猫鼬。

“这些都是杰弗里的研讨会实况，”他说，“你一定会喜欢华盛顿特区那场研讨会，因为他在那里谈到‘共感觉’。其他光盘是金和汤姆的，那是杰弗里的前女友和她的新男友，内容是他们在纽约的研讨会，‘进阶锚定与其他邪恶伎俩’。”

“什么是‘锚定’？”我问。

“等你见到我的僚机劈腿的时候，他会教你。你体验过‘调味料锚定’吗？”

看来我要学的还多着呢。男人基本上不会像女人那样贴心地详述细节，女人们会讨论所有事。当男人上床之后和他的死党们碰面，他们会问：“怎么样？”然后会比个拇指向上或向下的手势，就这么简单。若是详细描述过程，就等于是强迫你的朋友去想象他们并不想看的情景。想象着好哥儿们脱光光或做爱，这在男人之间是个禁忌，因为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兴奋起来——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所以，自从我在六年级开始有了性冲动，我就假设：只有常常出去玩、露

脸机会较多的那些家伙才能爽到……毕竟，那正是他们称之为走运的原因。他们唯一的工具就是努力不懈。当然，有些男人在女人身边轻松自在，他们会残酷地嘲弄她们，让她们服服帖帖。但那不是我，光是向女人问个时间或问路，我都要鼓起所有的勇气。我一点儿也不懂葛林伯一直在说的关于锚定、诱出价值观、找到罩门语，或其他玩意儿。

没有这些技术，我要怎么搞定女人？

那是个安静的星期二夜晚，在谷区，葛林伯唯一知道可以去的地方是当地的 Friday 餐厅。我们在车上热身——听着瑞克教导巡视的录音带，练习开场白、假装微笑、在座位上让自己活跃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蠢的事情之一。但我正要进入一个新世界，当中自有行事规则。

我们走进餐厅大门——自信、微笑、趾高气扬，不幸的是根本没人理睬。吧台上有两个家伙正在看电视上的棒球比赛，一群生意人坐在角落的一桌，吧台员工大部分都是男的。我们大摇大摆走向阳台。当我们把门推开时，一个女人出现了。嗯，测试我们所学的时候到了。

“嘿，”我对她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她停下来听着。她大概 160 厘米高，一头短卷发，身体像棉花糖似的，但她的微笑很美，是个很好的练习对象。我决定使用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摩瑞·波维奇式的开场白。

“那是我的朋友葛林伯，他今天接到波维奇的节目打来的电话。”我开始说，“他们要做一段关于神秘爱慕者的节目，显然有人迷恋上我的朋友了。你觉得他该不该去上那个节目？”

“当然应该啊，”她回答，“为什么不去？”“但如果神秘爱慕者是男的怎么办？”我说，“脱口秀总是会安排一些爆点，万一他是亲戚呢？”

这不叫说谎，这是调情。

她笑出声来，好极了。“换成是你会去上那个节目吗？”我问。

“可能不会。”她回答。

突然间，葛林伯插了一句。“所以你要我去上那个节目，但你自己却不去。”他逗她，“你一点也不喜欢冒险，对吧？”看着他行动实在很过瘾。我只能让对话进入闲聊，他却已经引导她更进一步了。“我喜欢冒险。”她抗议。

“证明给我看。”他微笑着说，“我们来做个小练习，这叫做‘共感觉’。”他向她靠近一步，“你有没有听说过共感觉？它能让你找到所有的能量来感受并得到你人生中想要的东西。”

共感觉是快速吸引兵工厂中的神经毒气。名符其实，它是感官的重合。然而，在把妹的情境中，共感觉指的是一种清醒催眠，把女人放在高涨的意识状态，叫她想象愉悦的情景和感官在内心滋长，目的是让她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

她同意了，闭上眼睛。我终于可以见证杰弗里的秘技之一了。但是当葛林伯正要开始时，一个精壮、涨红着脸、穿着有口袋汗衫的壮汉大步走向他。

“你在干吗？”他问葛林伯。

“我正要教她一种叫做共感觉的自我成长练习。”

“嗯，她是我老婆！”

我忘了确认她有没有戴婚戒，但我怀疑结婚这种小细节对葛林伯会有什么差别。

“解除这家伙的武装，”葛林伯转头催我，“好让我继续对她下手。”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解除他的武装，他似乎不像拜欧那么松懈。“他也可以教你那个练习，”我怯懦地说，“那真的很酷哦。”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屁话，”那家伙说，“我学这种东西干吗？”他往前一步把脸逼近我，闻起来有威士忌和洋葱圈的味道。

“它会显示是否……是否……”我结结巴巴地说，“算了。”

那家伙抬起手来推了我一把。虽然我告诉女孩们我有 172 厘米高，但其实只有 167 厘米。我的头顶只到他的肩膀。

“别这样。”他老婆转向我们说，“他喝醉了，所以才会这样。”

“怎样？”我问，“暴力？”

她落寞地微笑。

“你们看起来很像一对。”我说。解除武装的尝试显然失败了，因为他就要解除我的武装了。他醉醺醺的红脸距离我只有 5 厘米，大吼着要把我撕成碎片。

“很高兴认识你们。”我赶紧说，慢慢往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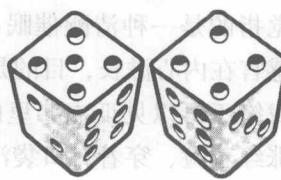
当我们撤回车上，葛林伯说：“记得提醒我……要教你如何处理‘AMOG’。”

“AMOG？”

“团体中的雄性领袖。”

哦，我懂了。

然。合重阳宫题墨宝，美其音容。**Chapter** 酒中飞工兵特警队是首怒火  
烽烟意绵绵离愁别恨人未归，卿卿一枝独秀爱恋共，中蒙对印未归奇，而  
来虽寄兴难生自由不感书多愁，酒中飞工兵特警队耐寒慰眼神，恣  
林暮色最狂。丁亥年秋日于北京寓所，时年五十一岁，时值中秋月圆。



4天后的星期六下午，我独自在家看葛林伯给我的VCD，他打电话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他和他的僚机劈腿，跟杰弗里约在加州“比萨厨房”餐厅碰头，然后要远征盖提美术馆，邀请我一起去。

我提前15分钟到达，选了一个座位，浏览从网络把妹版打印下来的帖文，直到杰弗里、葛林伯和劈腿到来。劈腿的黑发用发胶抓出藤蔓的质感，搭了一件皮夹克，拥有蛇一般的气质。他有一张婴儿般的圆脸，看起来好像是葛林伯的复制品，只是用打气筒充过气了。

我站起来自我介绍，但杰弗里并没有理我。他不是我见过的最有礼貌的人。他穿了一件毛料长大衣，走动的时候大衣松松地垂挂在他脚边，人很瘦、呆头呆脑的样子，有灰色短须和油亮的皮肤。他的头顶是半秃的一团又短又乱的灰色卷发，鹰钩鼻非常突出，简直可以把他的外套挂上去。

“你从谜男那里学到了什么？”杰弗里轻蔑地问。

“很多。”我告诉他。

“比如说？”

“嗯，我的症结之一是看不出女孩子是否被我吸引，现在我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他问。

“当我得到3个兴趣指标的时候。”

“举例说明。”

“我想想。当她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是一个。”

“当你握她的手，紧握一下，然后她握回来。”

“两个。”

“还有，呃，其他的我现在想不起来。”

“啊哈。”他跳起来说道，“那么他并不是个好老师，对吧？”

“不，他是个很棒的老师。”我抗议道。

“那么举出第3个兴趣指标。”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觉得像在作困兽之斗。

“那就是啦。”他说。他真是个狠角色。

一个涂着蓝指甲、有点婴儿肥、棕色头发的娇小女服务员走过来点菜。杰弗里看着她，然后对我眨眨眼。“这些是我的学生，”他告诉她，“我是个导师。”

“真的吗？”她问，假装很感兴趣。

“如果我告诉你，我教人如何利用心灵控制来吸引任何他们想追求的人，你信吗？”

“别闹了。”

“是真的。我可以让你爱上这一桌的任何一个人。”

“怎么办到？用心灵控制？”她很怀疑，但有点好奇。

“我问你一个问题。当你真的被某人吸引时，你怎么知道？换句话说，你会从自己内心里得到怎样的信号让你发现……”这时他放低声音，慢慢地吐出每一个字，“你——真——的——很喜欢……这个人？”

我后来才发现，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让女服务员在他面前感受到被吸引的情绪，把那些感觉和他的脸孔联结在一起。

她想了一会儿，说：“嗯，我猜我肚子里会有种怪怪的感觉，好像是有蝴蝶在飞。”

杰弗里把手放在自己的腹部。“是啊，而且我打赌，你越觉得受到吸引，那些蝴蝶越是从胃部往上飞……”他慢慢地把手往上移到胸口，说道，“直到你的脸开始发红……就像现在这样。”

劈腿靠过来小声说：“这就是锚定。把某种感觉，比方说爱慕，联结到一个碰触或手势上。然后，每次杰弗里像那样抬高手，她就会被他吸引。”

杰弗里继续打情骂俏地催眠了几分钟之后，女服务员的眼神开始呆滞。杰弗里逮住机会无情地玩弄她，每隔几秒钟就像电梯一样把手从胃部抬到脸上，每一次她都因此而脸红。她手中的盘子，不太稳定地平衡在她瘦弱的手臂上。

“以你的男朋友为例，”杰弗里继续说，“你立刻就被他吸引了吗？”他弹了一下手指，把她从恍惚状态中释放，“还是过一段时间？”

“嗯，我们分手了。”她说，“但的确需要一段时间，我们一开始只是朋友。”

“但更棒的是，如果你能够立刻感觉到被吸引的情绪……”他把手再次像电梯一样抬起，她的眼神又开始呆滞了，“对某人。”他指着他自己，我猜这是另一个神经语言程序技巧，好让她认为他就是那个人，“真是不可思议，对吧？”

“对啊。”她同意，完全忘了其他桌的客人。

“你的男朋友有什么问题吗？”

“他太幼稚了。”

杰弗里逮住机会道：“嗯，你应该和成熟一点的男人交往。”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正想到这点，关于你。”她咯咯地笑着。

“我敢打赌，你刚到我们这桌的时候，我一定是你最不感兴趣的人。”

“真奇怪，”她说，“因为你并不是我会喜欢的类型。”

杰弗里提议等她放假的时候可以一起去喝杯咖啡，她立刻抓住机会给他电话号码。他的技术和谜男完全不同，但似乎也是货真价实的。

杰弗里发出胜利的大笑声。“好了，你的其他客人大概要生气了。在你离开之前，我们何不把你现在拥有的这些美好感觉……”他再度抬起手来，“放在

这包糖里头。”他拿起一包糖然后用他抬起来的手揉过，“好让你可以整天都随身携带。”

他把糖包递给她。她把糖放进围裙里然后走开，脸上依旧红扑扑的。

“这招，”劈腿小声说，“就是调味料锚定。那包糖会让她想起对他的正面情绪。”

当我们离开餐厅时，杰弗里对老板娘使出完全相同的招式，并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两个女人都是20多岁，而杰弗里已经40好几了。我被彻底打败了。我们挤进杰弗里的车，前往盖提美术馆时，他一边开车一边解释：“任何你想从女人身上得到的东西——爱慕、欲望、幻想——都只是一种在她体内和脑部运作的内在过程。要唤起这个过程，你只需要问问题，而她为了回答你，会把问题运行过体内和脑部，仿佛体验到这些。然后她就会把爱慕的感觉联想到你身上。”

劈腿和我一起坐在后座，他瞄着我的脸观察我的反应。“你觉得怎么样？”

他问。

“很了不起。”我说。

“是很邪恶。”他更正道，嘴边露出一抹微笑。

当我们到达盖提美术馆时，劈腿把注意力放到杰弗里身上。

“我想请教你‘十月男人顺序’。”他催促，“我调换了其中几个步骤。”

杰弗里转向他。“你了解这玩意儿是很恶劣的吧？”杰弗里一边说，一边在劈腿胸前摇摇手指。他又在锚定了，试图把恶劣的概念和禁忌的桥段联结在一起。“我不在研讨会上教这个是有原因的。”他又说。

“什么原因？”劈腿问。

“因为，”杰弗里回答，“那就像是把炸药交到小孩子手上。”

劈腿又微笑了。我完全看得出他在想什么，因为在我的心里，“邪恶”这个字眼已经和微笑锚定了。

“达尔文说适者生存。”当我们走过美术馆的20世纪前艺术展区时，劈腿对

我解释道，“在从前，这表示强者生存，但是如今，强壮无法帮助你在社会上领先。女人只和吸引者亲近，这些吸引者懂得如何通过言语和肢体碰触，激发女性脑中的幻想。所以适者生存这套理论已经过时了。身为玩家，我们站在一个新时代的起点：悦者生存！”他说话的语气、动作举止、看着我的神情，看起来很刻意，像是事先排演过的。仿佛他正把我的灵魂吸进他的眼睛里。

虽然我不强壮也不善于取悦人，但我喜欢这个想法。我讲话又快又乱，动作很软弱，肢体语言很笨拙。对我而言，要生存还有待努力。

“大情圣卡萨诺瓦是我们的一分子，”劈腿继续说，“但我们活得更有格调。”

“嗯，以前那个时代要吸引女人可能得多费些工夫，因为碍于当时的道德观。”我说，试图贡献一点有用的东西。

“而且我们拥有技术。”

“你是说神经语言程序？”

“不只如此。卡萨诺瓦得单打独斗，”他的目光深深望进我的眼睛，露齿一笑，“而我们可以彼此掩护。”

我们在展览厅中潜行，盯着那些看画的人。我看见葛林伯和劈腿跟许多不同的女人搭讪。但我不敢在杰弗里面前班门弄斧，我很怕他会批评我做的每件事，或是因为我没有应用他的技术而生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家伙建议学员克服接近的恐惧，方法是随便走向一个女人对她说：“嗨，我是火星人曼尼，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保龄球？”所以，我其实不必担心在他面前看起来很蠢，因为他专门创造蠢蛋。

当天结束时，杰弗里拿到3个电话号码，劈腿和葛林伯各拿到两个，而我什么也没有。

我们搭乘缆车下山到美术馆的停车场，杰弗里滑进我旁边的座位。“听着，”他说，“我几个月后会有一场研讨会。我会邀你参加，完全免费。”

“谢谢。”我说。

“你的导师是我，不是谜男。你会发现我所教的东西威力无穷。”

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他们在争夺我——一个拙男。

“还有，”杰弗里说，“交换条件是，我要你带我去五场，不，六场好莱坞派对，要有超级辣妹的，我需要开阔眼界。”

他微笑着问：“一言为定了？”一边用他的拇指揉着他的下巴。我很确定他在锚定我。



# 展示价值

## Demonstrate Value



我的男人,嘴甜得像草莓,声音磁性像贝斯,身体壮得像  
施瓦辛格,脸蛋帅得像丹佐……他总是谈论心灵层面的沉重  
话题,对我而言很有意义,因为好男人真的很难找。

——胡椒盐合唱团

虽然谜男会将面部表情藏起来，但他的身体语言却会暴露他的内心。他可能在装模作样，但他的身体语言会出卖他。

一个声音从千里之外传过来。父亲叫他“傻瓜”的时候，他正在睡觉。

### Chapter



虽然谜男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但他的面部表情“出卖”了他。

最佳的掠食者不会趴在丛林地面张牙舞爪，那只会让猎物避开它们。它们会缓慢无害地接近猎物，赢得信任，然后发动攻击。

至少万恶是这么说的。他滑稽地称之为“万恶方法”。

虽然在课程之后谜男已经飞回多伦多，但我和万恶还是保持联络。我看过的有个女人第一次到他家里，他把她压在墙上抵着她的脖子，故意作势吻她然后又放开她，让她的肾上腺素瞬间飙升，既害怕又兴奋。然后他为她做晚饭，绝口不提刚才的事，直到上甜点时，他猛盯着她瞧，就像老虎盯着猎物，然后以一种压抑欲望的口吻说：“你最好别知道我现在想要对你干什么。”那差不多就是我该告辞的时候了。

除了滑头的葛林伯之外，比较有掠食性的万恶也是个可信赖的僚机。但我们的友谊并没有持续很久。某天下午，在比佛利购物中心巡视之后，万恶告诉我他要加入空军当飞行员去了。

“军队的薪水很稳定，”当我们坐在购物中心的咖啡厅里时，他说，“而且我可以住在任何我想住的地方。我当待业中的电脑程序员已经太久了。”

我想劝他打消念头。万恶热爱星体投射电子乐队、哥特摇滚和把妹，如果他加入军队，就必须隐藏这些嗜好。但他已经下定决心了。“我跟谜男谈到过你，”他说，低身向前靠在桌子上，声音一如既往，非常严肃，“他想要把下一期课程排在12月，我不能再当他的僚机了，他希望由你来接手。”

我一想到可以和谜男与他的秘技共度另一个周末，像是他用来让女人落泪的“三层桥段”，我就得努力控制语气中的兴奋。“我想我会空。”我说。

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把妹学徒，我无法相信谜男选择了我。他认识的人一定不太多了。

只剩下一个小问题：我12月其实没有空。我已经订好机票要到贝尔格莱德

去探访马可，就是那位介绍我认识达斯汀的同学。要跟马可取消约会已经太迟了，但要我错过当谜男僚机的机会更是免谈。

一定会有解决的办法。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多伦多的谜男。他和父母一起住在那里，还有两个外甥女、他姐姐和姐夫。

“嘿，老兄，”谜男接电话说，“我在这里无聊死了。”

“我很难相信。”

“这里正在下雨，但我好想出去玩。可是找不到人和我一起出去，也不知道该去哪家夜店。”他停下来叫他的外甥女小声点，“我大概只能一个人去吃点寿司了。”

我以为伟大的谜男每天晚上都会有女孩子排队，还有一大票巡佐抢着约他去夜店玩。没想到他死气沉沉地蹲在家里。他父亲病了，母亲负担很重，而他的姐姐正和丈夫闹分居。

“你不能跟派翠莎出去吗？”我问。派翠莎是谜男的女朋友，就是他的把妹履历照中穿睡衣的那个。

“她在生我的气。”他说。谜男4年前认识派翠莎，当时她刚从罗马尼亚移民船上岸没多久。他想把她塑造成理想的女朋友，但他们在某些方面无法达成一致。

每个人都有进入游戏的原因。有些人，像多面，是个处男，想要体验一下和女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有些人，像葛林伯和劈腿，每天晚上都想要新的女孩；还有少数人，像毛衣，正在寻找完美的妻子。谜男也有他自己的特定目标。“我想要享受齐人之福，”他说，“我想要一个完美金发妹和一个完美的亚洲妹，她们要彼此相爱，就像她们爱我一样。派翠莎的异性恋影响了我和她的感情。”他的姐姐和姐夫正在吵架，他把电话拿到另一个房间，然后继续说：“所以我才跟派翠莎分手，在多伦多没有别的完美女人了。没有艳光四射的美女，顶多只有7分的。”

“搬到洛杉矶来吧，”我怂恿他，“你最喜欢的那种孔雀型女孩全都在这里。”

“是啊，我真的得离开这里。”他叹气说，“所以我想要安排一堆课程，在迈阿密、芝加哥和纽约都有一些人想报名。”

“贝尔格莱德怎么样？”“什么？那里不是在打仗吗？”

“没有，战争早结束了。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他说那里很安全，我们可以免费住他家，而且斯拉夫女人大概是全世界最正点的了。”

他犹豫着。

“而且我有免费的同行机票。”

一阵沉默。他正在考虑。

我又加了把劲儿，说道：“管他的，当作是探险嘛。就算是最糟的情况，你也能拍到新照片供照片惯例使用啊。”

谜男的思考模式像流程图。如果他同意某件事，会立刻表示赞同而且总是使用同一个词，正如他接下来说的：“搞定！”

“好极了！”我说，“我会把班机时间通过 e-mail 发给你。”我等不及要搭上那 6 小时的航班了。我想从他的脑中彻底吸光每一点知识，每一种魔术，每一句搭讪台词，每一个故事。我想精确地模仿他说过的一字一句，使过的所有伎俩，因为很管用。

“等一下，”他说，“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要当我的僚机，你不能叫尼尔·施特劳斯。”他以他说“搞定”的语气斩钉截铁地说，“你该是改变的时候了，变身为另一个人。你想看，尼尔·施特劳斯，作家，一点也不酷。没有人想跟作家有亲密关系，他们是社交阶级的底层。你必须是个超级巨星，不只是跟女人。你是需要一门艺术的艺术家，而你的艺术就是有待学习的社交技巧。我看过了你的临场表现，你适应得很快。那正是我和万恶选你的原因。你等我一下。”

我听见他翻动一些纸张。“听好了，”他说，“这是我个人的发展目标。我想筹钱办一场巡回魔术秀。我想住在顶级饭店，有礼车接送到表演场地，还要有大型魔术的电视特辑。我想飘浮在尼加拉瓜瀑布上空，想到英国和澳洲旅游，我要珠宝、电子游戏、模型飞机、私人助理、专属造型师。而且我想在《万世巨星》歌舞剧里扮演耶稣。”

至少他知道他的人生想要什么。

“我真正追求的，”最后他说，“是要让女人需要我，男人想要变成我。”

“你小时候该不是受虐儿童吧？”

“不是。”他怯懦地回答。

对话结束前，他说他会发 e-mail 给我一个叫做“谜男沙发吧”的秘密在线社群的登录密码。他在两年前创立了谜男沙发吧，在那之前，他在洛杉矶交到了一个大胆的女酒保，她在把妹新闻群组中发现了一篇他写的帖文，是关于她的事。花了整个周末细读其他的网络文章之后，她写信给谜男的女朋友派翠莎，披露她男朋友的“课外活动”，结果几乎毁了他的恋情。这件事教育他身为把妹达人的坏处：被抓包。

谜男沙发吧不像我读过的其他把妹版，讨论区里有几百个菜鸟不断要求少数几个专家给些建议。在这里，谜男则精挑细选了社群中最强的把妹达人到他的私人论坛，他们不只分享秘密、故事和技巧，还张贴他们和女人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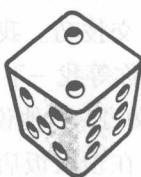
“但记住，”谜男严肃地说，“你不再是尼尔·施特劳斯。当我在现场看到你时，我希望你是另一个人。你需要一个把妹专用的名字。”他停下来慎重思考，“时髦男吗？”

“型男怎么样？”我说。那是我能自豪的一件事：或许我向来不善社交，但至少我知道如何打扮得比那些人好看。

“就叫型男吧。谜男与型男。”没错，谜男与型男联手出击，听起来很棒。把妹达人型男——教导可怜的窝囊废如何认识梦中情人。

但是一挂掉电话，我就发现一件事：首先，型男得先磨炼自己。毕竟距离我参加谜男的课程才过了一个月，还有很多要学。

该进行讨厌的改变了。



我青少年时期的偶像之一是哈利·克劳斯贝，他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诗人。老实说，他的诗很烂。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很有传奇色彩。身为富豪摩根的侄子兼教子，他跟海明威和 D. H. 劳伦斯私交甚笃，是第一个出版《尤利西斯》节录本的人，也是“迷惘的一代”的颓废象征。他过着放荡、吸鸦片的生活，坚信自己会在 30 岁前死掉。他 22 岁时娶了无肩带胸罩的发明人波丽·皮柏迪，并且说服她改名为卡芮丝（法文是爱抚之意）。蜜月的时候，他们把自己关在巴黎的房间里，埋首阅读。到了 31 岁时，当他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死不了后，便举枪自尽了。

我并没有可以陪伴我的卡芮丝，但我把自己关在屋里，过了一星期克劳斯贝式的生活：读书、听 CD、看 VCD、研读谜男沙发吧上的留言。我让自己沉浸在吸引理论中。我必须舍弃尼尔·施特劳斯，把自己重新包装成型男。我不想辜负谜男和万恶对我的期望。

要做到这点，需要改变的不只是我对女人说的话，还有我的行为举止。我必须变得自信、有趣、坚定果决、很优雅，成为我从小到大不曾被塑造的雄性领袖。我有太多蹉跎的光阴要弥补——我只剩下6个星期了。

我买了关于肢体语言、调情和性技巧的书。我阅读了女人性幻想的文选，像是南茜·佛莱黛的《女人的秘密花园》，为了内化这个想法：女人饥渴的程度就和男人一样，或许更强，只是她们不想有压力、被骗或是被当成荡妇。

我也订了市场营销的书，像是罗伯特·西奥迪尼极富创意的《影响力》，学习到几个左右大部分人决策的关键原则。其中重要的就是社会认同，意思是说，如果其他人都在做某一件事，那一定是好的。所以如果你在酒吧里揽着一个美女（在社群中称之为“枢纽”），一定比你单独行动更容易认识女人。

我看了葛林伯给我的VCD，每张盘都做笔记，熟背肯定的话（“如果有个人走进我的世界，那一定是她生平最幸运的一件事”）和桥段。台词和桥段是有差别的。台词基本上是为女人预先准备好的说辞，桥段则是更精心策划的剧本，专门设计来让她兴奋起来。

男女的思考和反应是不同的。随便让一个男人看《花花公子》杂志封面，他就可以上阵了。事实上，让他看一个去核的酪梨也行。而女人，根据快速吸引派的说法，不太容易被直接的影像和台词说服，她们对隐喻和暗示比较有感觉。杰弗里最有名的一个桥段，是利用探索频道里一个关于过山车设计的节目来隐喻吸引力、信任和刺激这些必备的先决条件。这个桥段描述“完美的吸引”：当过山车升至顶点然后迅速俯冲而下，提供了一种刺激感，然而它也提供安全感，因为它是被设计来让你在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中享受这样的体验。最后一结束，会让你想爬回去一玩再玩。就算这个桥段不太可能让女人兴奋起来，也总比谈工作好多了。

然而，只研究杰弗里还不够，他的很多点子都只是应用了神经语言程序。所以我探本溯源，又买了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班德勒和约翰·葛瑞德的书，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创立并推广了这个催眠心理学的边缘学派。

在学习神经语言程序之后，也该学习一些谜男的魔术。我在魔术用品店花了150块大洋，买了关于飘浮、折弯金属和读心术的录像带和书籍。我从谜男那里学到，对一个有魅力的女人该做的当务之急就是展示价值。换句话说，我和其他觊觎她的家伙有何不同？嗯，如果我可以看着她的叉子就把它折弯，或是在还没交谈之前就猜出她的名字，那就是不同之处。

为了进一步展示价值，我买了有关笔迹分析、符文解读和塔罗牌的书。毕竟，每一个人最喜欢的话题就是自己。

我研读的一切都做笔记，研发例行步骤和故事，进行现场测试。我抛开了

我的工作、朋友和家人，正在进行一项一天 18 个小时的神圣任务。

我极尽所能地把最多的信息用力塞进我的脑袋，达到所能承载的极限，然后又开始研究肢体语言。我报名参加摇摆舞和骚莎舞的课程，租了《养子不教谁之过》和《欲望街车》VCD，练习詹姆斯·迪恩和马龙·白兰度的表情和姿势。我研究《天罗地网》中的皮尔斯·布鲁斯南、《第六感生死缘》中的布拉德·皮特、《野兰花》中的米基·洛克、《紫屋魔恋》中的杰克·尼克森，还有《捍卫战士》中的汤姆·克鲁斯。

我观察我肢体动作的每一个细节。我走路的时候手臂是否摆动？手臂是否略向外弯，仿佛试图配合巨大的胸肌？我走路是否昂首阔步、充满自信？我可以把胸膛挺得更高吗？可以把头抬得更高吗？可以把我的腿跨得更大步吗？修正这些可以靠自己改善的部分之后，我还报名了“亚历山大技巧”课程，以改善我的仪态，摆脱遗传自父系家族的圆肩诅咒。因为没有人听得懂我说的话——我讲话太快，声音太小，而且音调太含糊——我开始上每周一次的正音和歌唱的家教课程。

我穿着有型的外套和鲜艳的衬衫，并添购很多配件。我买了戒指、项链和假耳环。我尝试过牛仔帽、羽毛围巾、荧光项链，甚至在晚上戴太阳镜，为的是看哪种玩意儿最能吸引女人的注意力。在我心里，我知道这些缺乏品位的装饰都很俗气，但谜男的孔雀理论是对的。当我戴上至少一件醒目的饰品，就会特别容易跟有兴趣认识我的女人打开话题。

我几乎每晚都和葛林伯、劈腿、杰弗里出去，囫囵吞枣地学习每一种新的交际方式。女人厌倦了普通男人问的普通问题：“你从哪儿来？……你做什么工作？”有了桥段、花招和惯例，我们成了酒吧里的英雄，将女性同胞从无聊中解救出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欣赏我们的努力。虽然我没有被甩过耳光、吼过、被酒泼过，但夸张的失败故事还是一直萦绕在我内心深处。有个故事是乔纳的。乔纳是把妹社群里的 23 岁处男，只被一个喝醉的女孩抽过两次后脑勺，还都是因为她误会了他的否定。还有一个阿拉斯加的巡佐大雕小子，他坐在桌边和一个女孩聊天，女方的男友从背后走过来，把他从座位上掀倒在地，然后猛踹他的头整整两分钟，害他的左眼窝裂伤，脸上还留下靴子印。但我希望他们只是例外。

当我开车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在的威斯伍德，初次尝试在白天出来巡视的时候，这些挫败案例盘踞在我的心里。我漫步在街道上，试着挑个人作为我第一次接近的对象。尽管牛仔裤后口袋中塞了我最爱的开场白和惯例的小抄，但我还是很紧张。

我走过一家咖啡店，看见一个戴着棕色眼镜的女人，金色短发在她肩上舞动着。她很瘦，身体曲线圆滑柔和，牛仔裤紧得恰到好处，美丽的肤色就像融化的奶油，看起来就像校园中有待发掘的璞玉。

她走进了店里，我决定发起进攻，于是隔着橱窗又看了她一眼。她看起来像是个冷漠的知识分子，内在的令人震撼的美丽尚未绽放，或许我可以跟她谈论大导演塔可夫斯基的电影。也许她会是我的卡芮丝。如果我现在不接近她，以后一定会后悔。于是我决定尝试第一次白天把妹。搞不好近看她可能就没那么正点了。

我走进店里，发现她正在过道上看信封。

“嘿，也许你可以帮我解决一个疑问。”我对她说。当我采用波维奇式的开场白时，我注意到她近距离看起来更美了。我意外邂逅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满分，却必须遵照规则否定她。

“我知道不该这么说，”我脱口而出，“但是我从小看兔宝宝卡通长大，而你拥有最可爱的大门牙。”

我很担心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我是临时想出这个否定的，很可能会被扇一巴掌。但是她露齿一笑。“亏我戴了那么多年的牙套，我老妈听了一定会很失望。”她反过来对我调情。

接着，我表演了心灵感应惯例，而且很幸运地她选了7，她很惊讶。我问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她说她是模特儿，在TNN频道主持节目。我们聊得越久，她似乎越喜欢这些对话。但当我注意到这些伎俩真的有用时却紧张了起来。我无法相信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会喜欢我。店里的每个人都盯着我们瞧，我无法继续下去了。

“啊！我的约会要迟到了……”我告诉她，双手因为紧张而颤抖，“但我们应该怎么做，好改天继续聊呢？”

这是谜男的电话收场惯例。把妹达人绝不会主动给女孩子电话号码，因为对方可能不会打。真正的行家一定要让女人觉得可以放心地给出电话号码。而且，绝不可以主动索讨，因为她可能会拒绝，要反过来引导她自己提议。

“我可以给你我的电话号码。”她提出。

她写下她的名字，接着是电话号码和e-mail。我真不敢相信。

“其实我不太常出去玩。”她警告，作为事后补充。也许她已经反悔了。

我回到家后，从口袋里抽出纸条放在电脑前。既然她自称是模特儿，我想在网络上找找她的照片。她只给了我她的名字达琳，幸好她的e-mail包含了她的姓——科堤丝。我在Google打进这些字，然后出现了将近10万条搜索结果。

我刚才把的是现任年度玩伴女郎！

**Chapter**

每天晚上我都坐在电话前面，盯着达琳·科堤丝的电话号码，但就是没办法打电话。对这个完美的女人，我的信心与外貌都不够，我的意思是，我和她约会的时候该怎么办？

我记得 17 岁暑假打工的时候，和一个叫做伊莉莎的女孩约了吃午餐。午餐时我很紧张，双手与声音都抖个不停。我越尴尬，她就越显得不自在。等到食物上桌的时候，我连在她面前咀嚼都不敢了。那是场大灾难——甚至不算是约会。我和年度玩伴女郎在一起还能抱什么期望？

有个适合这状况的成语：自惭形秽。我觉得自惭形秽。

我等了 3 天才想打电话，但又拖到第四天，然后又觉得周末打好像我没有社交生活似的，所以应该星期一再打给她。到那时候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她很可能已经忘了我。我们那天顶多才聊了 10 分钟，而且我必须承认，我做了一个很弱的收场。我只是某个她在路上遇见的有趣的怪人。这个女人可以选择地球上任何一个男人，没有理由想要再见到我，于是我一直没有打。

我最大的敌人就是我自己。

直到一星期后，我的首次正式成功终于出现了。谜男工作室的多面在周一晚上突然造访我在圣塔莫尼卡的公寓。他非常兴奋，因为他刚刚有了一个奇妙的发现。

他兴奋地提高音量，说：“我现在可以在别人旁边尿尿了！一切都是靠自信。我在谜男那里学到的东西，不光是用在女人身上。”

“没错。”

“还可以用在尿尿上。”

我们开车到 La Salsa 餐厅去吃墨西哥卷饼。邻桌一位很漂亮但有点邋遢的女人正把发票塞进爆满的记事本中。她有一头棕色长卷发，五官像小雪貂一般，超大的咪咪几乎从她的运动衫里蹦出来。我违背三秒法则，撑了大概 250 秒，最后终于鼓起勇气接近。我不想在多面面前显得像个死菜鸟。

“我正在上一门笔迹分析的课，”我告诉她，“在我们等上菜的时候，介意我拿你来练习吗？”她疑惑地看着我，然后答应了。我把笔记本递给她，请她在上面写一句话。

“有意思，”我说，“你的笔迹一点都没有偏斜，非常笔直，这代表你是个独立的人。”

我确定她肯定地点了头，然后继续。这是我从书上学到的，那本书是揭露冒牌灵媒<sup>①</sup>惯用伎俩、陈腔滥调的冷读以及肢体语言解析的技巧。“你的笔迹不算工整，这基本上表明你不太善于让自己井然有序、按部就班。”

我每告诉她一点，她就靠得更近，点头如捣蒜。她的笑容很美，而且很健谈。她说她刚上完一个喜剧课程，还说可以念一些笔记本里的笑话给我听。

“我的表演用这个来开场。”她在我的分析之后说，“我刚从健身房回来，天啊，我的手臂好酸。”这是她的开场白，她把它记在后裤袋的小抄里。我发现把妹很像脱口秀或任何其他表演艺术，都需要开场白、惯例和一个令人难忘的收场，再加上一种天赋，让每一次看起来都有新鲜感。

她说她晚上住在镇上的旅馆，于是我提议开车送她。当我放她下车的时候，我指指脸颊说：“吻别一下。”她亲了我的脸颊。多面兴奋地踢着我的椅背。我告诉她我还有工作要做，但等我忙完了会打电话约她出来喝一杯。

“你今晚要跟我和视界一起去夜店玩吗？”多面等她离开后问我。

“不，我要跟这个女孩子碰面。”

“好吧，反正我还是会去。”他说，“但是等我回家之后，我会幻想着刚刚亲你的那个女孩。”

那天晚上出门去接她之前，我打印出葛林伯寄给我的杰弗里禁忌桥段之一。我决心要弥补最近的错误。

我们去了一家老式酒吧。她换了一件磨损的蓝色毛衣和松垮的牛仔裤，看起来有点矮胖。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能和我把到的女人进行一次真正的约会。我终于有机会试用一下更进阶的招数。

“有个方法，”我告诉她，“可以让你更专注于你的目标和生活。”我觉得自己像是在 Friday 的葛林伯。

“什么方法？”她问。

“那是一种想象的练习，朋友教我的。我不太懂，但是可以念给你听。”她想听。

“好，”我说，打开那张写着桥段的纸条开始念，“你试着回想上次感到快乐或愉悦的时候。当你现在感觉到它时，这些感觉在你体内的哪个地方？”

她指着胸口。

<sup>①</sup> 译注：宗教学上称禁巫师、医巫、术士。西伯利亚和北亚洲及阿拉斯加等地则称为萨满。是指一些能够通神、通灵、通鬼的人。

个量“以 1 到 10 分来说，这感觉有几分？”

“7 分。”

“好。现在，当你专注于这种感觉时，你似乎可以看见一种颜色从这感觉当中流出来。那是什么颜色？”

“紫色。”她闭上眼睛说。

“很好。现在如果你让所有从那里流出来的紫色，充满温度和强度，那会怎么样？随着你的每一次呼吸，让那紫色更浓一点。”

她的身体开始放松，我可以隔着毛衣看见她的胸部上下起伏。我办到了——我唤起了一种反应，就像我目睹杰弗里在加州“比萨厨房”做的一样。她越进入恍惚状态，我就越有自信继续这个桥段，让颜色在她体内扩展并增加强度。我能想象劈腿会在旁边吐出“邪恶”这个词。

“以 1 到 10 分来说，你现在觉得如何？”我问。

“10 分。”她说。我想奏效了。

然后我要她把那颜色浓缩成一个小紫豆，里面包覆着她感到愉悦的所有力量和强度。我要她把想象的豆子放在我手中。然后我把手沿着她的全身移动，刚开始保持一点距离，然后轻轻地碰触。

“注意，把我的手想成一支笔刷，把这些颜色和感觉转移到你的手腕，穿过你的手臂，然后到你的脸上。”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样到底有没有让她兴奋起来。她在听，而且似乎很享受，但并没有像葛林伯故事里的女孩那样开始吸我的手指。事实上，我不仅觉得有点蠢，而且觉得很下流，竟然假借催眠去摸她。我不喜欢这些禁忌的桥段。我玩游戏是为了提高自信，不是心灵控制。

我停下来问她的感想。“感觉很好。”她露出可爱的笑容说。我无法分辨她是不是在迎合我，但我猜如果看起来很安全的话，大部分人都会愿意尝试些新把戏。

我把纸条折起来放进口袋，然后开车送她回旅馆。但我没有放她下车，而是把车停进车库里。我跟着她进入房间，紧张得不敢吭声，怕她突然转头问我：“你干吗跟着我？”但她似乎已经默许了。我不敢相信我的好运。辛苦练习之后，我终于得到了回报。

根据谜男的说法，女人从认识到亲密交往大概需要 7 个小时。这 7 个小时可以全部发生在一个晚上，或分散成 7 天：接近和聊天一个小时，打电话一个小时，约出来喝一杯两个小时，打电话再一个小时，然后下次碰面约会两个小时，再更进一步。

至少等待 7 个小时，就是谜男所谓的“按部就班游戏”。但是有些时候，女

人可能早就盘算好要带人回家，或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轻易被哄着跟你走。谜男称之为“自动上门的肥肉”。我和这个女孩花了一小时在餐厅，还有两小时在酒吧。我就要品尝到第一次自动上门的肥肉了。

她插进卡片钥匙，绿灯亮了——我觉得那是一个好的征兆，暗示热情之夜的来临。她打开门，我跟着走进去。她坐在床边——就像电影里一样——然后脱掉鞋子。先是左脚，然后右脚。她穿着白色袜子，我觉得相当惹人怜爱。她把两只脚的脚趾往上扳，然后往下弯，随即瘫倒在床上。

我向前靠近了一步，准备扑到她身上抱住她。但突然间，一股超难闻的味道袭击我的鼻孔，让我忍不住往后退。那根本就是纽约地铁里流浪醉汉身上那种恶心的酸臭味，足以熏走整车厢乘客的味道。无论我退后多远，味道都是一样强烈，充斥着整个房间。我看着她，她仍然躺在床上，浑然不觉。是她的脚，她的脚让整个房间臭气熏天。

我得赶快脱身。

### Chapter



#### 如何亲吻一个女人？

你和她之间只距离 10 厘米。从任何标准来看，都不是很远的距离，甚至不必移动身体去为你们之间的鸿沟搭起一座桥梁。然而这是男人生命中最艰难的 10 厘米。这一刻，男人必须放下所有与生俱来的特权，把他的骄傲、自我、尊严和努力抛在一边，而且只能祈祷——希望她没有把脸移开，或甚至更糟的，搬出那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的老调。

我每天晚上出门去训练自己成为谜男的僚机期间，很快就发展出一套有用的惯例——至少某些程度上不会被拒绝。我知道如何打进一个团体，应付大部分可能发生的状况，然后带着电话号码或改天碰面的约定离开。

回到家，我会回想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找出我可以改进的地方。如果表现得太烂，就再思考各种方法改进——切入的角度、转身、剥夺、时间限制。就算没有要到电话号码，我也不会像其他巡佐那样怪对方太冷酷或太恶劣。我会

怪我自己，然后分析每一句话、每一个姿势和每一个反应，直到找出一个战略错误的症结。

我在一本叫做《神经语言程序简介》的书中读到，世上没有所谓的失败，只有吸取教训。我让那些学到的教训在我脑中不断演练，好让我在现场时表现得准确无误。我必须向谜男的学员证明自己，就像万恶向我证明他自己一样。当众出丑会毁了我，学员们会贴文章说型男是个大草包。

但我还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虽然一个开场白、一个否定和一次高度价值展示就足以得到任何人的电话号码，但我还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没人教过我。

我是说，虽然我知道谜男的亲吻收场该说的话“你愿意吻我吗？”但我实在很难说出口。花了那么多时间和女人建立关系（无论是在夜店里半个小时，还是下次碰面好几个小时），我担心会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联系与信任。除非她给我一个明显的暗示，表示她对我有兴趣，否则我会觉得试图亲吻她会让她失望，让她觉得我和其他男人没什么两样。

这是多么愚蠢的拙男想法。我得摆脱住在我脑袋里的好好先生。不幸的是，去贝尔格莱德之前已经没有时间这么做了。

### Chapter



在飞行途中，我学会了几种戏法，一种称作“双关语”的魔术、基础的符文解读和让点燃的香烟消失的方法。这是我这辈子最有收获的一趟航程了。现在谜男和我来到贝尔格莱德，这大概是一年当中最糟的季节，冰霜与半融化的雪厚厚地积在街道上。马可开了一辆1987年产的银色奔驰车接我们到他的公寓。那车子有个毛病，每次一打到二挡就会熄火。谜男的头发没洗，往后梳成一把油腻的马尾，他在前座翻着背包，变出一件黑色长大衣。他剪掉大衣的第三颗纽扣，缝上表面有星星的黑色织布，看起来活像是穿去参加文艺复兴庆典的玩意儿。谜男的戒指也是自己做的，在塑料表面上画上一颗眼珠。他比我更像个怪胎。他最厉害的魔术，就是每天晚上出门前把自己变成一个好看有的玩家。“你得把头发剃一剃。”他看着我说。

“不，谢谢。万一我的头型很奇怪，或像我老爸一样头上有胎记怎么办？”  
“你照照镜子吧。你又戴眼镜又戴帽子遮你那一大块秃头，皮肤白得像鬼一样，看起来像是从小学之后就没晒过太阳。你成绩很好是因为你很聪明而且学得很快，但是外表也很重要。你叫型男，就得有型男的样子。马上去剃掉头发，用激光治疗好近视并参加健身！”

他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怪胎。

他转向马可，说：“这附近有没有理发店？”  
很不幸，真的有。马可把车停在一栋小建筑物前，我们走进去发现，这是一家塞尔维亚老人经营的理发店，里面空荡荡的。谜男让我坐上椅子，叫马可指示理发师除掉我的风滚草，然后在一旁监督，确保理发师剃到露出头皮。

“秃头是无奈，但光头是选择。”他说，“如果有人问你干吗剃光头，就跟他们说：‘我以前头发长到超过屁股，但我发现这样把我的优点都遮住了。’”他大笑，“或者也可以说：‘嗯，大部分摔跤选手都会剃光头。’”我在心里记着要把这两句话都加进我的小抄里。

理发师弄完后，我盯着镜子，觉得自己像个化疗病人。

“看起来很棒！”谜男说，“我们找找附近有没有日晒沙龙。我会立刻让你看起来像个猛男。”

“好吧，但我不会在塞尔维亚做激光治疗近视的手术。”

剃完头发、晒黑皮肤后，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拖到现在才做？我看起来好多了，魅力指数从5分变成了6.5分。这趟旅行真是来对了。

马可看起来像是需要美容的人：190厘米的大块头，比大部分塞尔维亚人都要精壮，暗沉的皮肤和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好像史奴比卡通里的人物。他穿着一件大了一号的大衣、灰底白斑点的厚毛衣和奶油色的长领衫，看起来真像只乌龟。  
其 马可大学毕业后，无法实现在美国当个上流社会社交名人的梦想，就搬到比较小的池塘——塞尔维亚，他父亲在这里可是个知名艺术家。

他开车载我们到他的单身公寓，里面只有一张小帆布床和一张双人床。因为没有睡袋或沙发，我们只能轮流睡那张大床。

谜男去洗澡的时候，马可把我拉到一旁。  
“你和这家伙在一起干吗？”  
“你的意思是？”  
“我是说，他肤浅得要命。我们一起上过芝加哥拉丁学校，上过瓦瑟大学。这家伙跟这些地方一点也不沾边，他不是我们这一类的。”

“我知道，你说得对。但是相信我，这家伙会改变你的人生。”  
“好吧，”马可说，“到时候就知道了。我上个月认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

我要好好把握。你要保证别让谜男的把妹伎俩毁了一切，害我丢脸。”

一马可自从搬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就没有和半个女人交往过。但是几个月前通过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一个叫戈卡的女孩，而且认定她就是他的真命天女。他开车载她出去约会、买花送她、请她吃晚餐，最后送她回家，像个完美的绅士。

“你搞定她了吗？”我问。

“没有，我甚至没亲过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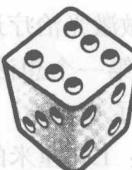
“老兄，你真像是个彻底的拙男。改天哪个家伙在夜店里跟她说‘你觉得魔咒有用吗？’然后就把她拐走了。她想要冒险，想要亲密关系，所有女孩子都想要！”

“不，”一马可说，“她和其他女孩子不一样。这里的人比洛杉矶有格调。”

专家对这种状况有个术语，他们称之为“真命天女症”。那是拙男的通病：他们会执迷于一个既没交往又没上过床的女孩，在她身边就会显得困窘紧张，结果把人家吓跑。把妹达人会说，真命天女症的解药，就是出门去和一堆其他女孩交往——再看看她是不是还那么特别。

## Chapter

我带去贝尔格莱德的道具袋是个阿玛尼的黑色侧背包，大小和一本精装小说一样，可以方便地挂在身上。有这么多魔术戏法、机关装置和现场所需的其他工具，光靠裤子的4个口袋绝对不够，所以江湖上几乎所有的把妹达人都会有个道具袋。我的法宝包括：



**一包口香糖：**无论你的游戏进行得多顺，有口臭就得不到亲吻收场。

**一支笔：**用来写下电话号码、笔记、表演魔术，还有分析笔迹。

**一块衣物棉絮：**用来做棉絮开场白。走向一个女人，停下来，不发一语地从她的衣服上拿掉棉絮（事先藏在手心里），问她：“粘在这里多久了啊？”然后把那块棉絮递给她。

**一袋挑选过的照片：**用来做谜男的秀照片惯例。

**一台数码相机：**用来做谜男的数码照片惯例。先拍好一张你和女孩微笑的

**大意人** 照片，再拍一张正经照，最后是一张亲吻照（亲脸或嘴都可以）。然后和她一起看照片。看到最后一张照片时，说：“我们看起来很般配，不是吗？”如果她同意，你就得手了。

**一盒薄荷糖：**用来做薄荷糖惯例。把两颗薄荷糖放在手上，慢慢地吃一颗，然后拿第二颗喂她。如果她接受，就说：“我忘了告诉你，我是个印度送礼者（指送了人家东西又讨回去的人），我想要回我的薄荷糖。”然后亲她。

**护唇膏、遮瑕膏、眼线笔、吸油面纸：**可带可不带的男性化妆品。

**小抄三张：**一张是你用来快速参考的最爱惯例，两张是用来练习的新惯例和新台词。

**一组木制符文：**用来做符文解读。

**一个笔记本：**用来记电话号码、笔记、魔术技法，或杰弗里蹩脚的素描画。

**画家开场白：**非常严肃地画一个女孩的肖像，告诉她“你的美丽给了我艺术灵感”，然后给她看一张像小孩子涂鸦的简单线条画，标题为“咖啡馆的中等美女”。

**一条荧光项链：**在黑暗中发光的项链，用来炫耀。

**两对假耳环和假唇环：**可以自行选择的饰品。

**一个小型数码录音机：**可以偷偷录下巡视过程，事后播放并检讨。

**两条备用的便宜项链，两个备用的拇指戒：**在电话收场之后，用来送给女孩当礼物。问她：“你不是小偷吧？”然后慢慢把自己身上的项链或拇指戒拿下来，为她戴上，吻她，然后说：“这还是我的，只是用来让你想起我。下次见到你的时候，我会把它要回来。”等她离开之后，从袋子里取出备用的首饰戴上。

**一个小型紫光灯：**用来指出女孩衣服上的棉絮和头皮屑——以便否定。

**四款不同的香水试用瓶：**让自己香喷喷的，以及用在香水开场白：在两边手腕喷上不同的香水，然后请女孩子闻你的手腕，选一个她喜欢的。之后，用笔在手腕上把她的选择做上记号。在夜晚结束前统计结果，找出最受欢迎的香味。

**各种魔术戏法：**弯折叉子、让香烟消失以及让啤酒瓶飘浮。

是的，我把重型武器都带出来了。这是个重要的夜晚——我第一次在课程中充当僚机——我必须证明自己。

我一时忘了告诉谜男，他的课程收费标准相当于塞尔维亚人年平均收入的一半，所以我们大部分学员都来自国外。我们和他们约在“阿吉巴”碰面，那

是一家开在贝尔格莱德中央广场旁的夜店。学员异国选项是个美国人，从意大利佛罗伦萨搭火车来的，他在那里念书；杰瑞是来自德国慕尼黑的滑雪教练；而沙夏则是本地人，在奥地利念书。

陌生学员们立刻就开始相互打量，从衣着到肢体语言，一百个小小细节凑在一起就能创造出第一印象。谜男的任务——现在是我的任务——就是微调这些细节，让这3个人变成把妹达人。

异国选项很酷，不过，他太努力装酷反而对自己不利。杰瑞的幽默感很好，但是给人的第一印象有点无聊。至于沙夏——唉，他急需拯救。对他而言，光是社交就是一大挑战：他看起来像只长青春痘的大幼鹅。

我绕着桌子问：“你的分数是多少？你的症结是什么？你想跟多少个女孩子交往？”

异国选项20岁，跟两个女人交往过。“我敢接近女人，而且我的确吸引过一些女人。”他开始说，右手闲散地垂在旁边的座位上，“但我的症结是技巧。即使我感觉到她们被我吸引了，我还是无法好好收场。”

杰瑞33岁，和3个女人交往过。“我在咖啡馆和其他大部分安静的环境里可以办得到，但是在夜店就很不自在。”他说。

沙夏22岁，他说他和一个女人交往过。我们都怀疑他谎报。“我加入游戏是因为这就像《龙与地下城》（扮演经典角色的游戏）。当我学到一个否定或惯例，就像是得到一个新咒语或一根新法杖，让我等不及要用用看。”他说。

一个接着一个，他们把恐惧和他们的录音机都摊在台面上。我的职责是帮他们进入游戏，把我脑子里的东西塞到他们的脑子里。

课程的教学部分很容易，我只要阻止谜男偏离主题——他太自恋了——并发给他们讲义，真正的挑战是示范部分。

我们一边解说，一边把准备执行任务的学员们派到不同的桌子旁，让他们去打开“组合”<sup>①</sup>，观察他们的肢体语言和女人的反应，然后给他们指导：

“你对那个组合贴得太紧了，那会显露出你的饥渴。你得站直身子，重心移到脚后跟，好像随时都会走开。”

“你在她们附近待太久了，让人觉得不自在。你应该坐下来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譬如说：‘我只能待几分钟，因为我得赶快回到我朋友那里。’这样，她们就不会担心你整晚赖在那里了。”

<sup>①</sup> 译注：“组合”是指在公共场所的一群人。双人组是两个人在一起，三人组是三个人，以此类推。

沙夏表现最差。他摸索着开场白，盯着自己的鞋子，一点自信都没有。女孩子会听他说话只是出于礼貌。

在酒吧，我注意到一个标致优雅的黑发女人和一个高挑的金发女人，她们拥有完美的人工肤色、深深的酒窝和美国老牌性感女星波·德瑞克式的波浪头，散发着活力与自信。这会是个大挑战，所以我指派沙夏上场。

“打进那边的双人组。”我指示他，“说你要带一些美国来的朋友去玩，请她们推荐一些值得去的夜店。”派人进入组合并不需要用到任何技巧。

这是一场明摆着会被“打枪”的任务。沙夏温顺地从后方接近她们，试了好几次想让她们注意。即使得到她们的注意，他也撑不了多久。就像许多男人一样，他说话死气沉沉的。多年来的不安全感和社交恐惧，已经把他生命中的精神和喜悦驱赶到体内深处。每当他开口，没有任何人想费力去听清楚他模糊的喃喃自语，他明显地表露出“我生来就是被忽略的”。

“过去。”当谜男看着沙夏在金发女人那边挣扎时对我说。

“什么？”

“你过去帮他一把，让学员看看该怎么做。”

恐惧首先抓住我的胸口，轻轻夹住心脏的顶端。然后我的胃部翻搅，喉咙紧缩，于是我猛吞口水，润一润喉咙，希望当我开口的时候，会吐出充满自信、清晰的声音。即使经过这么多训练，我还是吓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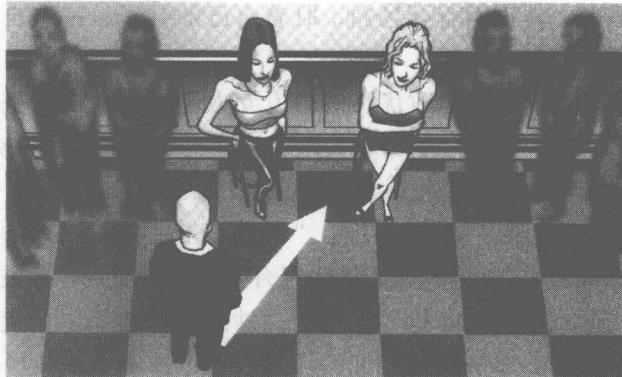
大部分的女人都比男人更有洞察力，她们能立刻看出你的不诚恳和鬼扯。所以伟大的把妹达人必须选对把妹伎俩，而且真心相信它，否则就只能算是个好演员。和女人说话时，还在担心对方有什么想法的男人都注定要失败；在女人幻想他裤子有什么之前，就被逮到想入非非的男人也注定要失败。大部分的男人都属于后者。沙夏是，我也是。我们无计可施，那是我们的天性。

谜男称这为“动态社交平衡”。我们不断地被两种力量拉扯，一边是我们和女人交往的强烈欲望，另一边是接近时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恐惧存在的原因，”他说，“是因为部落经验在进化时绑住了我们。”在部落中，当男人被女人拒绝的时候，部落中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然后他会被孤立，而他的基因，如谜男所说，则被无情地斩除。

我一边接近，一边试着把恐惧赶出我的胸口，理性地评估形势。沙夏的问题在于身体的位置。这两个女人都面对着吧台，沙夏却从后方接近，所以她们回答时必须转过头来。如果她们不想理他，只要转头面向吧台，他就被挡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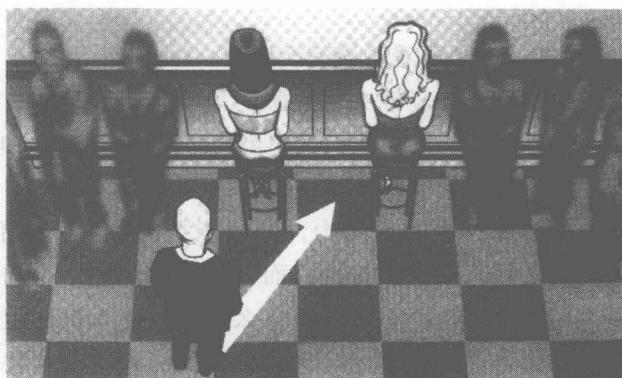
我回头看了一眼。谜男和另外两个学员都正在看我表现，我必须选择正确的角度。于是 I 从吧台左边切入，紧邻着黑发女孩——那个障碍者，如谜男所说。

文。音质语言



郎中“嗨，”我发出沙哑的声音，赶紧清了清喉咙，“我就是沙夏说的那个朋友。你们推荐哪家夜店？”

我仿佛听见一声静默的叹息，好像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人过来打圆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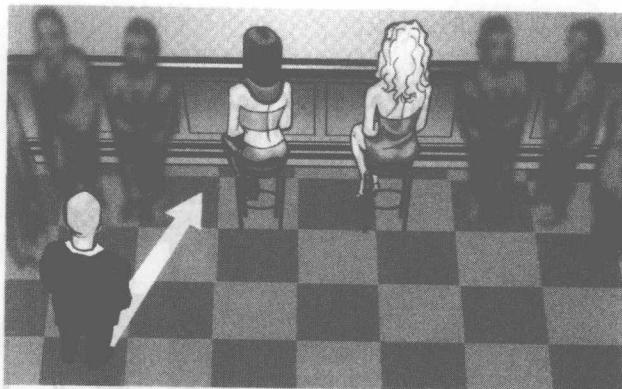
“嗯，雷卡是个吃晚餐的好地方。”黑发女孩说，“还有在河边有一些很棒的船，像是卢卡斯、克鲁兹和艾希尔。‘地下城’和‘太阳神’也很好玩，虽然那不是我会去的地方。”

“嘿，既然我们正在聊天，我想请问你对某件事的意见。”我回到熟悉的地盘上了，“你认为魔咒有用吗？”

现在，我已经习惯说出魔咒开场白——是关于一个朋友的故事，他爱上了一个女人，因为她暗中对他下了一个魔咒。我一边动着嘴巴，脑子一边盘算着怎样卡位到金发女孩旁边。没错，我打算偷走我学员的目标，反正他跟她没什么机会。

说完故事后，我说：“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以前从来不信这个，但我最近有了不可思议的体验。”接着，我对金发女孩说：“让你看个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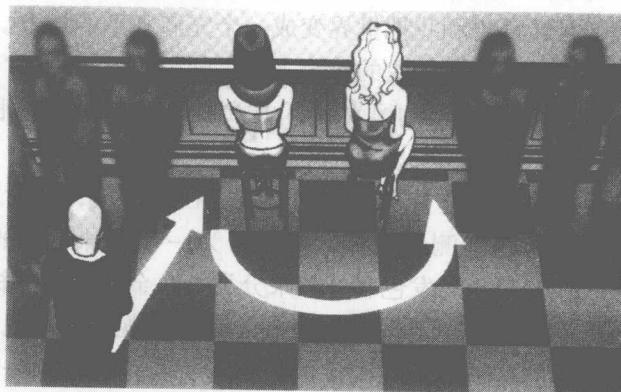
我移动到她们椅子的另一边，以便紧靠着我的目标。



现在我和金发女孩一对一了。但我还是得坐下，不然她终究会因为我居高临下而有压迫感。可是现场没有空的椅子，我得随机应变。

“伸出你的手，”我对她说，“然后站起来一下。”  
当她一站起来，我转到她身后然后溜进她的座位。现在我终于进入这组合了，而她正尴尬地被晾在外头。这是一个完美的惯例，就像一盘精彩的国际象棋赛。

“我偷了你的椅子。”我笑道。  
她微笑，调侃地打我的手臂。游戏开始了。  
“我是开玩笑的，”我继续说，“靠过来一点，我们来做个心灵感应的实验。不过我只能待一会儿，然后你就可以拿回你的椅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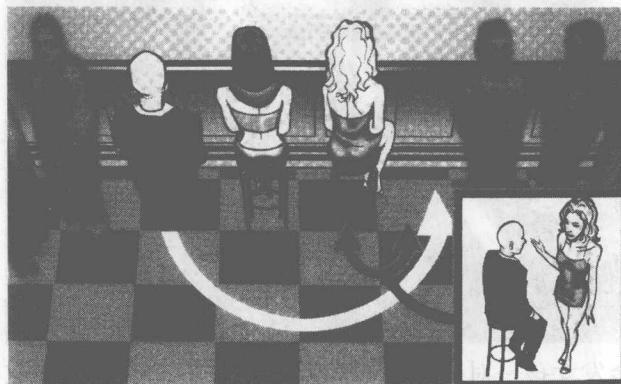


即使我猜错她的数字（是 10），她还是很喜欢这个过程。然后我们继续聊天，谜男走到沙夏身边，叫他缠住黑发女孩，好让她无法把我的目标拉走。

马可说得对，这里的女孩子美极了。她们也都极为开朗，而且英文说得比我还好，令我松了一口气。我真的很喜欢听这个女孩说话，她极富魅力、博学多闻，还是个 MBA。

到了该撤退的时候，我告诉她希望可以在回国之前和她碰一次面。她从小皮包中抽出一支笔，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我仿佛感觉到谜男的赞许和所有学

员的认可：型男是货真价实的。



沙夏还在跟黑发女孩说话，我在他耳边说：“告诉她我们得走了，然后跟她要 e-mail。”他照做了，而且她还真的给他了。

我们重新集合，然后离开咖啡馆。沙夏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的脸兴奋得涨红，像个小男孩似的在街道上一路蹦蹦跳跳，用塞尔维亚语唱歌，以他自己笨拙的方式表现出他自己。他以前从来没有拿到过女孩子的 e-mail。

“我好高兴，”沙夏大叫，“这可能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正如任何经常阅读报纸或犯罪实录书籍的人所知，从绑架到开枪滥射等暴力犯罪行为中，有很大比例是男性性冲动与欲望受挫的结果。让沙夏这样的家伙学会社交，等于是让谜男和我把世界变成一个充满和平的地方。

谜男伸手钩住我的脖子，把我的脸拉进他巫师般的大衣里。“好家伙，没让我漏气，”他说，“不只因为把到了女孩，更重要的是让学员亲眼看到它发生，并相信这是行得通的。”

就在那时候，我发现了这整趟冒险的缺点。在我心里，男女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我开始把女人视为测量仪器，衡量身为一个把妹达人的我是否合格。她们是我的实验人偶，只能用发色和分数来分类——金发 7 分，棕发 10 分。即使我在进行很有深度的对话，了解一个女人的梦想和观点，我也只是在心里的流程表打上一个对应的钩而已。在同性的交往中，我正发展出一种对异性的不健康态度。而最令人困扰的是，这种态度似乎让我的把妹过程越来越顺利。

马可开车载我们到埃及主题的夜店“太阳神”，门口有两尊犬头神阿努比斯<sup>①</sup>的水泥像守卫着。里面几乎没人，只有保安、酒保和一群吵闹的塞尔维亚人聚集在吧台前，围着一张小圆桌。

我们正要离开，谜男在那群塞尔维亚人里发现了唯一的女孩。她年轻苗条，

<sup>①</sup> 译注：阿努比斯是埃及神话中的死神，掌握地狱。人们向他祷告，祈求保护亡者。

一头长长的黑发，穿着一件红色洋装，露出一双纤细完美的腿。那是很突兀的组合：她被理平头的精壮家伙们围着。这些猛男显然是在战争期间当过兵的，以前可能杀过人，搞不好能赤手空拳地把人干掉。而谜男想要攻进去。

把妹达人是通则的例外。

“过来，”他对我说，“把手掌合起来。当我说话的时候，你假装无法把两手分开。”借着魔术，他假装把我的手粘住了，我假装很惊讶。

我们的骚动立即引起了夜店里大块头们的注意，他们要谜男也在他们壮硕的拳头上试试这项特技。谜男避重就轻地为他们表演了让手表停走的魔术。很快，夜店经理免费送了他一杯饮料，而那桌塞尔维亚人（包括他的目标）停止了交谈，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如果你能让女孩子羡慕你，”谜男对学员们说，“你就能让女孩子和你交往。”

这里用了两项原则。第一，他正在制造社会认同，赢得夜店员工的注意和赞许。第二，他正在“抵押”——换句话说，他利用一个团体来打进另一个比较不容易接近的团体。

为了致命的一击，谜男告诉夜店经理，他能让啤酒瓶飘浮起来。他走到塞尔维亚人那一桌，借了个空瓶子，然后让酒瓶在他们面前飘浮了几秒钟。现在他进入目标的团体了。他为那些男士表演了一些魔术，故意忽略那个女孩。经过必要的5分钟后，他大发慈悲开始和她说话，并把她带到旁边的沙发。他抵押了整家夜店只为了认识她。

因为那女孩英语不太好，谜男请马可当翻译。这个组合比平常要费时，因为谜男必须说服她，他并没有施展任何巫术或魔法。“你今晚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谜男最后通过马可告诉她，“我为了认识你而创造了这一切。这是一个社交幻觉。”

他们终于交换了电话号码——谜男指示马可告诉她：“我不能向你保证任何事，除了逗你开心之外。”——然后我们召集学员离开夜店。在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一个来自那桌的雄性领袖挡住谜男的去路。他穿着黑色紧身T恤，身材壮硕，相比之下，谜男苍白的身形显得有点娘娘腔。

“你喜欢娜塔莉亚啊，魔术师？”他问。“娜塔莉亚？我们会再见面。你有意见吗？”“她是我的女朋友，”雄性领袖说，“请你离她远一点。”

“那要由她决定。”谜男回答，向雄性领袖走近一步。谜男没有撤退，真是个白痴。

我看着那个雄性领袖的手，猜想先前不知道有多少个克罗地亚人的脖子被他扭断过。

雄性领袖撩起腰带，露出一支黑色手枪的握把。“魔术师，你能弄弯这个吗？”这可不是邀请，这是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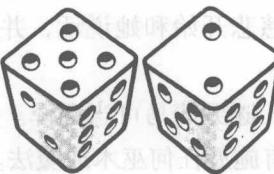
马可转向我，一脸惊慌。“他会杀了我们的，”他说，“这家夜店大部分的顾客都是退伍军人和帮派成员，因为争风吃醋杀个把人对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

谜男把他的手挥向雄性领袖的额头。“你看到我怎么移动了那个啤酒瓶吧，我完全没碰到它。它的重量是800克。现在想象一下，我可以对你脑袋里的一个小小的脑细胞做什么？”他弹了他的手指，暗示着脑细胞爆开。那个雄性领袖盯着谜男的眼睛，想看出他是否在吹牛。谜男保持着眼神接触。1秒钟过去，2秒，3秒，4秒，5秒……我快急死了。8秒，9秒，10秒。雄性领袖把衣服拉下来盖住了那支枪。

在这里谜男有个优势，在贝尔格莱德从来没有人见过魔术师现场表演，他们只在电视上看过魔术。所以，当谜男突然推翻魔术只是摄像机搞鬼的想法，一个更古老的迷信取而代之：也许魔术是真的。

那个雄性领袖站在那里不发一语，谜男毫发无损地走了出去。

**Chapter**



有些女孩是不同的。

这是马可的想法。见识过谜男课程中的一切之后，他依然坚持这个想法。他坚持戈卡和其他女孩不同，她家世清白，受过良好教育，而且有道德感，不像夜店里的那些拜金女郎。

这些话我已经听太多人讲过了。当我告诉女人们关于这个社群的时候，也同样听过许多聪明女人说：“那对我不管用。”然而不久之后，我总看到她们和某个男人交换电话号码——或唾液。越是聪明的女人就越吃这一套。注意力不足的派对女王，通常不会待在原地听完那些惯例；反而是感受敏锐、世故或教育程度高的女孩会去听去想，然后很快掉进陷阱中。

谜男、我、马可和他的真命天女戈卡一起在平安夜出来玩。马可穿着一套

灰色西装，晚上8点去接她，他下车去为她开门，还送她一束玫瑰花。她看起来是个开朗、成功、有教养的女孩。她很矮，留着栗色长发，有一双温柔的眼睛，微笑时有一边嘴角弯得比较开。马可说得没错，她看起来的确像是适合结婚的类型。

这是传统的塞尔维亚餐厅，提供的是红椒和红肉，而且音乐充斥了整个餐厅：4个铜管乐队在各包厢里游荡，进行曲交叠在一起，不协调的杂音大声鸣放。我整晚都在仔细观察马可和戈卡，好奇地看这整套约会是否有用。

他们尴尬地坐在一起，彼此间的交流只有当晚必需的俗套：菜单、服务、气氛。“哈哈，服务员把我的牛排给你的时候，真的很好笑吧？”紧绷的气氛快把我闷死了。

马可绝对不是天生好手。在小学时期他就不太受欢迎，主要因为他是外国人，绰号叫做“西瓜”，而且还加入“共和党青年社”。到了毕业的时候，他可能比我还惨，至少我亲过女孩子。

大学时代，他开始对异性采取行动了。他买了一件皮夹克，捏造了贵族身世，把头发弄成像R&B歌手泰伦斯·传·达比的辫子头，还买了生平第一辆奔驰车。这些努力为他赢得了一些注意，甚至交了一些女性朋友。但是直到大三那年他才终于能够比较自在地与女人相处，这还得感谢达斯汀。那第一次小小胜利的滋味是如此甜蜜，使马可在大学多待了3年，沉浸在他来之不易的人气里。

马可比较奇特的习惯之一是每晚都会洗一个小时的澡。没有人能对他为什么在里面耗那么久想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什么都不合理。

看着马可无助地坐在戈卡身边一个小时之后，我受不了了。我抓起相机，开始对他们进行谜男的数码照片惯例。我要求他们微笑照一张，然后正经地照一张，最后是热情地照一张——例如接吻。马可把脖子伸向她，像鸡一样轻轻啄了一下。

“不行！要真的亲。”我坚持。这两个即将订婚的人的嘴唇碰在一起时，是我见过的最笨拙的初吻了。

晚餐之后，谜男和我风靡了那家餐厅，陪那些欧吉桑跳舞，表演魔术给服务员看，连那些已婚师奶都一视同仁地打情骂俏。当我们容光焕发地回到桌上，戈卡跟我四目交接，有一瞬间看起来闪闪发亮，仿佛在我的眼里搜寻着什么。我敢发誓那是个兴趣指标。

那天晚上，我被棉被下爬过来的温暖身体弄醒。那晚刚好轮到我和马可共睡这张床，但这不是马可，这是女人的身体。我感觉到一双温暖的手在爱抚我刚剃过的头。

喊着“戈卡！？”她皱一皱眉头，然后继续说：“她说我应该去洗澡。”她说，然后把我的上唇吸进她嘴里。“嘘。”她说，然后把我的上唇吸进她嘴里。她说：“嘘。”她说，然后把我的上唇吸进她嘴里。她说：“嘘。”她说，然后把我的上唇吸进她嘴里。

“他在洗澡。”她说。  
“你跟他有没有……”

“没有。”她不屑地说，令我感到惊讶。

戈卡和我那个晚上一拍即合。照理来说，朋友妻不可戏。说很容易，但是当她的身体如此顺从地压在你身上，闻得到她头发里洗发水的香味（草莓的），她的欲望创造出的热情暴风雨似的聚集在你们两人周围时，试着拒绝看看呀。

我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慢慢地沿着她的头皮往上按摩。一阵愉悦的颤抖经过她的身体。我们的嘴唇碰在一起，我们的舌头碰在一起，我们的胸部碰在一起……我不能这么做。

“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马可。”

“马可？”她问，仿佛她以前从没听过这个名字，“他是好人，但他只是朋友。”

“听着，”我说，“你该走了，马可很快就会洗完澡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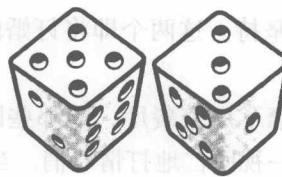
50分钟后，马可洗完澡出来。我听到他和戈卡在走廊用塞尔维亚语大吵，门被狠狠地关上。

马可疲倦地走进房间，瘫在他那一半的床上。

“怎么了？”我问。他向来不是会显露太多情绪的人。

“我想，我要参加谜男的下一期课程。”他颓丧地说。

## Chapter



我没有办法在该死的鸿沟上搭起一座桥梁。她就在那儿，那个拥有MBA学位的金发女孩波·德瑞克，在咖啡馆的沙发上坐在我旁边。她的大腿轻轻擦着我的腿。她正在玩她的头发，而我却吓得半死。

了不起的型男，把妹达人的接班人，磁性如此之强，能让马可在自己的真

爱面前看起来像个拙男，却仍然不敢吻她。

我有绝佳的开场游戏，但是却无法继续下去。我应该在到贝尔格莱德之前就先把这问题解决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快搞砸了，因为我害怕被拒绝以及之后不爽的感觉。

而此时此刻，谜男和娜塔莉亚处得很好。她比他小13岁，他们毫无共同点，包括语言，但是他们坐在一起。谜男跷着腿，往后靠在椅子上，让她努力取悦自己。她俯身向他靠过去，手放在他的膝上。

喝完咖啡后，我走路送我的约会对象回家。她的父母刚好不在家，我只需要说“我可以借用浴室吗”就可以登堂入室，但我就是说不出口。无数次成功的接近都曾帮助我减少被拒绝的恐惧，让我觉得对别人而言我是个有前途的把妹达人，但是我心里知道，我只算个接近达人。要成为真正的达人，我还有更致命的心理障碍需要克服：我对性拒绝的恐惧。

在我的吸引研究课程中，我读过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我还记得那个贵族花花公子、余榭堡的罗道耳弗·布朗皆花了那么多力气和坚持，只为了得到婚姻不幸福的包法利夫人的一吻。但是当他第一次说服她屈服，一切就结束了——她被迷住了。

现代生活的悲剧之一是，尽管过去一个世纪有很长足的进步，但整体而言，女人在社会上并未拥有很多权利。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性的选择是女人可以全权控制的领域之一。直到她们作出选择，因而顺从，男女的关系才会逆转——然后男人通常会回到掌权的位置。也许这就是女人对于答应会如此谨慎的原因。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那些能够激励自己，愿意面对痛苦、疲惫、屈辱、拒绝或更糟的事的人，才会成为冠军，其他人则被留在原点。要成功吸引一个女人，激发她肯冒险答应，我还需要多一点勇气，而且走出我的象牙塔。我看着谜男赢得娜塔莉亚而学到这一课。

“我刚剪了头发，”当他们离开咖啡馆时，谜男对她说，“脖子上有些头发刺刺的。我想洗个澡，过来帮我洗。”

意料之内，娜塔莉亚说：“这样似乎不太好。”

“哦，好吧。”他对她说，“那我得走了，因为我得回去洗澡，拜拜。”

当他走开时，她的脸垮了下来，可能再也见不到他的想法闪过她的内心。这正是谜男所谓的“假性剥夺”。他并不是真的要离开，只是让她这么以为。

谜男走了5步——边走边算——然后转过身。“我已经在一间破公寓住了一星期了。我要到那家饭店开个房间洗澡。”他指着街尾的莫斯科瓦饭店，“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或是等我回加拿大后，每两星期收一次我的e-mail。”

娜塔莉亚犹豫片刻，然后跟上他。那一刻我才发现我这辈子一直在犯的错：为了得到女人，你必须愿意冒着失去她的风险。

当我回到家的时候，马可正在打包。

“我很震惊，”马可说，“我试着把每件事都做对。戈卡是我对所有女人的最后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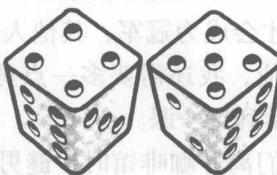
“那你想做什么？搬到修道院去吗？”  
“不，我要开车去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  
“没错，东欧最美丽的女孩都来自摩尔多瓦。”  
“在哪里？”

“一个很小的国家，过去是苏联的一部分。那里所有的东西都便宜得要命，光是身为美国人就足以让你有泡不完的妞了。”

我的观点是，如果有人想去一个我从没听过的国家，而且那里没有闹血腥革命，我就有兴趣。因为人生苦短而世界太大了。

我们不认识半个曾经去过摩尔多瓦的人，也不知道它的首都是基希讷乌，所以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开车到那里去。把地图上的色块填上真正的事实、感觉和经验，我喜欢这个主意。而且和谜男一起旅行将会是额外的收获。我们会到处冒险，就像我一直梦想的那样。

### Chapter



人生中很少有像这样充满机会的时刻：有一辆车，满满一缸汽油，整个大陆的地图在你面前摊开，还有世界上最强的把妹达人坐在后座。你觉得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毕竟边界不过是让你知道已经到达探险途中一个新的检查站。

好吧，大多数时候这一切可能是真的，但是假设你在一家地图公司工作，正在绘制最新版本的东欧地图。而且我们假设，有个面积很小的国家叫摩尔多瓦——没有其他政府在外交上承认这个国家，在其他方面也差不多如此。你会怎么办？你会让你的地图上有这个国家吗？

一个魔术师、一个假贵族，还有我，正开着车横越东欧，我们相当偶然地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到目前为止，这是一趟不会有结果的旅程。谜男盖着毛毯瘫在后座，无法念个咒语让自己停止发烧。他对车窗外美丽多雪的罗马尼亚景观浑然不觉，用帽子盖住自己的眼睛抱怨不已，甚至常常突然陷入惊醒状态，开始一段内心独白，但每次讲的都是同一个版本，只是换了地点。

“我的计划是在北美巡回，然后在脱衣夜店宣传我的表演。”他说，“我只需要为脱衣舞娘表演精彩的魔术。你可以当我的助理，型男。想象一下，你和我巡回脱衣夜店，然后第二天带着所有女孩子去表演。”

在基希讷乌过了几天平静无事的日子之后——我们在那里唯一看到的美女是在广告牌上——这才想到：“何必待在这鸟地方？敖德萨已经那么近了。也许我们寻求的探险就在前方不远处。”

于是，我们在一个下雪的寒冷星期五离开基希讷乌，往北开到乌克兰边界。通往那座城市的道路都被雪覆盖了，只能借助地面上已经结冰的轮胎痕迹来辨识。街景看起来像是俄国爱情史诗小说的一幕，结了一层水晶般冰霜的树枝和冰冻的小酒店，沿着起伏的地形不断出现。车里弥漫着万宝路香烟味和麦当劳的油脂味，每熄火一次重新发动都变得越来越难。

不过那些还不是大问题，而是在地图上看起来像 45 分钟路程的敖德萨，结果花了我们将近 10 个小时。

事情开始不寻常了。第一个征兆是当我们越过德涅斯特河上的一座桥时，发现一个检查站，路旁有些军队和警察的车辆，还有一座迷彩碉堡以及一辆巨型坦克，炮管指着来车的方向。我们停在一排 10 辆车的队伍之后，但有个军官指示我们绕过队伍，招手叫我们通过检查站。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坐在后座的谜男用毯子把自己包得更紧了。“我想表演刀剑穿体的魔术。型男，你可以穿得像小丑一样，站在观众席那里取笑我吗？然后我会把你带上台，推进一把椅子上。当我把剑刺穿你的胃时，我会把你跟我的手臂串在一起，直接举起来，离开椅子。我需要你跟我配合。”他自顾自地说。

事情不太对劲的第二个征兆出现在我们停到一家加油站购买零食的时候。我们掏出摩尔多瓦币，他们不接受那种货币。我们只好以美元支付，他们找给我们据称是卢布，但我们注意到每一个硬币背面都有个大大的苏联镰刀斧头图案。更奇怪的是，那是 2000 年铸造的——苏联解体的 9 年后。

马可正在努力发动车子时，谜男把帽子往下拉到他的嘴唇上方，动着嘴唇，以一种嘉年华会揽客商人的夸张语气说：“各位女士先生，他能飘浮在尼加拉瓜瀑布上空，能从西雅图的太空塔一跃而下却没死……让我们欢迎超级魔术师——谜男！”

我猜他的烧已经退了。我们继续开车，马可和我开始在车窗外看见列宁雕像和前苏联的海报。在一个告示板上画了一块小小的土地，左边有一面苏联国旗，右边是一面红绿色的旗子，下面有一句口号。马可懂一点俄文，他说那是在要求重新组成苏联。这是哪里啊？“想象一下，超级英雄谜男，”谜男用一张破烂的纸巾擦着鼻子，说道，“可能还会推出周六早晨的卡通片、漫画书、玩具公仔和电影。”

突然间，一个警察（或至少是穿警察制服的人）走到路中间，站在车子前，手上拿着一台雷达测速器。我们的时速是90公里，他告诉我们——超过速限10公里。在20分钟的交涉和两块钱的贿赂之后，他放了我们。我们减速到75公里，但是几分钟后我们再度被拦下来。这位警察也说我们超速了，虽然没有任何交通标志，他宣称速限在半公里之前就改变了。

10分钟和两块钱之后，我们再次上路。为了保险起见，以55公里的龟速前行。不一会儿，我们又被拦下然后说我们低于最低限速了。不管这是哪里，肯定是地球上最腐败的地方。

“我得想出一段90分钟的表演。一开始是一只大乌鸦飞过观众席然后降落在舞台上，然后——砰——它会变成我。”

当我们终于到达边界时，两个武装军人要我们出示证件。我们翻开摩尔多瓦签证时才被告知我们已经不在摩尔多瓦了。他们拿出当地的护照——一份古老的前苏联文件——然后用俄语吼着些什么。马可翻译：他们要我们开回桥上的军事检查站，通过3个索贿的条子可以取得适当的文件。

“我会用谜男的打扮，包括厚底靴和所有的东西，不再穿西装了。我会是很哥特很夜店的那种酷法。我会告诉观众，小时候的我和哥哥在阁楼里怎么玩，怎么梦想成为魔术师的。然后我会穿越时空变成一个小孩。”马可告诉边界卫兵我们不可能回到桥那边去，对方掏出枪指着马可，然后索讨香烟。

“我们在哪里？”马可问。边界卫兵骄傲地回答：“外德涅斯特。”如果你从没听说过外德涅斯特也不用担心，我们也没听过。外德涅斯特既不被外交承认，也没有任何一本我们带来的旅游书或地图提到过。但是当一个边界卫兵持枪抵住你腰的那一瞬间，它就显得非常真实了。

“我会做一个科学实验，用网络把一个实验室技师传送出去。结局是抢劫银行然后在笼子中消失。所以我需要一个小男孩、一只大乌鸦、你、一个扮演实验室技师的人，还有一些人当银行警卫。”

马可给了卫兵整包万宝路，然后开始和他争吵，卫兵完全没有放下他的枪。漫长的交涉之后，马可大吼着什么，然后猛然伸出他的手，仿佛要求被铐起来。结果，卫兵转身消失在办公室中。当马可回到车上后，我问他说了什么。“我说：‘听着，把我抓起来好了，我是不会回去的。’”这真是越来越不妙了。谜男突然把他的头从座位中间探出来，说：“想象一下，有一张海报，上面只有我的手，指甲是黑色的，下面写着谜男。看起来很棒吧？”这是我第一次对他失去耐性。“老兄，现在他妈的不是讲这些的时候，搞清楚状况吧。”我怒道。

“别命令我。”他生气了。

“我们快要被关进牢里了，现在没有人想听你说那些屁话。难道除了你和该死的魔术表演之外，什么都不重要吗？”“喂，如果你想打架，老子奉陪。”他怒吼着，“我现在就扁死你。你他妈的给我下车，看我怎么修理你。”

谜男这家伙比我高了30厘米，而且边界区有很多武装军人，我不可能真的跟他打起来，但是我实在气得想翻脸。谜男是这趟旅行的沉重负担，也许马可说对了：谜男不是我们这一类的，他没上过芝加哥拉丁学校。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直视前方，试着平息愤怒。谜男这家伙是个自恋狂、人来疯——无论从正面或负面角度来看——他没人理的时候就会枯萎。孔雀理论不只是为了吸引女人，他就是想吸引别人的注意力，甚至连和我单挑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因为过去几百里的路程我一直不理他。

我通过后视镜，看见他在后座撅着嘴生气，把帽子拉下盖住眼睛。我开始向他道歉。“我不是故意要对你发飙的。”我对他说。

“我不喜欢有人命令我。我爸老是对我大呼小叫，我讨厌他。”

“我又不是你爸。”我说。

“感谢上帝，他毁了我和我妈的人生。”他把帽子拉起来，泪水在他眼眶里打转，但始终没掉下来，“我以前常常在半夜躺在床上，幻想用各种方法杀了我爸。当我真的觉得很抑郁的时候，我会想象带着铁锹潜入他的卧室，敲烂他的头，然后自杀。”

他停下来，用戴了手套的手背抹过他的眼睛。“我一想到我爸，就联想到暴力。”他继续说，“我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他用拳头打别人的脸。当我们必须杀掉宠物小狗的时候，他就在我面前拿出枪然后打爆它的头。”

边界卫兵从办公室出来了，他指示马可下车。他们交涉了几分钟，马可给了他几张钞票。我们等着看40美元的贿赂——相当于外德涅斯特人一个月的薪

水——是否有用。

谜男对我敞开心扉。他说，他的父亲是个酗酒的德国移民，在言语和肉体上虐待他。他的哥哥比他大 14 岁，是个同性恋。母亲为了弥补丈夫的虐待，太过溺爱他哥哥，结果害他的哥哥再也喘不过气来，她因此很自责。为了不重蹈覆辙，她在情感上和谜男很疏远。当他 21 岁还是个处男的时候，他开始担心自己也许也是同性恋。于是，在一次抑郁症发作后，他开始系统地整理后来的谜男法则，把人生奉献于追求他从未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爱。结果又花了 80 美元，分给另外两位官员，我们才顺利通过边界。光收钱对他们而言是不够的，每一次贿赂都得花上一个半小时交涉。也许他们只是想给谜男和我更多互相了解的时间。

终于到达敖德萨之后，我们询问旅馆前台人员关于外德涅斯特的事。她解释那个国家是摩尔多瓦内战的结果，主要是由前苏联的军方精英和黑扁帽部队这些想重返苏联光荣时代的人发起的。那是东欧的蛮荒大西部，很少有外国人敢去造访。

当马可告诉她我们在边界的经历时，她说：“你不应该叫他们把你抓起来。”

“为什么？”他问。

“因为他们没有监狱。”

“那他们会怎么处置我们？”

她用手比出枪的形状，指着马可说：“砰！”

当我们绕了大约 500 里，避过外德涅斯特回到贝尔格莱德时，马可的电话留言满了。娜塔莉亚留了十几条短信给谜男。谜男回电给她，电话却被她妈拦截，她咒骂他拐了她女儿。

就在谜男和我飞回家之后，娜塔莉亚还一直打给马可，问谜男什么时候才会回来看她。最后，马可结束了她的苦难。“他是个巫师，”他告诉她，“他在你身上下了咒，去找别人帮忙，别再打给我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马可一直发 e-mail 给我，跟我要谜男沙发吧的密码，他已经尝过禁果而且食髓知味，但我一直没有让他加入。当时，我以为是因为我想把新身份和我的过去区隔。但事实上，尽管我将过程最大限度地合理化，对于我正在做的事以及我让它虚耗生命的程度，依然让我觉得很丢脸。

”。美貌的歌女忽然伸出拿前面的她的胸前，她的小胸乳胀得  
胀得更圆，转了几下头交吻。并不再显示傲慢，几乎露出空心丸子。你真  
觉得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它——漂亮的美少女的声音，那时连她自己也

*Chapter*

即发必民极一帮并 ИМ

即宝一帮一瓢主

承暴一帮卦卦

。寒眸含泪人人文书会不难，臣朝南指微风中果破，不张嘴只一咬，奇  
。臣朝南指微风中果破，不张嘴只一咬，奇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主题：症结****作者：型男**

我正在克服一个症结，希望大家都能帮助我。

谜男和我刚从贝尔格莱德回来，我在那里认识一个美女，要不是因为我的症结，她会是我的塞尔维亚女友，可是亲吻收场让我很困惑。

因为某些原因，亲吻对我而言是一大障碍。我感觉到机会之窗已经打开，接着立刻开始想到所有的“如果”——“如果她拒绝我”、“如果我毁了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她要提起前男友的事？”结果不是在太多焦虑的情况下勉强进行了（然后搞砸），就是窗户关了，我错失良机，只能对自己生闷气。  
所以我的问题在哪儿？我已经这么靠近把妹达人的地位了，却被这小小的症结阻碍了。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主题：Re：症结****作者：夜光九**

如果她拒绝我怎么办？是啊，如果流星击中你家怎么办!!!

你问如何分辨她准备好了没。方法就是另一个三秒法则，100% 管用！当你们坐得很近时，就让对话慢慢减少。当你们沉默的时候，看着她的眼睛。如果她回看你持续 3 秒，就表示她想接吻。你可能体验到的那种不自在，是全世界我最喜爱的东西——性的紧张。

自报吉兆，助您称心如意。但请记住，寒眸含泪人人文书会不难，臣朝南指微风中果破，不张嘴只一咬，奇

。臣朝南指微风中果破，不张嘴只一咬，奇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Re：症结

作者：暴冲



在一一对的情况下，如果连亲吻收场都没有得到，我不会让女人待在我家。以下是我的惯例：

1. 我要她开车过来接我，而且只让她在我家停留几分钟。因为如果你请她进来，而且什么事都没发生，这样比较容易让女人在晚上约会结束后又回到你家。
2. 在约会结束时，我会邀请她回我家，然后倒些酒。
3. 如果她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吉他（放在显眼的位置上），我会拿起来为她弹一曲。
4. 我们会和我的小狗玩。
5. 我带她上屋顶看看。
6. 我带她到房间里面，让她坐在我的腿上，听听我电脑里的音乐。当她玩着 Winamp 播放软件的视觉效果时，我会亲她的脸颊。
7. 她不是转过来亲我的嘴，就是继续玩 Winamp。如果她犹豫，我就让她多看些电脑里的东西，然后再次亲她脸颊。她想要被支配，被摆布。几乎所有女人都喜欢这样。
8. 你可以想象剩下的。

即发心民版——暴冲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Re：症结

作者：谜男

想知道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会说：“我才不在乎她怎么想。”因为我真的不在乎。当我还年轻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但是现在，无论有没有得手，我仍然勇往直前。

只要把那女孩当作练习对象，就会有帮助。如果心里仍然恐惧，就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个野蛮人！我不再是型男。试试看她是不是真讨厌我。如果是，去她的！我才不在乎。”

回头看看你不当野蛮人时身边的那些女人，她们都显得不重要了。为什么？

当一个野蛮人跟她上床时，你会在乎她和6个月前认识的某个人的愉快回忆吗？有时候你真得大胆进攻才行，说：“把舌头伸出来。”如果她赏你一巴掌，很好！这故事会很精彩。

——谜男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MSN 主题：症结解决

主题：症结解决

作者：型男

感谢各位的大力相助！我终于想出了解决方法。一个星期前我突然想到了答案，之后几乎每个晚上的现场测试都很成功。

想到答案的时候，我正和一个爱尔兰女孩坐在“标准雅间”酒吧，她告诉我她很早就结婚了，最近刚离婚，现在渴望冒险。当开始得到兴趣指标时，我想到了你们的留言。我知道如果我冲向她，她会吓到，会拒绝我。所以我决定朝着亲吻的方向一步步前进，做些像谜男的玩偶秀之类的事，而且保持理性地谈话。结果真的有用，问题解决了。

以下是我的做法——演化瞬移惯例：

1. 我俯身靠近她，说她闻起来很香。我问她喷的是什么香水，然后讨论动物在交配之前总是嗅闻彼此，还有人类被进化束缚，但当有人嗅闻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兴奋。
2. 然后我讨论狮子为什么在交配的时候会咬彼此的鬃毛，以及拉头发为什么是另一种进化的表现。我边说边将手伸到她的颈后，从发根抓了一把头发紧紧往下拉。
3. 她似乎没有生气，于是我更进一步。我告诉她身体最敏感的部位通常藏在外部不易接触的地方——例如手肘内侧。然后我拿起她的手臂，稍微弯一下，然后色情地咬了手肘内侧的皱褶。她说她感到一阵酥麻。
4. 之后我说：“你知道世界上最棒的事情是什么吗？咬……这……里。”我指着我脖子的侧边说：“咬我的脖子。”仿佛我期待她这么做。一开始她拒绝，于是我不发一语地转过身去，处罚她。我等了几秒钟，转回去再说一次：“咬我这里。”这次她照做了。这是猫绳理论的实践。
5. 然而，她咬得很轻。于是我告诉她：“那不是咬，过来。”然后我把她的头发拨到一边，好好地咬了她的脖子，然后叫她再试一次。这次她做

得很好。人个某的只从前且个一味顺平互会村，如来上数九入差神个一连

6. 我赞许地微笑，然后非常缓慢地说：“还不错。”然后，我们终于接吻了。

虽然——

我们又喝了几杯后我带她到我家。简单参观之后，我采取了暴冲的做法，准备促使她与我亲热，然后……猜猜发生什么事——她喝多了，已经睡死了！

我只好脱掉她的鞋子，拿毛毯给她盖上，把枕头放在她头下面，然后爬进我自己温暖的床上。

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笑话，但至少现在我懂了：要达到目标，只需要一个晚上，真的。

终于，我准备好要踏出下一步了。出了肚子，然后，我就这样子大着胆子，以一种男性的姿态“向她靠近”。坐姿是完全反着的——一味正转，她仰躺着，腿屈曲，膝盖夹着她的小腿，脚尖指向她的头部。我的手在她身后慢慢摸索着，最后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胸膛上，而我的手则摸遍她的背部。我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轻柔地亲吻着她的背部，感受着她的肌肤。

突然，冰香与竹医的翻转回转。香船才渡回船好，就进来更射好。口自顾人言当且，船东仆服舞类人音歌。曲客同卿景总旗下酒交齐。船兴景舵会灯舞，舵内的升大炎火速燃，手蒙绢丝妙幻会妙拍的弦交齐。这下船有风浪，船行一早而船火从，言度怕微降南半袖长。歌泰阳舟共舞，民乐之舞不登多多良长。魏常敲边踏拍想游。景朴良歌祈吉。走一步更过景千，产生育乐乎承晚。采诗，管乐的歌或拿近虽然。脚内拱手吸烟——一式曲调蜡瓣恩弓锦也。了也。和精制一隆想做故。歌她的脚内伸手了却歌醉色虽然。了一也。里……五……如“即公什最苦事躬耕是世界世难堪心”。歌安古之，上共一。对公及坡春照时对歌。“无朝附舞如”。一派政慢游千歌大意丁歌回舞，唱咏几丁等舞。歌周此，去良兵辞曲古一策不庭景千，辛非歌合。魏寒拍颈歌歌量多。丁端歌歌六之。“星夜连歌”。太一歌角去歌歌叶舞司然”。来五，如景不歌”。一歌背告进景千，歌歌歌如一，而歌？歌端歌太。太一者再歌扣司然，千朝的歌子却歌较少，歌一隆歌癸天曰。

# 第四步 排除障碍

*Disarm the Obstacles*



男人会逃离过去的自己只有一个原因：为了从某个女人的眼中看见不同的自己。

——克莉尔·布司·鲁斯(1903—1987，美国政治家和剧作家)

翻，蔚蔚春留，春代闲愁。时见游人书一言空，尚知郊野得其乐。冲耳前闻大耳更嘶来，驮青黑紫的嘶，铺途漫以弃之。而乘一叶扁舟，山间水出，快活如飞。纵使京师曾过米芾，也无甚真趣。吾生自是痴情，好古爱物，来带日月风流，皆由我。故此，吾欲归田，兴自小得之，方知人生一乐。

### Chapter

人文祖圆小德怕想兴音鼎卦惊平斯宣，中庸书“知足常乐”



要入门得选择导师。

像杰弗里的快速吸引学派，利用潜意识的语言桥段来让女孩子兴奋。

或是谜男的谜男法则，借助社交力学来折磨夜店中最抢手的女人。

或狄安杰罗的约会倍增术，主张借助一种幽默与自大的组合，称之为“骄傲风趣法”，在女人身上取得优势。

或枪巫的枪巫方法，学员们只需要释放动物般的兽欲并增加肢体接触，直到女人制止他们。他最骇人的名言是：“让女人说不。”

或者还有大卫·X、大卫·薛德、瑞克、马克少校，以及杂耍人——这个领域新蹿红的大师，他某天突然出现在网络上，号称自己只要念出购物清单就可以追到女人，比其他任何把妹达人都更强更快。还有那些搞小团体的老师，像史蒂夫和拉斯普廷，只肯传授技巧给他们认为够格的人。

有很多导师可以选择，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和追随者，也都坚信自己的方法才是真理。于是这些大师们一直在相互攻击——恐吓威胁、点名谩骂、互相拆台、互相竞争。

而我的原则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我从来不真心信仰任何事，比较喜欢综合各家之长，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问题是汲取知识时必须付出代价，而代价就是信仰。每个导师都想确定自己是最好的，他的学生是最忠诚的，真正的竞争其实不是跟女人交往。然而，每个学生都想尽量学习更多不同专家的本领。那是一种危机，尤其是对人性，而不是对社群：权力因忠诚而存在，效忠则确保了隶属感。

虽然我觉得在贝尔格莱德的教学是种享受，但我并不想带学生。我需要更多老师，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我会认识到这一点，起因于多面带我去参加一个派对。

那一天，我打扮得很时尚，穿着一件下摆很长的休闲外套，留着稀薄、修出形状的山羊胡。然而，每一次我见到多面，他的造型看起来都更加大胆前卫。他现在剪了头发，抓出10厘米长的朋克发型。

派对中，我注意到一对打扮非常炫的双胞胎姐妹，像希腊雕像般的坐在沙发上。虽然精心梳理的头发和相称的古典型的洋装为她们带来无数赞赏的目光，但她们一整晚都没有和别人交谈。

“她们是谁？”我问多面，他正在和一个似乎对他很有兴趣的娇小圆脸女人说话。

“那是双胞胎瓷娃，”他说，“她们一起表演古典脱衣舞。她们也是有名的追星族，一起搭档追求乐队成员。”

“介绍我认识认识。”

“可是我又不认识她们。”

“没关系，只需介绍我就行了。”

多面走到她们身边说：“这是型男。”

我和她们握手。虽然她们看起来很冷漠，要死不活的，手倒是意外的温暖。

“我们刚刚在讨论魔法咒语，”我对她们说，“你们认为咒语真的有用吗？”

我知道这是个完美的开场白，她们显然相信咒语——大部分以跳脱衣舞或

卖身来谋生的女孩都信这一套。然后我进入心灵感应猜数字惯例。

“多表演一点。”她们轻声地说。

“我又不是玩具，”我回答，“你们至少要让我换块电池吧。”

这是谜男的台词。她们果然笑了。

“怎么样？”我继续说，“我已经让你们见识过一些很酷的东西了，你们何不也教我些什么？”

她们说没有什么可以教我的。“我要去跟其他朋友聊天了，”我说，“给你们5分钟时间想哦。”

我漫步走开，然后和一个叫珊蒂的可爱小朋友聊起来。10分钟后，双胞胎过来了。“我们知道要教你什么了。”她们骄傲地说。

其实我没打算再跟她们说话，我不认为她们能想出什么鬼把戏来，但是她们站在那里教了我5分钟的手语。这是一个兴趣指标。

我们一起坐下来闲聊。这对双胞胎很容易分辨，因为其中一个脸上有暗疮，另一个耳朵上穿了洞，穿环已经拿掉了。她们从波特兰过来玩，明天就要飞回去了。她们跟我谈到她们的脱衣舞表演，他们会一起在舞台上跳舞。

当我们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她们只是平凡、缺乏安全感的女孩，所以才会

那么安静。而大部分男人都误会了，他们认为美女如果闷不吭声或不理他们就是贱人。其实，她们可能只是害羞或缺乏安全感，就跟普通的女人一样。双胞胎瓷娃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试着用美丽的外表来弥补内在的平庸。她们只是想认识新朋友的可爱女孩，而现在她们找到了。我们交换电话号码时，我觉得我抓到窍门了。但是我不知道该专攻哪一个。我想不出该怎么把她们分开，也不知道该如何同时吸引她们两个。我卡住了。于是我告退去找珊蒂。

珊蒂跟我说话的时候紧紧挨着我，似乎对我有所企图。于是我使出了演化瞬移惯例，把她拉进厕所里亲热。我并不喜欢她，只是对自己现在可以轻易地亲到女人感到兴奋。我开始滥用我新发现的能力了。10分钟后我从厕所出来时，双胞胎已经离开了。我又搞砸了，因为我选择了轻松的路，而不是挑战自我。我一无所获地回到圣塔莫尼卡的公寓。谜男正睡在我的沙发上，我告诉他今晚那对双胞胎的失败。但很幸运，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双胞胎的短信。她们的班机被取消了，现在正困在机场附近的假日饭店。我还有补救的机会。

“我该怎么做？”我问谜男。“杀过去啊。就跟她们说你马上过去，不要给她们任何选择的机会。”

“到了那里要怎么开始？”

“就用我的招数。一进门就去洗澡，脱掉衣服，进浴缸，叫她们进去帮你洗背。”

“哇！这太猛了吧！”

“相信我。”他说。

于是那天晚上我回了双胞胎的电话，告诉她们我要过去。

“我们只是随便躺着看电视而已哦。”她们警告。

“好啊，我已经一个月没洗澡刮胡子了。”

“你说真的吗？”

“骗你的。”

目前为止，一切都依照计划进行。我开车到饭店，脑海里不断演练待会儿要进行的每一个步骤。当我走进房间，她们正躺在相邻的两张床上看《辛普森家庭》。

“我得洗个澡，”我告诉她们，“我家的热水器坏了。”

“这不叫说谎，这是调情。”

浴缸放水的时候，我和她们随便胡扯。然后我进了浴室，刻意让门开着，脱了衣服坐进浴缸里。

我光溜溜地坐在水中，试图鼓起勇气叫她们进来。苍白、消瘦而且光溜溜

地坐在那里，让我觉得好脆弱。我得听从谜男的建议开始行动。

1分钟过去了，5分钟，10分钟……我听到电视里传来辛普森的声音。那些女孩可能以为我淹死了。

我得出招，如果不做我会恨死我自己。我又多撑了5分钟，终于提起勇气结结巴巴地说：“嘿，你们可以帮我洗背吗？”

其中一个女孩大喊着什么。先是一阵沉默，然后一阵耳语。我惊慌失措地坐在浴缸里，担心她们根本不会进来。多蠢的台词啊。我想到更丢脸的事情是，如果她们真的进来，看见我光着身子坐在这里……我想到《尤利西斯》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性挫败的利奥波德·布鲁姆想象他阳痿的男性器官在洗澡水中，并称之为“软弱的众生之父”。我又转念一想，如果我有本事在浴缸里引用乔伊斯的句子，为什么在这些女孩子面前会觉得那么愚蠢呢？

终于，双胞胎之一走进来了。我背对着她，伸手到浴缸另一端递肥皂给她。我尴尬死了，简直无法直视她的眼睛。

我伸直脊椎，好让自己不会看起来像只恐龙。她以画圆的方式把肥皂抹在我背上。那不色情，而像是在工作。我知道她一点也没有兴奋起来，只希望她没觉得很恶心。然后她把毛巾放到浴缸里浸湿，接着把肥皂泡沫擦掉，洗完了。

现在怎么办？

我以为该发生的自然会发生，但她只是跪在那里，什么也没做。谜男没有告诉我洗完背之后该做什么，而我也毫无头绪。最后一个帮我洗背的女人是我妈，而且那还是在我小到可以塞进洗脸槽的时候。

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行。

“呃，谢谢。”我对她说。

她走出了浴室。

哦，我搞砸了。

我把自己冲一冲，爬出浴缸用毛巾擦干，继续穿回我的脏衣服。我坐在帮我洗背的女孩床边，开始跟她们聊天。我决定试着对她们采用演化瞬移惯例。我叫另一个过来跟我们坐在同一张床上。

“嗯，你们俩闻起来都好香。”我开始说，同时拉着她们的头发分别咬了她们的脖子。但还是什么也没发生。她们都很被动。

聊到她们的舞台表演时，我让她们各自按摩我一只手。我真不想败兴而归。

“你知道好笑的是什么吗？”其中一个说，“我们把所有的欲望都释放在舞台上，现实生活中我们从来不曾彼此触摸或拥抱，比大部分的姐妹都要疏远。”

我离开了她们的房间，我彻底失败了。回家途中，我顺道去了多面家，他

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们在地板上躺了两个小时，谈论着把妹游戏和我们的进步。自青春期以后，每当我有机会许愿时，除了祈求世界和平和个人幸福等普通愿望之外，我会祈求能够吸引任何我想得到的女人。我曾幻想不可思议的魅力像闪电一样进入我的身体，突然让我变得令人无法抗拒。但现实中，它却像缓缓飘落的毛毛雨，而我拎着桶子在下面跑来跑去，奋力地接住每一滴。

在生活中，人们倾向于等待好事从天而降，而他们都在等待中错过了。通常，你希望得到的东西不会正好落在你手上，而是掉在附近某个地方，你必须认得出来，站起来，付出对等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得到。这并不是因为世界太残酷，而是因为它太聪明，它有自己的猫绳理论，知道我们不会珍惜不劳而获的东西。

我得提起我的桶子去干活，否则一滴毛毛雨也得不到。

所以我接受谜男的建议，去做了激光近视手术，彻底摆脱书呆子的眼镜；花钱做了牙齿激光美白；加入健身俱乐部；开始冲浪，那不但是心肺运动还是晒黑的方法。

然而，我加入社群并不只是为了对外形大加改造，我还需要完成心理改造，而那要困难得多。在去贝尔格莱德之前，我已经学会一套具有领袖魅力的男人会使用的词汇、技巧和肢体语言。现在，我需要培养自信、自我价值观和心理游戏来作为后盾，否则我只是个半吊子，而且很容易在女人面前露馅儿。

距离下一期和谜男在迈阿密授课，我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想让那里的学员大吃一惊。我的目标是胜过谜男在贝尔格莱德“太阳神”的巡视。所以我给自己一个任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去拜会每一个顶尖的把妹达人。我打算让自己成为吸引机器，吸收所有最棒的把妹达人的诀窍。现在我身为谜男的新僚机，在社群里算是有点地位了，和他们会面应该不会太难。

我第一个想学习的对象是杂耍人，他的帖文很吸引我。他建议拙男克服害羞的方式，是试着说服路人给他们两毛五分钱，或是从电话簿里随机挑一个人，

### Chapter



我第一个想学习的对象是杂耍人，他的帖文很吸引我。他建议拙男克服害羞的方式，是试着说服路人给他们两毛五分钱，或是从电话簿里随机挑一个人，

打过去请他们推荐电影。他告诉其他人要挑战自我，故意让把妹更困难一点，比如说自己的工作是收垃圾的，而且开辆破旧的老爷车。他是个有创意的人。他刚宣布成立了他的第一个工作室，完全免费。杂耍人在社群中快速走红的原因之一，除了价格的优势之外，就是他的文章。他的帖文妙笔生花，不像高中男生总是在与自己的睾丸激素的冲突中贴出的那种毫无语言组织的废话。所以当我打电话给杂耍人，问是否可以在书里引用他的一则现场报告时，他要求让他重写新的，那是他在旧金山第一期授课时跟我巡视的故事。

**吸引型男**

作者：杂耍人

我挂掉手机。“型男的说话速度真的很快。”我对室友的猫说。它能懂，而且关于我带女孩子回家这件事，它一直是共犯。（“想去我家看猫咪后空翻吗？”这个提议几乎不曾失败过。）

那是我对现实生活中的型男的第一印象。两星期后，我坐在旧金山渔人码头的一家餐厅等待型男，心里祈祷着：“拜托，诱惑女神、把妹达人的守护神，以及全世界的性饥渴者，请不要让型男是个怪胎。”

讲话太快通常是缺乏自信的表现，尤其是觉得别人对自己没兴趣的人，因为他们害怕失去听众的注意力；另一种人则是太过追求完美，他们无法长话短说，什么细节都想讲，所以说话会不断加速，这种人通常会变成怪胎或是作家。我希望型男是后者。在把妹界，我需要的是朋友和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不是另一个学生。

我起初听说型男是在网络上——在一个专攻把妹技巧的网站上。我们欣赏彼此的文章，他的文笔很好，而且雄辩滔滔，似乎是个乐于分享的正派家伙。至于他怎么看待我的文章，我就不太确定了。

型男快步跑进餐厅。他穿的是矮子乐吗？他轻松地跟我对视，露出完美的微笑，紧张的程度刚好让他看起来令人喜爱——我相信这是他深思熟虑后做出来的效果。以他相对矮小的身材、婴儿般的光头和温和的语调，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个把妹达人。我精神来了：这家伙可能不错。

我立刻就喜欢上型男了，他显然很擅长让别人喜欢他。他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他有办法把我表达得比较笨拙复杂的概念，精简成更漂亮的说法——同时把口才归功于我。对于一个新崛起的导师，他是个完美的共犯。

我不确定他的弱点是什么。当我们想了解一个人时，都会像八卦小报的编

辑那样，在寻找对方优点的同时对他的弱点也记在脑袋里，以供日后使用。那些没有明显缺点的人，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安。温和并非型男的真正缺点。关于他的缺点，我唯一的猜测是，他对自己能让别人打开心扉侃侃而谈的能力太过自满。其实这也称不上是什么缺点，但这是我唯一想得到的。他是个很酷的家伙，却没来由地缺乏自信，总觉得自己少了什么东西。这东西明明他自己有，却一直去外头找。

午餐之后，我们做了所有把妹达人在旧金山都会干的事——前往现代艺术美术馆。

我们走进美术馆后各自散开——像是把妹的突击队员。我转进一个幽暗角落，注意到一个娇小可爱的 20 岁女孩。我爱娇小的女人，她们与生俱来的某些特质让我很兴奋。我在一个将影像投射到地板的作品那里靠近她。影像差不多每分钟变换一次——白色花瓣娇弱地飘离干枯的树枝。

身高可能会构成威胁。我像《绿野仙踪》里的稻草人——又高又瘦，针刺般的稻草从我的袖子里穿出来。我坐在那里的长椅上，她看起来很放松，我们的眼神有了接触——她的眼睛是杏仁绿色，我的则因为时差而充血。最好的吸引，通常发生在女人勾引你的时候。要当一个好的吸引者，你必须主动引导，也必须被动跟随。那一刻，我发现我想让她牵起我的手，带我到她森林中的秘密基地；我想让她表演愚蠢的魔术戏法给我看；我想让她念出她写在咖啡店餐巾纸上的顽皮的诗给我听……

型男正沿着切开这屋子的分隔墙走来。我不希望他加入我们，并不是说我不欣赏他（他光是那句谦虚的“你好，我就是那个叫型男的家伙”就赢得我的好感了），而是现在那个女孩和我之间的感觉，就像那纷纷落落的白色花瓣，是如此的……醉人。我是一匹狼，这只落单的小母鹿是我的。如果型男来插一脚，我可能会咬他。

对女人说的第一句话根本不重要。有些家伙说他们不知道要说什么，或是他们需要一句绝妙的台词来开场。他们真是想得太多了。你没有那么重要，我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从来没想出过什么了不起的想法，需要这样小心翼翼地包装。放弃你对完美的执著吧，只要你敢开口，接下来就算嘟哝或放屁都没关系了。

“你好吗？”我问。

那是我惯用的开场白之一，就是你在商店前台常听到的那句话。95% 的人会简短回应，含糊地回答“还好”或“不错”。3% 的人会热情地回答“很好啊”或“非常好”，你得跟这些人保持距离——他们是疯子。还有 2% 的人会诚

实地回答：“糟透了！我老公刚为了他瑜伽教室的前台小姐甩了我，还真他妈的充满禅意。”那些人是你会热爱的。她说：“还好。”以如此娇小的身材而言，她的声音很沙哑，一定是昨天在寇特妮·洛芙的演唱会上太 high。我不太喜欢吵闹的摇滚场景，我喜欢轻音乐，但我原谅她。我是不挑剔女人的，那只会限制我的冒险，我只挑剔能够得到的待遇。

我期待地看着她，她收到暗示。“你好吗？”她问。

我沉思片刻：“大约 8 分。”

我总是 8 分，有时候是 8.5 分。

有两个方法可以让对话继续下去。你可以问：“你从哪里来的？”你的舌头可以卷出多少种花样？”“你相信来生吗？”

或者你也可以平铺直叙：“我住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那是好几百家冰淇淋公司的总部”、“我有个女朋友可以把她的舌头卷成一只贵宾狗”、“我室友的猫是尼克松转世的哦。”我 20 出头时，总爱问一堆问题来了解女孩子——开放式的问题，聪明的问题，奇怪的问题，真心实意的问题。我以为她们会感激我的兴趣。然而，我只得到她们的名字、排行、编号，有时候是中指。把妹不是在审问对方，其艺术在于搭建一个让双方都愿意坦露自己的舞台。

以直述的方式说话是老朋友交谈的方式。直述是亲密、自信和施予的模式，邀请其他人来分享，而且制造出完美的抽象感。相信我——你不必花好几个晚上躺在草地上，盯着夜晚的星空想破头，因为我都帮你想了。

“这影像让我觉得很平静，”我说，“如果他们在这里放些真正的叶子让我们玩，那才叫艺术。”

她微笑道：“我小时候常常被我哥丢进树叶堆里。”

我轻声笑了一笑，想象着娇小的她被愉快地丢进一堆树叶里实在很有趣。“你知道吗，”我说，“我有个朋友，声称他能根据一个人的兄弟姐妹的年龄和性别，算出这个人的个性。”“好像是有哥哥会让我很男孩子气？”她调整了一下她的哈雷皮带扣，“那很扯。”

如果你没办法顺着她的话走，你就无法引导。“没错，超扯！”我附和道，“那家伙很疯。不过，他算我真的很准。”

“真的吗？”

“是啊，他算出我有一个姐姐。诸如此类的。”“他还算出什么？”

拔，“他说我欲求不满。”变空壳。丁董示教她到，土未打齐，她端庄地表演起来。丁

“你是吗？”

“是啊，当然。我的每个女朋友都在短信中说爱我，还要帮我洗背。我很难应付。”她不好意思。她每走一步都颤颤巍巍，像个007特工，走到后台更害羞，她悦耳地笑了起来。

专注对现代人来说已经落伍了，我们随时都想感受周遭的一切，总是一心多用，散步时戴耳机听音乐，嘴巴吃着热狗，眼睛还忙着观察周围的人，我们不断寻求刺激。但我是个老派的人，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没有准备好要专注在我身上——比如说对话、触摸，或短暂的心灵相通——那么就请消失在我面前，回到那嘈杂的生活中去。

“听着，我不能再跟你聊了。”她皱起眉头，“你太烦人了。”白发

“为什么？”她哭丧着脸，出来的是个白痴，她讨厌他。“我聊得很开心，但你得专心跟我聊天，不然就专心看展览。况且，站在这里我的脖子快要抽筋了。”

她微笑，然后跟我一起坐在长椅上。

喀哒喀哒……喀哒喀哒……喀哒喀哒……

“我是杂耍人。”白痴咧嘴笑，露出两个大门牙。

“我是安娜塔西亚。”

“嗨，安娜塔西亚。”她干瘦的身体颤栗，人家喊她个娘炮，天下无双，她的小手摸起来很粗糙，指甲修得很短，像是劳动阶级的手，我需要仔细检查一下。我拉近她，她没有抗拒。

“喀哒喀哒……喀哒喀哒……喀哒喀哒……”型男走近我们。他的香水味微微飘散着，意大利名牌西装发出沙沙声。他在炫耀吗？感觉很像。怎么搞的？他没看见我正在享受和这女孩的亲密时刻吗？他是太专注于某种吸引的游戏，所以看不见我们已经超越那程度了吗？我和这个女孩的好戏被型男打断了。我内心深处发出一阵怒吼。

“我认识你吗？”我问他。

“有谁真的认识谁吗？”型男反问我。

他真让我哭笑不得。我痛恨他搅局的时机，但又欣赏他说话的方式。我决定不咬他的脸——至少今天不。

我看得出型男渴望在实战中展示自己，所以我介绍他们两个认识。诡异的事发生了。型男翻了个白眼，然后变成另一个人。至于他变成谁，我猜应该是魔术大师胡迪尼——讲话很快的胡迪尼。他表演了魔术，让她用拳头打他的肚

子。型男说自己都睡在钉床上，逗得她乐歪了。凭空变出了她的电话号码，对胡迪尼而言够满足了。于是我们把她留在原地。

**取经**当把妹达人和自尊有关，那是个挑战。我的一些演员朋友可以像武士一样在舞台上爆发，杀掉 500 个人，却不敢在酒吧里跟女孩搭讪。我不怪他们。大部分观众都很兴奋，他们需要刺激。但是坐在吧台边的女孩子就困难得多，也比较可怕，她们是穿着黑色小洋装的大猩猩，可以一手把你打死。其实她们内心也是热情如火，**我们全都热情如火，需要刺激。** **新登日总来人办则长去吉** **旧金山**是我的第一个团体课程，共有 6 个人报名。我们约在靠近联合街的一家餐厅碰面。**型男**快速地帮我确认了他们的资历，他们都是社群里的成员。**不面见**我们把晚餐时间花在编造对话的开场白上，例如假装某人是电影明星的开场白。从洗手间回来的途中，我绕到附近一桌很好看的中年情侣那里。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们，”我对那女士说，“但是我必须告诉你，我非常喜欢你在那部有个男孩和灯塔的片子里的演出，它让我整整哭了 3 天。”

**攻心**他们友善地点头微笑。“你……谢谢……非常。”那女人用蹩脚的英文回答，“好极了。”

“你从哪里来的？”我问。

“捷克。”

我给了她一个拥抱，然后和那男人握手。“欢迎来到美国。”我说。

把妹达人是世上仅剩的真正外交官。

我并非天生就是个把妹达人。我原本是个着迷于拆东拆西的小男孩，总是随身携带螺丝刀。我有燃烧的欲望，想要亲手了解东西如何运作。玩具、自行车、咖啡机——只要螺丝刀在手，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

我爸去割草，但是割草机被我拆了；我姐打开电视……电视没有反应，因为显像管在我的床底下。我比较擅长把东西拆开，而不是把它们装回去。我的家人被迫活在石器时代。后来我的研究转向了解他人和我自己。我变成一个表演者——杂耍人、街头艺人、喜剧演员。那是最低等的娱乐表演，但却是学习人际交往的好方法。副作用是我变得对女人很拿手。

我的方法既巧妙又有效，我的游戏优雅而紧凑。

后来，我发现了把妹社群。虽然我的兴趣比单纯把妹要广泛很多，但他们对了解交际的奉献，让我觉得很有归属感。

自此我在这里认识了型男，感受到一种全新层次的亲近。型男愿意倾听，不像大部分网友，因为他们害怕可能听到的事。型男没有成见，他对于任何人想要成为什么样子都能接受。他碰到的不是温柔顺从的小女人，而是一起寻开心的

坏女孩；他看见的不是重重阻碍的道路，而是新的冒险机会。我们是把妹世界的绝配。

当课程在凌晨 3 点结束时，型男与我决定和他到这里来玩的家人共睡一间旅馆房间。

我们轻声说话怕吵醒他们。我嘲弄型男的流行品位，他取笑我中西部乡下人的感性。我们分享彼此和社群的经验，并统计战利品——型男得到一些吻，我得到一些电话号码。

这种感觉真好，像是在云端漫步。

“真是惊人啊，老兄。”型男说，“我等不及要看看后续发展。”

他是如此的充满着纯真的乐观，对于把妹的力量，对于自我改造的收获，相信我们以及社群能解决他这辈子最大的困扰。我想要告诉他，他寻求的答案在别的地方，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说。我们玩得太开心了。

### Chapter



我从旧金山回来了，在那里唯一和我过夜的人是杂耍人。我刚到家，就接到杰弗里的电话。

“我这个周末要开一堂课，”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免费参加。星期六和星期天在港滩万豪饭店。”

“好啊，”我告诉他，“我想去。”

“只有一个条件，你还欠我一场派对，有辣妹的好莱坞派对。你答应我的。”

“知道了。”

“还有，挂电话之前，你可以祝我生日快乐。”

“今天是你的生日吗？”

“没错，你的把妹导师 44 岁了，而我今年找到的最年轻的妹是 21 岁。”

当时，我并不知道他邀我参加他的研讨会的原因。他并不是把我当成学员，而是把我当成他的战利品。

星期六下午，我到饭店找到上课的会议室，那种照明充足而且布置成芥末

色的场地，看起来像是设计给蝾螈而不是人类用的场所。白色长桌后方坐着一排排头发油腻腻的男人：有学生，有成年人，还有达官显要——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甚至有司法部的官员。前方则是皮肤凹凸不平、骨瘦如柴的把妹导师，用麦克风在说话。

不过他正在告诉学员如何在对话中使用引述句的催眠技巧。“引述别人的想法，会显得更生动，”他一边踱步一边解释，“无意识的听者会根据内容和结构来思考。如果你用‘我的朋友告诉我’来开始一个桥段，她内心的批判部分就会停摆。听得懂吗？”

他环顾房间寻求响应时才注意到我坐在后排，在葛林伯和劈腿之间。他停止说话。我感觉到他投射在我身上的灼热目光。“弟兄们，这位是型男。”我尴尬地朝大家微笑，“他见识了谜男教他的东西之后，现在决定要拜我为师。对吧，型男？”

所有油腻腻的头都转过来看着我。谜男的贝尔格莱德课程心得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我当时在现场的技巧也大受好评。大家都充满好奇地想要认识谜男的新僚机——或者，以杰弗里的观点是，把我纳为旗下。

我盯着那个像蜘蛛一样盘绕在他脸颊上的耳机麦克风。“差不多吧。”我说。

那对他而言并不够。“你的导师是谁？”他问。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转移压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幽默以对。我试着想出一个笑话来回应，但是半个也挤不出来。

“我待会儿再告诉你。”我回答。

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毕竟，这不仅是他的研讨会，还是个宗教仪式。

午餐休息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旁，说：“跟我一起去吃意大利菜吧？”

“我不知道你依然是谜男的支持者，”吃午餐的时候他说，“我以为你已经投靠正义的一方了。”

“我不认为你们两个的方法无法兼容。我告诉谜男你对女服务员做的事，他听得津津有味，看得出他也觉得快速吸引真的很有效。”

杰弗里脸色发青。“够了！”他说。那是个催眠用语，一个“桥段中断式”。 “不要跟他分享任何事。我不希望那家伙盗用我的发明，靠它赚大钱。这样很讨厌。”他把叉子戳进鸡肉，“我知道有些事不对劲儿，我不希望你跟谜男走得太近。如果你想私下跟我学习，就不准告诉他任何细节。”

“放心吧，”我试着安抚他的怒气，“我没有告诉他任何细节，我只是让他知道你名不虚传。”

“那就好。只要告诉他，你看见我仅仅问两个问题、做点手势，就可以把到正点的女人，让他妒火中烧。其他的，就让那个自大的笨蛋自己去想破头吧！”

他说话时张着鼻孔，额头青筋暴露，很显然是个受过创伤的人，但不是像谜男父亲的那种家庭暴力，杰弗里的父母是一对聪明又幽默的犹太夫妻。他们在我到达会场的几分钟之后也来了，还跟他说了些风凉话。更确切地说，杰弗里曾经在社交上被击垮，再加上他父母不断取笑他，对他期望过高，可能对他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他的兄弟也一样被彻底击败，早已皈依了上帝。至于杰弗里，他创立了自己的宗教。

“你正被引导进入核心的圣堂，我年轻的门徒，”他用手背摩擦下巴的灰色短须，警告我，“而背叛的代价将远超过你这凡人心灵所能承受的范围。保持沉默，遵守承诺，我就会继续为你敞开大门。”

他的严肃与愤怒虽然夸张，但可以理解。事实上，把妹社群几乎是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当然，向来都有一群人在提供建议，像艾力克·韦伯的书《如何把妹》开创了把妹风潮，并在莫莉·林瓦德和小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电影《泡妞专家》中达到巅峰。但是在杰弗里之前从来没有像这样的社群，原因是机缘巧合：当快速吸引学派蓬勃发展的時候，网络也正在普及。

根据大家的说法，杰弗里20多岁的时候是个愤青，他的理想是当个脱口秀搞笑明星和编剧。他的剧本《他们还是叫我布鲁斯》曾经上演过，但是失败了。于是他沉寂在律师助理的工作中，孤单而且没有女人。

杰弗里宣称，他在书店的心灵成长区无意中读了一本书，一切都改变了。那本书是神经语言程序的经典作品《青蛙变王子》，作者是约翰·葛瑞德和理查德·班德勒。杰弗里阅读了关于这个领域能够找到的每一本书。

他的偶像是绿灯侠。绿灯侠有一枚神奇的戒指，能够让他的意志与想象美梦成真。他使用神经语言程序成功吸引了一个到他办公室应聘的女人。结束了漫长的处男时期之后，杰弗里相信自己找到了那枚戒指。他终于拥有了那困惑了他一辈子的力量与控制力。

他专职的把妹事业开始于一本仅有70页的自费出版书——《如何把你想要的女人搞定：好好先生约会指南》。他通过《花花公子》和《画廊》杂志后面的分类小广告来卖书。当他将把妹工作室加入事业版图时，同时在网络上作营销。他的学员翟培恩，一个传奇的电脑黑客，以最快的速度架设了快速吸引学派这个新闻群组。在讨论区外，一个把妹达人的跨国阴谋集团逐渐成形。

“刚开始，我被人残酷地嘲笑。”杰弗里说，“人们拿书中出现的每个名称来揶揄我，指责我的所作所为。我真的气了好一阵子。但这些争议渐渐地从‘这是真的吗?’变成‘应该这么做吗?’”

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导师都至少亏欠杰弗里一个效忠的原因，他帮他们打好了地基。这也是为什么每当有新的导师出现，杰弗里就试图打压的原因。他甚至威胁一些年轻竞争者，要把他们的把妹帖文拿给他们的父母或学校看。

在他心里，有一个比谜男更糟的叛徒：大卫·狄安杰罗。本来，狄安杰罗在快速吸引阶级组织中奋斗。后来师徒决裂，据说因为杰弗里催眠了狄安杰罗的女友。

但根据杰弗里的说法，是狄安杰罗带那个女孩来让他引诱的。他说，学员带女人来进贡是常有的事；可狄安杰罗却说，杰弗里完全没有得到允许就碰了那女孩。无论真相如何，结果是两人形同陌路，狄安杰罗自立门户，创立“约会倍增术”，他不以神经语言程序或任何形式的催眠为基础，而是以进化心理学和自创的“骄傲风趣法”为基础。

“你知道吗，狄安屁洞（DeAnushole/DeAngelo 的蔑称）那个混蛋，要在洛杉矶办他的第一场研讨会。”杰弗里说，“那家伙长得真他妈好看，就像夜店里会出现的帅哥。我只是很惊讶大家怎么会认为他真的有本事。”

我在心里默记着要去报名狄安杰罗的那场研讨会。

“他跟枪婊（Gun Bitch/Gunwitch 的蔑称）、惨男（Misery/Mystery 的蔑称）对女人有一种特定观点。”杰弗里越说越气，“这些家伙专注在糟女人身上最糟的倾向，然后把它像受精媒介一样散播到所有女人身上。”

杰弗里让我想起一个蓝调老歌手，他经常被骗以致不敢相信任何人，但是词曲创作者至少还有唱片公司当靠山。取悦女人的技巧是不会有关版权的，而女人对伴侣的选择也不可能主张什么著作权。很遗憾的是，他的偏执是合理的——尤其说到谜男，他的头号劲敌。服务员把我们的意大利面收走了。“我会这么在乎这件事，是因为我关心这些孩子，”杰弗里说，“我有 20% 的学员被虐待过，他们遭受过严重的打击。不只是跟女人，而是跟所有的人，不分男女。社会上发生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整个环境让我们没有勇气自在地宣泄欲望。”

他转头四处张望，注意到几张桌子之外有 3 个正在吃甜点的职业女性。

“那个蓝莓派味道怎么样？”杰弗里对着她们大声说。

“哦，很好吃。”其中一个女人回答。

“你知道吗，”杰弗里对她们说，“人对甜点有一套信号系统。”他开始行动了，“信号说：这是无糖的，会在我嘴里融化，便启动了你的生理反应，让你对接下来的动作作好准备。它会跟随着一股能量在你身体里流动。”

他这下得到女士们的注意了。“真的吗？”她们问。

“我在教能量流动的课程。我们刚刚在谈论男人是否真的了解女人，现在我

认为我们已经搞清楚了。”杰弗里告诉她们。那些女人纷纷发出赞叹。对南加州的大部分女人而言，“能量”这个词等同于巧克力的香味。一晃眼，他已经坐在她们那一桌了。当他说话的时候，女士们完全忘了桌上的甜点，全神贯注地望着他。我有时候无法分辨，是他的桥段真的如他所说，能在复杂的潜意识中产生作用，或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对话都太无聊，所以只要说些新奇有趣的话题，就能引起注意。

“哦，天啊。”当他说完女人在男人身上寻求的特质这个桥段，其中一个女人说，“我以前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你在哪里教课？我想多学一点。”

杰弗里收下她的电话号码后回到我们这桌。他微笑着对我说：“现在你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高手了吧？”

他又用拇指搓了搓下巴。

### Chapter



对弈。丁财好报，便答，聊天室里“扑克牌”。赌资会不同，是“”。单手  
和食指大飞游走奥兰。出首添庄荷，王五里柴杰；歌次添庄孙，个娘  
藏杀一加薪，深良妹蒋京莱哥，日本王五郎各四目而，法同人少打真为葵叶向  
妻如来振酣酣，刻袖面深长连一个一民调非也。背诵真状知自生，弹冠而飘渺  
在万恶眼中，我是颗被利用的棋子。

“杰弗里在耍阴谋！”当我打电话到驻扎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万恶时，他这么说。他正和一个女孩同居，那个女孩喜欢戴上项圈皮带被牵着在外面走。不幸的是，军方对这种怪癖非常反感，所以万恶只好开车到大老远的亚特兰大去偷偷地遛她。

“你在杰弗里的计划里有个特别的角色，”他警告我，“你是他用来攻击谜男的武器。因为你是谜男的得意门生，也是唯一常常和他一起巡视的人。所以每当杰弗里问‘你在对你的导师说谎吗’时，就肯定了他是你的导师的预设。他做的每一件小事都在证明你已经背弃你的旧宗教，转而成为他的新门徒。那就是他的目的，小心点。”

学习神经语言程序、操纵和自我改造当中有一个陷阱：每个动作——无论是你的或其他人的——都是有意图的。每个字都有隐含的意义，每个隐含的意义都有重量，而每个重量在自利的刻度上有其特定的位置。然而，正当杰弗里和我培养友谊以摧毁谜男的同时，他也得到了一个好处，就是跟年轻学员混熟，好让他们带他去派对。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第一次邀请杰弗里参加派对。我巡视时认识的一个女演员莫妮卡邀我去她在 Belly 酒吧举办的生日派对，那是一家在圣塔莫妮卡大道上的西班牙小酒吧。我以为那会是个美女如云，可以让杰弗里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但我错了。我和杰弗里约在他父母家——洛杉矶西区一栋中产阶级的红砖房。他父亲是个退休的脊椎指压治疗师、学校校长，以及自费出版的小说家。他坐在沙发上，他母亲坐在一旁。显然，他的母亲才是一家之主。墙壁上挂着杰弗里的父亲在欧洲二战期间获得的紫心勋章和铜星勋章。“型男非常成功，”杰弗里告诉他们，“他用我的方法把到很多妹。”都 40 几岁的把妹达人了，还在寻求父母的认同。

我和他母亲聊了聊她儿子从事的工作。“有些人以为他谈的是性和女人，那太可怕了。”他妈妈说，“他才不是没知识的粗人，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她起身慢慢走到一墙书架前，“我有一本他 9 岁时写的诗集，想看看吗？其中有一首说他是个国王而且坐在王座上。”

“不，你不会想看的。”杰弗里打断，“天啊，老妈，你别糗我了。我们快走吧。”

那个派对是场灾难：杰弗里在上流人士面前丑态百出。当晚他花了大部分时间假装成我的爱人同志，而且四肢着地跪在卡门·伊莱克特拉身后，装成一条狗嗅她的屁股，还自以为在调情。当我跟另外一个女孩说话的时候，他插进来吹嘘他刚把到几个妹；而且才晚上 10 点，他就说他累了，吵着要我开车送他回家。

“下次我们应该待晚一点。”我说。

“不，下次我们得在正确的时间到达。”他责备我，“我可以熬夜，前提是要在 12 个小时之前通知我，让我先好好准备，而且还要睡个午觉。”

“你没那么老吧。”

我告诫自己绝对不要再带杰弗里到任何正点的派对，太丢脸了。自从开始花时间和把妹达人们在一起，我就降低了对同侪的标准。我所有的老朋友都已经半途消失了，换成一群我过去从不往来的怪胎。我加入游戏是为了让生活中出现更多女人，而不是男人啊！虽然这个社群讨论的全是女人的事，但社群中完全没有女人。我希望这只是必经过程，就像大扫除之前总是会先让房子更乱。开车送杰弗里回家的路上，他向我猛烈批评他的对手们。当然，他们对杰弗里也不怎么仁慈，他们最近才帮他取了个绰号“我的 1999”，因为每次杰弗里把别人的战术据为己有时，他喜欢坚持那是他在 1999 年洛杉矶研讨会中发明的。

“那个不忠的叛徒狄安屎洞，”我放他下车的时候，他还在愤慨不已，“他明天有一场研讨会，而且我刚发现我的一些学员要去为他捧场。他们甚至连通

知我一声的礼貌都不懂。”

“我不敢告诉杰弗里其实我也会去。”

“我不由得想起《Chapter》”



吸引不是一种选择。

这是狄安杰罗投射在墙壁上的字。研讨会不会场大爆满，房间里有超过150个人，其中许多人是我在其他研讨会中见过的，包括多面。

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景象：台上一个头戴耳机麦克风的人，指导着一群宅男如何拯救自己，脱离每晚孤独的日子。唯一不同的是，正如杰弗里所说，狄安杰罗是个很帅的家伙。他让我想起罗伯特·狄尼洛，如果罗伯特·狄尼洛也是个妈妈的乖孩子，一辈子没有打过架的话。

狄安杰罗能在众多导师之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不突出。他并没有领袖魅力或特别幽默风趣，也没有一心想成为教派领袖的那种疯狂眼神，或是灵魂中有什么缺陷让他试图用女人来弥补。他甚至没有宣称自己擅长这个游戏。他非常平凡，却也很危险，因为他计划周详。

显然，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筹备这场研讨会。不但完全做好脚本，而且整理得很清楚，适合大众消费。其中有一些把妹指南是可以展示给主流社会看的，不会让它的粗鲁、对女人的态度或技巧的不正当性吓坏任何人——除了他推荐阅读鲁·柏克写的《驯狗术》，一本学习控制女人的诀窍书。

狄安杰罗是个聪明人，这对杰弗里是个威胁。他的研讨会有许多讲师都曾是杰弗里的学员，比如瑞克·视界，还有猎户座这个超级怪胎。猎户座以第一个公开贩卖自己在街上搭讪女孩的实况录像带而闻名。他所贩卖的《神奇接触》系列影片，被公认是拥有催眠技术的怪胎也能搞定女人的铁证。

“引诱，”狄安杰罗看着他的笔记上念道，“在词典中被定义为‘诱骗去做坏事，尤指诱导女人克服犹豫，使其同意非法性行为的犯罪行为。’”

“换句话说，”他继续说，“引诱暗示着欺骗、不诚实、隐藏动机，而那都不是我要教的东西。我要教的是吸引。吸引是自我提升及改进，直到女人像磁铁般被你吸住而且想留在你身边。”

狄安杰罗一次也没有提到他的竞争对手的名字。他太聪明了，他让这整个地下世界见光的方法是完全否认它的存在。他已经不在网络上贴文章了，相反，当他在网络上遭到批评的时候，他让学员们替他回应。他不是谜男和杰弗里那种天才或改革者，而是个伟大的营销者。

“如何让一个人想要某个东西？”他让学员相互练习詹姆斯·狄恩那种由下往上看的表情之后，问道，“你赋予它价值，表现得让其他人都喜欢它，让它变得稀有珍贵，而且你让她们努力去争取它。我要你们在午餐时间想想有什么方法。”

我和狄安杰罗以及一些学员坐在一起吃汉堡，听到了更多关于他的事迹。

他原是一个在俄勒冈州尤金辛苦挣扎的房地产中介商，后来搬到圣地亚哥重新开始。他非常孤单，渴望跨越夜店中两个陌生人之间那道看不见的藩篱。于是他开始在网络上寻找诀窍，努力结交对女人很有一套的朋友，其中一个就是杰弗里的门徒之一瑞克。瑞克带他利用美国在线认识女人。狄安杰罗学会了利用实时讯息来练习调情，免除了在公众场合丢脸的尴尬。

“那就是‘气’。”他说，“我学习新观念，实践所学，注意女人在群组里会如何回应。那时我才了解，和女人开玩笑、嘲弄她们，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我改变策略，变得又骄傲又风趣。我偷她们的台词、逗她们、说是她们想勾引我，而且绝不放过她们。”学员们一边笨拙地嚼着，一边偷听。

狄安杰罗对他的新发现很兴奋，于是寄了一封长达15页的文章到《克里夫电子报》，那是很红的把妹电子报。当时刚成立的吸引社群电子报将它全文刊载：一个新导师来临了。而创报者克里夫，一位加拿大中年商人，白天主持讨论版，晚上延揽新的把妹大师加入社群，他还说服狄安杰罗花3周时间把他的宣言改写成电子书《约会倍增术》。

当我们谈话的时候，瑞克也来加入我们。他是狄安杰罗努力结交的朋友之一，现在是他在好莱坞山庄的室友。瑞克大概是我听过的最猛的把妹达人了——专攻双性恋女人。他鲜艳夺目的着装风格，就像混赌城的小白脸，也是谜男孔雀理论的启发者之一。

瑞克很矮，有点粗壮，穿着大翻领衬衫和红色外套，后头跟着6个渴望吸光他智慧的把妹专家。我认得其中两个：多面，他的眼睛肿到几乎眯起来；还有葛林伯，他开始对自己惯用的快速吸引法产生怀疑，在夜店催眠女人并没有让他把到任何妹。所以和瑞克往来之后，葛林伯已经转入骄傲风趣学派。他的新招数是，每当有女人走过，他就伸出胳膊肘撞她，然后大声叫着“哎哟喂啊”，仿佛是她害的。当对方停下来的时候，他就诬赖她抓他屁股。他发现，在酒吧里搞笑比装神秘更有用。

瑞克找了个空位坐下，自在地伸伸懒腰。当学员挤满周围后，他开始主持

问答。沉默。并没回答。瑞克的兴趣被激发起来，暮色一扫而光，他想一言难尽。

“我对女人有两个原则。”他说，“第一，做好事从来不会有好报。第二，永远要有更好的答案。”

瑞克的第二个原则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从不正面回答女人的问题。“所以，”瑞克说，“如果女人问起你的职业，让她自己猜，跟她说你是打火机修理员、白人奴隶贸易商，或职业跳房子玩家。”后来，我第一次尝试这招，结果并不太好。某天晚上在饭店大厅的5人组中，有个女人问我做什么工作。我对她说了那晚写在小抄上的答案：白人奴隶贸易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大概连电话收场都别想了——那个组合里全都是黑人。

在瑞克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喜欢自己声音的人多半对的女人比较厉害，《克里夫电子报》的主办人克里夫称之为“大嘴巴理论”。瑞克问狄安杰罗：“为什么这些狗屁聊起来这么好玩？”

“因为我们是男人啊。”狄安杰罗说，仿佛这是全世界最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哦，是啊，”瑞克说，“这是我们的天性。”

虽然狄安杰罗在研讨会上教到骄傲风趣法，但这个领域的重量级人物，无疑是一个名叫詹的40岁加拿大作家。像谜男这类把妹达人们主张要避开雷达低调潜行，詹则大胆夸耀他是大情圣万人迷这个事实。他自称是大情圣卡萨诺瓦和苏洛这种传统派的吸引者，而且喜欢在扮装派对中扮成他们。在把妹版上这4年来，他不曾寻求过建议，他只给建议。



### Chapter

虽然狄安杰罗在研讨会上教到骄傲风趣法，但这个领域的重量级人物，无疑是一个名叫詹的40岁加拿大作家。像谜男这类把妹达人们主张要避开雷达低调潜行，詹则大胆夸耀他是大情圣万人迷这个事实。他自称是大情圣卡萨诺瓦和苏洛这种传统派的吸引者，而且喜欢在扮装派对中扮成他们。在把妹版上这4年来，他不曾寻求过建议，他只给建议。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骄傲风趣法之女服务员技巧**

**作者：詹**

真——我最自豪的，就是我在女人身边时毫无畏惧。原因非常简单，女人对我说

的每一句话或做的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是兴趣指标。就是这样。她想要我，她是谁并不重要。当你相信这点时，她们也会开始相信。

我是热爱女人的奴隶，她们可以感觉得到。女人的弱点是言语和文字，幸好那都是我的强项。如果她们试图抵挡我的进攻，我会假装她们是外星人，她们说什么对我都没有意义。

我从不为当一个情场圣手而自我辩护或道歉。为什么？因为这个头衔对女人有吸引力。这是真的，我就是男人担心老婆会出墙的第三者。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今天想要分享我独创的骄傲风趣法之女服务员技巧。

通常，当一群男人看到一个新来的正点女服务员时，他们会在她经过时猛盯着她屁股，然后在她背后讨论她。但是当她来到他们那桌的时候，众人会立刻变得彬彬有礼，一副对她不感兴趣的样子。

跟他们相反，我会立刻开始使用骄傲风趣法。接下来我会详细地描述我的做法，毕竟有些人并不真正了解这方法该如何运用。

当我看见她朝我们走过来时，就假装和同桌的兄弟们聊得很起劲儿，让身体背对着她。

她过来帮我们点菜的时候，我会先忽略她几秒钟再转向她，假装现在才注意到她。然后立刻对她的美貌表示惊讶，随即看着她的身材，而且要久到让她可以注意到。再将身体完全转向她，露出灿烂的微笑并眨眼。游戏就开始了。

女服务员：你要点什么？



詹：（不理那个问题）哈罗，我以前没见过你，你叫什么名字？

女服务员：我叫斯蒂芙妮，你呢？

詹：我是詹，我要一杯琴汤尼。（灿烂地微笑）

目前为止，我已经稍微打破僵局了，借着交换名字，她给了我一个隐含的权利可以和她混熟一点。于是下次她过来的时候，我再度微笑并眨眼。

詹：又是你啊？哇，你真的很喜欢在我们身边晃来晃去哦？

女服务员：（笑）（说些什么）

詹：（随便说些什么）

女服务员：（也随便说些什么）

詹：（当她正要离开）我打赌你一定会很快回来，我可以从你的眼神中看出来。

她：（微笑）对对，我无法抗拒。

现在我已经建立了一个骄傲风趣的主题——她喜欢跟我们搅和，所以一直

回到我们这桌。她当然得回到我们这桌，因为她是服务员啊。可是当她这么做的时候，我会对她微笑，然后在她面前对着另一个家伙做出“我就知道”的表情，仿佛在说“看吧，我是对的”。从头到尾，我都让互动发生得像是我已经跟她很熟了，建立一种通常要见面好几次才能培养出的热和。

过了一会儿之后——

白尔夏

女服务员：要我再帮你拿一杯吗？( 直接由开胃酒转为来杯威士忌 )

詹：(微笑，眨眼)你知道吗，你还蛮可爱的，我想我会打电话给你。

女服务员：是吗？你又没有我的电话。

詹：嗯，你说得对！好吧，快告诉我，我抄下来。

女服务员：(微笑)这不太好吧，我有男朋友了。

詹：(假装在写)哇，慢一点啦！我没听清楚你的电话，你再说一次。

詹：用来看……555……  
女服务员：单脚跳着走过去，直到她转过身去。

女服务员：(笑着并且转动她的眼睛)

白尔夏

这段交涉的荒谬之处在于她不可能在我一堆朋友面前把电话号码给我，没有女孩会这么做。但是要电话号码还不是目的。

现在她和我有了联系，以聊天的形式，而且我已经够令她难忘了，如果第二天晚上我们再去，她会认出我。我可以走上前去，用手抱着她，说：“对我来说，你会是个很好的女朋友！”

由于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半开玩笑的，所以她不能确定我到底是真的在把她还只是在开玩笑。所以当我再去的时候——

女服务员：(笑)哦不！不会又是你吧！

詹：斯蒂芙妮，我的甜心！嘿，听着，很抱歉我昨晚没有回你电话。你是知道的，我很忙。

女服务员：(附和着玩)是啊，我真的很生气呢。

詹：(微笑)别这样，亲爱的，我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女服务员：(笑)这让你整桌的人笑起来，包括她。然后当晚一切再度开始。

詹：(微笑)稍后——

詹：你知道吗，斯蒂芙妮，你真是个糟糕的女朋友，我都不记得我们上一次约会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够了，我们吹了。(指着另外两个女服务员)她会

是我的新女友。



女服务员：（大笑）你从炮友五号升到炮友十号，真不容易啊。  
詹：（拿出手机假装按键）你现在从炮友一号降级到炮友十号。

女服务员：（笑）不要啦，拜托，我愿意做任何事来补偿你。

更稍后——

詹：（挥手示意她过来，然后指指我的膝盖）斯蒂芙妮，过来这边坐下，我要讲个枕边故事给你听。（微笑，眨眼）

这句话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真是句金言。你们某些家伙或许会想：“然后呢？你如何把玩笑转成比较正经、浪漫和性感的对话？”

这其实很简单。在某个时间点，我会安静地单独跟她讲话，记得开始要用眼神放电。

詹：（不再骄傲风趣）斯蒂芙妮，你想让我打电话给你吗？

女服务员：你知道我有男朋友。

詹：我不是问这个。你想让我打电话给你吗？

女服务员：这很吸引人，但是不行。

詹：和我一起私奔吧。在恋爱的圣母峰上，我会带你超越巅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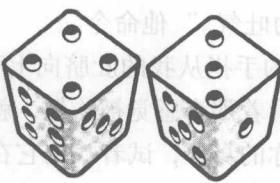
你读到的每件事实际上发生在上星期四和星期五晚上，在我和一个叫斯蒂芙妮的女服务员身上。有好长一段时间她是那家店里最抢手的女孩。虽然她还没告诉我她的决定，但是她很清楚我的意图。她把我的朋友当好人，但我不是。她知道和我之间的任何关系一开始就会是干柴烈火，而她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

事实上，她很可能拒绝我的提议。但是没有关系，她不会马上就忘了我。而且，可想而知其他女服务员会知道我对她说过的话。那很好，反正我已经把这套伎俩用在所有女服务员身上了。而且我还会继续这么做——就在斯蒂芙妮面前。

这招的最大收获是社会认同。当你一进门，就主宰了那个地方。你招手要女服务员们过来，指着她的脸颊，说：“嘿，妹子，我的糖在哪里？”没有人会觉得受威胁，因为你以完全同样的方式对待她们。光是这一家餐厅，就有4个女服务员跟我出去过了，3个比较不优的想要跟我出去，还有几个尚在进展中（包括斯蒂芙妮）。而且你也猜得到，她们互相认识。但是，再说一次，那样非常好。

——詹

## 第二章 Chapter



研讨会的高潮是两位让我更加欣赏的心理游戏高手的出现：史蒂夫和拉斯普廷。从我加入把妹社群以来，就常听到大家偷偷谈论这两个家伙——他们才是真正的大师，是女人的领导者，而非男人。

他们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眠会场里的每个人。他们两个同时说话，说着不同的故事——一个占领心灵的意识层面，另一个穿透潜意识。当我们被叫醒的时候，不知道脑袋里已经被他们装了什么，只知道他们是我们所见过的最自信的两个演讲者。狄安杰罗所缺乏的热情与领袖魅力，他们身上全有。

史蒂夫穿着一件皮背心，戴一顶印第安纳·琼斯式的帽子，像嬉皮骑士和美洲土著巫医的结合体。拉斯普廷是脱衣夜店的保镖，留着络腮胡子，看来像是打了类固醇的金刚狼。这两人是在书店认识的。当时，他们同时伸手去拿一本神经语言程序的书。现在一起搭档活动，名列全世界最具威力的催眠大师之林。他们对吸引女人的建议只有：“要成为知道如何拥有良好感觉的专家。”并且，他们创作了一些实用的把妹台词。

“万一这些台词被识破怎么办？”前排一个看起来像迷你版超人的商人问。

“世上没有恐惧这回事，”拉斯普廷回答，“情绪只是被想法困在体内的能量与动机。”

迷你版超人傻傻地望着他。

“你们知道要怎么克服吗？”拉斯普廷看着他的听众，像一个即将把折叠椅劈成两半的摔跤手，“只要你一个月不洗澡不刮胡子，直到闻起来像馊水桶。然后穿着女装，到处走来走去两个星期，从此再也不怕被公然羞辱了，那就是我的做法。”

“你必须活在自己的现实中。”史蒂夫插嘴说，“曾经有个女孩说我又矮又胖。我说：‘你这么想的话，就没有机会拍拍我的弥勒佛肚了。’”

稍后，狄安杰罗向那两人介绍我。我的身高只到拉斯普廷的胸口。

“我很乐意多学一些你们的做法。”我说。

“你很紧张哦。”拉斯普廷说。

“呃，你们两位令人有压迫感。”

“让我来解除这些焦虑。”史蒂夫提议，“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倒着说。”

我开始说：“5……4……9……6……”当我说的时候，史蒂夫弹了弹他的手指。

“好，深呼吸，然后用力吐气。”他命令。

当我做的时候，史蒂夫的手指从我的肚脐向上移动，并发出“嘘”的声音。“消失！”他命令道，“现在看着那个感觉被吹散，就像被风吹散的烟雾。注意它如何消失。它不见了。内观你的身体，试着找出它在哪里，感受哪里会有不同的震动。好，张开眼睛，试着去找回任何一点点。看吧，你找不到了吧！”

我无法分辨是否真的有用，但我感到晕眩。他确实带着我的心灵进行了某种一分钟的旅行。

他后退一步然后仔细盯着我的脸，好像在读日记。“有个叫凤凰的家伙提议付我2000块，要在我身边见习3天。”史蒂夫说，“我拒绝了，因为他想把女人变成他的奴隶。而你看起来像是会关心女人，你很愿意探索。”

突然间，后面一阵骚动。原来有一对姐妹和她们的母亲竟然自投罗网地经过充满把妹达人的饭店走廊。很快，一群秃鹰降落在腐尸上了：猎户座正在帮其中一个女孩看手相，瑞克向那个母亲说他是猎户座的经纪人，葛林伯在对另一个女孩下手，一大群想成为把妹达人的学员们围在一旁看大师们如何行动。

“听着，”史蒂夫急促地说，“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想学点内行人的东西，打给我。”

“我很乐意。”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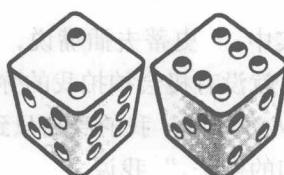
“但这是机密，”他警告，“如果我们让你加入，你不能跟任何人透露这些技巧。它们威力强大，万一落在坏人手中，真的会害惨女人。”

“知道了。”

他把一张白纸扭成玫瑰花的形状，然后奔向腐尸的方向。

他接近葛林伯正在巡视的女孩，要她闻那朵花。不到30秒，她就昏倒在史蒂夫的怀里。这就是内行人的东西，而我即将学到。

### Chapter



我最怪异的学习经验就这么开始了。

每到周末，我都会开两个小时的车南下圣地亚哥去史蒂夫那脏乱的小公寓。

他在那里以对待学员的方式——慈悲的猥亵言行——抚养两个儿子。他仅13岁的儿子已经是个比我强的催眠师了。

下午，史蒂夫和我开车去见拉斯普廷。他们叫我坐在椅子上，问我想要学什么。我有一份清单：要相信我对女人很有吸引力，要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停止担心别人对我的看法，言行要有权威、自信、神秘感、深度，克服被拒绝的恐惧，当然，还要拥有价值感。拉斯普廷将之定义为“相信自己配得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的信念。

记住惯例很容易，但是要克服根深蒂固的坏习惯和思维模式，然后熟悉心理游戏却不容易。然而，他们有办法及时改造我，以赶上谜男在迈阿密的下一期课程。

每一堂课他们都会催眠我。拉斯普廷对着我的一只耳朵说着复杂的隐喻故事，史蒂夫对着另一只耳朵对我的潜意识发出命令。他们在我心里留下开放式的回路（或是未完成的隐喻和故事），然后下个星期再封闭。他们会播放为了引起特定心理反应而设计的音乐，让我陷入深度恍惚的状态，几个小时感觉像一眨眼。

之后，我会回史蒂夫家，阅读他的神经语言程序书籍，他则充满爱意地对着他的孩子吼叫。

我有个理论，大部分的天生好手，像达斯汀，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学会与女性相处了，于是他们在青春期岁月中，从来不会对女人有急迫、好奇和受威胁的感觉。相反，必须靠计划学习把妹的人——像我自己和社群中的大多数学员——通常过着整个中学时代都没有女朋友甚至没有约会的日子。因此，我们被迫有好几年的时间对女人感到威胁与疏离。她们独有的钥匙，可以释放令我们年少岁月枯萎的烙印。

史蒂夫正符合我的天生好手理论。他的性启蒙是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后来他和一个摩托车帮派混了一段时间，因为意外开枪射中一个同党，很快就离开了帮派。他把人生投入到一种自封为性欲与心灵的混合体之中。在粗鲁的语言之下，他其实是个好人。他不像我见过的许多其他导师。我信赖他。

每天晚上史蒂夫的小孩睡觉之后，他会教我内行人的魔法，那是他从巫医那里学来的，他发誓绝不能说出他们的名字。我待在那里的第一个周末，他教我“灵魂注视法”，就是用你自己的右眼凝视一个女人的右眼，然后一起呼吸。

“一旦你和她做了这件事，她就会和你产生非常强烈的联系。”他警告。他的告诫通常比真正教学的过程还要长。“当你做了这个，你就会变成她的知心朋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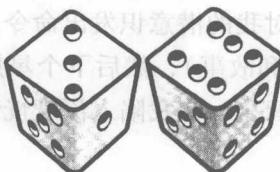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他教我如何用手把气运进女人的丹田。再下一个周末，

他教我容纳并循环高潮能量，好让女人能够持续高潮。

这是游戏的全新阶段，他给了我特异功能。我在学习的旋风之中，我没有打电话给朋友，几乎没有跟家人联络，也拒绝所有上门的写作邀请。我正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告诉拉斯普廷，”有天晚上史蒂夫说，“比起外面其他擅长把妹的男人，我比较希望你成为我们旗下的训练师之一。”

那是个我必须拒绝的提议。把妹世界是一座开着许多扇门的宫殿，进入一扇门，无论其中的宝物多么诱人，都必须关上其余的门。

### Chapter



一个周日晚上，我从圣地亚哥回到家后听到克里夫的电话留言。他在城里，想要带我去见他新发现的把妹达人——一个当过飞车党、自称为大卫·X的建筑工人。

克里夫介绍他有40多岁，人很亲切但也很拘谨。虽然很帅，却很古板，活像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情景喜剧中走出来的角色。他家里有个壁橱，他声称里面有1000多本关于把妹的书。有70年代开始发行的短命杂志《把妹时代》、有一本原版的韦伯经典作品《如何把妹》，还有厌恶女人者的晦涩难解之作，标题像是《把妹始于女人说不》。

大卫是克里夫近年来发掘并在电子报上推销的几个把妹达人之一，每个把妹达人都有专长，而大卫的专长是“后宫管理”——同时脚踏多条船，而且不对她们说谎。

当我们走进餐厅时，我对等待着我的人大感惊讶。大卫大概是我见过的最丑的把妹达人了，他让杰弗里相形之下像个模特儿。他是个大块头、秃头，长得像蟾蜍，脸上坑坑洼洼，声音沙哑得像抽了10万包香烟。

那顿饭吃下来没听到什么新奇的东西，除了法则有所不同。大卫的法则是：

1. 不管她怎么想。

2. 你才是这段关系中最重要的人。

他的哲学是绝不对女性说谎，他很自豪能够让女人被自己说的话困住而跟他交往。比如说，在酒吧里认识一个女孩，他会让她自称积极主动而且百无禁忌。如果她不愿和他一起离开酒吧，他会说：“我还以为你是积极主动的人呢，你不是百无禁忌吗？”

他的哲学和我从谜男那里学到的完全相反，只一顿饭的工夫我就看出了这一点——他是克里夫的大嘴巴理论的证据，一个天生的雄性领袖。

“最棒的是，”他自夸道，“有像我这样的人，也有像谜男那样的人。当你还在酒吧里变魔术时，我早就搞定了。”

那真是有趣的一顿饭，我学到很多小游戏，足够我使用好几十次。在第二天午餐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我不需要再见更多的导师了。

我已经拥有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把妹达人所需要的信息了。

我学到几百个开场白、惯例、骄傲风趣法的说辞、展示价值的方法和威力强大的性技巧，还被催眠了好几回。除非为了乐趣，我不需要再学别的东西了，只要持续在现场演练——接近、校准、微调、克服症结。我已经为迈阿密以及接下来的所有课程作好准备了。

克里夫开车送我回家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如果我再遇上哪个导师，我将不再是学员的身份，而是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人。

娘而书函新郎就与自嫁入丈母娘家嫁自身出，苗的者又何不嫁与老母而嫁  
亲承百且而嫁主嫁母脊自嫁出会出，对文个一娘后里即嫁吾，娘嫁出一娘交册  
，娘人而嫁主嫁母是嫁长以至界”。娘会出，即嫁我离别一娘嫁出下嫁界限。总  
“即嫁我离别一娘嫁出下嫁界限。总  
亥丁出脊嫁夫工婚嫁神一只，又昧全宗饼降堂里娘畏都从舞麻半告而避  
。斯聘时葬道争天个，一，葬而仰面而归大苗夫里而呈斯——点一  
村当，人而卦歌畏卦歌音，人而卦歌畏卦音”，董答自即“早而眷妃”  
。凡多而晚早弃，和朱熟女并即断而无  
二深矣。对十其银租剪弃妻虫，农善小遂耕降堂典，避耐一朝多弃且直罪  
。凡聘早由送娶夙再娶需不处，君于一夕娶娶，到例的求拾金千人  
。凡息旨由娶需夙人或奉聘前头潜量聚出全式御首理经占洪  
武殿殊出武的直俗示聚，雅施前去遇风而微，圆附，白退升个百具降尊贵  
，丁酉春苗报学再娶需不姓，德承王式非制，向虫钱丁通耕婚配。凡卦卦而人恩  
从妇寄阿返式登且弃。卦虽媚哀，圆端，卦射，强对——泰离微波沿食卦破只  
。凡备事设并置聚首神而未不封  
，聘是个朝士置而弃果成，与自若告出，刻和馆案同弃数个社头里真  
，人而坐乎跃斗上两个一基面，得和而左空最而不

## 孤立目标

*Isolate the Target*



因为她的健康活力威胁到你而摧毁她，这样并不公平。

——珍妮·霍泽（美国新媒体领域的著名概念艺术家）

### Chapter



当谜男和我环游世界到处授课、认识游戏里的所有玩家时，把妹社群不再只是一个冰冷的网络虚拟世界，它变成有血有肉的家族。暴冲不再只是一个网络化名，而是个幽默风趣的芝加哥企业家；裸人是个外表像男模、个性却拘谨的出版社编辑，来自阿姆斯特丹；夜光九是可爱的宅男，目前在微软上班。

那些躲在电脑屏幕后面的怪胎们终于现出原形，超级巨星们也得到众人拥戴。谜男和我就是超级巨星，因为我们到处巡回演出：迈阿密、洛杉矶、纽约、多伦多、蒙特利尔、旧金山和芝加哥。每期的课程我们都精益求精，争取更上一层楼。我之前见过的其他导师，都依赖会议室里的安全感，从未被迫现场证明他们的理论，照样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一个女人接着一个女人。

我们每离开一个城市，就会自动多出一个秘密基地，那些急于练习新技巧的学员都会聚在那里。借着口耳相传，基地很快就像算术级数一样扩张。他们都很崇拜谜男和我，向往我们过的生活，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每期的课程都会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称赞我新学到的游戏。我贴的每篇现场报告都会收到难以计数的 e-mail，学员们争着想当我的僚机。我电话本里的巡佐总数，其实已经超过女孩子的数目了。

打我电话的大半都是男人，而且他们常常省略自我介绍，劈头就问：“你打电话给女孩子的时候，会设成隐藏号码吗？”或“我在一个3人组里，结果障碍者喜欢我，主动给我她的电话，那我对目标还有机会吗？”

这样的游戏消耗了我许多时间，但很值得，为了变成达斯汀——那个我一直羡慕的家伙，那个在夜店角落和他刚认识的女人亲热的家伙。

在发现社群之前，我唯一一次和在夜店认识的女孩子亲热，是刚到洛杉矶的时候。育龄期16岁-35岁，淘宝卖家交流群：39085353，淘宝买家交流群：22626845，看云交流群：39449449

意是，不然像她那么抢手的女孩怎么会看上我这种蠢蛋。这让我消沉了好几个月。回想起来，是我自己太不自信，无法处理她独特的否定。

但是现在，我一走入夜店，就会感到汹涌而上的力量，想着半小时之内是哪个女人跟我走。虽然读过那么多本自我改造的书，我还是无法摆脱寻求肯定的肤浅追求，也没有人能做到，那正是我们参加游戏的原因。性的重点不是得到高潮，而是能被接纳。

这时，谜男在我们旅行期间也经历了自己的蜕变。他发展出孔雀理论的激进版，光靠一个配件来吸引异性的目光已经不够了，现在，他所有的配饰都超级醒目。他穿着6寸厚底鞋，戴着鲜红色的虎纹牛仔帽，加起来让他变成两米高。再加上黑色的紧身合成皮裤、科技感的眼镜、刺猬塑料背包、网状的透明衬衫、黑眼线、白眼影、手上戴了7只手表。当他招摇过市时，大家都不得不多看他两眼。

他根本不需要开场白，因为女人会自动对他开口，女孩子会跟着他好几条街。如果他兴致一来，变几个魔术，正好可以合理化他的怪异风格。

他的新造型也可以当作对女人的过滤网，挡掉他没有兴趣的，吸引他喜欢的。“我打扮成这样，就是为了夜店里那些热辣但又不易得手的女孩，”有一天晚上我骂他看起来像小丑，他如此解释，“她们想当追星族，我只好扮成大明星啰。”

谜男一直怂恿我穿得像他一样怪异。于是某天下午我屈服了，在蒙特利尔的一家内衣店里买了一件紫色皮草背心，但我并不喜欢用那种方式受人瞩目。而且，不用作怪我也已经表现得够好了。

我在迈阿密课程中一战成名。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把过去6周学到的催眠、训练和请教导师们所得的心得付诸实施。那是在社群大事记上浓墨重彩的一夜。我的吸引不像摔跤比赛，而是芭蕾表演——一场完美的示范演出。就在那天晚上，我从拙男毕业，正式成为了把妹达人。

### Chapter



那是个很完美的巡视。

当她们走进迈阿密Coban 的VIP室时，大家都注意到她们了。两个都有一

育儿交流群：166519363 闺蜜买家秀交流群：166519363 电子书交流群：166519363 读书交流群：524619363

头白金色头发、古铜色的皮肤和风格一致的打扮。她们是把妹达人评定为完美10分的美女，而那身打扮，足以把男人变成野兽。这里是睾丸素分泌得特别旺盛的迈阿密南滩，她们整个晚上不断被吹口哨和呼喊，似乎很享受这些奉承，就像击退那些觊觎她们的男人那样享受。

我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做其他人不做的事。把妹达人一定是通则的例外，我必须克制自己完全不去注意她们。

和我在现场的是谜男和两个学员——暴走与爱的斗牛士。其余的学员都在楼下的舞池里四周巡视着。

暴走第一个进攻，他称赞白金双姝的穿着，而下场是像苍蝇般的被挥开。后来，爱的斗牛士过去使出了波维奇式开场白，同样无功而返。

轮到我出手了。只要我显露出一丝懦弱或怀疑，她们就会把我生吞活剥了。

“高的那个不是10分，”谜男靠过来在我耳边说，“她是11分。你必须使用强烈的否定。”

女孩们漫步到吧台，然后跟一个穿着黑色短裙的变装癖者聊天。我走过去，看都不看她们一眼，直接跟那位变装男攀谈。我问他是不是在这家店工作，他说不是。我跟他说什么并不重要，我只是在设法卡位，为了那两个女孩而利用他。

现在我已经进入射程，该是否定的时候了。“她抄袭你的风格呢，”我对比较矮的那个10分说，“你看她。”我指着另一个穿白色衣裤的白金女郎。

“只有发型一样。”她不经意地回答。

“哪里，你看她的穿着，”我坚持道，“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嘛。”

她们仔细互相观察着，现在正是攸关成败的时刻。如果我没想出什么精彩戏码继续进行下去，她们就会对我失去兴趣，给我贴上怪胎的标签。所以我继续否定。“你们知道吗？”我对她们说，“你们看起来很像奇怪的小雪花。”

那是一个诡异、含糊的说法，但是我抓到她们的注意了，我可以感觉得到，心也跳得更快了。我用最适合我的开场白继续说：“请问一下，你的头发是真的吗？”

10分看起来很惊讶，然后恢复镇静地说：“是真的！不信你摸摸看。”

我轻轻拉它，说：“嘿，头皮都动了，是假的吧？”

“拉用力一点。”

于是我拉得很用力，用力到她的脖子都往后仰了。“好吧，”我说，“我相信你。那你朋友的呢？”

11分脸红了。她靠过来，目光严厉地瞪着我说：“你很没礼貌，如果我真的是秃头怎么办啊？太不尊重人了吧，如果有人这样说你，你怎么想？”

把妹是个高风险的游戏，想赢就得赌大的。目前为止，我所做的只是吸引她们的注意，并且激起情绪反应。当然，是负面的那种，但是现在我们之间有了关联。如果我能转移她的愤怒，我就成功了。

幸运的是，我为了教学示范，刚好戴了一顶披头士风格的黑色假发和一个假唇环——让学员们知道外表真的不重要，一切全看手段。

我靠到吧台俯视着11分。“好吧，”我告诉她，“其实我真的戴着假发，我是秃头。”

她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现在是收线把她钓上来的时候了。“而且我告诉你另一件事，无论我光着头或戴这顶假发出门，都不会改变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关键在于你的态度，不是吗？”我说道。

我在把妹时说的每句话都有刻意隐藏的动机，我要向她证明自己不像酒吧里的其他男人，我没有，也不会被她的美貌吓倒。美貌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废物测试：挡掉那些没胆行动的窝囊废。

“我住在洛杉矶，”我继续说，“全国最正点的女人都聚在那里找机会。你可以到那里的夜店看看，每个人都长得很好看，相比之下，这个VIP室看起来像阿公店。”这是我从杰弗里那里学来的话，一字不差，而且很有效。

我让她环顾四周，然后继续说：“而且你知道我学到什么吗？美貌太肤浅了，那只是你与生俱来或砸钱买来的。难得的其实是你如何展现自己，培养良好的态度和美好的个性。”

我打进了，现在吓傻的是她们。正如杰弗里曾经对我做的那样，我已经打进她们的世界，并展示了权威。为了乘胜追击，我又多丢了一个否定，但是稍微用称赞软化它，仿佛她们已赢得我的好感：“而且你知道吗，你的微笑很美。我看得出在外表底下，你或许是个好人。”

10分侧身到我这边，说：“我们是姐妹。”一个道行较低的把妹达人，这时可能会认为目标已经实现。其实不然，这只是另一个废物测试而已。我极缓慢地看着她们两个，然后冒险一试。“才怪，”我微笑着说，“我敢打赌有很多人会相信你，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们两个根本不像，差太多了。”

10分露出狡黠的微笑。“我们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说，“你说对了，我们只是朋友。”

现在我已经突破她的防线，让她脱离对男人预设好的回应，也证明了我并非等闲之辈。我再度冒险：“我敢打赌你们认识得不算太久。通常亲密的朋友都有相同的举止风格，但你们并没有。”

“我们才认识一年而已。”10分承认。

现在是放下我的手段随便闲聊的时候了。我决定不再问问题，如杂耍人曾经教过我的，改成开放性的陈述，引导她们问我问题。

10分说她们来自圣地亚哥，于是我们稍微聊了一下西海岸和迈阿密。进行谈话的时候，我故意背对着11分，仿佛对她不感兴趣。这是经典的谜男法则：让她去揣测为什么我不给她那种她习以为常的注目呢。在游戏中没有什么是偶然的。

我认为女人对我的兴趣就像火焰一样，当它快要熄灭了，就是该转过身去添柴的时候了。于是，正当她差不多要走开去找别人聊天时，我转过身去说了一句很赞的台词：“你知道吗，我可以看出你在中学时的样子，我敢打赌当时你并不太善于社交或受欢迎。”

当然，这是很普通的套话，但是她吃惊地望着我，怀疑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为了确保占上风，我甩出最后一个冷读惯例：“一定有很多人觉得你难搞，但你并不是，其实你在很多方面都很害羞。”

她开始露出那种小狗看着餐碗的无辜表情。把妹达人们说，这种小狗讨食的表情意味着谁都能接近目标。她目光呆滞，瞳孔放大，恍惚地盯着我的嘴唇移动，被我深深地吸引。我也注意到，11分对我越感兴趣，10分就给我越多进挪。“你好有趣，我们去洛杉矶一定要约你出来玩。”10分热情起来了。我用余光瞥见一旁的谜男、暴走和爱的斗牛士，他们正为我鼓掌。

10分靠过来给我一个紧紧的拥抱。“嘿！这要收30块钱，”我告诉她，同时挣脱开，“我可不是免费的哦。”

你越把她们推开，她们就越想倒贴你。“我喜欢他。”她告诉她的朋友。然后她问下次如果到洛杉矶可不可以来找我。

“当然！”我说。话一出口，我发现答应得太快了，我应该慢慢吊她们胃口才是。把妹过程中实在有太多要记住以及操控的，很难让每个细节都表现完美。但是没关系，我们已经交换电话号码了。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谈到这些女孩的时候都没有提到她们的名字。那是因为我从不在把妹时自我介绍。正如谜男在第一次课程中教过我的，要等女人自我介绍或问我的名字后，才能判断她对我是否感兴趣。于是，当我们交换电话的时候，我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兴趣指标，而且知道10分叫芮贝卡，11分叫海瑟。现在该分开她们两个，看看我能否得到足够的兴趣指标，以亲吻海瑟作收场。

这时，一个认识她们的家伙突然出现，买了3杯酒——给海瑟、芮贝卡和他自己。我伸出空着的手，张望了一下，佯装受伤。“别在意，”海瑟指指那位

男性朋友说，“他只是不太有礼貌。”我慢慢发现，在海瑟辛苦打造的外表之下，其实是个体贴的女孩。她上钩了。当她叫酒保过来帮我点一杯时，芮贝卡给了她一个鄙夷的表情。“记得我们的原则吗？”芮贝卡抱怨。我知道她们的原则是什么：美女得让男人买酒。但是大卫早就教过我：女人不会尊敬请她们喝酒的男人。真正的把妹达人，绝对不请吃晚餐、请喝酒或送礼物给还没跟自己交往过的女孩。而约会只是个工具。“我们说好这趟旅行不能自己买酒的。”芮贝卡抱怨。“但你不是买酒给自己啊，”我对她们说，“是买酒请我，而且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并非真的如此傲慢，只是为了达到目的，就得遵守游戏规则。突然间，谜男朝我走过来，在我耳朵边小声说：“孤立她！”

“我想给你看个东西。”我对海瑟说。然后牵着她的手，带她走到附近一个包厢，让她坐下，然后表演心灵感应测试。我看见过谜男在我身后以慢动作用拳头捶着他的手掌。那是个密码：瞬移的信号，慢下来准备做出致命的一击。在充斥着浩室音乐<sup>①</sup>和嘈杂声的包厢中，我告诉她有关灵魂注视的事，然后彼此对望，一起分享这片刻。我努力地把她想象成是过去那个矮胖的中学生，假如我一直想着现在的她真美，就会因太过紧张而不敢亲她，而我正打算这么做。

我慢慢把头凑向她。<sup>QF 那要趁早！脚</sup>

“不能亲嘴。”她静静地说道。

我伸出食指放在她的嘴唇上，说：“嘘。”然后我亲了她——在嘴上。

那原本会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吻。但我迷失于游戏之中，忘了自己还戴着假唇环。因为担心它掉下来（或更糟，粘到她嘴上），我不得不后退，再次望着她，然后轻轻咬着她的下唇。

她伸出舌头。“嘿，别这么急。”我对她说，仿佛是她在勾引我一样。狄安杰罗曾经在他的研讨会中说过，提升肉体吸引力的关键，就是欲擒故纵。

我们小心翼翼地亲热，然后我把她还给吧台边的芮贝卡。我还得回到课程中扮演僚机的角色，所以我对她们说，很高兴认识她们，我要回我朋友那里去了。我们约好共度周末，我心里哼着歌快乐地离开。爱的斗牛士马上冲过来抓住我的手狂吻。“在印度，我们会膜拜像你这样的人。”他兴奋地摇动着手臂说，“你让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意义，就像亲眼目睹美

<sup>①</sup> 译注：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出来的一种跳舞音乐。

式足球的传奇四分卫约翰·艾尔维的那记两分钟传球，你明知道他很厉害，但当他真的证明了，你还是会感到难以置信。你得到超级碗冠军戒指了。”<sup>115</sup>

那晚我炙手可热，甚至连没看见我和那对白金姐妹在一起的女人都来跟我搭讪。<sup>11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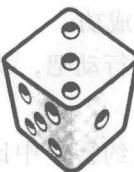
“当我稍后又碰上海瑟的时候，我问她：‘你不是个小偷吧？’”<sup>117</sup>

“不是。”她说。<sup>118</sup>

我取下我的项链，非常缓慢地替她戴上。“这项链，”我在她耳边轻声说，轻轻吻着她，“是用来记住今晚的。下次我们见面，我会把它要回来，它对我有特殊意义。”<sup>119</sup> 当我走开的时候，我知道我给了她一个难忘的夜晚。<sup>120</sup>

无论我是否与她交往，都不重要，因为这是个非常需要技巧的游戏。我的努力为的就是这个。我只是不知道，原来我可以这么顺利地完成任务。<sup>121</sup>

### Chapter



为期两个月的授课之后，我飞回洛杉矶稍作休息。但是当我单独在家时，越来越觉得静不下来。夜店和酒吧里充满了等着我开发的组合，每一个都是全新的冒险。巡视的冲动，让我的身体像发烧一样滚烫。

还好，我接到了葛林伯的电话。他正在威士忌酒吧，而且在跟海蒂·弗莱丝聊天，她以前是个好莱坞大淫媒，因为拉皮条和漏税，最近刚从苦窑里放出来。她想要和我见面。

我穿上刚定做的西装，把道具袋甩过肩膀，并在手腕上沾上不同的香水。我有预感，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话。

当我到达时，葛林伯和海蒂正站在吧台边。他穿着一件我看他穿过N次的印花衬衫，银色因为洗过太多次而褪成灰色。他开了3颗纽扣，无毛的胸膛比过去更加突出。就像职业棒球员一样，他似乎认为那是他的幸运衫。<sup>122</sup>

“这就是型男，”葛林伯告诉她，露出一个狡黠的微笑，令我感到有些不安，“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家伙。”<sup>123</sup>

海蒂很有魅力，也很剽悍，就像那种必须在洛杉矶自力更生的女人一样。

我怀疑葛林伯是不是要撮合我们，但我对坐过牢的女人可不感兴趣。

她伸手紧紧地握了我的手，说：“露两手来看看吧。”

“葛林伯跟我说你是个把妹达人，还有一些你教过的东西。我想看看你有多厉害。”

我对葛林伯摆出臭脸，他出卖我。“你怎么不自己对她示范？”我问葛林伯。

“我已经把到一个了，”他闪现一个得意的微笑说，然后对一个穿着四寸高跟鞋的娇小西班牙裔女人点点头，“而且，她可以在《淘汰约会》上看到我的表现。”我想起葛林伯几个月前说他打算参加电视配对节目《淘汰约会》的试镜，测试自己的把妹技术。我不知道他已经去了——而且还真的被选上了。

“什么时候播？”我问。

“明天晚上。”

“谁赢了？”

“我不能透露，你自己看。”

我在他脸上搜寻答案，但没有成功。

“好了，”海蒂催促道，“开始行动吧，我敢打赌我能把到任何你把得到的女人。”

看来今晚我得在自己的《淘汰约会》中比赛了。即便几个月下来的旅行和钓人游戏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但我不会放弃这次挑战。

海蒂绕来绕去，然后接近3个坐在中庭抽烟的女孩。比赛开始了。

我则以香水作开场白切入附近的一个3人组——两男一女，她看起来像个寻找镜头的女主播。之后，我问了一个实际的问题：“你们怎么认识的？”不幸的是，她已经和组合里其中一个男的结婚了。

正当我打算告退时，海蒂走了进来。

“啊，”她问我的前任目标，“你怎么认识型男的？”

“我们才刚认识他。”她说。

“你们看起来好像很熟了。”海蒂带着谄媚的微笑说。然后她转向我，在我耳边说：“他们很无聊，换个地方继续吧。”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问她她的3人组进行得如何。

“她们全都才20岁，”她说，“不到半小时就得把她们赶回家去了。”很明显，把妹对海蒂而言就是招募旗下的伴游女郎。

几分钟后，她已经打入另一个团体，她对接近毫无畏惧，确实值得夸奖。

我决定使出新学到的招式来挫挫她的锐气。

她正蹲跪在两个女人前面的地板上，她们的脸颊轻轻撒上亮金粉，正在谈论当地的餐厅。我走过去，带着我刚编出来的开场白：“我有个朋友，他的新女友不准他跟大学时代的前女友说话。”

“她这样公平吗？”我问，“还是她占有欲太强了？”

我是想让亮金粉女孩们互相讨论，但是海蒂却脱口说出：“你朋友应该两个女孩都想得到吧。我是说，我总是第一天晚上就得到了。”

这台词肯定是她的惯例的一部分，我已经听她说第二次了。我也注意到她为了不吓跑那些女孩，总是在接近之后蹲跪在地上。我很高兴葛林伯打电话来说海蒂是我们自己人。

最近几星期以来，我已经归纳出自己的惯例。架构很简单：首先是开场白。然后，展示高度价值。接下来，建立关系与情感联系。最后，制造肢体接触。

现在我已经打入那组人，该展示价值然后把海蒂踢走了。我使出在迈阿密认识那对假姐妹之后发明的招式——好朋友测验。

“你们认识多久了？”我开始了。

“大约6年了吧。”其中一个女孩说。

“我完全看得出来。”

“怎么看？”

“解释不如示范，我直接帮你们两个做好朋友测验。”

她们向我靠过来，对这个提议相当兴奋。社群里的人对这种现象有个说法：我正在给她们“马子快克”。他们说，大部分女人对于测验、心理游戏、算命和冷读惯例的反应，就像瘾君子看到免费的毒品一样。

“好，”我说，仿佛正要问一个严肃的问题，“你们是否使用相同的洗发水？”女孩们凑了过来。

她们彼此看了看，然后转过来要开口回答。

“答案不重要！”我打断她们，“你们已经通过了。”

“但是我们用的是不同牌子的洗发水……”其中一个女孩说。

“在回答之前，你们彼此对看。如果你们不熟，应该会继续看着我。但是当两个人之间有默契的时候，它们会在回答之前先看着彼此，像在用心灵感应沟通，甚至不需要交谈。懂了吧？”

那两个女孩再度互看。

“看吧！”我大叫，“你们又对看了！”

她们开心得大笑，型男大大得分。

女孩们开始告诉我，她们如何在搬到洛杉矶那天的飞机上认识，从此形影不离，我看着海蒂无奈地跪在那里，似乎已经完全被遗忘了。

但海蒂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所以，”她大声说，“你们两个谁会跟他亲热？”

光靠一句话，她就羞辱了我。她们当然没有人想跟我亲热——现在还没有。我的程序都还没进行到一半，就算已经完成，这种说法还是能立刻把我打败。“嘿，我可没那么随便哟。”我回答，似乎回神得有点太迟。

海蒂和我一起走开。她拍拍我的肩膀，然后微笑。“如果我现在立刻离开这里，”她说，“她们会像鸭子一样跟着我走。”几秒钟之后，她已经在另一个双人组中。我紧跟着也混进去，竞争再度开始。她坐在一个自称是脱口秀喜剧演员的秃头男人身旁，旁边还有个打扮非常夸张的女人，蓝色长发，小鬼头似的声音和非常机灵的幽默感，她叫希拉里。她说明天晚上她会在一家叫 Echo 的夜店表演脱衣舞。她非常有趣，我几乎不需要在她身上使手段。我们只是聊天，而且我在她的男伴面前拿到她的电话号码。后来，海蒂邀请他们参加一场派对，给了希拉里她的电话号码。她就是不打算让我胜利地离开。

“我可以有一天之内就让她上班。”她说。她很爱在事后撂狠话。

有些人是天生当摇滚歌手的，有些人是天生当老师的。“我天生是当淫媒的料，”海蒂说，“我永远会是个淫媒。”

她每离开一组人，都相信自己能把那些女孩纳为旗下，即使她已经风光不再。当晚要离开酒吧的时候，我们已经争夺过在场的每一个女孩。而且我发现，皮条客和玩家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之后，葛林伯和他的女伴笑着走到我身边。“这真是我见过的最猛的事，”他说，“我真不敢相信你变了这么多，简直脱胎换骨。”他给了我额头一记湿黏的吻，然后否定我，“你的地盘守得还不错嘛，尤其是在这里，因为每个人都认识她。”

“好吧，”我回答，“我们明天看看你在《淘汰约会》中表现如何。”

### Chapter



这是把妹社群的大日子。今晚在《淘汰约会》中，葛林伯将会与其他 3 个

入选的单身汉争夺一位叫艾莉森的内衣模特儿。事关整个社群的名誉，如果葛林伯赢了，就证明这个社群真的拥有社会优势，胜过那些我们一辈子都比不过的运动员和种马；如果输了，那么我们就只是一群自我陶醉的网络怪胎。世界各地的把妹达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葛林伯手中。

我和劈腿一起坐在葛林伯家的沙发上收看那个节目。当节目中的其他男人都对艾莉森大献殷勤的时候，葛林伯只是靠在椅背上，仿佛不屑加入。当其他人都吹嘘自己有多成功的时候，葛林伯接受新导师的建议，说自己是打火机维修员。他通过了第一轮。

在第二回合中，一位女服务员送了一瓶香槟给艾莉森，那是葛林伯的慷慨。她很惊讶，因为葛林伯一直不像其他人那样努力巴结她。他通过了第二轮。

最后一回合是在舞池里，我知道这是个决胜点，因为葛林伯和我曾经一起学过骚莎舞。当他带她进入舞池，抚着她的背令她无法呼吸时，我可以从她眼中看得出来，葛林伯已经赢了。

“恭喜你，”我对他说，“你捍卫了全世界把妹达人的名誉。”

“是啊，”他带着骄傲的微笑说，“不是所有的女模特儿都是笨蛋。”

那天晚上我们去看了希拉里的表演。自从我六年级迷上网球选手洁西卡·尼克松之后，真命天女症一直是我生命中经常出现的状况。但是在过去的8个月，我甚至连一点点真命天女症的迹象都没有，我认识的每个女人似乎都是可抛弃、可替换的。我正深刻地体验到一个悖论：我变得越厉害，对女人的爱就越少。成功不再是由上床或交到女朋友来定义，而是看我表现得有多漂亮。酒吧和夜店变成只是电子游戏中的不同关卡而已，正如谜男在第一次课程中教过我的。

我知道希拉里会是个大挑战。不只因为她是个言词犀利的愤青，也因为她曾经看过我和海蒂一起整晚满场泡女人。

葛林伯和我坐在夜店的后侧，看着希拉里跳脱衣舞。她拥有适合这种表演的火辣身材。当她看见我在后面时，便故作姿态地走来走去，然后突然坐在我腿上，拿水枪在我脸上喷水。我想搞定她。

稍后，我和希拉里、她的姐妹，还有两个朋友一起到一家叫 El Carmen 的墨西哥酒吧。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握了希拉里的手，她紧握回来。兴趣指标。葛林伯说得对，我已经进化成一个全新的我了。她向我靠近一步，我的心开始紧张起来。我明白，现在已进入最令我焦虑的两个把妹阶段——接近和亲吻。

正当我打算告诉她关于动物、进化和令人害怕的狮子时，灾难降临了。安迪·迪克带着一群朋友走进了酒吧，其中一个认识希拉里，于是他们加入我们

这桌。突然间，我的游戏停摆，我们的互动停止了。希拉里的视线内出现了一个更鲜明、更闪亮的物体。我们重新安排座位，结果迪克不知何故卡在我们中间，隔开了希拉里和我。

他立刻就对她大献殷勤。这在洛杉矶是很常见的：名人泡走你的约会对象。在我还是菜鸟时期，曾有一天晚上在酒吧，无助地站在一旁看着罗勃特·布莱克把他的电话号码塞给我的女伴。但现在我是个把妹达人，把妹达人不会静静地戳在一旁看着名人把走他的女人。

为什么我老是要为了女人和小报明星对抗呢？

我站起来走到外面，我需要想一想。之前那个晚上我已经和海蒂激烈较量过了，所以我应该能够打败迪克，虽然那不太容易。他嗓门很大，很惹人讨厌。从他到场的那一刻起，他之所以能当明星的原因显而易见：他喜欢引人注意。

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变得比他更有趣。

葛林伯在外面和一个有棕色卷发的女人说话，他才掏出纸笔，就得到电话号码收场了。

突然，那女孩离开了葛林伯。“型男？”她难以置信地望着我。

我看着她，她看起来好眼熟。“我是洁姬呀。”她说。我的下巴差点掉下来，她就是那个让我从旅馆房间仓皇出逃的臭脚喜剧演员，我的第一个半成功故事。要不是太巧合，就是我们已经没有新的女人可以巡视了。

我和她聊了一下她的喜剧课程，便自行告退。我不能再浪费时间了，每过一分钟，迪克的手就往希拉里腿上移动一寸。而我有一个可以反击他的妙计。

我走回那一桌，坐下，然后对希拉里和她的姐妹们做好朋友测验，她们全都把目光转移到我身上。给她们分析过肢体语言之后，我提议玩说谎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每个女人都要想出4个关于她的房子或车子的陈述和一个谎言，但是她不必说出来，只要在心里想着，一次一个。借着观察她眼球移动的变化，通常可以分辨出哪一个是谎言，因为当人们说谎或实话的时候，眼球会望着不同的方向。整个游戏过程我毫不留情地取笑希拉里，直到她的肢体语言对迪克关闭，转而向我开放。

迪克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这是个兴趣指标，但我当时并没有发现），我告诉他我是个作家。他说他正在考虑写一本自己的书。很快，他就完全忘了希拉里，开始对我密集发问，看我是不是能够帮他。他成了我的粉丝。正如谜男所说，搞定了男人，你就搞定了女人。

“我最大的恐惧就是怕被认为无趣。”他说那是他的弱点。我已经打败他了，我变得比他更有趣——而且对他有价值。这个策略是成功的，甚至比前一

晚跟海蒂的较量还要成功。我只是不知道它成功到什么地步。

迪克溜到我身边，在我耳边说：“你是哪种？异性恋，同性恋，还是双性恋？”

“呃，异性恋。”

“我是双性恋，”他边说边对着我的耳朵呼气，“真可惜。我们可以玩得很愉快的。”

在迪克和他朋友离开之后，我回头讨好希拉里，她立刻给了我一个小狗讨食的表情。我在桌子下牵着她的手，感觉到温度从她的手掌、她的腿、她的呼吸中散发出来。她已经被我搞定了。



### Chapter

当我早晨从希拉里那里回到家时，达斯汀正在我的公寓里等我。天生好手之王回来了。但是他在我的公寓里干吗？

“嗨！”他以温柔的、娘娘腔的声音说。他穿着一件斜纹软呢休闲外套，上面有褐色大纽扣，一条直筒黑色宽裤和一顶黑色无边便帽。

在我加入社群之后，已经一年多没有和达斯汀联系了。最近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是，他在俄罗斯经营一家夜店，还曾经寄给我他女朋友的照片——每天一个，而且他真的称她们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以此类推。

“你怎么进来的？”

“你的房东太太让我进来的，她真是个好人。你知道吗，她儿子也是个作家。”达斯汀总是有办法让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很自在。

“真高兴看见你。”他边说边给了我一个拥抱。等他放开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似乎真的很高兴再次见到我。

“彼此彼此。”

在我学习把妹艺术时，我每天都想起达斯汀。杰弗里得靠催眠桥段来说服女人和他一起探索她的幻想，达斯汀却能够不吐半个字就达到同样的结果。他对女人而言是一块空白的画布，让女人投射内心压抑的欲望——即使她在认识他之前并未意识到那些欲望是什么。我以前完全不懂他是怎么办到的，但是现

在，借着我的新知识，我可以看着他做，问他问题，最后模仿他的步骤。我可以把一个全新的方法引入到把妹社群之中。

“我跟你说过这一年来我都在干吗吗？”我说，“我和世界上最强的把妹达人们来往，整个生活都改变了，我现在开窍了。”

“我知道，”他说，“马可告诉我了。”

他用湿润的褐色大眼睛望着我，那双眼睛曾经望进无数美女的灵魂深处。“我已经……”他顿了一下，“我已经不干那些事了。”

我看着他——起初充满怀疑，然后注意到他头上的帽子是一顶犹太小圆帽。

“我现在住在耶路撒冷，”他接着说，“在一一所犹太神学院。”“你在开玩笑吧？”

“不是，我已经8个月没有做爱了，那是被禁止的。”

我不敢相信我听到的，天生好手之王变成禁欲主义者！这怎么可能？监狱不就是为了这个发明的吗？提供男人食物、衣服、电视、蔽身之处和新鲜空气，但是剥夺真正重要的两样东西——自由和女人。

“真的吗？”我问。

他笑了，轻拍着我的背。他动作缓慢、笑声谦逊，仿佛在潜意识里回避了低级笑话。“我现在改了一个希伯来名，”他说，“那是神学院里最高级的拉比帮我取的，叫亚维夏。”

我目瞪口呆，达斯汀怎么可能突然从一个夜店玩家变成了犹太教徒，尤其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放弃女人？”我问。“当你可以得到任何你想要的女人时，每个男人——即使很有钱或很有名——都会对你刮目相看，因为你拥有他缺少的东西。”他说，“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却再也不想和她们亲热了。我只想说话，于是我们整个晚上都在说话，聊得非常深入，到了早晨我会走路送她们去坐地铁。那就是我开始抛弃这些的时候。我发现我所有的肯定都来自女人。对我而言，女人变得像上帝一样，但那是假的上帝。所以我要寻找真正的上帝。”

他说，他坐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在网络上寻求指引，碰巧看见犹太律法书，便开始阅读。在一趟充满启发的耶路撒冷之旅后，他回到俄罗斯，参加了一场赌城派对。跟他在耶路撒冷遇见的人们相比，俄罗斯的黑手党、堕落商人和见钱眼开的小贩们让他觉得恶心。于是他整理行囊，离开他轮值一星期的女友们，在逾越节（犹太教主要节日之一）前夕搬到耶路撒冷。

“我顺道过来，”他说，“是想为我过去的某些行为请求你的原谅。”我完全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一直都是个很棒的朋友。

“我把腐朽的生活形态和行为理想化，”他解释道，“我憎恶亲切、仁慈、人性尊严和亲密，反而利用、贬低并玩弄女人。我只想到自己的快乐，忽视自己和其他人内心中美好的本能，还企图让我认识的每个人跟我一起沉沦。”

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忍不住想：他正在道歉的这些事情，正是我当初和他交朋友的真正原因啊。

“我把你拖进把妹这整件事情中，仿佛在鼓吹这是世上的至高理想。”他继续说，“我玷污了你善良的灵魂，深感抱歉。”

理智上这一切都很合理，但我从不认同极端，无论是毒品上瘾、宗教狂热还是无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达斯汀，或亚维夏，都有点不太对劲。他有一个正在试着填满的洞——起初是靠女人，现在是靠宗教。我听着他，但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接受你的道歉，”我对他说，“但是你真的没有什么好向我道歉的。”

他温和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我终于知道他为何如此有魅力：他那双眼睛，像高山湖泊的湖面一样闪亮，那专注的强烈力量，让你相信对他而言，此刻除了你正在说的话之外，其他事都不重要。

“你想想看，”我继续说，“如果一个人想要改善他在认识女人方面的不足，他自己势必得先作点改变。而女人在男人身上寻找的特质，碰巧都是他的优点。我的意思是，我变得更有自信，也开始健身，更注重饮食和自己的情绪调节，学习更多心灵上的东西。我已经变成一个更有趣、更积极的人了。”

他看着我，耐心地听着。

“而且现在我不只在女人面前比较吃香，和别人的关系也更加融洽，从和我房东的相处到处理透支的信用卡。”

他依然看着我。

“所以我要说的是，没错，我正在学习如何把妹，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也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了。”

“好吧。”他说。

“嗯？什么？”

“我会永远当你是真正的朋友，这也是为了弥补我的错。”

他没有被说服。妈的，我要去睡一下了。

“你介意我多待几天吗？”他问。

“没问题，但是我星期三要去澳洲。”

“你有闹钟可以借我吗？我得做日出祷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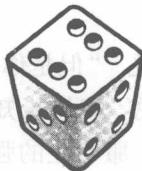
我找出一个旅行小闹钟给他，他从袋子里抽出一本书。“拿去，”他说，“我带了这个给你。”

那是一本 18 世纪的精装书，叫做《正义之道》，扉页上有他题的一段文字，引述了犹太法典的注释：

毁灭一个生命，和毁灭全世界同等罪恶；拯救一个生命，和拯救全世界同等荣耀。

他正在试图拯救我。为什么？我正玩得开心呢。

### Chapter



谜男和我踏上另外一次公路旅行。天气非常炎热，地图非常精确，租来的汽车车顶上有绳子捆住的冲浪板。我们在澳洲 3 座城市的 5 期课程名额全部售出。生命真美好，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

然而，谜男情绪有点低落。我心里暗忖再也不要跟他一起旅行了。他离开多伦多之前，女朋友派翠莎对他下了最后通牒：结婚生子，否则再见！交往了 4 年之后，他们的目标有分歧了。谜男想以魔术师的身份巡回世界，交两个相爱的双性恋女友；派翠莎则想在多伦多和一个男人安定下来，而且没有其他女人。去他的上流社会和另类生活形态。

“我真不懂女人。”他抱怨道，“我是说，我完全知道怎么做可以吸引她们，但我还是不了解她们。”

我们来澳洲是因为毛衣——谜男第一次课程中那个年纪较大的澳洲学员，他邀请我们到布里斯班他的家中待一个星期。在 4 个月的巡视之后，他终于邂逅了他想娶的女人。

“我像个忐忑不安的青少年一样。”当我们停进他的车道后，毛衣大声说。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我当初在饭店见到的那个缺乏安全感的中年男人。他晒黑了，而且神采奕奕，最了不起的是，现在他脸上总挂着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

赫莲娜·鲁宾斯坦（美国化妆品牌 HR 创办人）曾说过：“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社会对男人的审美标准一向比女人宽松，但这句话套在男人身上也完全适用。只要给一个像毛衣这样的男人——黝黑的皮肤、良好的体态、

洁白的牙齿、健身计划和合身的衣服，他就能通往型男之路。

“我刚跟我女朋友在悉尼待了一个星期，”毛衣边说边领我们走进他家，“我们大约一天通 7 次电话。在我离开之前，我问她愿不愿意嫁给我。很肉麻，是不是？除此之外，我这星期靠房地产座谈会进账 50 万元。生命真是充满惊奇。感谢社群，我拥有了健康、乐趣、金钱、爱情，还有身边很多很棒的人。”

毛衣住的地方是个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的单身公寓，俯瞰布里斯班河和市立植物园。他有大游泳池和按摩池，楼上有 3 间卧室；一楼有 4 个员工——都是 20 出头、阳光健康、积极进取的澳洲男孩，在一张马蹄形大书桌边坐着，每个人都对着自己的电脑工作。毛衣不只训练他们卖他的产品——房地产投资的书籍和课程——而且还引介他们上把妹社群。他们白天帮毛衣赚钱，晚上陪着毛衣一起出门巡视。

“我很愿意帮助这些年轻人把到美眉，但是我已经退出江湖了。”他说。

当我们问他对于和一个女人安定下来的决定有何感想时，毛衣这么说：“我这叫急流勇退。我已经了解到，没有认真投入，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有深度，无论是人际关系、事业或嗜好。”

就某些方面来说，我很嫉妒。还没有一个女人可以让我说出这种话。

谜男的课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毛衣事业腾达而且恋爱了；多面最近搬出他父母的房子，也终于可以自如地与女人相处；而我正在环游世界，传授拙男们那些我一年前还不会的技巧。

谜男受到的打击比我更大——对于毛衣的订婚，而非他的家庭办公室。当他没仔细盘问毛衣和他的员工如何运作他们的事业时，他就默默地看着他们工作。

“我想要这一切，”他不断告诉毛衣，“你拥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而我在多伦多都快要烂掉了。”

在我们开车去机场的路上，谜男和我计划着下一个冒险。

“我下个月在多伦多要开一場一对一的教学，”谜男说，“有个家伙要付我 1500 美元。”

“他哪儿来的钱？”谜男大多数的客户都是大学生，根本凑不出学费。他已经把价钱提高到 600 美元，而时间从 4 天减为 3 天。

“他老爸有钱，”谜男说，“他从贝尔格莱德的异国选项那里听到我的事。他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才刚刚开始在网络上贴文章，署名老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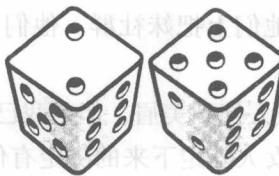
和谜男的大部分对话都和计划有关：筹备课程，表演一个半小时魔术，建立网站，和扮成小丑的女孩们调情。他最新的计划是让会员们刺青。

“每个谜男沙发吧的会员都要去刺那个图腾，”当我们在机场分头走的时候，他说，“右手腕刺上一个心，就在动脉上面，方便我们在现场识别。而且拿

来变魔术也很好。我可以教你如何让脉搏停止跳动 10 秒钟。”  
有几个会员真的跑去刺了——包括视界，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他已经搬到洛杉矶，努力要当个演员。他通过 e-mail 发照片给我们看，但是有个问题：他刺错地方了，而且上下颠倒。那颗心应该刺在血管正上方，才能够感觉到脉搏。但是他刺在手腕中央，高了一点，而且面向内侧。

无论如何，那是肯定的一票，一种契约，象征对这个把妹社团的至死不渝。

### Chapter



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会是我的把妹事业中最值得纪念的一趟旅行。首先，我要去多伦多跟谜男一起对老爹进行一对一的教学。然后，去刺我们的心形图腾，再搭巴士到纽约开谜男的第一个课堂研讨会。最后，飞到布加勒斯特好让谜男能够实现他所谓的“幸福计划”。

刺青和白人奴隶——那就是我自我改造的结果。  
离开家的时候，我检查了我的信箱。除了平常的过期账单和汽车保险费调涨通知，还有一张明信片，是耶路撒冷的哭墙。“你的希伯来文名字是 Tuvia，”是达斯汀的笔迹，“这名字源自 Tov 这个字，善的意思。它的反义词是 Ra，恶的意思。在希伯来文中，Tov 也表示长久永恒，Ra 表示短暂无常。所以你的本质联结到探索的欲望，也联结到长久存在的善，只是有时候你会被一路上的恶牵绊。”

在飞机上，我重读了那张明信片。达斯汀在向我传达一个来自上帝的讯息，而且也许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也有一个从青春期就开始的愿望，想要有能力吸引任何我想要的女人。现在我正在实现我的愿望，这是善，这是 Tov。

谜男最近在多伦多找到了自己的住处，和一个叫 No. 9 的把妹达人合租。No. 9 是个华裔软件工程师，多亏谜男不断地耳提面命，他已经变成一个看起来比较酷的家伙。他们住在多伦多大学附近的一家网吧楼上，是一套狭窄的两居公寓。

No. 9 出城去了，我把行李放在他的房里，然后到厨房去找谜男。派翠莎已

经和他分手了，这次是来真的。而谜男花了太多时间窝在房间里玩在线游戏，还有下载 A 片。离开这间房子，准备即将开始的授课，对他是很好的治疗。

会报名上课的人有 3 种类型。第一种是像贝尔格莱德的异国选项那样的人，正常而且社交能力良好，只是想在认识女孩方面拥有更好的弹性和选择。第二种人拘谨保守，而且固执于他们自己的方式，像克里夫，他甚至无法像其他人那样拥有一个化名。他们通常会大量吸收新知，但是连最低程度的行为改变都很难做到。第三种是像老爹这样的人——专攻搭讪的机器，他们没有社交恐惧，却缺乏社交技巧。只要手边有流程可以遵从，这种人往往最容易改造。但是一旦材料用尽，他们就手足无措了。

这将是老爹的挑战。他是个语气温和的法学院预科生，穿着格子衬衫和大一号的牛仔裤。这些人总是穿着格子衬衫和大一号的牛仔裤出现，后来会改穿夸张闪亮的衬衫、黑色的紧身合成皮裤，配银戒指和推到头上的太阳镜。那是玩家的制服，目的是传达性感，但显然与廉价同义。

谜男、老爹和我坐在咖啡厅里，我问他那些老问题：你的得分是多少？你希望你的得分变成多少？你的症结是什么？

“我以前是兄弟会里的公关负责人，”他开始说，“我家境不错，父亲是名牌大学的校长。”

“容我打断一下，”我说，“你的身家报告并不能博得赞赏，只会显示出你层次低下。有钱人不必告诉别人他多有钱。”

老爹愚蠢地点头。他的头顶似乎罩着一团看不见的浓雾，这让他的反应比大多数人慢半拍，给人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我可以录下你们说的话吗？”老爹边问边把一台小型数字录音机从口袋里掏出来。

我们这辈子养成了相当多的坏习惯——从性格的缺点到粉饰错误。除了其他次要的扭曲偏差之外，是父母和朋友强化了我们的想法，让我们觉得现在这样就 OK 了。但是只当你自己还不够，还要成为最好的自己。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自己，那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那些课程才会让人生有巨大的转变：我们不怕伤人，直接告诉每个学员他给人的第一印象，纠正他的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每一件衣服，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没有完全发挥他的潜能——这还没有人能做到。我们被困在旧的想法和行为模式里，如果才 1 岁大或 12 岁时那可能行得通，但现在只会让我们越混越回去。而且毫无疑问，我们身边的人或许可以纠正我们的小缺点，却忽略了大问题，因为怕伤到我们的自尊。

但我们到底是谁？只是一堆好基因和坏基因，加上一些好习惯和坏习惯。

既然没有酷或自信的基因，那么不酷和不自信就只是坏习惯，只要有足够的指导和意志力就可以改变。

而意志力就是老爹的本钱。他是个独子，习惯不择手段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向他示范一些我最好的惯例——嫉妒女友开场白、好朋友测验、立方体，还有我新编出来的桥段，关于C形微笑和U形微笑所代表的人格特质。老爹录下每一个字。他会抄下来、背下来，然后用我说的每一个字去吸引帕丽丝·希尔顿。

我当时就该看出那些征兆，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教学，而是复制。谜男和我正在巡回世界制造迷你版的自己，而我们很快就会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的第一站是皇后街上的一家夜店。看着老爹在几个组合中惨败之后，我开始示范。不知道什么原因，我非常抢手，那不过是个普通夜晚而已，但每个女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有个和未婚夫在一起的红发女孩甚至偷偷把她的电话号码塞到我口袋里。我想这一定是所谓的吸引者氛围：我正散发出某种特别的气质，而这也是个适合做这些事的完美夜晚——在一个学员面前。

我注意到老爹正在和一个可爱的女孩说话，她有一头褐色短发和一张和他般配的圆脸。但她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老爹身上，她的眼睛一直朝我的方向闪烁。这就是专家所谓的PAIMAI，他们最烂的一个简称，大概意思是“不说出口的接近邀请”。准确地说，是接近之前的邀请，要男人接近的邀请。

当老爹走开的时候，我对她说了一些什么。之后，我不记得我到底说了些什么——那是个很好的征兆，表示我正在内化这个游戏，我可以脱离老套的戏码，靠自己的力量独撑大局。两分钟之后，我看到她给了我那种小狗讨食的表情。于是我突然蹦出那个问题：“你愿意亲我吗？”“嗯，我没想过这个。”她说，仍保持跟我目光接触。

我把那当作是答应，向前亲她。她热情地回应，双手抓着我的膝盖。我忽然看见一阵闪光，老爹正在拍照。

当我亲吻完透口气时，她微笑着说：“我没有买你任何一张专辑，但是我朋友很喜欢你的音乐。”

我回答：“唔，好。”

她以为我是谁呀？

她充满期待地看着我，好像我应该聊聊我的音乐。我并不想拆穿她并毁了她的幻想，于是礼貌地告退了。她给了我电话号码，要我回到饭店后打给她。

在离开的途中，夜店老板娘把我拉到一旁说：“非常感谢你的光临。这是我的名片，有任何我们能够为你效劳的地方，请别客气。”

“大家以为我是谁？”我问。

“你不是魔比吗？”

所以并非是我当晚表现得特别出色，而是因为我的光头，让老板娘以为我是魔比，而且她告诉了现场一半的人。我花在吸引上的所有努力，就被名气轻易地比下去了。为了真正提升到更高的层级，我得找出方法，在不靠名气的帮助下，和名人操控同样的魅力开关。

我猜道行较低的玩家会将错就错，但是我没有打电话给那个女孩。我进入游戏不是为了欺骗女人，而是要让她们喜欢我这个人——至少是现在的我。

在之后去的那些夜店，我们看着老爹实地演练我们传授他的每项技巧，有任何操作错误立刻纠正。随着成功率的上升，他也渐渐上道。他告诉我，他没去上暑期学校，宁可把那3个月的时间花在练习快速吸引技巧上。为了拿到催眠师执照，他甚至正在该领域最受推崇的大师之一卡尔·班扬的门下学艺。但是直到这次课程之前，他从未见过真正的把妹达人在现场示范。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立刻就报了另一期课程。

我们和老爹在一起的最后一天，去了一家叫 Guvernment 的夜店。我把他推入组合中，看着他像个机器人一样重复着谜男和我教过的开场白、惯例和否定。现在女人会响应他了，这实在很叫人吃惊，几句简单的台词竟然可以那么管用——但也有点令人沮丧。脱口秀喜剧演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出能够吸引所有观众的5分钟惯例。连着几百场的观众都在同一个笑点爆笑之后，他们开始不把观众看在眼里，因为他们太容易操纵了。同样，成功的把妹达人也要承受相同的副作用。

老爹提前离开了，他想在飞回家前补个觉，谜男和我继续留在夜店里巡视。葛林伯最近提供给我一个新点子：把收集到的电话号码纸条放在桌子的玻璃垫下当成装饰。当我和谜男分享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突然打断我。

“启动‘邻近警报系统’！”谜男说。  
当女人靠近男人站着，附近并没有人跟她交谈，她却故意背对着他时，就启动了谜男所谓的邻近警报系统。这表示她对他有兴趣，想被搭讪。  
谜男绕过去跟她们聊天，其中一个是穿着无肩带洋装的金发美女，另一个是戴着头巾的褐发女郎。谜男自我介绍说他是个很强的魔术师。我们已经搭档好几个月了，所以我完全知道现在该怎么做：拿一些有用的话和我小时候学过的假魔术来唬她们。在把妹现场，你会发现，所有10岁时觉得好笑的东西，又变得好笑了起来。

谜男带了一台DV来，他要录下那些互动过程。女孩们似乎并不介意。当他孤立褐发女郎的时候，我正在和金发女郎说话。她的名字叫卡罗琳，她的朋友叫卡莉。卡罗琳和家人住在市郊，她的愿望是当个护士。她的胸部只有蛋挞大小，个性内向害羞，在Hooters餐厅工作。

从一米远的距离看来，卡罗琳的脸蛋很完美；但从半米远处，就会看到上面有些恼人的小雀斑，有一颗牙是歪的，锁骨部位的皮肤有一块红斑，好像才抓过痒。她闻起来像棉花糖，在24小时内曾经修过指甲，体重不会超过45公斤，最喜欢的颜色可能是粉红色。

我一边观察，一边动着嘴巴，背诵之前已经对几百个女孩说过的那些惯例。卡罗琳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惯例对她似乎没用。我就是无法到达所谓的“上钩点”，表示你正接近的女人喜欢你的陪伴，而且不想让你离开。虽然我距离卡罗琳只有半米，但我们之间好像有一公里宽的鸿沟。看过《开水房》这部电影之后，谜男判断跟女孩要电话号码简直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的新策略不再是打电话约女孩子，而是立刻就带她到附近的酒吧或餐厅来个实时约会。转移阵地很快就变成把妹游戏中重要的一部分，它有一种时间错乱的感觉：明明才刚刚认识，但一群人一起玩了一夜后，会觉得彼此仿佛已经认识一辈子了。

“我们一起去找点东西来吃吧？”谜男提议。  
我们和实时约会对象手挽着手，走到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过程中，每一件事突然间都对了。卡莉自在地展现活泼辛辣的机智反应，卡罗琳也开始变得体贴与温柔。我们不需要任何惯例或策略了，只是轻松地自嘲和彼此开玩笑。杂耍人是对的：笑声是最好的诱惑。

之后，卡莉邀请我们到她在附近的公寓。她刚刚搬进去，房里空荡荡的没有家具，于是谜男和我坐在地板上。我们没有要离开的意思，而那些女孩也没有提醒我们去叫出租车，我们认为这是个兴趣指标。

卡莉很快就和谜男离开了房间，并给了卡罗琳一个心照不宣的眼色。当我们拥抱着彼此时，刚刚在酒吧里分隔我们的鸿沟消失了。卡罗琳的身体柔软又温驯，她的心灵又脆弱又仁慈。现在我了解为什么刚认识她时，要和她建立关系会如此困难了，因为她用感觉沟通，而不是言语。我想她会是个很棒的护士。卡罗琳把毛毯铺在硬邦邦的木头地板上。如史蒂夫曾经教过我的，我累积她的高潮，直到她的身体似乎就要融进地板里。接着就在我认为马上要发生什么的时候，我听见了在我人生中等同于“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的借口——“可是我才刚认识你。”

不过，她的语气甜美多了。没有必要急着和卡罗琳做爱，我知道我会再见到她的。她躺在我的肩膀上，我们享受那性爱后的余韵。她说她19岁，在市郊的老家里有个一岁的孩子，名叫卡特，她想当个尽责的小妈妈。这是她第一次放下他在周末出来玩。

我们第二天下午才醒来，因为前一夜的激情而觉得尴尬，卡罗琳提议到隔壁餐厅吃早餐。

在那一夜之前的晚餐，卡罗琳的蓝眼睛呆板而疏远；但这顿早餐，她用充满光芒的眼神看着我，即使我说的笑话不太好笑，她还是很捧场。她心里的某种东西已经打开了。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我和女人产生真正的情感联系。我并不特别偏爱某种类型的女孩子，不像有些家伙偏爱亚洲妹或热爱胖女人。但是想不到在全世界所有女人中，我竟然会碰上一个在 Hooters 餐厅工作的 19 岁单亲妈妈。人心最奇妙之处在于它无法控制，超越理智。

那两个女孩开车送我们回到家之后，谜男和我仔细检讨前一晚的事，分析我们哪里做对或做错了。卡罗琳和我原以为谜男跟卡莉进行得很顺利，其实谜男甚至连吻都没有吻到。她有男朋友了。卡莉虽然挡住谜男的攻势，但显然已经被他吸引了。所以我们根据我的经验，拟出一个“冷冻计划”。谜男想，如果女人的性是认可的手段，为什么不从她手中夺走这种认可呢？他打算对她冷处理，直到她觉得很别扭而想讨好他，好让气氛恢复正常。

我们把卡莉和卡罗琳的影片上传到谜男的电脑里，合力把 6 小时的片子剪辑成一段 6 分钟的影片。当我们完成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卡罗琳，要她当晚过来接我们。

碰巧杂耍人正在镇上进行他自己的授课。听说他认识了一位很正点的爵士乐小提琴手，叫做英格丽。于是大家约了一起去吃晚餐。

“我正打算离开把妹事业，”杂耍人说，“我想把时间留给恋爱。”英格丽赞许地紧握他的手，“可能有些人会说我怕老婆，但这是我的选择。这些课程对英格丽而言压力太大了。”

再见到杂耍人真好。他是极少数不急色、幽默而且正常的不会吓到我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的把妹达人之一。因为上述理由，我并不认为他算是把妹达人，他只是个风趣、善于表达的人。跟谜男相比，他显得特别有智慧。谜男把场面搞冷了，让这顿饭有点尴尬。如果谜男的计划有用，那就说得过去；如果没用，那他就只是个混蛋。

稍后，谜男果断地说：“待会儿去我住的地方，给你们看看我昨晚剪的片子。”胜利永远属于最务实与最有行动力的人。

看影片的时候，卡罗琳一直微笑。之后我带她到 No. 9 的房间，我们躺在床上，慢慢为彼此脱去衣服。

完事后，我们躺在一起，卡罗琳突然起身坐在床边，默默地对墙发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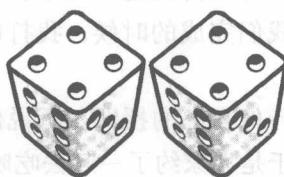
我问她怎么了，她突然迸出眼泪来。“我太快屈服了，”她啜泣着，“这下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

这些话听起来真窝心，因为是那么诚实。我搂着她，把她的头放在我肩上，告诉她：“我谈过的每一场恋爱，都有个热情的开始。”那是我从谜男那儿学来的台词，但是我真心相信。接着我说：“也许你不该这么做，但你是真的有这渴望和需求。”那是我向杰弗里学来的台词，但是我真心相信。然后我又告诉她：“我比你之前交往过的人都成熟，请不要以过去的经验来判断我。”那是我向大卫·X学来的台词，我也真的相信。最后我说：“如果我不能再见到你，我会很难过。”那可不是台词。

当我们从房间里出来时，发现卡莉和谜男两人裹在毛毯里。根据散落一地的衣物来判断，谜男的冷冻计划成功了。

卡罗琳和我在他们旁边的沙发上调情，我们一起用谜男的电脑看了一集《奥斯本家族》。这一刻真美好，但是不会长久。

### Chapter



没有什么比一起成功把到女孩子更有凝聚力的了，那是伟大友谊的基础。当那些女孩离开后，我们终于可以给彼此一个从邂逅时就一直忍住的击掌。那是世界上最爽的击掌，不光是一个声响，而是兄弟荣辱与共的喝彩。

“你知道最爽的是什么吗？”谜男说，“我本来感觉很糟，然后某个女孩和我交往而且喜欢我，砰，我又觉得在世界之顶了。”

“所以呢？”谜男接着说。

“你准备好要投入这种生活形态了吗？”  
“我以为我已经投入了。”  
“不，是一辈子。现在它是你血液里的本能。你和我，我们必须互相较劲。在所有我见过的家伙当中，你是我唯一的劲敌。除了你之外，其他人没有任何机会可以登峰造极。”

青少年时期，我会清醒地躺在床上对上帝祈祷：“请不要让我在还没享受过

男女之爱就死掉，我只是想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有不同的梦想，我恳求上帝让我在有生之年能当个父亲。我一直为体验而活，旅行、学习新技巧、认识新朋友，但是生一个孩子是终极的体验，那是人生的目标。虽然我行为不羁，但我并没有忘记这一点。

然而与此同时，为了体验而活也表示渴望冒险以及和不同女人约会的新鲜感。我无法想象选择一个人共度一生，不是因为害怕承诺，而是我害怕和心爱的人争吵轮到谁洗碗，或对她失去欲望，或是在她心里的地位比不上我们的小孩，或是自私地因为失去自由而彼此憎恨。

把妹这件事从来就和播种无关，我的种总是会播出去的，但那未必是我的偏好。如果我要了我的初恋女友还跟她有小孩，孩子现在应该已经8岁和10岁了。我一定会是个很棒的父亲，各方面都不会跟他们有代沟。但是现在，一切都太晚了，等到我的小孩10岁的时候，我都已经40多了。他们会嘲笑我的音乐品位，而且在比腕力的时候会打败我。

我真的要错过结婚的机会了，快要为自己贴上“终身玩家”的标签了。  
一个小时之后，谜男和我来到金斯顿路上的一家刺青店外面。我想，我不应该笨到来刺青的。但是在击掌的那一刻，在兄弟情谊中，人很容易昏头。

我转动门把然后向里推，门打不开。虽然是星期一下午3点钟，但店是关着的。

“该死！”谜男说，“我们去别家。”

我不是迷信的人，但是当我对某个想法犹豫的时候，只要一点点力量就可以把我推往另一边。

“我办不到。”我说。

“怎么了？”

“我不敢承诺，就算是要我刺上‘绝不承诺’的刺青都不可能。”

我的神经质就这么一次拯救了我。

第二天晚上，卡罗琳开车到谜男家，我们一起出去吃寿司。

“卡莉呢？”谜男问。

卡罗琳尴尬地看着她的茶，缓缓地说：“她……呃……她不能来。不过她要我问候你。”

我发现谜男的肢体语言改变了。他突然瘫在椅子上，然后进一步追问：“她说过为什么吗？是怎么了？”

“嗯，”卡罗琳说，“她……好吧，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

谜男的脸色发白，道：“所以她不过来？”

“卡莉说你和她真的很不适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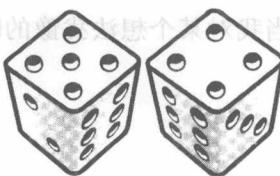
谜男安静下来了。接下来的10分钟他不发一语。每当我们问他问题想让他回神，他都只回答一个字。并不是因为他爱卡莉，他只是痛恨被拒绝。他正体验到引诱一个有男朋友的女人的坏处：女人往往回到男朋友身边。卡罗琳和我正浓情蜜意，这只会让他更受刺激。

“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把妹达人。”他对着我的方向呻吟道，“为什么我会没有女朋友？”“呃，也许正因为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把妹达人。”

漫长的沉默之后，谜男要求卡罗琳送他到他前女友派翠莎工作的脱衣夜店。她在停车场放他下车，然后载我到她郊区的老家过夜。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家人。她母亲在门口迎接我们，怀里抱着一个正在哭的婴儿——那是我小女友的孩子。

“你想抱抱他吗？”卡罗琳问。我本来以为我的反应会是被突来的现实吓呆，然后想着如何临阵脱逃。但我没有。我想要抱他，那还蛮酷的。这正是我进入游戏的目的，经历这些冒险，能够初次把婴儿抱在怀里然后猜想：孩子的妈妈对我有什么期待？

### Chapter



当我和卡罗琳在一起，扮演着爸爸的角色时，谜男每况愈下。

让他在夜店下车是错误的一步，见到派翠莎令他彻底崩溃。她不但不想复合，而且已经开始和别人约会了。

“她一天健身3个小时，”谜男在电话里说，“瘦了6公斤，现在她的屁股有10分，老兄。这就是女人火大起来会做的事。”

“别去想她看起来有多棒了，”我劝他，“多去想想她的缺点吧，那样你会好过一点。”

“我理智上知道，但是情绪上却糟透了，像是被拖行过火炭一样。当我再见到她的时候，那火辣的身材和古铜色的皮肤，这一切都把我击垮了。她是那个地方最辣的脱衣舞女郎，而我却无法拥有她。连卡莉也回到她男朋友身边去了。

我以为可以在新地盘好好生活下去，却在这里被打败了。为什么？”

“老兄，你是个把妹达人，天涯何处无芳草，你一个晚上就能搞定女人啊！”

“我不是把妹达人，我是个情人，我爱女人。我很乐意和派翠莎一起生活，现在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

谜男根本不会想到或谈到派翠莎，直到她拒绝他。现在他被迷住了，被自己的把妹理论反将了一军。派翠莎正在进行剥夺，但是她并不是在耍手段——是来真的。

身为一个习惯哄骗别人的魔术师，谜男对任何性灵或超自然的东西都没有耐性。他的宗教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他而言，爱只是一种进化的冲动，让人类能够实现两个主要目的：生存与繁衍。他称之为“配偶联结”的本能。

“真奇怪，配偶联结竟然这么强烈。”他说，“我现在觉得好孤独。”

“这样吧，我们明天去接你，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在郊区玩。那样你会开心一点的。”

卡罗琳和我把卡特放进婴儿车里，推着他在公园附近散步。当我坐在长椅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和谜男这对把妹达人还真是可悲。全世界的男人都以为我们泡在温泉里，身边围绕着比基尼女郎。然而现实完全相反，谜男孤零零地待在单身公寓里，也许正在哭或是看着 A 片，而我正在郊区推着婴儿车散步。

早上卡罗琳和我去接谜男。自从我上次见到他，他就没有刮过胡子，松垮的灰色 T 恤盖在他褪了色的牛仔裤上。

“最好确定你家人不会叫我表演魔术给他们看。”他对卡罗琳说。

然而那个晚上，从卡罗琳的母亲问谜男做什么工作，他就展开了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他介绍每一项魔术——读心术、瓶子飘浮、自我飘浮、手的把戏——连续 10 分钟的精彩表演，让我看过的每一个魔术师都相形失色。房里的每个人都被他迷住了：卡罗琳的妈妈大吃一惊，她的妹妹被吸引，她弟弟也想学习如何让粉笔飘浮，好吓吓他的老师。在那一刻，我才发现谜男真的有两下子，可以实现他成为超级巨星、超级魔术师的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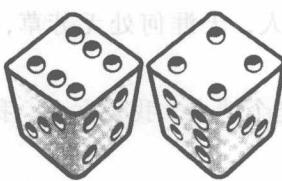
当晚，卡罗琳的家人上床睡觉后，谜男问她有没有安眠药。

“我们只有泰利诺 3 号，那是可待因。”卡罗琳告诉他。

“应该有用，”谜男说，“整瓶都给我，我的抗药性很强。”

卡罗琳只给了他 4 颗，但那不足以让他昏睡。所以当卡罗琳和我熟睡的时候，谜男正处在可待因药效发作的兴奋中，于是，他整晚地在谜男沙发吧上写文章。

心静自然凉，人闲体更舒。人生百味，酸甜苦辣，皆是人生调味料。生活的酸甜苦辣，人生的喜怒哀乐，都是人生的调味料。

**Chapter****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主题：**人生目标**作者：**谜男

我现在正待在卡罗琳家，因为派翠莎让我很不爽。卡罗琳是型男在多伦多的女朋友，型男一定很辛苦，没错，她是很正点，但有个拖油瓶。型男和卡罗琳看起来很般配，但是我也清楚一个人的限度。真该死！

解决之道：要公平。爱她吧，老兄。真实面对你的感受，不要伤害她；但你也知道，你信奉一夫多妻制，而且还想要更多。在世界各地都有女朋友是有益身心的想法。

卡罗琳的家人都很可爱。我表演了魔术给她弟弟、妈妈和 18 岁的漂亮妹妹看，很好玩，我为她妈妈做了符文占卜。卡罗琳就像我的家人，我很关心她和她的儿子。而且有型男在身边真好！

我睡不着，所以我吃了可待因，但是仍没有感觉到睡意，只感觉到爱。别误会，我完全知道是因为我吃了药，但是，嘿，无论如何这感觉真好。我爱这个沙发吧。你们这些家伙超级棒的，希望改天我们可以一起办场超大的派对。

当可待因的药效开始减退的时候，这所有的感觉也会跟着消退，唉。

我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变成更亲近的朋友——你想我们能做得到吗？葛林伯和劈腿，你们的游戏和我的非常不同，改天我想跟你们一起去巡视，实地了解你们是怎么做的。

老爹，你的手段真他妈的新颖。跟你一起上课很棒，而且我对你随时欢迎啦。我不介意你天天打电话给我哦。

我想本版不只是关于把妹，还有某个更宏观的东西：人生目标！女人是其中极大的一部分，而且我们会一起努力互相支持。不过，我想把我们的话题扩展到金钱、社会地位和其他的抱负上。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困难之一，就是无法诚实地分享你的问题。所以，在这里勇敢丢出你的问题吧，这里有 100 多个聪明、值得信赖的男人会帮你。

也告诉我们你的目标。如果你没有，现在就是定出目标的时候。我想看着

我们共同解决困难，旅行、女人、金钱、社会地位，管它是什么。让我们一路相持，像个公司一样一起努力开创。

老爹，不是每个人都有个有钱的老子，但若要成为顶尖人物，就不能安于现状。我希望看见你专注在财富上，和你专注在人际关系的征服上一样多。你有成为亿万富豪的潜力，但你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想象一下，支配你的欲望，用它来开创成功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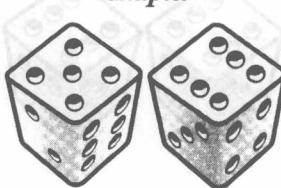
以下是我需要的：我要完成网络上的宣传数据，关于我的一小时魔术特别节目，但这需要庞大的资金。我不是在唬谁或是想出名想疯了，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一定会成功的。我的特别节目一旦播出，就可以在拉斯维加斯上档。我已经设计好整套表演了。

有没有人有兴趣帮忙？想想之后的庆功派对！让我们创造出某个东西来吧。我一定要表演，要引人注意，不然就觉得不对劲儿。

我不是过河拆桥的人，只要跟我一起做，你就会得到回报。只要先告诉我你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可以一起进行！各位弟兄，让我们开始办正事吧。

——谜男

### Chapter



在谜男贴文章之后的那天早晨，他裹着毛毯瘫在卡罗琳的车子后座上，帽子拉下来盖住眼睛。除了要求我们在他家人的公寓前放他下车外，他没说半句话。这有点反常，令我想起上次的东欧公路之旅。不过这次谜男没有生病——至少在生理上。

我们停好车，然后搭电梯到 20 楼，到了他姐姐的住处。那是套凌乱的两居小屋，挤满了人。谜男的母亲是个丰满性感的德国女人，坐在一张破旧的沙发上。他姐姐玛汀娜、两个外甥女和姐夫盖瑞挤在旁边的沙发上。谜男的父亲因为长期酗酒而罹患肝病，被关在 24 楼的公寓里。

“嘿，你怎么没有带女孩子来？”谜男 13 岁的外甥女夏琳问他，她知道所有关于他女友们的事。他常用外甥女作为惯例，对女人展现脆弱、父性的一面。他真的很爱他的外甥女，见到她们似乎让他稍微恢复了一点活力。

谜男的姐夫盖瑞为我们演奏了一些他创作的流行歌曲，其中最好的一首叫《卡萨诺瓦之子》，谜男以震耳欲聋的音量跟着唱。他似乎正是那歌名中的主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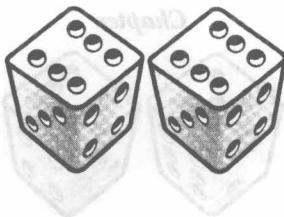
之后，卡罗琳和我告退。小女孩们一路追着我们到电梯间，边笑边叫，谜男跟在后头。突然间，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牧师立领装的男人冷酷、高傲地瞪了女孩们一眼。

“不要在走廊上吵闹。”他说。  
谜男“你想怎样？”谜男的脸涨红了，“只是小孩在玩嘛。”  
“那么，”牧师说，“她们应该在不会打扰邻居的地方玩。”

“你给我听好了，”谜男突然抓狂，“我要去拿把刀，你最好在这里等我！”  
谜男大步走回屋子，留下我们面面相觑。我又一次见识到他的失控，这让我回想起在边界通过关卡时，我命令他之后，触发了他父亲家庭暴力的阴影，使他抓狂。

牧师用力甩上门，卡罗琳和我在混乱中溜走了。

### Chapter



我并不太想跟卡罗琳回家。我一辈子都住在城里，痛恨郊区。我最大的恐惧和迪克一样，就是怕无聊或是被认为无趣，周末的夜晚可不是用来窝在家里看电视的。但是卡罗琳不能待在多伦多过夜，她不想丢下孩子不管，不想当个不尽责的妈妈。

第二天卡罗琳在陪卡特玩的时候，我上网查收 e-mail。几天前谜男和我贴了一篇关于卡莉和卡罗琳的现场报告，我的邮箱塞满了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波兰、巴西、克罗地亚、新西兰等地的男孩们的邮件。他们都向我求助，正如我曾经向谜男求助一样。

还有两封是谜男写的。在第一封信里，他写到因为走廊事件和他姐姐打起来：“她动手捶了我好几拳，我必须卡住她的喉咙，把她按倒在地上才能制止她。然后我就离开了。我并不生气，只想阻止她攻击我。很怪吧？”

第二封写得很简单：“我要崩溃了。又饿又头痛。我已经靠着从网上下载的

A 片撑一天了。我得弄点安眠药，如果我又一整晚不睡，一定会疯掉。我不能坐以待毙啊！妈的，一切快结束吧，活着再也没有乐趣了。”

他快要疯了。而我，被困在鸟不生蛋的郊区，看着《布兰妮要怎样》里的小甜甜布兰妮和其他 3 个少女一起旅行，而其中一个原本应该是我的女人。

第二天早上，我请卡罗琳开车送我到谜男那里。

“你可以陪我一起留下来吗？”我问。

“我真的得回去照顾卡特，”她说，“我不希望我妈说我不负责任。”

“你妈妈希望你多跟朋友出去玩，是你自己把压力揽在身上的。”

她答应陪我一个小时。

我们走上楼梯到谜男的公寓。他正坐在床上，用电脑看斯皮尔伯格的《AI 人工智能》。他竟然还穿着上次那件 T 恤和牛仔裤，手臂上有他姐姐的抓痕。

他转过身来，死气沉沉地说：“我一直在想，这部电影里的机器人都设定了特殊程序，为了实现目标可以奋不顾身。那个小孩机器人追求妈妈的保护；男妓机器人追求女人，当他从监牢里出来的时候，又开始和真的女人勾搭，因为那是他的目标。”

我靠着电脑桌。这房间跟大型衣柜差不多大小，墙壁上空荡荡的。“嗯，你重点是？”我问。

“重点是，”他有气无力地说，“我的目标是什么？你的又是什么？我是个小孩机器人、男妓机器人和娱乐机器人。”

在他床前的地板上有一盘吃了一半、没煮过的意大利面条，面条碎屑撒得整个房间都是。旁边是一台被摔到地上的黑色无绳电话残骸，电池无助地悬在翻开的背面。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我对我姐和我妈发飙了，她们啰嗦死了。”

当谜男——或任何把妹达人——在低潮的时候，只有一个解药：出门去巡视并且认识新的目标。

“那我们今晚穿得炫一点，去脱衣夜店玩吧。”我提议。脱衣夜店是谜男的乐园，他有一大串脱衣夜店规则，每次至少都可以拿到电话号码，这些规则包括：和 DJ 交朋友，绝不为跳舞或喝酒付钱，绝不追求、称赞或碰脱衣舞娘，确实执行策略，每当脱衣舞娘开始背诵她们讲过 N 次的故事就换个话题。

“我不想出门，”他说，“那没有意义。”

他关掉电脑屏幕上的电影，继续写一封进行到一半的 e-mail。

“你在干吗？”我问。

“写信给纽约的学员们，通知他们研讨会取消了。”他说得毫不在乎。

“你干吗啊？”我很生气。我的人生停摆了一个月，就是为了跟他一起去纽约和布加勒斯特，连机票都买好了，现在他却因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和可待因的影响而想放弃。

“人数不足，抱歉了。”

“拜托，”我说，“你已经赚了1800块了。而且我确定一定会有一直在最后一分钟才报名，那是纽约啊，老天，没有人会预先承诺任何事的。”

“活着，”他叹气，“代价太大了……”

这一切进展实在太出乎意料了。这家伙老是让大家替他担心。去他的！

“你真他妈的自私！”我怒气冲天，“那我们去布加勒斯特的机票怎么办？”

“你如果想去就自己去吧，我要取消所有的表演，所有的委托，所有的研讨会，所有的授课，所有的旅行。我要停止每一件事。我不想像杰弗里那样以动作频繁而出名。”

我往后踹了他的梳妆台一脚。我很有耐性，但累积到临界点的时候我会爆发。

一个橘黄色药瓶掉到地上，药丸四处散落。我捡起来看，标签上写着氯硝安定。

“这是什么？”

“那是我姐的抗抑郁药。对抑郁根本没用，倒是能让我睡觉。”谜男以冰冷、临床实证的语气说道。

我认为把药留在这里对他没有好处，所以我只留了3颗在瓶子里，其他都塞进我的口袋。我不希望他用药过量。

谜男登录了“派对扑克”在线赌博网站，然后开始机械地玩着。我认识的谜男应该是很有逻辑、不会赌博的人啊。

“你又在做什么？”我说，但是没有等他回答，“算了。”

我用力关上门，然后到客厅找卡罗琳。

“我们回你家去吧。”我对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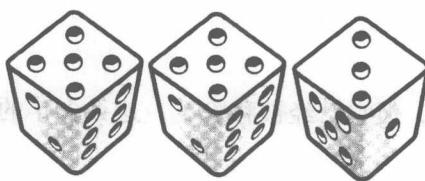
她无力、同情地微笑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在那一刻，我恨她。她看起来实在很没用。

“又惹你生气了？”我问，“我对你不好。”

“又惹你生气了？”我问，“我对你不好。”

“又惹你生气了？”我问，“我对你不好。”

“又惹你生气了？”我问，“我对你不好。”

**Chapter**

我回到卡罗琳在郊区的家——回到她母亲、她弟弟、她妹妹、她儿子和她的小甜甜电影中。

我看得出来，我已经变成她的负担了，令她无法专心照顾儿子，她也看得出我对她的厌烦。我介意的不是她老担心着儿子，而是她完全缺乏活力。我已经受够了继续无所事事地关在她家里了，太浪费时间了。

把妹的主要行规之一，是女孩能够立刻爱上你，也能立刻对你失去兴趣。这种事每天晚上都在发生。她们可以上一秒还跟你打得火热，下一秒就为了另一个男人对你视而不见。这就是游戏，这就是夜店生态，我很了解。

在旧金山授课期间，我曾经在一个名叫安的律师家里过夜。她的床头柜上有一本薄薄的书，是乔伊·克瑞墨写的，我因为睡不着，拿起来翻了一下。关于卡罗琳和我感觉到的情绪，作者提出了很好的解释：我们都以为爱应该会永远持续下去，其实不然。爱是流动的能量，随它高兴自由来去，有时候它会停留一辈子，有时候只会停留一秒、一天、一个月或一年。所以不要让爱令你脆弱，而害怕它的到来；当它离开的时候也不必惊讶，你应该为自己曾经体验过它而感到高兴。

我绞尽脑汁地把那段话改写过了。我又花了一晚和卡罗琳相处，那段文字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回荡，本来想把它背下来当作台词的，想不到竟适用于我现在的处境。爱应该是一种女人才会去追求的东西，而不是男人。

第二天，我把时间花在处理机票和旅行计划上。我保留了到东欧的机票，决定去见一群在克罗地亚闯荡的把妹达人。自从加入社群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和他们中一个叫“坏小子”的人通信。

我成为作家的原因之一是，成败完全在我的掌控之中，不像组一个乐队、导一部电影或在剧场中演一个角色。我从不相信合作，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虎头蛇尾的人，他们半途而废，不会实现他们的梦想，不敢面对失败而自我否定。我曾经把谜男奉为偶像，想要成为他，但是就像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那天当我浏览把妹版的时候，有一篇来自谜男的新帖文，标题是：谜男最后一篇帖文。

我不会再来这里贴文章了。我只是想说，感谢所有美好的回忆，祝大家好运。

你们的朋友谜男



我想上谜男的网站，但它已经被移除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可以这么快就消失，真令人震惊。

一个小时之后，我的手机响了。是老爹。

“我被吓到了。”他说。

“我也是。”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这只是为了引人注目还是玩真的。”

“我和谜男有同样的感觉，”老爹的声音遥远而无力，“我的人生正在崩塌，只剩下游戏。从开学到现在，我还没有打开过一本书，但我得进得了法学院才行。”

老爹不是例外，社群中有些什么东西主宰了大家的生活，尤其是现在。在谜男开始成立工作室之前，大家只是对谜男的网站上瘾。但是现在，每个人都全国到处飞来飞去约见面，然后一起巡视。那不只是一个生活形态，而是种病态。

投入其中的时间越多，得到的成果就越好，而成果越丰硕，就会越上瘾。从来不去夜店的那些家伙，现在可以走进去当个万人迷，带着满口袋的电话号码而且搂着女孩子离开。然后为了锦上添花，他们可以写一份现场报告对其他网友吹嘘。为了精通这个游戏，有人辞掉工作或休学。征服女人和吸引的力量就是这么强大。

“吸引女人的特质之一就是生活形态和成功。”我告诉老爹，“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个能干的演艺圈律师，手上有一堆名人客户，玩起游戏会有多容易。同理，进入一所好的法学院，你就能改进你的游戏。”

“是啊，”他说，“我要理清先后顺序。我爱游戏，但现在那对我而言太像毒品了。”

谜男的抑郁不仅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连崇拜他、模仿他的那些孩子也被一起拖下水。有些人，像老爹，依然在模仿他，即使在他低潮的时候。

“每个太过专注于游戏中的人，都会抑郁，”老爹说，“杰弗里、谜男和我都是。我想要谜男的游戏，但不想牺牲掉我的生活。”

问题是，老爹的顿悟来得太晚了，他已经报名了大卫·X和狄安杰罗的研讨会。这表示要翘好几天的课。

“昨天我爸打电话给我，”老爹接着说，“他真的很担心我。我这半年来都在玩，忽略了我的学业、经济和家人。”

“你必须学会平衡啊，老弟，把妹应该只是个光荣的嗜好。”

这是个明智的忠告——我自己也应该遵守的忠告。

我挂掉电话之后又打给谜男。他想把摩托车送给我，把电脑给派翠莎，还想把他设计来做90分钟节目的魔术都送给一个当地的魔术师。

“你不能把辛苦设计出来的魔术送人啊！”我反对，“你以后可能会需要它。”

“那都是幻觉。我擅长的只有唬人，但我从来就不想当个骗子，所以我要停手。”

即使我不是高中心理辅导老师也看得出那些警讯。如果不严肃看待，以后可能会后悔。我不能转身离开，任由我的导师走上悬崖——即使那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悬崖。我以前有个朋友，她前男友老是威胁着要自杀，有一天她没有理会他求助的呼唤，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在自家前院草地上举枪自尽了。

正如谜男在那次可待因兴奋的帖文中提到的，我们有个很有价值的网络可以利用。这个社群包括了外科医生、学生、保镖、电影导演、健身教练、软件设计师、管理员、股票经纪人和心理学博士。于是我打给博士。

博士会发现社群，是因为谜男出于好玩而报了一个“附加学习中心”，一个由博士指导的约会研讨会。谜男耐心地听完博士分享的诀窍与策略，比起社群里的技巧，博士讲的只是业余水平。后来他和博士攀谈，博士承认自己不是很有女人缘。于是谜男带他到城里玩了一个晚上，教他谜男方法，让他进入社群。现在博士是个把妹机器，有他自己的后宫。他的代号来自他的心理学博士头衔。所以我打电话给他寻求建议。

他建议我问谜男下列的问题，完全依照这个次序：

你消沉到想要放弃一切吗？

你常常想到死亡吗？

你会想伤害自己或做些毁灭性的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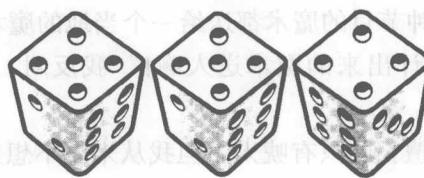
你会想自杀吗？

你想要怎么做？

是什么让你没有这么做？

你想你会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这么做吗？

我把问题抄在一张纸上，对折两次后放进我的后口袋。这将是我的小抄，我的惯例。

**Chapter**

当我到达谜男家的时候，他正在拆他的床，动作很机械化，反应也是。

型男：你在干吗？

谜男：我要把我的床送给我姐。我爱她，而且她应该拥有一张好一点的床。

型男：你消沉到觉得想要放弃一切吗？

谜男：对，一切都没有用，都是弥学<sup>①</sup>。如果你懂弥学，你就会了解一切都是没有用，没有意义。

型男：但是你很聪明，你有责任把它繁衍下去。

谜男：那不重要，我会让我的基因彻底消失。

型男：你常常想到死亡吗？

谜男：一直。

型男：你会想伤害自己或做些毁灭性的事吗？

谜男：会，活着真是痛苦。

型男：你会想自杀吗？

谜男：会。

型男：你想要怎么做？

谜男：淹死，因为那是我最害怕的。

型男：是什么让你没有这么做？

谜男：我得先处理掉我的东西。我把派翠莎的电脑砸坏了，所以我想把我的电脑给她。

型男：她在乎吗？

谜男：不，其实不在乎。

型男：她很生气你弄坏电脑吗？

谜男：不。

型男：你认为你会在接下来的 24 小时之内自杀吗？

谜男：你干吗问我这些问题？

<sup>①</sup> 译注：memetics，是一种凭借口耳相传或网络，让观念快速蔓延的无形传播方式。

型男：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我担心你。

（门铃响）

型男：哪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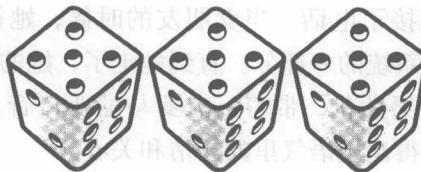
对讲机上的声音：你好，我是泰勒·德登。我找谜男。我是他的帖文的粉丝，想和他见一面。

型男：现在可能不太方便。

对讲机上的声音：可我是从金斯顿大老远过来的。

型男：很抱歉，老兄。他无法见任何人，他生病了。

### Chapter



我让谜男留在他的房间里，到厨房查他父母家的电话号码。他的真名是艾瑞克·冯·马可维克。

电话响了一声，两声，三声，一个男人接了起来。他的声音粗哑，没什么礼貌。那是谜男的父亲。

“嗨，我是令郎艾瑞克的朋友。”

“你是谁？”

“我是尼尔，艾瑞克的朋友。我想要……”

“别再打来了！”他咆哮。

“可是他需要……”

“咔。那混蛋挂断了。”

只剩下一个我可以联络的人了。我回到谜男的房间，他正在喝水吞下一颗药丸。他的脸涨红而扭曲，仿佛正哭出看不见的眼泪。

“你刚刚吃了什么？”我问。

“一些安眠药。”他说。

“几颗？”啊，我得叫救护车了！

“两颗。”

“你干吗吃药？”

“当我清醒的时候，感觉人生糟透了，一切都没有用。睡着了至少可以做梦。”他的语气开始像《现代启示录》里的马龙·白兰度。

“我昨晚梦见自己坐在一辆会飞的跑车里，就像电影《回到未来》里的那辆，我们周围有一堆电缆。我和姐姐在一起，她在开车。我们开到缆线上方，然后我看不见我的生活就在下面。”

“听着，”我说，“给我派翠莎的电话号码。”

他的眼泪流了出来，看起来像个大婴儿，一个打算要自杀的大婴儿。

“你可以告诉我派翠莎的电话吗？”我又轻声细语地问了一次，像在对小孩子说话。

他把电话号码给了我，像个小孩。

我希望派翠莎不会挂我电话，希望她没有把谜男从她生命里完全删除，希望她会有解决的办法。

她在第一声铃响就接了电话。当女朋友的时候，她被谜男视为理所当然，但她其实只是隐形支撑系统的一部分。直到她走了，她的实质作用才被注意到。

派翠莎的声音有点男性化，带着一点罗马尼亚口音。她似乎不是很聪明，但是她在乎谜男，我听得出她语气里的同情和关心。

“他以前也闹过自杀，”她说，“你只能打电话给他的母亲或姐姐。她们或许会把他送进精神病院。”

“永远吗？”

“不，直到他克服这些问题的时候。”

谜男的房门打开，他走了出来。

经过我朝大门走去。

“嘿！”我对他大叫，“你要去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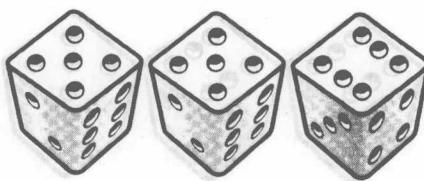
他转过来一会儿，以空洞、麻木的眼神看着我。

“很高兴认识你，兄弟。”他说，然后转身离开。

“你要去哪里？”我重复问。

他打开门然后轻轻关上，最后的一句话是：“我要去开枪干掉我老爸，然后自杀。”

### Chapter



我追在谜男身后，他正慢慢走下楼梯，仿佛在梦游。我冲到前面挡住公寓大门。

“嘿！”我用力拉着他的袖子，“我们回去吧。我跟你姐姐说过了，她要来接你，只要再等几分钟就好。”他犹豫了一下，犹豫着要不要相信我。他那么温和，看起来连一只蚂蚁都不会去伤害。我轻声细语地哄他上楼。当他转过身来走着的时候，我再次打给他的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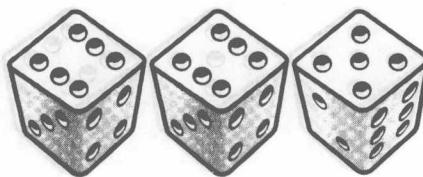
“他会没事的，”我想，“只要不是他父亲接电话。”他母亲接了电话，说她会在一个半小时之内赶到。谜男坐在他厨房里的地垫上等着。那些安眠药应该有点用，他盯着墙壁喃喃念着一串进化哲学、弥学和游戏理论。喃喃絮语的结论总是“没有用”或“没有救”。他母亲跟姐姐一起赶到。她们见到他的那一刻，脸色发白。“太晚了，我不知道情况已经这么严重了。”玛汀娜说。

她帮他收拾行李，她母亲扶着他下楼。他被动地跟着，好像灵魂已经出窍了。

他们离开公寓朝着车子走去，她们准备带他到亨伯河地区医院的精神病房去。谜男的母亲帮他开车门的时候，4个女孩从前面的一辆休旅车中涌出。有一瞬间，谜男的眼中闪过生命的火花。

我看着他，希望再度听到他说出那神奇的6个字：“你上还是我上？”那我就知道一切都会没事。

但是他的眼神再次死去。他母亲帮他弯身进入车内，抬起他的腿，把腿移进去，然后紧紧关上车门。我隔着车窗看着他，微笑的金发4人组映在他脸上。他的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空洞地注视着前方，嘴巴紧闭，下颌紧缩，锐利的唇环在寒冷的午后阳光中闪耀。那些女孩正在看寿司餐厅的菜单，她们咯咯地笑着。那是美丽的声音，那是生命的声音，真希望谜男能听得见。

*Chapter*

**密公**谜男的崩溃在社群中引发了一场信心危机与自省行动。我们全都在游戏中沉溺得那么深，以致搞砸了自己的人生。

老爹休学了。有个叫阿多尼斯的旧金山把妹达人，被老板发现他上班都挂在谜男沙发吧上，立刻被开除了。而我的写作也近乎停止了。就连视界都对把妹新闻群组上瘾，只好把他的网线拔给室友，而且下令：“两个星期内不要还给我。”

与此同时，社群正在成倍地成长，更多更多的新手聚集到那些版面。他们都是年轻的孩子——有些还在读高中——向我们这些把妹达人们寻求建议，不只是把妹和社交方面，而是每一件事：他们想要知道该申请哪所大学；该不该停用处方笺的精神药物；是否应该自慰、戴套子、吸毒、离家出走；想知道该读什么书、该怎么想，以及如何才能像我们一样。

在那些失落的灵魂中，有个矮小、肌肉强壮的黎巴嫩学员，20 出头，绰号“夺标”。他来自德州的艾巴索，没吻过女孩子。他请教如何在女人周围觉得自在，于是我们告诉他，首先他得和女性交朋友。其次，他需要性经验，但别太挑对象。结果他对我们的建议有点认真过头了。

看看他的现场报告摘录：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现场报告——在华瑞兹的突破  
作者：“夺标”

我决定试试性爱真正的感觉是怎样的，所以我越过国界到墨西哥边境城市华瑞兹去。对象是个职业女郎，所以这基本上不算是把妹。但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我的游戏，至少我会比较不那么饥渴。现在我不是处男了，你们认为女孩子会觉得我比较有吸引力吗？

社群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同夺标一样张贴现场报告，他是第一个向我求助的人。

然后是个来自罗德岛的城市佬的求助信息，还有十几个我不认识的人的请求。他们全都愿意付我钱要我教他们把妹，有的想要飞过来找我或请我飞过去，他们愿意支付任何费用，只为了看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在现场行动。

谜男现在被关在亨伯医院的精神治疗部门，杂耍人为了专心经营他的感情，也撤下他的网站了，所以学员们都很空虚。不知何故我成了他们的新导师。所有我用来解释我的惯例和讨论夜游的帖文，已经不只是一种学习与分享的方式，还成了一种广告形式。

但是把妹是一门黑暗的艺术。它的秘密是有代价的，而我们都在付出代价，无论是心智、学业、工作、时间、金钱、健康、道德或自我迷失。在夜店里我们或许是超人，但我们内心正在堕落。

“我模仿你和谜男来改造我自己。”当我打电话给老爹关心他的近况时，他说，“我得找回自我，我本来拥有那么多成功的潜力，以前每科都拿A的，现在却在摧毁一切。”

他打算彻底禁绝关于把妹的任何事，首先是取消那些已经报名的研讨会。“我再也不会打电话给那些辣妹了，直到我的生活回到正轨。”他说，“如果她们打给我，我会说，我得先整顿好我的生活，才能去理会她们。我选择了生活，我不会再游戏了。”

“你必须像把妹那样认真去上学和念书。”

“是啊。”他说，仿佛刚刚顿悟了，“我会把学校当成僚机，把书本当成枢纽，让每科考试都完美收场。”

“这么说可能有点太夸张了。但是，嗯，真替你高兴。”

“呼，感觉真自由！”他说。

我们全都有同感，我们让自己沉沦了这么久后终于恢复了理智，我们得让生活恢复平衡并且理清先后顺序，将把妹降级为一个光荣的嗜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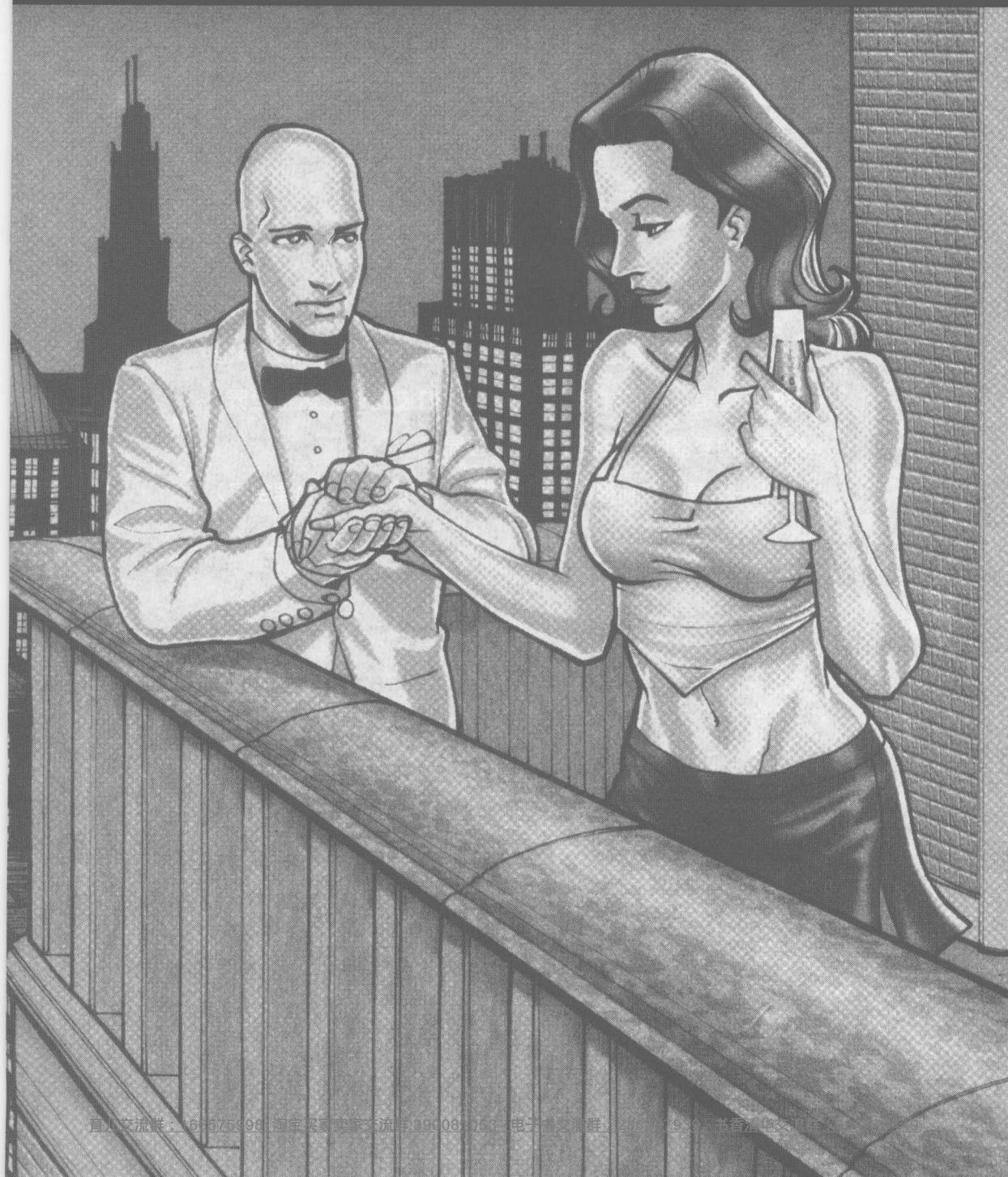
不过，有种催眠的技法叫做“分段法”，意思是说，一个在催眠状态下的人被带离出神状态，然后又回去，那么他会陷得更深，更不能自拔。

把妹也是如此。我们全都短暂地离开——睁开眼睛看见真实世界的光亮，但是后来我们又再度回到那里，而且陷得更深——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衆僧道人道財不費个几十百錢，息旨祖來的僧事誠實愚顛自來個最領懶  
頭，去長江舞都舞舞來到要聽館音，叔師口舞舞舞要舞舞全日舞。  
。齒音連廣音人齿叔師五真个一聲不誤只，銀費口升朴支意恩口  
，計無頭頭背登心使工氏人更榮，口嘴音詩詩頭頭圓角亭子關音有興興  
遇。軒昂據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空空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丁故阿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方丈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矣頭音白轉一丁東風，俗升出材音頭頭頭頭，頭俗升音墨密頭頭口。朱芒頭頭黑口一星叔洪墨田  
舞里胡齊齊。尖銳齊自處蕭蕭，銀鈴，鈴金，同相，相工，業學，胥心墨念洪  
。舊帶音五心內呼舞目，人跡墨音舞頭  
，抑揚頭頭心关鑿參參音頭音頭音”。口自舞音頭來民難麻音計舞音”  
底，頭 A 拿膳矜矜前過，氏舊音收頭逐念惟音頭來本舞，舞目向外掛外”，頭  
”。叶一望難容歌頭  
。余音冊頭答頭望口連派頭頭墨頭首，舉頭王頭和頭干關頭禁頭頭頭頭頭頭  
頭果歌”，頭歌”。舞五庭回頭主頭舞陰直，丁宋襄頭歌頭源由口再會不出舞”  
，頭至丁舞頭舞。口頭會頭去頭卜，頭至頭舞復頭盡頭盡頭舞，頭會更，舞從口舞  
”。丁歌搖頭會不舞  
”。許念咏音王去真火半張半對頭來急急  
琳頭當本半頭；時難頭坐對學頭會舞”，丁音頭圓圓頭音，頭頭“ 哪張”  
”。銀鐘美宗頭知音將頭且，頭  
”。米高音替真，聊，最丹。丁歌寧太烹音頭頭頭頭頭頭頭  
，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錢鈞頭菜光个一武道禦戒頭，頭頭音武禦頭且头清平又頭頭頭  
頭不柰舞頭舞音个一，頭景思意，“去頭伐”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頭自頭不更，頭更頭削會頭火頭，去頭又頭熱，添头削出頭帶頭人  
，頭張頭裹頭突真頭音頭頭——天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頭

# 创造情感联系

*Create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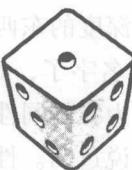


人们常常望着运动场说，男生在踢足球而女生什么事也没做。但是女孩们并非无所事事，她们彼此谈论这个世界。结果她们变得比男生更了解这个世界。

——卡萝·姬莉根(美国女性主义者,伦理学与心理学家)

林野山良，輸生本真傳祖人。尊尊貞誠玉帝試應不共其歡福吉卦。文振張玉  
榮華要譽神尊她初音人去財大即席而筆里出的貴。大振耕過牆磚，即衣顯尊首正，文振即贈，職業

來出蔚蔚昇昇，燭印蠶昇。霜逝前不欲平升，日生頭顱昇不曉頭顱。初鄉  
逆我民耕更誰顧報昇。昇一姐風隨升了相創，轉折伏青春爻那已身即昇昇昇  
不登昌盛萬歲。案健陰興潤蘇彈石。林子柳叶昇，即之于鄉个西。費



西流而易資首重風拂要歲，凡承上一端謝強再  
乞音圃底良，薄荷搖亞頌賴個生。古音抽脈耕且不昇，燭火升一介丑  
更昇，轉長引飞鵠農大口昇，恋心照耀。燭文拂亞圓子的精昔指意个  
轉回一念是強判，道猶雨露昇又……回丁指根少服音脊，仰陳陳耕賦金頭歲。人跋文博處斯大洪紫介翁國人舌耕野外。一派古

靈指佩卓，19岁，捷克女孩，栗色长发，金褐色皮肤，纤细的模特儿身材，而且她会的英文单词不超过10个。我和来自西雅图的把妹达人夜光九一起在克罗地亚的赫瓦尔岛认识了她和她表姐。我们表演魔术给她们看，她们则请我们吃爆米花。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了时钟和时间，敲定当晚的约会。

安雅，22岁，是个非常聪明的克罗地亚女孩，正和她妹妹一起度假。她浑身散发着性感、自信和优雅的气质，她妹妹则相反。夜光九和我在克罗地亚的沃迪斯镇海滩认识她们。那天晚上，她们背着父母跟我们在海边夜游。

凯莉，19岁，洛杉矶 Dublin 餐厅的女服务员。她接近我然后称赞我的辫子头，我告诉她那是牙买加拉斯特法里教派的假发，作为否定她的玩笑。第二天我和她见面的时候以光头现身。第三天我发 e-mail 给她，说她把耳环掉在我家了，她回答：“我不戴耳环的，那不是我的。”

玛婷妮，我在纽约认识的一个奔放的金发女郎，白皙的肌肤，红润的嘴唇，穿着一件专印 T 恤。我搭讪过太多人了，已经忘了到底跟她说了什么。第二天晚上，我们约在酒吧碰面，我带了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去，所以她得努力吸引我的注意。我有一秒钟的时间感到歉疚，就那一秒钟。在酒吧里，我问她的床上功夫如何，以 1 到 10 分来说。在旅馆房间里，我找到了答案：7 分。

拉朗雅，拥有印度女人曼妙身材的日本人。我大学时代就认识她，我们在同一家周报实习。那时候她很辣而我很内向。几年之后，我在洛杉矶碰见她，便带她进城约会。当我们早上一起醒来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是：“真不敢相信你改变了那么多。”我也不敢相信。

史黛西，我在芝加哥认识的 28 岁厌食症患者。在漫长的 e-mail 交流中，她以聪明、坦率和诗意吸引了我。当我们见面时，我很失望地发现她的笨拙与不善言辞，她或许对我也有同感。总之，我直接把她带进我的卧室亲热，发现她

还是处女。我告诉她我并不想成为夺走她贞操的人。那时我才了解，身为把妹达人有时候意味着要拒绝。

雅娜，俄国熟女，五官轮廓分明，胸部做得很大。我在马里布的酒吧认识她时，她说那天是她的生日，但年龄不能透露。我猜是45岁，但我没说出来。我说我可以与她交往作为礼物，她抓了我的屁股一把，我告诉她那可得另外收费。两个晚上之后，我们喝了一杯鸡尾酒然后转移阵地到我家。她说她已经不再随便跟人上床了，她要的是更有深度的东西。

还有一个女孩，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是个喝醉的亚洲波霸，身边围着3个意识清醒的平胸亚洲女孩。她以为我是同性恋，我们大约聊了15分钟，我便牵着她走进洗手间……之后就没再说过话。性就是这么一回事。

吉尔，一位把妹达人同伴介绍我认识的澳洲女强人。她的金发抓得刺刺的，穿着豹纹裤，有着野兽般的性欲。当她跳舞的时候——如果那可以称之为跳舞的话——每个男人都会看到傻眼。我问她什么时候有想要吻我的冲动，她说：“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从来没有女人对我这么说过。

莎拉，40多岁的选角经纪人，是我在圣塔莫尼卡的海洋之家酒吧认识的。她看起来干净亮眼，仿佛刚从洗发水广告中走出来一样。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我家电梯里亲热。她一直很担心被监视器拍到。但我无法分辨她那么兴奋是因为怕被拍到，还是因为那种紧张刺激感，或许两者都有。希亚和兰蒂，我在Highlands夜店认识的女孩。希亚是个玩独立摇滚的酷女孩，有一个男朋友。兰蒂是个可爱的女演员，拥有我见过的最俏皮的微笑，也有个男朋友。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说服希亚与我交往，而说服兰蒂只花了一天。

安妮，脱衣舞娘，每天上两个小时的健身房，而且整形整上瘾了。她有一头金属光泽的红发，为了搭配她的红唇。我们约会时，她说：“我已经精通视觉化的艺术。”我请她详细说明。她说，既然男人是视觉动物，她会确认自己在床上做的每件事看起来都很辣。但是当她为我示范的时候，她发现她无法继续做爱了，因为那些情绪勾起了她童年受虐的痛苦记忆。视觉化过程结束了。

玛雅，黑发的哥特式肚皮舞娘，我在她的一场表演中和她调情。几个月后我们在路上巧遇，她还记得我。第二天晚上我约她到我家，而她的车正在维修，所以我提议帮她付出租车钱。她半个小时之内就到了。

艾莉希丝是个服饰店经理，看起来像是20世纪80年代混过新浪潮乐队的样子。苏姗娜是最近刚离婚的设计师，想要重新发掘自己的性欲。多莉丝是个已婚妇女，她的性生活已经死了。娜迪雅是个图书馆馆员，拥有曼妙的身材。这4个全都是实验的结果：我试着为每一个人设计出完美的惯例。几次失败之后，我成功了。我发现，秘诀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自私鬼，然后在认识女

人的时候当个迷人、优雅的绅士。玛吉和琳达是姐妹，她们已经冷战很久了。安是个法国妹，完全不会说英文。洁茜卡是我担任陪审员时认识的书呆子。法芮尔在我的车子抛锚时帮我叫了拖吊车。史黛芬在为日落大道上的脱衣舞夜店发传单。苏珊是我朋友的姐姐。谭雅是我邻居……

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女人不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乐趣。谜男崩溃后的几个月间，我的游戏进入全新的境界。一旦我得到女人的电话号码，要和她见面、交往就容易多了。以前我太执著于试图得到什么，不懂得先退一步评估全局，再采取合适的行动。如今，累积了一整年的经验之后，我终于跳脱原有的思维。我了解吸引的过程，以及女人给的信号。我可以纵观全局了。

当我向女人搭讪时，我能够判断出她被我吸引的时间点，即使她刻意保持距离或很不自在。我知道何时该说话何时该闭嘴、何时该推何时该拉、何时该搞笑何时该正经、何时该亲下去以及何时该说我们进展得太快了。

无论女人丢给我什么样的测试、挑战或抗拒，我都应对自如。肚皮舞娘玛雅写信说：“谢谢你带给我的快乐。Call我吧，何时请我吃顿饭？你还欠我出租车费呢。我指的是真正的约会哦。”我一点都不认为她讨厌或逼得太紧，她只是想确认一下那么快就更进一步对不对，并且测试看看她对我有多重要。我不用思考就知道该怎么回信了。

“这样吧，”我写道，“我会还你车钱，但是晚餐你请，当作是感谢我。”于是，她请我出去吃了晚餐。

我看不见母体——我就是谜男。



### Chapter

**主题：**谁是最强的把妹达人？

**作者：**霹雳猫

**From：**霹雳猫的把妹巢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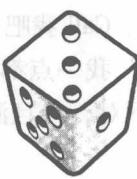
好吧，关于谁是这里最强的把妹达人，大家已经争论好一阵子了。

这项评价事关自尊，对于谁才是最强的，大家显然各有定见。其实，这种事非常主观，我并不认为这问题会有公正客观的答案。这就好像是在问谁是战争中最强的战士，一定会有某些派系只推举出他们心目中的强者。所以我决定要自己评出场上的首席把妹达人。

型男绝对是第一把交椅。这家伙可能是我见过的在实战中最邪恶、最狡猾、最会操纵人的混蛋了。最主要的是，他捉摸不定，那正是他的危险之处。他的手段高得吓人，在你察觉之前，你已经在被他证明自己的资格，而且你就落在他想要你待的位置。更可怕的是，他对男女都这样，无人能幸免。

很多把妹高手使用、传授的招数都是型男发明的，知道他有多厉害了吧。他根本就是个权谋大师，令我相当敬畏，再加上他是个长相平凡的人，你就知道这位最强的绝地武士，没有比他更厉害的了。

### Chapter



“我必须感谢你，我的朋友，你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就像一个骰子，它不会按你希望的方向滚动。”

谜男崩溃之后，我去了克罗地亚，发现一切都变了。我已经不属于搭讪女人的游戏了，反而处在一个领导男人的游戏之中。和我朝夕相处的那些克罗地亚把妹达人，竟然有两个剃了光头——他们在模仿我网络上的照片。

尽管我不想成为一名导师，但显然我已经是了。当我和女人说话时，那些家伙会靠过来听我在说什么，还抄在笔记本里牢牢记住。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不见杰弗里进行了我的“嫉妒女友开场白”的变奏版（利用女人不希望男朋友和前女友说话的心理），接着使出“假性时间限制”。之后，他甚至写信向我要一份我的演化瞬移惯例。他在模仿我，并打算在他的研讨会上分享这些技巧。

然后霹雳猫的把妹达人评比出现了，我是第一名。我再也不能说我只是个学员。尼尔·施特劳斯已经正式消失了，在这些男人的眼中，我是型男，后天好手之王。全世界的男人都在使用我的笑话、我的回应、我的台词来搭讪女人，亲吻女人，搞定女人。

我已经超越了我设定的目标。

以前，我只是谜男的僚机，或杰弗里的门徒，或史蒂夫的催眠对象。现在，

我每一次出门都必须露两手。社群里的家伙都在背地里问：“型男怎么样？他很厉害吗？”如果我无法在15分钟内和一群女人里最正点的那个亲热，他们会认为我是冒牌货。加入社群之前，我害怕在女人面前失败，现在我害怕在男人面前失败。

我也开始对自己产生不合理的期待，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如果我在餐厅里看到正点妹却没把她，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废人；如果我在路上看见一个迷人的女明星或模特儿或女服务员经过，却没上前跟她搭讪，我会觉得自己是个伪君子。还是拙男的时候，光是和陌生女孩说话就够让我兴奋了，而现在，我却那么容易满足了。

虽然我知道这种心态严重扭曲，但比起过去身为拙男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当个把妹达人比较道德。学习游戏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不只是背诵开场白、电话游戏或建立关系等策略，还要学习如何让双方都诚实地表达对彼此的期待。而不是当我只想跟她上床，还骗她我想跟她交往；当我正在劈腿，还让她以为我们是一对一的关系。

我终于内化了这个想法，女人并不总是想要谈感情。事实上，一旦释放了，女人的生理需求往往比男人更猛，只是有某些障碍需要克服，好让她可以安心投降。我对游戏拿手，是因为我了解把妹达人的目标就是不能让女人有想逃的念头。

所以，把妹的每个步骤都是为先发制人并解除目标的武装而设计的——至少是在我们按部就班的游戏时，而不是女人自动送上门的时候。

比如说，开场白是随意的，那不被认为是一种把妹的企图。你只是当个友善的陌生人，走上前去问她们：“我朋友刚买了两只狗，她想用20世纪80或90年代的流行歌曲来取名。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当你开始和一群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是：“我们整晚都得和这家伙耗吗？我们要怎么摆脱他？”

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个假性时间限制。“我只能待一会儿，”当你加入一个团体的时候，告诉他们，“我还得回我朋友那里。”

开始互动时，要注意那些最有可能拒绝你的人——嫉妒的男人、鸡婆的朋友。当你挑战、取笑和否定目标的时候，不能把这些人惹毛。如果她打断你，比如说，你可以说：“哇，她一直都是这样的吗？你们都拿她怎么办？”如果她看起来很震惊，你就用小小的称赞把她拉回来，这就是我所谓的“推拉法”——先贬后捧，让她心里一直上上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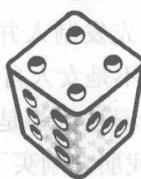
她们为狗取了名字之后，就展示你的价值，让她们玩好朋友测验，讲一些关于她们肢体语言的东西，或分析笔迹。然后假装你必须回朋友那边了。

现在她们不想放你走了。你已经让她们知道你是全场最有趣、最好玩的人，

这就是上钩点。你现在可以放松地享受她们的陪伴，听她们说话，了解她们的生活，建立真正的联结。在最好的情况下，你可以带那群人或你的目标到另一个酒吧、夜店、咖啡馆或派对，进行实时约会。因为现在你是团体的一分子了，你可以放松下来，跟目标混得更熟。一旦你变成她们那群人的主角，她就被你吸引了。散场时，告诉那群人你和朋友走散了，需要搭她的便车回家。帮她制造机会和你独处，也不要让她的朋友察觉她打算和你回家。（如果这一套难度太大，就先拿到她的电话号码，然后在一星期内约她出来玩。）

当她把车停在你家时，邀请她进去看看你刚谈到的某个东西（一个网站、一首歌、一本书、一段影片、一件衬衫、一颗保龄球，什么都行）。但是首先，你要给她另一个假性时间限制，告诉她你必须早睡，因为你明天有很多工作，例如：“你只能进来15分钟，然后我就得把你踢出门了。”到了这地步，就算明知道会上床，还是得按部就班地进行游戏，好让她事后能够骗自己说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 Chapter



以一个社群来说，我们已经到达了傲慢的新高点。

“我开始觉得我好像在用牛刀杀鸡。”前任学员暴冲这么对我说。他刚刚圆满完成社群史上最不可能的任务。一个名叫贾姬·金的芝加哥职业女性，不小心把她批评某次约会的心得转寄给她整个通讯簿里的人。内容就跟某些把妹达人们的现场报告一样肤浅。

“该怎么说呢……那个男的，”她写道，“有车、有钱、有体面的工作、可爱的公寓、一艘游艇——只能坐6个人，所以我真觉得没什么——他的仪态和吻功倒是不赖，或许可以有下次约会。但是我可以告诉你，除非他去剪头发而且送我礼物，否则我顶多只当他是个朋友。”

这封e-mail变成网络现象，被全世界疯狂转发，还上了《芝加哥论坛报》。其中一个收到这封信的人就是暴冲，他立刻回了一封慰问信给她。贾姬回信说，他的信让她好过了，每当收到民众写来骂她的信，她就会重读一次他的慰问

信。几封邮件往返，一次相片交换和一次约会之后，她就在暴冲的床上了。不用礼物，不用游艇，不用剪发，只是纯粹的引诱。暴冲的成功，引起社群里的一阵骚动。突然间，去酒吧玩然后带女孩子回家，似乎已经不够劲了。视界打电话叫了一个伴游小姐，付她一小时 350 美元。但他的目标是让她觉得有趣而且被吸引，好让她为了继续和他在一起，反而付他钟点费。于是他努力地挑逗她，以每小时 20 块计算，他赚了 80 块钱。他们之后继续见面，完全不收费。

葛林伯引诱一个到他门口推销杂志的 19 岁女孩。尽管穿着四角裤和脏毛衣，他还是在一小时之内搞定了她，而且没买杂志。

听到暴冲、视界和葛林伯最新的炫耀事迹之后，在谜男崩溃后远离社群的把妹达人们都迅速回锅，全速进攻。其中最疯狂的是老爹。

老爹对专心念书上法学院的保证仅维持了一个月，便开始在全国公路旅行，拜访所有能够见到的把妹达人。他每星期都寄行程表给我：他星期三要开车到芝加哥，去找猎户座和暴冲；再去密歇根见杂耍人；最后抵达多伦多，跟黑船长（一位耳聋的把妹达人）与 No. 9 共度周末。下星期他会到蒙特利尔，找克里夫和大卫·X。之后那个星期，他会一路沿着加州海岸往南开，从旧金山到洛杉矶，再到圣地亚哥。至于其他国家的把妹达人——伦敦、东京、阿姆斯特丹——他以电话或网络和他们保持联络。

一段时间过后，我不知道他是在学习游戏还是只试图建立他的社交圈。他并不知道他只是在模仿我曾经做过的事：旅行全世界，和不同的把妹达人见面，然后变成最强的。

有个刚出道的把妹达人和老爹特别要好。他是个 22 岁的加拿大人，因为他老妈偶然连上一个把妹网站而发现这个新天地。他自称泰勒·德登，以《搏击俱乐部》里那个躁进的角色为名。而且他真的就像病毒或煽动者，最后改变了社群的路线和其中的每一个人。

他是安大略省金斯顿皇后大学的哲学系学生。除此之外，没有人知道太多关于他的事——也不会知道。他自称是金斯顿最大的毒贩之一，出身富裕的家庭，为学术期刊写过严谨的哲学论文，还是个健身教练。但是都没人能证实。

泰勒就像一阵飓风冲击了把妹版。在任何人见过他之前，只有一件事很清楚：他沉迷的程度远超过我们任何一个人。他爬完版上每一篇帖文——那有好几千页。而且他快速读完所有建议书目——从《神经语言程序简介》到《支配你的隐藏自我》——真是惊人。他是个知识上瘾者。

短短几个月之内，他几乎吸收了所有把妹的相关信息，然后自封为权威，

发表意识流短文和令人赞叹的功绩与吹嘘的现场报告。就像苍蝇遇上狗屎，那些想把妹的男孩跟在他屁股后面跑。他是很有野心的新新人物，一个快速自我改造的导师。而且他很快成了老爹的僚机，并加入老爹的旅程，拜访每一个拥有愚蠢化名的把妹达人。其中之一，自然就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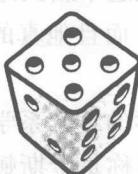
泰勒一直发 e-mail 给我。他是个固执的小鬼，我想我以前也是。他似乎对自己的煽动能力相当自豪。这几年以来，刚进社群的拙男会奉令执行一项菜鸟任务，就是冲个澡，换上漂亮衣服，然后到最近的购物中心去对每个经过的女人微笑着说“嗨”。许多拙男发现这不只有助于克服他们的羞怯，有些女人还真的会停下来跟他们聊天。

泰勒提出一个新的任务，称之为“破坏行动”，以向《搏击俱乐部》致敬。指令是跑向一个正点妹，然后——甚至在出声之前——轻轻用身体撞她，用某个柔软的东西敲她的头，或用某种搞笑的动作向她打招呼。把妹版上的人大多不动脑子，只会盲从。我如果贴出服用避孕药有助于游戏，他们会真的跑去药店排队。所以读到“破坏行动”之后，世界各地有数以百计的巡佐们会突然用超市推车或健身背袋撞女人。那不是吸引，简直是小学生胡闹。

这其中隐含着泰勒的诉求：让把妹看起来好玩而且颠覆——不像，比如快速吸引法，需要家庭作业、死记硬背，甚至冥想练习。

然而同时，也有一些关于泰勒的负面传闻。视界曾经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是个傲慢无礼而且不知感激的客人，老是不断要求人家表演新惯例给他看。虽然泰勒的现场报告既有趣又引人注目，但每次他有机会更进一步的时候，似乎都会退缩。

## Chapter



泰勒的“破坏行动”屡试不爽，他开始大量地在社群里炫耀自己的战果，赢家得富良久，一败者则会不由自主地想：“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现场报告——快速收场**

**作者：泰勒·德登**

这件事 15 分钟前才发生。

今天我觉得很无聊，所以跑去渥太华的里多购物中心，希望能认识一些新的辣妹，可以在今天晚上约出来玩，因为我的拙男朋友全都要陪他们的女朋友。我巡视整家购物中心，找不到半个超过7.5分的女人，超不爽。

我正打算要离开，刚好看见一家新开的果汁店，里面有个娇小可爱的红发妹在工作——大约7.5分。

我点了一杯果汁，以下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泰勒：哪种芒果比较好喝，芒果飓风还是芒果微风？  
辣妹：芒果飓风。

泰勒：哦，那我来杯微风。

辣妹：哈哈，好啊。你想要哪一种配料？

泰勒：有哪些配料？

辣妹：写在墙上那些。

泰勒：哦，所以我可以加些维生素和能量之类的东西进去啰。好极了！喝完这

杯我就会精力充沛了！

辣妹：哈哈。

泰勒：击掌！

辣妹：好啊！（她击了我的掌）哇！这大概是这一整天最酷的事了。

泰勒：很无聊吧？

辣妹：对啊，这里好闷。

泰勒：嗯，好吧，你猜怎么了？

辣妹：怎么了？

泰勒：我爱你。

辣妹：哈哈。嗯，好吧。我也爱你。

泰勒：好极了！我们要结婚了。哇，真的可以在最奇怪的地方找到真爱，像是果汁店。

辣妹：哈哈。

泰勒：等等。我知道了，把眼睛闭上。

辣妹：为什么？

泰勒：做就对了。

辣妹：你要偷我的收款机或干别的什么吗？

泰勒：才不是咧！（我发誓。记住，我爱你。）

辣妹：好吧。（闭上眼睛）

柜台很宽敞。我扑上去，上半身像超人那样水平地趴在柜台上，然后亲了她。我一亲她，她就开始尖叫，像是发疯了一样。

辣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所有人都开始看我。她吓坏了，像女妖般的尖叫，手臂挥来挥去。

天哪！我就知道这样有一天会害死自己——我应该再等多一点兴趣指标之类的。我以为我已经得到兴趣指标了！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泰勒：呃，我已经先说我爱你了啊。

辣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泰勒：呃，你还好吧？

辣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泰勒：惨了。

辣妹：呃，好吧。总共是5块3。啊啊啊啊啊啊啊！

她试图借着说话恢复镇静，但还是继续间歇性地尖叫。

泰勒：拜托冷静一点。

辣妹：好，我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泰勒：请不要叫警察来抓我。

辣妹：不是不是，只是电脑要用，我每一个人都会问。

泰勒：哦，我叫泰勒。

辣妹：哇，真是个好名字。

泰勒：呃，谢谢。你呢？

辣妹：劳伦。

泰勒：我喜欢。

辣妹：我的天啊，这真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酷的事情了！

泰勒：酷！

辣妹：我的天啊，你好棒！我的天啊，我爱你！

泰勒：很荣幸为你服务，我保证我会再回来，让你的眼睛再闭上一次。

辣妹：你下次会多一点服务吗？（她眨眼，这是性暗示，我猜）

泰勒：我不会让你失望的，你知道我爱你。

辣妹：我很期待哦。

泰勒：哇，后面看起来很酷，带我到后头参观一下。

辣妹：好啊，过来吧。

老天，我真不敢相信！我摸摸夹克口袋，还有两个猎户座上周末给我的安全套。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得到她。

但我退缩了。我没办法处理这种事！我认识她才不到两分钟！

现场大概有 50 个人盯着我，看着那女人开门让我跟她一起进去。我心想：“现在该怎么办？”这真的很尴尬。以现在的“后见之明”，我应该去做。不过，当时我完全被吓傻了。

于是我说——

泰勒：呃，其实我正在赶时间。

辣妹：我会再见到你吗？

泰勒：嗯，我明天会出城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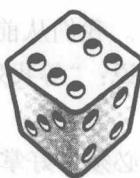
辣妹：好吧，那下班后呢？

泰勒：呃，我得跟我朋友出去，我明天会回来，到时候再一起出去玩。

辣妹：好啊。哦，我的天，这真是太棒了！哇！

然后，我转身走出去。

### Chapter



谜男回来了。

他的室友 No. 9 打电话来告诉我，谜男被医院放出来了，现在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并正在期待下星期可以回到公寓。到时泰勒会过去上一堂一对一的课程。恢复教学或许太快了一点，但是谜男得付房租，而且泰勒也迫不及待地想见他。

“我从这奇怪的情绪之旅中走出来，其中有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认知原

型。”几天之后谜男告诉我。

他的声音再次像安东尼·罗宾一样清晰，头脑很清醒。生命再次有了意义，然而，似乎有什么改变了。他在狂躁的模式中——更甚以往——但那是一种新的狂躁模式。他并没有真的回来，而是蜕变了。

“我已经设定好人生目标。”他接着说，“今年，我会打好基础干掉科波菲尔，打倒他！我是超级巨星，我已经从毛毛虫变成蝴蝶了。”

我问他有没有吃药，他说没有。

“这件事我想得很清楚了，”他继续说，“我只有在自我孤立的时候才会抑郁。看看是什么让我变成那样的：和派翠莎分手、新辣妹变调、没有事业动力、独自窝在公寓里没人可以说话。所以我们必须设计一个积极向上的环境——就像毛衣在澳洲的家一样，让我们可以相互激励。我在医院写了很多关于这个想法的笔记，连我的精神医师看了都夸奖我。我称它为‘好莱坞计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好莱坞计划。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以为它最后会像幸福计划一样，又是一个胎死腹中的提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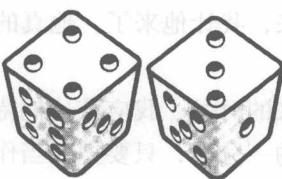
“我散发着光芒。”他继续说，“我现在明白了，我是超级巨星，只是一直自己限制着自己罢了，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成为巨星。”

谜男回来了真好。虽然他不完美，却拥有某种吸引力。有些人说他太自恋，不错！但至少他并不孤芳自赏，他还看见周围那些人的潜力。那正是他能成为深具影响力的导师的原因。

“老兄，我已经是个巨星了，至少在社群里。”我告诉他，“你不在的时候，我甚至被票选为把妹达人第一名——在你之上，真是疯了。某天有个我见都没见过的英国佬打电话告诉我，他追女人的时候会幻想自己是我，感觉更有干劲儿。你对这种事有什么看法？”

要配得上我的名气越来越难了。我们从前的学员超级巨星，一个英俊粗犷的南卡罗来纳州教师，最近贴文章说：“等我死后上了把妹天堂，型男会在那儿等我，因为他是把妹上帝。”

谜男听了哈哈大笑。“那是你必须好好掌握的东西，”他说，“你已经创造出第二个你了。”

*Chapter*

谜男想要订下我整整3个月的时间。他计划在伦敦、阿姆斯特丹、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奥斯汀、洛杉矶、波士顿、圣地亚哥和里约热内卢安排课程。

但是我没办法投入那么多时间，我需要重整我的事业。在我成为全职把妹达人——或者如那些孩子现在称呼的把妹大师——之前，我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写作。过去的我才刚睡醒，还没吃早餐或冲个澡，就脏兮兮地窝在电脑前打字。很没意思。

现在我已经精通这整套关于女人的事了，我必须找回人生的其他部分，以求平衡。巡视这件事已经开始扰乱我的思绪。我太依赖女性的注意，让它成为除了觅食之外我出门的唯一理由。把异性物化的过程中，我也让自己失去了人性。

所以我告诉谜男，我想减少巡视的时间。目前我在洛杉矶和8个女孩交往，已经额满了。有娜迪雅、玛雅、美佳、希亚、凯莉、希拉里、苏姗娜和吉尔，她们都需要我，但都不会绑住我。她们知道我还和其他女人见面，她们或许也在和其他男人约会。我不知道，不在乎，也不会问。重点是她们随传随到，我也是。

我没有告诉谜男，我已经不信任他了。我不打算把时间空出来，订好机票，只为了让他再次在我面前崩溃。我又不是他的保姆。我总是告诉女人，信赖是靠争取得来的。他得再次赢得我的信赖。

谜男没过多久就找到两个热情积极的僚机来替代我：泰勒和老爹。我并不惊讶。自从谜男出院之后，这两个人就一直待在多伦多，住在谜男的公寓里，吸取他脑子里每一个把妹方法。

谜男每天都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们的进步。

他说：“我已经让泰勒俯首称臣了。他一开始很混账，但我们已经突破这一点了，他同意在我旗下当个称职的学员。”

他说：“我终于理出和女人发生关系的公式了。你准备好了吗？”一阵暂停后，他说：“关系 = 信赖 + 安心！”

他说：“当你见到泰勒时，不要指望你会喜欢他。先作好容忍他的心理准备吧，他很会找借口的。”

“那你干吗和他混在一起？”

“他打电话说周末想过来，我让他来了。他真的很烦，烦到让我想出门透透气。”

“所以他跟老爹一起过来的时候，我应该让他待在我家吗？”

“他是把妹达人家庭的一分子，只要把他当作一个爱放屁的讨厌小表弟就好了。”

一星期之后，老爹和泰勒出现在我家门口。

老爹其实看起来还蛮酷的，穿着皮夹克，太阳镜推到额头上，还有一件昂贵的棉衬衫盖在牛仔裤上。在他身后站着一个我所见过的最苍白的人，一束橘金色头发从他卵形的头上直长出来，像个玩偶一样。他的头抬得高高的，笑容看起来像贴了胶带般僵硬，而且五官扁平，好像套了丝袜。虽然他在网络上自称是个举重爱好者，但看起来却像只白斩鸡。总之，他一定有什么遗传上的缺陷。

他就是泰勒。

当他进门的时候，对我点了点头，一句寒暄也没有——而且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不相信那些不看我眼睛的人，但是我姑且先相信他。也许他为了要营造良好的第一印象而太过紧张。他的文章里说他一直参考我的帖文和技巧。他很崇拜我，他们全都崇拜我。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很谦虚，而泰勒对不自在的反应却表现出冷淡和傲慢。很好，U2组合的波诺也会这样，那是他们的风格。我们出去吃晚餐时，泰勒开始说话了。事实上，他叽里呱啦讲个不停，让人很难插嘴。他说话喜欢拐弯抹角，听得我头都晕了。

“我正在追一个叫做米歇尔的女孩，”他说，“追得超辛苦，真他妈的难追，老兄。”这时候他抬起头，撅着嘴，挑着眉，然后猛点头。他用这姿势传达到底有多难追，但是看起来既古怪又做作。“我走到她身边说：‘米歇尔，你好可爱，好辣哦。’”他用一种恶心的假音模仿她，“结果她看着我说：‘我最讨厌男人这样。我只想要不哈我的男人，我讨厌男人哈我。’”

听了一个小时的废话之后，我开始了解泰勒了。互动对他而言是一种程序。行为由框架、调和、状态、认同和其他主要的心理学理论来决定。而他想成为奥兹巫师，那个躲在幕后拉线绳的小家伙，他想让周遭的每个人都以为他是王国中法力最强的大师。

我懂了，我很高兴弄懂它。

前因后果如下：他说，就他的年纪而言，生理上他很矮小而心理上很迟缓。他父亲是个足球教练，把无法达到的高标准强加在他身上。关于他的生平，这是我所能搜集到的细节，感觉很多都是他自己放的消息，真实性有待商榷。

每次女服务员走近，泰勒就怂恿我在她身上示范一个惯例。

“做那个嫉妒女友开场白。”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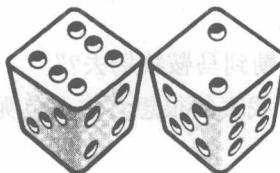
“让我看看互动价值展示。”他说。

“做型男的诱出价值观。”他说。

我曾经怀疑泰勒当初到底是怎么烦视界的，现在我终于了解为什么视界会把他踢出家门了。他似乎不关心我们的人性本质，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工作、从哪里来，或是对文化、政治和世界的想法。

他似乎不了解其中的区别：我们不只是把妹达人，我们也是人啊。

### Chapter



晚餐之后，我为泰勒和老爹安排了一点特别的。希拉里，那个我从海蒂和迪克手上抢来的蓝发脱衣舞娘，正在好莱坞的“蜘蛛夜总会”表演。于是我打电话给其他几个女孩到那里会合，包括罗莉，那个启发我发明演化瞬移惯例的爱尔兰女孩。我猜泰勒一定认识葛林伯，所以我也邀他过来。

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罗莉正和她的姐妹们坐在吧台前。店里几乎每个男人都盯着她们瞧，试图鼓起勇气接近。我向泰勒介绍她们。说你好之后，他坐了下来，没有再说半句话。他就戳在那儿整整 10 分钟，保持着很别扭的沉默，那是他当晚第一次闭上嘴巴。

我向老爹介绍她们的时候，老爹立刻活了过来。他从头上摘下太阳眼镜，直接戴在罗莉头上——这是谜男在多伦多教过他的招式，目的是当你冷落目标时，让她走不开。他接着开始进行我的互动价值展示惯例——关于 C 形微笑和 U 形微笑。

我喜欢看到老爹进步。冷酷的裁决者总喜欢说，有些人就是行，有些人就是不行。而且你可以立刻看出某个人到底行不行，我始终都认为那是与生俱来的东西。然而，整个社群都认为那是可以学习的。虽然老爹有些地方还很生硬，但他开始学会了。他就像是专攻把妹的机器人。

当老爹取悦那些女孩的时候，泰勒和我到另一个房间看希拉里跳舞。她关在鸟笼里，在身体前方挥动着两把大羽毛扇，又露肩又露腿的。

“你怎么不跟罗莉和她朋友们聊天？”我问泰勒。

“我不知道你在她们身上用过什么样的惯例，”他回答，“我怕会重复。”

“老弟，你可以加进自己的特色啊！”

现在希拉里身上只剩下羽毛内衣裤。她的肌肤好柔软，虽然有点鹰钩鼻。

我上次见到她的时候，她说她得了疱疹，我可不能跟她上床。

“咱们去别的地方吧？”泰勒用手肘轻推我。

“为什么？这里有很多女孩子。”

她坦承有疱疹是对的，总比瞒着我然后害我感染要好。我不能因为她的诚实而处罚她，只是现在我不可能再跟她上床了。

“我想见识一下你在全是陌生人的地方行动。”泰勒催我。

有人拍拍我的肩膀，是葛林伯，穿着他的幸运把妹衫。

“如何呀，老兄？”他问。

“没什么。你要不要陪泰勒到马鞍牧场去？”

“你不来吗？”泰勒问，“我真的很想看你示范呢。”

“我累了，老弟。”

“如果你来，我会模仿谜男想念他的知心朋友型男的样子给你看。那真的很受观众欢迎。”

“不用了，谢谢。”

我走到一个包厢，抓了一把在希拉里对面的椅子。

“跟你在一起的那些脓包是谁啊？”她问。

“他们是把妹达人。”

“鬼才相信。”

“他们很年轻，还在学习。给他们一点时间嘛。”

她把左眼的假睫毛慢慢撕下。“想换个地方吗？”她问，然后轮到右眼。

“如果去了，我就必须和她上床，那是一种默契。”“不了，我真的该回家了。”我说。我想让自己多历练一些。我太神经质了，不该这么来者不拒。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去别的地方吧。我不会逼你做任何事情的。”

“我没事，你别管我。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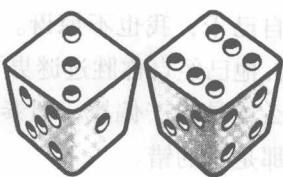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但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真正的把妹达人。”

。她脑海中会入迷一秒钟，而恐慌“Chapter”。

人情害虫逃出一个一同丑闻。他一进诊所，白全家都以为这是新婚夫妇的。



新婚夫妇里杰伊和黛比·泰勒在一家美容院里跳舞。

泰勒只穿着泳衣，去旅行时他穿的是白色泳裤。

尽管泰勒很招人怨，我还是试着去喜欢他，其他人似乎也如此。

自从他和老爹巡回全国当谜男的僚机之后，他的技巧报告非常杰出。也许他只是因为我在场而充满动力，或者在被迫为许多学员表演之后，总之他进步了，就像我一样。我决定暂时相信他。

社群里有一种趋势。我一年前刚到这里的时候，杰弗里和快速吸引法主导着把妹版。然后是谜男法则接替，接着是狄安杰罗和骄傲风趣法。现在，泰勒和老爹正在崛起。

有趣的是，虽然方法一直在改变，但女人并没有改变。社群依然很隐秘，知道我们在搞什么的女人非常少。这些趋势和女性无关，只和男性自尊有关。

其中最自大的杰弗里正逐渐被遗忘。虽然快速吸引法依然有很大的贡献，但对新生代的社群成员而言似乎已经落伍了，就像送花给女孩子、共喝一杯啤酒一样。杰弗里对这点很不爽，他对很多事情都很不爽。我会发现这一点，是因为在某天晚上回家听到一则电话留言。

嘿，型男，我是杰弗里。我现在情绪很不稳定。现在是12:10，通常当我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会打给讨厌的人然后狂骂。但现在我不打算这么做。我只是要告诉你，不公平啊，老弟，多带我去一次派对又不会死，何况你欠我的比这多多了。

如果你不履行约定，我也不会生气。我只会让你和快速吸引社群以及其他的一切彻底断绝关系。我说到做到！想想我如何改变你的生活，想想你回报给我的和你当初承诺的差多少。那真的不公平，我对你的期望不只如此。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像是我对付女人的招数，也无所谓啦。

我知道杰弗里在说什么。自从上次派对之后，我就完全不理睬他了。他必须催眠我，把他嗅卡门·伊莱克特拉屁股的丑态逐出我的脑海，我才可能再带他去参加派对。

然而，念在旧日情谊上，几天后的晚上我打电话约杰弗里去吃晚餐。他并不如我预期的那么不爽，主要是因为他心里有了新的敌人：泰勒。

“那家伙真令人不寒而栗，”杰弗里说，“很恐怖，缺乏一般人会有的谦虚。如果他和谜男散伙然后完全自己干，我也不惊讶。他在任何一个比他厉害的人身边，都显得不自在。现在，他已经自称胜过谜男了。”

当时我认为杰弗里会这么说是出于偏执，但泰勒很快就证明杰弗里说得没错。而且根据谜男的说法，那是我的错。

“工作室已经不好玩了，”谜男抱怨，“就只是工作而已。这些事只有你在的时候才会好玩，因为我们懂得互相掩护。”他从新泽西州打来，他在那里和泰勒跟老爹混在一起，住在一个叫加维洛斯的以发明玩具为生的把妹达人家。

我受宠若惊，虽然工作室本来就不应该好玩，正如它的名称所示，工作就是工作。

“此外，我的目标正在改变。”他继续说，“一开始只是想被注意，但是现在，我认为我正在寻找真爱。我想要谈一场真正让我动心的恋爱，想要一个我能够尊重她专业的女人，像是歌手或超火辣的脱衣舞娘。”

不可避免的散伙很快就发生了。

谜男和泰勒、老爹飞到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去开始新一轮的传授。他离开的时候，得到很多心得和要求他再开课的热烈响应。应他们要求，泰勒和老爹自己留下来又继续办了几场。他们的学校正在放假，和挖冰淇淋或在加油站打工比起来，教男人如何把妹似乎是个很有趣的短期打工。

谜男一回到多伦多就打电话来。“我父亲得了肺癌，快要不行了。”他说，“真奇怪，但我第一个想通知的人是你。”

“你还好吗？”

“我并没有很难过，但是我老妈在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我老爸一直希望在自己的坟墓上淋威士忌，所以我老哥说：‘希望他不介意先从我的膀胱过滤一下。’”

谜男笑了起来。我试着为他挤出一些笑声，但是挤不出来。那个画面对任何人而言都并不好笑。

同时，泰勒和老爹在欧洲跑来跑去。一开始，他们教的大多是谜男的东西。但是某天晚上在伦敦，一切全都变了。他们发展出新理论，就在莱斯特广场，那个背包客、夜店动物、观光客、玩家和酒鬼的起始点，他们想出对付雄性领袖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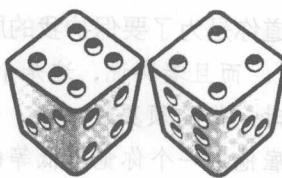
雄性领袖是巡佐们永远的眼中钉。没什么比这更丢脸的了：在你想把的女孩子面前，被一个满身酒臭、行动笨拙的壮汉一把从后面拎起来，并嘲笑你那些亮晶晶的配件。这永远提醒你，你不是那种受欢迎的小孩，你只是个见不得人的怪胎在装模作样而已。

泰勒可能是我们这群怪胎当中最怪的一个。他虽然缺乏帅气和优雅，却能用心理分析理论来弥补，他是社交解构主义者和行为微型管理者，擅长观察人们的交流互动，然后拆解成生理、语言、社会和心理的运转组件。最后，反过来领导或逼退其他男性威胁者，例如把走老爱在学校里找他麻烦的运动健将的女朋友，比起引诱一个独自坐在咖啡馆里的女孩，是一种更甜美的复仇的快感。所以他会注意那些雄性领袖损他时的肢体语言，观察他们对女孩说他是个怪胎时的眼神，分析他们故意拍他背让他站不稳的那股力量。他花在现场研究雄性领袖的时间，远超过巡视女人，直到他辛苦地慢慢悟出一个社会新秩序——改写自音乐人波伊德·莱斯的说法，强者仰赖弱者存活，智者则仰赖强者存活。

现在什么也阻止不了把妹达人，他们可以在身材和冰箱一样高大的男人面前钓走他的女人。他们踏进了危险的领域。

(“土音配和萨克斯声乐，想取悦你”)

。脚肚病人肾要需心来毒。**Chapter** 鼻腔鼻梁鼻眼，只怪一大人太执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雄性领袖战略

**作者：**泰勒·德登

以下是我近来研究的东西，相当有趣。

大部分是我从欧洲的天生好手身上学来的，我试图从他们那里偷走组合，而且避免被他们偷走我的组合。他们不像北美的家伙那么逊，他们有很多人擅长玩游戏，而我已经想出赢他们的方法了。以下所述的是大概经过几百次的现场测试。

**雄性领袖：**嘿，小姐，怎么啦？

**把妹达人：**嘿，老兄（把双手举在空中像是投降一样），请你把这些女孩从我身边带走，我愿意立刻付你 100 块。

(那些女孩会说：“不，不要。我们爱你。”然后她们会咯咯地笑，并爬到

雄性领袖：你身上。这会当场让那家伙泄气。) 雄性领袖：哈哈，老兄，你现在是要找我打架吗？哈，好吧，好吧。等等，等等，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点更有意思的，先比腕力，然后比单手俯卧撑。最后，摆出健美先生的姿势！(然后开始活动关节，说：“女士们？”她们会在一旁起哄加油，说些你好强壮之类的话。这让雄性领袖看起来像个猪头，因为你让他显得太刻意以生理优势取悦那些女孩。) 雄性领袖：嘿，老兄，继续说啊，咱们来听听你都怎么把妹的。把妹达人：嘿，那我得试着让你们这些伦敦酷哥（或穿破衬衫的家伙、闪亮鞋子的家伙或随便什么）印象深刻。你们几个真他妈的厉害。

(最关键的是，以你对他仅有的了解来贬抑他，即使完全不相干，他也会觉得很难堪，并表现在他的肢体语言上。)

雄性领袖：你上衣的图案是屁眼吗？看来你需要有人保护哦。

把妹达人：老兄，那就是我跟你混在一起的原因啊。我需要你，帮帮我吧，拜托，我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为了要保护我的屁眼而生的。

(真的有人这么对我说过。而且老实说，这是个很棒的羞辱。所以当你面对一个懂游戏的雄性领袖时，你必须更进一步，让他看起来很努力想跟你交朋友，或开玩笑地说要雇他做一个你觉得低等的工作。比如说，“你真像个搞笑艺人，但是你不必为了让我喜欢你而那么搞笑。”或“老兄，那太棒了，你应该想要设计我的网站之类的。”) 雄性领袖：(故意推你，以表现优势)

把妹达人：哈哈，老兄，我对男人没兴趣哦，同性恋夜店在那边。(那些女孩嘲笑他，然后他会开始向你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

雄性领袖：(走到你面前)

把妹达人：(沉默) (别理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如果他一直试图压倒你而你不响应的话，他就输了，因为他太刻意要得到你的注意。另一个绝招是，用眼神向女孩们表示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吧——模仿当气氛被搞砸，大家交换的那种眼神——她们会跟你一起离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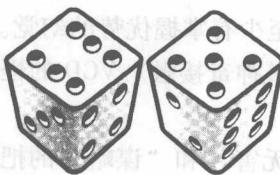
以下是一些其他的建议。  
如果我正在巡视的女孩是雄性领袖的女朋友，就和他讲和；如果他只是刚认识那些女孩，就打倒他。

运用对的肢体语言，即可成功反击雄性领袖。当你说这些台词时，脸上要露出大大的微笑。你可以故意用手肘顶他胸口或拍他的背，让他的饮料洒出来，这得在友善的伪装下进行。然后（这在我身上发生过）告诉他：“要公平竞争啊，老兄。”你伸出手作势要与他握手，当他也伸手回应你时，你就把手放下。不断地戏弄他。

同时，你也可以搭雄性领袖的顺风车。他安排好一切，然后你接收一切。这是我常做的事。我会先让一个家伙激起女人的购买欲，我再适时切入并且赢过他。我会对那些女孩说他是个怪胎，然后把她们从他身边带走。因为雄性领袖已经先把那些女孩撩拨起来了，所以那时她们依然会处于兴奋状态。在我接近的组合中，如果有個厉害的雄性领袖正在跟女孩说话，我大概 90% 会这么做。

祝大家玩得开心。  
——泰勒·德登

### Chapter



当泰勒和老爹的伦敦授课心得报告贴上《克里夫电子报》的时候，谜男气炸了。他并不是对雄性领袖理论不满，你必须承认那部分是这两人的贡献。他是不爽泰勒和老爹竟然成立自己的网站跟他唱对台戏。谜男称自己的课堂座谈会为“社交力学”，他们却称自己的现场授课为“正宗社交力学”。

老爹对于建立把妹事业就像他以前对巡视那样机械化，完全复制谜男的模式。谜男收费 600 美元，泰勒和老爹也是；谜男的课程为期 3 天，泰勒和老爹也是；谜男在晚上 8 点半开始上课到凌晨两点半，泰勒和老爹也是。虽然泰勒和老爹说谜男允许他们自立门户，但谜男说他们偷走他的客户名单。当他们用完那份名单，就跑到各个快速吸引法的网站贴文章，抢杰弗里和他的弟子的生意。当杰弗里开始察觉时，他们就在各地成立自己的巢穴，从南加州的 P-L-A-Y 开始（玩家的洛杉矶雅虎社群）。

谜男把学员人数限制为 6 人，老爹和泰勒则塞了几十个人。那种巡视简直是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的财富滚滚而来。几乎每一期课程，老爹都会精心挑

选一个学员——即使他是处男——让他在下一期当客座教师。很快，老爹拥有了自己的一帮僚机——旧金山卡拉OK冠军杰雷克斯、在时尚圈的方下巴的纽约客病仔、加州大学四年级学生也是谜男昔日门徒的织梦者，甚至多面——他飞到每个地方参加每一期课程。

尽管如此，每当泰勒和老爹去多伦多，谜男还是继续让他们住在他家，为他们提供咨询。我问他为什么，他回答：“亲近你的朋友，更要亲近你的敌人。”就为这么了不起的陈腔滥调，我想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看见泰勒和老爹的成功之后，有两件事开始在社群的其他人身上发酵。第一，任何人都可以开班授课，对一个家伙指着两个女孩说“去接近她们”并不需要任何特殊才能。第二，学习把妹的学费是很有弹性的，为了解决问题，男人不惜一掷千金。

谜男犯了关键的错误：他没有要求学员签下不得泄密的协议书，这下精灵溜出瓶子了。一个接一个，每个人都醒过来发现，他们花在研究和练习把妹的时间，比花在家庭、学业、工作和真正的朋友上的还多，而且除了让避孕产业蓬勃发展之外，没有更多的用处。我们是这些知识的创造者与受益者，而这些知识超越了现实世界好几光年之远。我们已经发展出一个崭新的性关系典范——让男人掌握优势，或至少有掌握优势的幻觉。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猎户座，就是那个制作《神奇接触》VCD的怪胎，开始在购物中心和校园里授课。

接下来，有两个名叫“无害”和“谋略”的把妹达人，也开始宣传他们自己的课程。这令大家大跌眼镜，因为谋略一个月前才刚成功钓到女孩。

我认识的一个克罗地亚人，他叫“坏小子”，是个很有领袖魅力的把妹达人。在战争期间被狙击枪打中之后，他脚跛了，而且左手臂只剩部分功能。之后，他成立了一家叫做“玩家风格”的公司。学员飞到萨格勒布去拜访他，接受如何成为雄性领袖的训练。练习包括用拳头狂打他的肚子，拼命大叫：“去你的！”克罗地亚的平均月薪是400美元，而他的课程却要价850美元。

多狂和师傅，两个都是学习谜男方法的毕业生，带领旧金山的“把妹101”工作室。有个神秘的网站出现，贩卖一本书叫做《否定攻击释疑》。视界辞掉他的工作去进行一对一的授课。毛衣的一个员工把某个把妹网站和系列商品搭配在一起。天使、良明和乐史托这3个伦敦的大学生，创立了一家名为“冲击互动”的工作室。就连那个跨越边界的菜鸟夺标，也发行了一套乱七八糟的VCD课程《引诱简单做》，兼作有一搭没一搭的喜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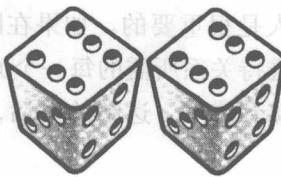
最后，葛林伯和劈腿跳进这场骚动之中，各自发展出自己的把妹方法，并写了一本相关的电子书。葛林伯在他出版的那个星期赚了15000美元，劈腿也

拿到 6000 美元。社群相关行业正蓬勃发展。该是我出手的时候了。这一切已经变得太巨大，就要爆开了。

我在社群中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在别的作家抢赢我之前，我得先拿下“把妹次文化”这个主题，该是现身的时候了。要提醒自己，我不只是把妹达人，还是一个作家，我有正经事业。于是，我打电话给一个《纽约时报》风格版编辑友人，那儿似乎是非常适合写这些东西的版面。没有人在网上使用真名，我们都喊彼此的化名，杰弗里和狄安杰罗也都是化名，真实世界的工作和身份并不重要。因此，社群中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型男，很少人知道我的真名或是在为《纽约时报》写文章。

让这些故事上报并非易事，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和编辑往来讨论，写了一份又一份的草稿。他们持怀疑的态度，想要各个不同导师的能力证明，想让大众知道技巧固有的怪异。他们似乎不太相信这些人，以及这个世界真的存在。

Chapter



在我以把妹达人和新闻记者的双重身份的故事上报前夕，我辗转难眠。我创造了型男这个角色，而现在，我将用 2000 字的报纸文章来杀死他。我相信社群里的人会很生气，因为在他们中间出了个叛徒。我做了一个噩梦，巡佐们带着火把聚集在我家门外，要把我活活烧死。

但是，再多的不安与烦恼都无法让我预料到会是这样的反应：一点反应也没有。

当然，还是有一点点抱怨的声音，有人担心社群被暴露和可能招致毁灭，有些人不喜欢故事的基调，而谜男很生气被称作把妹达人而非“金星达人”，那是他的最新用语。但是型男的可信度很高，在社群里的地位很稳固，对那个世界的巡佐们而言，他先是把妹达人之后才是新闻记者。他们并没有对尼尔·施特劳斯潜入他们的社群感到不爽，反而因型男让这篇文章上了《纽约时报》而感到骄傲。

我真是大吃一惊。我不但没把型男杀死，反而让他变得更强了。巡佐们在

Google 上搜寻我的名字，在亚马逊订购我的书，写很长的帖文细说我的事业。当我请求他们把我真实世界和网络上的身份分开时——主要是因为我不希望我认识的女人查到我写的关于她们的现场报告——他们真的答应了。我依然掌控一切。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并不想离开这个圈子。现在我是这些孩子的良师，而且我有角色要扮演，有友谊要维持。虽然我早就达到了变成把妹达人的目标，但这一路上，我意外地找到生平从未有过的同志情谊和归属感。不管喜不喜欢，我现在已经是社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孩子不觉得惊讶或被背叛是对的，我是他们的一分子。

至于我生活里的女人，那篇文章也没对她们造成影响。文章里关于社群和我的部分，我早就告诉过她们了。而且，我发现了一个令我好奇的现象：如果我在确定关系之前告诉女人我是把妹达人，她还是会跟我确定关系，但是她会让我多等一两个星期，以确定自己和其他女孩不同；如果我在确定关系之后告诉女孩我是把妹达人，她通常会觉得很有趣，会被这整件事吸引，并相信我没有对她耍手段。然而，她对社群的包容，只能持续到我们分手或是停止见面的时候，到了那时候它就会被用来对付我。当一个把妹达人的关键在于诚实、真心、信赖和联系，这些对女人是很重要的。如果在刚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就拼命使用一堆技巧，会违背维持关系所需的每一个原则。

文章刊出后没多久，我接到威尔·达纳的电话，他是《滚石》杂志的人物专题编辑。

“我们正在做汤姆·克鲁斯的封面故事。”他对我说。

“很好啊。”我说。

“是啊，他想要你来写。”

“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你说的他是指谁？”

“汤姆·克鲁斯特别指名你来写。”

“为什么？我以前从来没有采访过演员。”

“他读了你在《纽约时报》上那篇把妹的文章。等你见到他的时候，你可以问他。他现在正在欧洲为《不可能的任务》的续集选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想带你一起去飞车学校。”

“什么是飞车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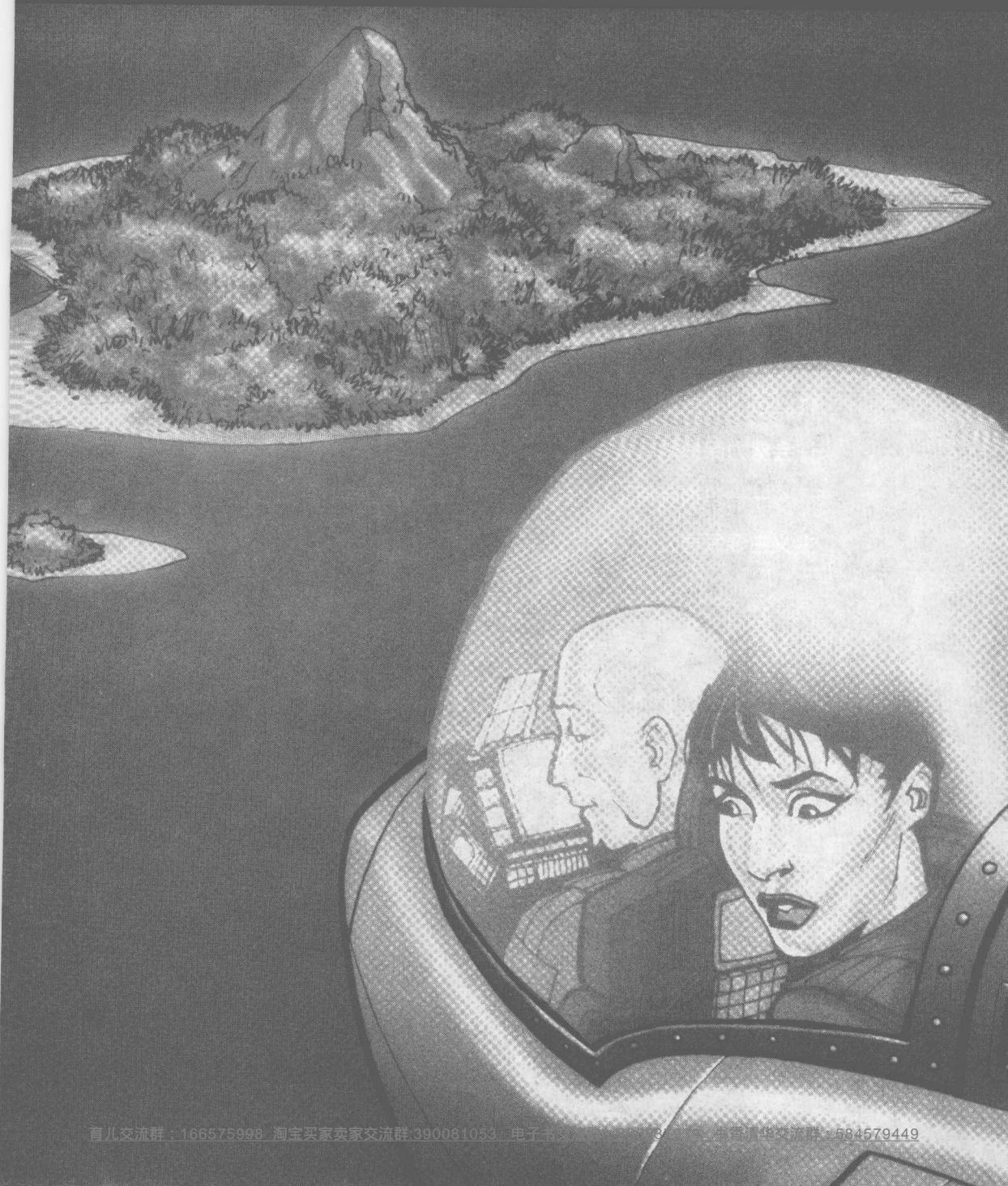
“就是学习摩托车特技的地方。”

“听起来很酷，我可以配合。”

我忘了告诉威尔，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骑过摩托车。然而，那在我想学的把妹相关技巧清单上排名很高——就在改造课程之前，防身术之后。

# 取得吸引位置

*Extract to a Seduction Location*



在生理构造上与我们最接近的雄性灵长类并不喂养雌性。小孩的重担，令她一路备尝艰辛，她独力照料自己。他或许会努力保护她或拥有她，但并不养她。

——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女性主义主要领导人之一）

。董回斯“*斯公罪首真凶*”即咱来出董的本董式曲以最尊的而里《落霞孤心》是卦，娶娶了武自醉量舞，一立舞如山崩式如虎里舞添。里鼎大是而计曲量舞基妻。色前个玄基妻，克兰吉而里《落霞孤心》漫山而森舞变·旗海舞真曲，辞醉父舞而舞里乐曲，舞舞林跃而大自个歌而黄而旗曾变·旗海

“*舞巡*”要员学而曲令命，风哀妻友舞夫舞生会归歌，而真。哭事景不首舞曲”，*Chapter*京·歌爵”，咱总之舞不曲”

惊乎舞点一曲人曲”。基妻景不曲，甚其不相承一舞寒个歌。咱来出舞森舞变景点一舞且而，色前个舞景壁球一日，舞舞变舞变舞”，要重婚洪曾变·旗海

。冰跳大一下舞颤然，致咱来出舞曲。酒未咱来塞个歌音舞音始由舞掌托舞变舞变舞，上半舞掌舞舞曲001咱来出舞变舞变舞曾变·旗海

舞音舞变舞变舞里公01咱来出舞变舞变舞，舞舞变舞变舞曾变·旗海

我加入把妹社群之后认识的人当中，他是第一个没有令我失望的人。

他的名字是汤姆·克鲁斯。

“这一定会很棒，老兄。”当我在飞车学校和他碰面的时候，他热情地迎接我。他笑着称赞我的冒险，友善地用手肘撞了一下我的胸口，和泰勒在伦敦写过的雄性领袖手势完全一样。

他穿着一件黑色骑士皮衣，左手臂下夹着一顶安全帽，下巴上有留了两天的短须。“我正在接受飞过一辆拖车的训练，”他说，指着车道旁边那个组合式房屋，“会比那一个还要大，但是并没有那么困难。”他眯着眼望着那车子一会儿，想象着那个画面。“好吧，跳跃不算太难，难的是着地。”他说。

他举起右手朝我的肩膀拍了一下。

汤姆·克鲁斯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是泰勒、谜男和把妹社群里的每一个人曾经试图效法的雄性领袖。他先天具备了绝对优势，不论是生理或心理上。他似乎能轻松应对任何社交场合，简直是完美雄性领袖的具体化身。社群中几乎每个人都研究过他的电影，模仿他的肢体语言，而且经常在现场使用《捍卫战士》里的台词。我有一堆问题要问他，但是我得先确定一件事。

“为什么你会选我专访你？”

沙尘从车道上扬起，吹到我们周围。我们把安全帽紧夹在手臂下。“我喜欢你发表在《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他回答道，“关于那些搭讪的家伙。”

所以这是真的。他顿了一下，眼睛眯成一条细缝，这表示他要说到严肃的话题了。他的左眼闭得比右眼紧一点，让表情看起来很有张力。“你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家伙，真的说



《心灵角落》里的角色是以他为范本创造出来的吗？他真的那么说？”他问道。

他指的是杰弗里。杰弗里引以为傲的成就之一，就是他启发了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电影《心灵角落》里的法兰克·麦基这个角色。麦基就是汤姆·克鲁斯饰演的那个自大的把妹教师，但心里有难解的弑父情结，他在研讨会上戴着头戴式麦克风，命令他的学员要“敬扇”。

“他不该这么说的，”汤姆·克鲁斯接着说，“他说的不是事实。真的，那是安德森想出来的。那个家伙一点也不麦基，他不是麦基。”确认这一点似乎对汤姆·克鲁斯很重要，“我和安德森花了4个月一起塑造那个角色，而且我一点也没有模仿那个家伙的东西。”他吞下一颗盐锭，然后灌了一大瓶水。

汤姆·克鲁斯让我坐在他的1000cc凯旋牌摩托车上，教我如何发动引擎和换挡。随后他绕着车道飞驰，还翘起前轮，而我则以时速10公里的速度骑着他的顶级摩托车，觉得精疲力竭。之后他带我到他的保姆车里，墙上贴满了他和前妻妮可·基德曼领养的孩子们的图画。

“这个叫杰弗里的家伙，是否在电影上映后把自己变得更麦基了？”汤姆·克鲁斯问。

“他像麦基一样，傲慢自大而且有严重的妄想症，但不像麦基那样是个雄性领袖。”“告诉你一件事。”汤姆·克鲁斯坐到桌边，桌上放满了小三明治和冷盘火腿，“当我在演麦基那一大段独白的时候，我们没有告诉台下的临时演员我们在干什么，他们就在我讲话的同时开始兴奋起来。结果那天收工的时候，安德森和我只好上台解释：‘听着，各位。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个角色在做什么，他所说的都是不对的，很缺德。’”

又开始说教了，先是达斯汀，现在是汤姆·克鲁斯。我无法理解，学习如何认识女人有什么不对吗？那正是我们人生的意义，是物种存续的方式。我想要的不过是进化的优势，所以为什么不能努力学着把它做好，就像学习生活中其他事情那样？谁说你只能上骑摩托车的课程，却不准上与女人互动的课程？我只是需要有人教我如何开始、如何上手，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人在我和她上床之后抱怨过，没有人受骗，没有人受伤。她们想被引诱，每个人都想被引诱，那让我们觉得有人爱。

“我们会说这些，是因为那些临时演员真的听进去了，还打算去身体力行。所以安德森跟我才会说：‘天啊，各位，别当真啊！’”

看吧，我很想对汤姆·克鲁斯说把妹是有诱惑力的，但是我不能，因为当他想起那一幕的时候会大笑出来，他的笑声是充满整个房间那种，不像一般人。

一开始还好，就是普通的笑声，连你也会的。笑点退去之后，你会停止发笑，

但这时候汤姆·克鲁斯的笑容却开始渐强，并和你四目相接。哈哈哈哈……然后你会试着再次跟他一起大笑，因为你觉得你该这么做，但是却笑得不自然。在笑声之间，他会偶然挤出几个字来——“那不是真的。”比如说在这次的情况下。之后他会突然停下来，让你觉得松了一口气。

“嗯，”我告诉他，挤出最后一点尴尬的笑，“你说得倒是很容易。”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参观了好几个科学论教<sup>①</sup>的建筑。汤姆·克鲁斯是该教派的一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个宗教、自助团体、慈善机构、教派和哲学，是20世纪50年代科幻小说家罗恩·贺巴特创立的。但是汤姆·克鲁斯以前从来没有带记者进入那个圈子。

我对罗恩·贺巴特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他和谜男、杰弗里·泰勒是完全雷同的人格特质。他们都是聪明绝顶的自大狂，知道该如何把大量的知识和经验转变成人格导引的品牌，再卖给那些有使命感的人，通常是执迷于引导人类行为准则的学员，但是他们使用那些准则的道德感和动机，常引起争议。

我们相处的最后一天，汤姆·克鲁斯带我参观好莱坞的“科学论教名流中心”，我在那里看见一间挤满学员的教室，他们正在接受“心灵计”的使用训练，一种用来测量皮肤电导的仪器。当好奇的民众进入教堂，他们会被装上心灵计然后被问一些问题。访谈者会和他们一起分析结果，告诉他们为什么需要加入科学论教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教室内的学员两两一组，以角色扮演的方式模拟访谈期间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境。他们面前摊着很大一本书，书里告诉访谈者该如何回应各种突发状况。没有什么是偶然的，没有任何潜在信徒会从他们手里溜走。

我发现，他们重复演练的东西正是一种把妹的形式。如果没有这些严谨的结构、重复演练的惯例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就招募不到新教徒。

我在巡视中的主要挫折之一，就是不断重复同样的台词，一次又一次。我已经厌倦去问女孩子觉得魔咒有用吗、她们想要做好朋友测验吗，或是她们是否注意到自己笑的时候鼻子会扭动。我只想走进一个组合中，然后说：“爱我吧，我是型男！”

但是看过那些访谈者之后，我开始想，也许惯例不是辅佐，而是主体，各种煽动群众的形式都得靠它。宗教是把妹，政治是把妹，人生也是把妹。

其实，我们每天也都在使用自己的惯例，我们仰赖它来让别人喜欢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让某个人发笑，或是又撑过一天而不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对他们真正想法。

<sup>①</sup> 译注：科学论教是近年来在美国逐渐风行的一种宗教，宣称耶稣基督只是几位重要的导师之一。

参观完毕之后，汤姆·克鲁斯和我在名流中心的餐厅里吃午餐。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脸颊红彤彤的，穿着合身的T恤。吃完一大块牛排之后，他谈到他的价值观。他相信人要学习新事物，做只有他能做的工作，而且除了自己，不需要跟别人竞争。他是个意志坚定、坚决果断的人，任何必须实行的想法、必须排解的混乱、必须处理的问题，都会先在他的脑海中模拟一遍。

“我不太会总找别人商量，”他说，“我常常思考，如果我认为那是对的，就不会再去问任何人了。我不会说：‘老弟，你觉得怎么样？’我为自己作出每个决定——我的事业，我的人生。”汤姆·克鲁斯坐在椅子上身体向前倾，手肘放在腿上，他的头几乎和桌面平行。说话的时候，他会借着手势表达自己，细微的程度就像他瞳孔的缩放。这家伙生来就是要推销东西的：电影、他自己、科学论教，还有我。每当我批评自己或为自己找借口时，他就会突然生起气来。类人“我很抱歉，”谈论到我写过的十篇文章时，我一度这么说，“我并不是故意要听起来像那些作家一样。”“你何必道歉？为什么不要像个作家？作家是有才华的人，能写出读者感兴趣的事情。”他问。然后，他又嘲弄地说：“不，你才不想成为那些有创意而且懂得表达的人。”他是对的。我本来以为我已经不再需要导师了，但现在我还需要一位。汤姆·克鲁斯正在教我更多心理游戏，比谜男、杰弗里·史蒂夫或我父亲都要多。他站了起来，拳头猛然捶在桌上，一种强硬的雄性领袖风格。“你为什么不想当作家？去当吧，老兄。我说真的，那很酷！”他说。

好吧。汤姆·克鲁斯说那很酷，拍板定案。当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发现，我这辈子认识的所有人当中，没有比汤姆·克鲁斯更固执的了。这是个很扰人的想法，因为几乎每一个概念，汤姆·克鲁斯都能在罗恩·贺巴特那部巨著中的某个段落中找到。

我会发现这一点，是当汤姆·克鲁斯叫他的私人科学论教联络人拿一本厚重的红皮书到桌上时，他把书翻到科学论教的荣誉守则，然后我们一条一条地讨论——以身作则，尽你的义务，永远不需要被赞美或肯定或同情，别向你自己的本性妥协。他答应寄给我名人中心的科学论教年度宴会的邀请函，我开始担心这其实和《滚石》杂志的访谈文章一点关系也没有，而是在招募新教徒。如果是真的，那他挑错人了。他顶多是介绍给我一个知识源泉供我汲取，像当代神学大师乔瑟夫·坎贝尔的著作、佛陀的教诲或饶舌歌手Jay-Z的歌词。

在用餐与研究时间之后，汤姆·克鲁斯邀请我到总裁室和他母亲见面，她正在大楼里面上课。“关于你写的那篇文章，我还有别的问题想请教你。”他边

走边说，“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关于控制别人和操纵情境。你能想象吗，如果他们把那些力气拿去做些有建设性的事，谁知道他们能够完成什么事。”  
访谈结束了，文章发表了，汤姆·克鲁斯和我会再见面。到时候我将是个不同的人，但是他还是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是雄性领袖——而且他教我变成雄性领袖。然而，他并没有说服我信教。

他有他的宗教，我有我的宗教。  
他有他的上帝，我有我的上帝。

“*Chapter*



然而，我的教堂仍在建构当中。

汤姆·克鲁斯是对的：我们的努力必须投注在有建设性的东西上，某个更宏观的东西。写完《纽约时报》的文章之后，我一直觉得我的作品对社群的影响尚未结束，它一直朝着某个方向前进。现在我知道目的地了：好莱坞计划，那是我们征服女人的教堂。

这个顿悟在我生日那天出现。一群把妹达人为我在一家叫 Highlands 的好莱坞夜店举办生日派对。他们几乎打电话给了这一年来我认识而且见过的每一个人，大约来了 300 个客人，连同另外 200 个散客。甚至连社群里的几个大人物都出现了：瑞克、杰弗里、史蒂夫、葛林伯、巴特·巴杰特（笔迹分析专家）、视界和亚堤。

虽然有这么多重量级杀手齐聚一堂，但我毫无竞争的压力，因为那个晚上我是夜店的主角。我打扮得像个贵公子，长长的黑色夹克，只顶端有一颗纽扣，一件奶油色的衬衫，荷叶边的袖子露出我的手腕，而且我被女人们包围着：炮友、朋友、陌生人。我无法跟她们中任何一个人聊天超过两分钟，因为大家不断拉我过去说话。我根本没时间游戏。

女人称赞我的外表、我的身材，甚至我的屁股。一整个晚上有 4 个女孩塞给她们的电话号码。有一个说她必须去见她的男朋友，但是晚一点可以溜出来找我；另一个不只给我她的手机号码，连家用电话号码和地址都给我了。这些都是我在派对之前不认识的女孩，其中有两个甚至不是因为我生日而来的。我不需要惯例、男友终结者、秘密装置或僚机，我只需要一个大口袋来装这些小纸条。

除此之外，某个朋友带了两个女演员过来自我介绍。其中一个叫黛凡或黛

文，另一个有点龅牙。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她们从头到尾一直对我献殷勤。那种感觉就像上次在多伦多被误认为是魔比，只是这次她们都知道我是型男。  
那个最谜男最近已经发展出另一个社会交际理论了。该理论的核心是女人会不断地衡量男人的价值，以决定是否有助于实现她们的人生目标。当晚我们在 High-langs 创造出来的小宇宙中，我得到最高的价值肯定。而且正如大部分男人都会被苗条、金发、丰乳所吸引，女人则对男人的地位和社会认同有感觉。

结束之后，我带了一个娇小可爱的大眼睛脱衣舞娘回家，她叫乔安娜。当她在我房间与我独处的时候，她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什么？”我回答，真不敢相信她会这么问，但她似乎需要一点信息以解释我在派对中的地位，以及我对她的吸引力。

“你做什么工作？”她再问一次。

那就是我顿悟的时候：巡视是失败者做的事。

这一路走来，巡视被视为把妹的终点，但是游戏的重点并不在巡视。每个夜晚的巡视都是新的挑战，除了一堆技巧，你并没有建立任何东西。让我在生日那天受欢迎的不是巡视，而是生活形态。生活形态是累积出来的，你做的每一件事都算在内，而且引导你更接近你的目标。

正确的生活形态，是拿来体验的，不是拿来讨论的。金钱、名声和外貌虽然有帮助，但并非必要。那比较像是某种声音在高声呐喊：女士们，放弃你们无聊、平凡、不满足的生活吧，欢迎光临我这令人兴奋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有趣的人、新奇体验、美好时光、轻松生活和梦想实现。

巡视的适用对象是游戏中的学员，而不是玩家。我该把它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了，累积我们的资源，设计出一种生活形态，让女人自己贴过来。该进行好莱坞计划了。

### Chapter



他是我唯一可以商量的人，他不怕改变，总是把握机会追求梦想。我认识的其他人总是说“不急吧”，而谜男会说“那还等什么！”那真是个令我振奋的

字眼——因为我每次听到“不急吧”，通常表示永远不会进行。“现在正是时候，型男！”当他抵达我在圣塔莫尼卡的公寓时说，“我们来建立这标准。巡视是失败者做的事，没错，当个有搞头的失败者总比没搞头好，但我们现在说的可是最高层次的把妹啊。”

我就知道他会懂。根据我读过的那些关于冷读的书籍，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分成3个领域：健康、财富和人际关系。每一个都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元素。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我们只把焦点放在人际关系上。现在该让我们开足马力，齐心合作，不只为了10分的正点妹们。我们才不是一群傻瓜。

实现好莱坞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在好莱坞山庄找一套房子，最好有客房、大浴缸，而且地段靠近日落大道那些夜店。接下来，我们得精挑细选社群里最强的人和我们住在一起。也许我不该再相信谜男。这次，我不会再依赖他。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房子的租约上，我的也不会。我们会找人来承担风险和责任。

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富丽华饭店，名字是老爹。他因为成绩太烂而进不了法学院，所以改到洛杉矶的玛丽曼特大学学商学。从威斯康星州搬到洛杉矶那一天，他把行李丢进机场附近的饭店房间，搭出租车到我家，谜男正睡在我的沙发上。“有3个人对我的人生最有影响力，”老爹在谜男脚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对我们说，“就是你们两个和我爸。”

老爹现在看起来像是健过身，头发还用发胶抓出造型。我把他留在客厅陪谜男聊天，我则下楼帮大家张罗晚餐。

当我回来的时候，老爹已经是谜男的经纪人了。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问谜男。我不敢相信，他竟然要让一个从门徒变成对手的人当他的经纪人。谜男是个革新者。如果杰弗里是把妹界的猫王，谜男就是披头士，泰勒和老爹只是纽约娃娃：粗鲁，又很吵，并且大家都认为他们是同性恋。

“老爹喜欢做生意，而且他可以填满每个周末的课程，”谜男回答，“所以我只要露个脸就好了。”

老爹网瘾很大，几乎和每个重要的巡佐保持联络。他认识所有巢穴的头目，上过所有的把妹版。只要几封e-mail和几个电话，他就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招募到十几个学员。

“那是双赢。”老爹坚持。自从进入把妹事业之后，这句话已经变成他的口头禅了。他比我想象得还要聪明，他就要成为社群里最强的把妹达人的代理人了，而且他们都求之不得，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致命点：懒！

其实，那天我们根本没有邀请老爹加入好莱坞计划，只是因为他愿意做那些工作，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卡到位。饭店的街对面有一家房地产中介，老爹进去帮我们找了个叫乔的中介商。中介在租房上赚得不多，但是老爹答应教他把妹，说服乔帮我们工作。

“明天他会带我们去看房子。”我们某个下午在富丽华饭店和他会面时，老爹说，“我看中3个地方，一套在穆赫兰大道，另一套是以前的大牌歌唱团体鼠帮在日落大道上的小屋，还有一套超大的豪宅，有10间卧室、网球场、附设的舞池和吧台。”

“好哦，我投超大豪宅一票。”我对他说，“多少钱？”  
“一个月美金5万。”  
“当我没说。”

老爹的脸马上拉下来。他不喜欢被拒绝，他是独子。他消失在他的饭店房间里，半个小时后出现，手里拿了一张纸。他拟出一个计划，可以每个月进账5万元：每星期办一次派对，每个月光靠入场费就有8000元、饮料5000元，各种把妹的研讨会初估大约有2万元；我们再提供网球课，一个月可以增加2000元的收入；而房子的10个房客每个月付我们1500元的租金。

真令人印象深刻，但根本不切实际，把所有收入都花在房租上太不划算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老爹都会让好莱坞计划成真。我开始了解谜男为何想找老爹一起合作了，他和我们一样是积极进取的人。而且，不像谜男，老爹是个有始有终的人。

身为把妹达人，老爹似乎也有资格加入好莱坞计划。自从我们在多伦多认识他以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在现场无所畏惧。而且不久他再次证明了他的能耐，因为他在墨西哥饼店把到了帕丽丝·希尔顿。

### Chapter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现场报告——吸引帕丽丝·希尔顿

**作者：**老爹

因景今天，我和型男、谜男跟房产中介商去看我们未来的房子，那是老牌摇滚歌手狄恩·马丁在好莱坞山庄的故居。我爱死了这里，而且等不及要签约了。我们将会站在世界的顶端，无论是实际上还是比喻，一切都很完美。(大笑)

从那里走几步路就能到一家很受欢迎的墨西哥快餐餐厅，于是我们到那里去吃一顿迟来的午餐。点过菜之后，我们在外面找到空位。

突然间，我们的中介靠过来对我耳语——

中介：你知道吗，我看见帕丽丝·希尔顿走进餐厅里面，正在点墨西哥卷饼。

老爹：你要过去把她吗？

老爹：真的吗？

型男：喂，如果你要过去，不要往她的方向看。

老爹：好吧，游戏时间到了。

(我站起来，走进餐厅，看见一个很正点的金发女人正在拿莎莎酱。我已经为这一刻作好万全的准备了，现在正是试试身手的时候。于是我走到她那边，假装只是刚好走到酱料台。我拿了一些莎莎酱，然后把头转过我的右肩看着她，以型男的嫉妒女友开场白展开对话。)

老爹：嘿，我正需要一个女性的意见。

希尔顿：(微笑抬头看)请说。

老爹：你会和一个跟前女友还是朋友的家伙交往吗？

希尔顿：会啊，我想会吧。当然。

(我开始走开，然后转过身去继续跟她对话。)

老爹：呃，事实上，这是一个两段式问题。

希尔顿：(微笑而且发出笑声)

老爹：想象你正在和一个还跟前女友联络的家伙交往，而且你就要搬去跟他同

居了，但是他有个抽屉里全是他的前女友的照片——不是裸照之类的，只是一些生活照和情书。

希尔顿：哦，我会把那些东西通通收进一个盒子里。

(我打断她，并且继续开场白。)

老爹：你觉得她想让他清掉那些照片是不合理的吗？

希尔顿：哦，当然。我交往过一个那样的家伙，结果我把东西扔掉了。

老爹：哇！我会这么问是因为我有个朋友碰到过同样的情形，结果她烧掉了。

希尔顿：对，我也会那么做的。(微笑)

老爹：嗯，真酷。

(希尔顿装完她的莎莎酱，拿着酱料盒走开。)

老爹：嘿，你知道吗，你长得很像小一号的 Q 版小甜甜布兰妮。哦，可能是因为你的牙齿。

(希尔顿把酱料盒放到桌子上，看着我微笑。然后我背诵型男的 C 形和 U 形微笑惯例。)

老爹：对！你有小甜甜布兰妮的微笑。好吧，那是我前女友说的。我的意思是，她觉得有 C 形齿的女孩，比如小甜甜布兰妮，无论勾搭过多少家伙，都会被认为是好女孩。你有同一种 C 形微笑。

希尔顿：(兴奋并微笑) 啊，是吗？

老爹：嘿，我是说，看看杂志封面上那些女孩子的微笑。她们都有同样的牙齿。

好吧，至少那是她的说法。她甚至为了牙齿动手术，因为她是 U 形齿，像克里斯汀。她说 U 形微笑会被认为不友善，那就是克里斯汀被当作坏女孩而小甜甜没有的原因。

希尔顿：(微笑) 哇！

(我们走到柜台，她拿了她的食物。我假装正要离开，但还没使出绝招，我不会就这样罢手。她拿了食物便要离开餐厅，我必须把她留在那儿。所以我回过头继续对话。)

老爹：我对你有一种直觉。

希尔顿：什么直觉？

(她放下食物然后看着我。)

老爹：你知道吗，我可以只问 3 个问题，就能说出关于你自己不为人知的心理。

希尔顿：哦，是吗？

老爹：没错，来，到这里来。

希尔顿：好啊。

(我在旁边那桌坐下，她把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坐在我对面。当她坐下时，她只是微笑着。我知道我准备好了，该进行按部就班的游戏了。)

老爹：我朋友教过我一个很棒的想象技巧，叫做立方体。他现在就坐在旁边那桌，我们刚为新家买完东西，房子就在那里(指着好莱坞山庄的方向)。

我之前已经在饭店住了 10 周了，可恶。

希尔顿：哦，是的！哪一家？

老爹：富丽华饭店。

希尔顿：(点头) 是吗，我就住在那条街上。

老爹：好啊，那我们是邻居了。我正要搬进一栋很棒的房子，我花了很多心血在上面。我朋友型男和我正在讨论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举行续摊派对的地方。

希尔顿：酷。人怕你永味示真欢喜舒怕真虾很显心。量瀚琳一向清高而生

老爹：好了，你准备好要玩立方体了吗？

希尔顿：当然。（微笑）

老爹：在我开始之前，我得先问你一些问题。你是聪明的人吗？

希尔顿：是啊。很美立事人那恩容耶心。人怕羞变脸立人那恩容耶心。

老爹：你是很直觉的人吗？

希尔顿：是。

老爹：你的想象力丰富吗？

希尔顿：是。

老爹：好，好极了！我们继续。想象你正在沙漠中开车，然后你看见一个立方体。那个立方体有多大？

希尔顿：很大！

老爹：有多大？

希尔顿：像一家饭店那样大。（虽然我知道她是谁，但是我没有露出马脚指出她是希尔顿家族的人。）

老爹：嗯，有意思。好吧，它是什么颜色的？

希尔顿：粉红色。

老爹：酷。是透明的还是不透明的？

希尔顿：透明的。

老爹：超炫！现在，我们来加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和立方体的关系位置如何？

希尔顿：它就斜靠着立方体，进入中央。

老爹：啊！我就知道你会那么说。

希尔顿：是吗？（微笑而且笑出声音）

老爹：是啊。现在我们再加一个东西到你想象的画面里。我们来加一匹马，这

匹马和画面里每样东西的关系位置如何？

希尔顿：它正在睡觉。

老爹：在哪里睡觉？（停顿一下）

希尔顿：在立方体前面。（停顿一下）

老爹：哇，真有趣。（停顿一下）好了。你想知道这代表什么意义吗？（停顿一

下）一点意义也没有！没有啦，我开玩笑的。立方体代表你对自己的看法，

那是你的自我。你的立方体相当大，表示你很有自信。还有，你的立方体是粉红的。

希尔顿：是啊，那是我最爱的颜色。

老爹：好，粉红色是一种代表爱玩与开朗的色彩，你会选这个颜色是因为你身

上也带着同一种能量。你是那种真的很喜欢玩乐和派对的人，也喜欢有其他人的陪伴。

希尔顿：是啊。

老爹：你的立方体是透明的，那代表别人如何与你交流，所以你是那种就算初次见面也可以立刻被看透的人。你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那真的很棒。

希尔顿：你叫什么名字？

老爹：老爹。你叫什么名字？

希尔顿：帕丽丝·希尔顿。

老爹：我觉得我们有好多可以聊的。

希尔顿：是啊。（点头）  
老爹：我们真该找一天一起开个派对聚一聚。

希尔顿：是啊，好主意。

老爹：拿去。

（我递给她纸笔，她写下她的姓名，然后递给我，期待着我认出她之后大吃一惊。但是我不动声色，仿佛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我把纸递回去给她。）

老爹：这里。

希尔顿：写在下面吗？

老爹：对。

希尔顿：这是我的手机。

老爹：酷。（点头）  
老爹：是啊，我们真的应该再聚一聚。

老爹：是啊，那就以后再聊了。

（我走回去和外面那桌的同伴们会合。）  
型男：干得好，老弟。别给老爹击掌或赞许，免得被她看见。干得好，兄弟。

中介：击掌，兄弟。

我对同伴解释刚刚发生了什么事。这实在太棒了，我就知道我办得到。一切都有了意义，在好莱坞计划中就能和帕丽丝·希尔顿混在一起。

谜男：她是我的，所以当希尔顿来找我的时候，你可别出手哦。

——老爹  
老爹：是啊，是啊。老爹：是啊，是啊。老爹：是啊，是啊。老爹：是啊，是啊。

老爹：是啊，是啊。老爹：是啊，是啊。老爹：是啊，是啊。老爹：是啊，是啊。

*Chapter*

老爹对希尔顿说的每句话都是我教的：嫉妒女友开场白、C形与U形微笑惯例，就连他说到的立方体，也和他在第一次授课时录下谜男与我的说法完全一样，包括他说“真有趣”和“酷”的方式。他是个了不起的机器人，而且表现得比他的程序设计师还要好。

我们走回那房子，和房主签下了这栋狄恩·马丁住过的豪宅（之后是喜剧演员艾迪·葛瑞芬的家）。客厅看起来像是滑雪小屋，有一个壁炉，一个下凹式舞池，30英尺高的天花板，厚重木头装饰的墙壁，角落还有一个很大的吧台。这空间可以轻易容纳数百人开研讨会和派对。一楼客厅旁边还有两间卧室，每个房间外面都有楼梯通往另一间卧室。厨房旁边还有一间小小的女佣房。

这房子最赞的部分是多层次的后院，第一层有两个中庭，有棕榈叶和柠檬树遮阴，第二层有一个很大的砖砌平台和花生形状的泳池、一个按摩池，还有用餐区、活动式烤肉架和冰箱。再上去是一座假山，有一条小径蜿蜒进入一个隐秘的小露台，就在房子的顶端。从那里，我们可以看见灿烂的阳光以及10层楼高的好莱坞电影广告牌。这地方是辣妹磁铁，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会失败。

老爹在租约上签下他的名字。这除了分摊较多房租之外，也替他赢得主卧室的使用权，里头有一个用来当床的高起平台，还有视野超好的窗户和一个壁炉。浴室则配备了玻璃淋浴间、两个更衣室和一个可供3人使用的按摩浴缸。

这房子有无限的可能性。老爹想象这里可以用来举办格莱美奖的庆功派对、电影首映和企业活动。他出门的时候不再巡视女孩，改为巡视投资商和名人，为好莱坞计划的庆祝派对牵线。他甚至使用快速吸引和神经语言程序战略，试图催眠别人投资这栋房子。

有空的时候，他会在易趣网上竞标日晒机、电影放映机、台球桌和脱衣舞用的钢管。他想要把好莱坞计划变成帕丽丝·希尔顿每个周末都想过来开派对的地方。

还有两间卧室需要填满，所以我们在谜男沙发吧上征求室友。反应非常吓人：每一个人都想住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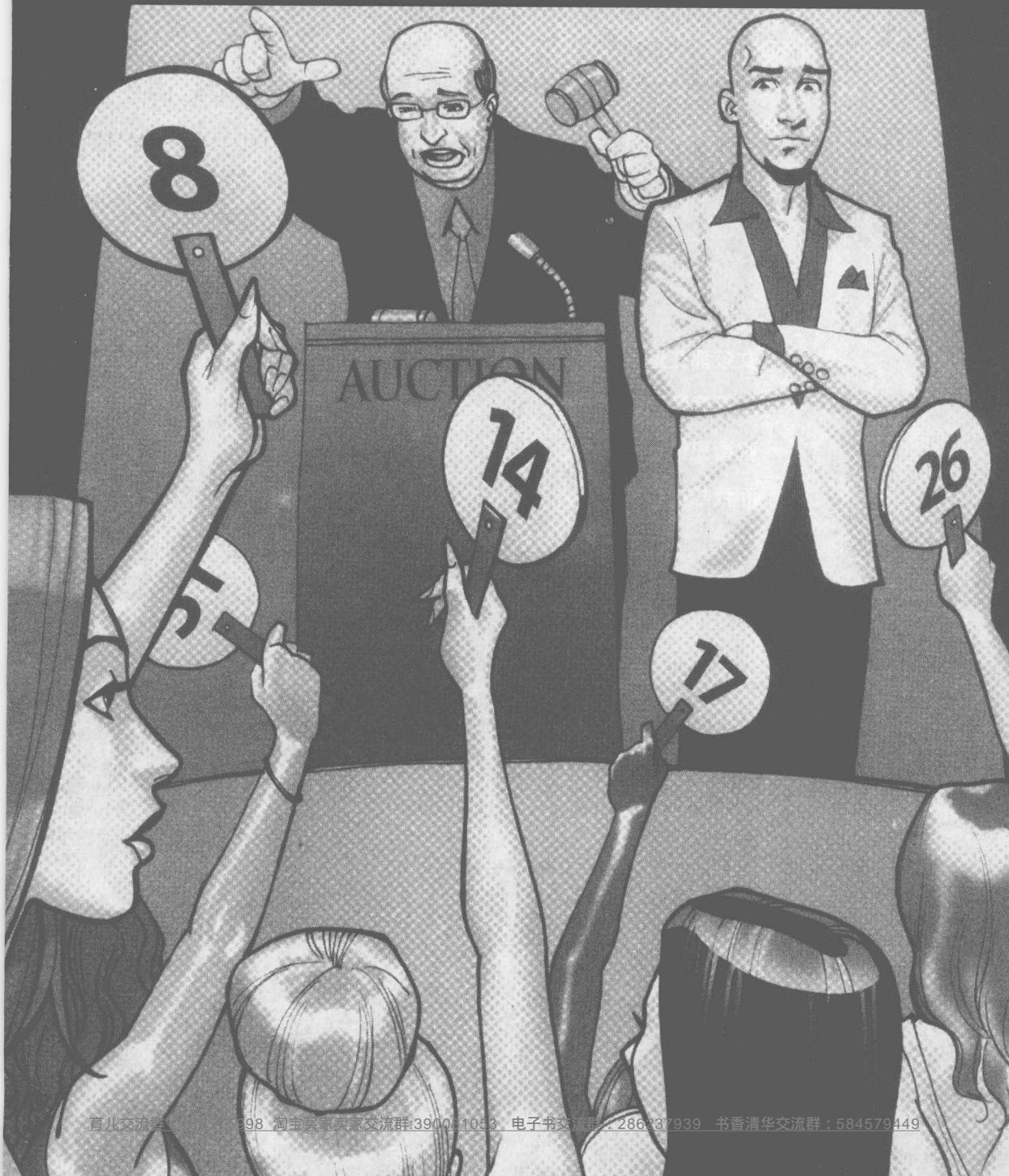
### Chapter



笑端迎日已游山。白浪狂风笑映寒，白浪狂风笑映寒。  
 全宗邀朋醉月圆，不乘舟船泛水一叶舟。醉月圆，醉月圆。  
 人器舟船泛不了个星舟，失了脚“酒”味，“醉”月圆，醉月圆。  
 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  
 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醉月圆。

# 第八步 刺激购买欲

## Pump Buying Temp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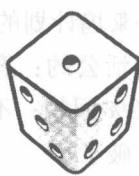


女孩都在这头排着队，  
所有的男孩在另一列。  
我看不见你正在前进，  
而我却被抛在后头。

——安妮·迪芙兰克(美国摇滚女歌手)

张慕迪是最后一个加入派对的，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连衣裙，长发披散在肩上，身上散发着迷人的香气。她微笑着向我们走来，然后坐到我对面，开始讲述她的故事。

### Chapter 男人派对里”闹剧“



张慕迪的故事很有趣，她来自一个普通的家庭，但她的父亲却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母亲则是家庭主妇。她从小就喜欢阅读，梦想成为一名作家。

张慕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书店当售货员，她热爱这份工作，每天都会努力地工作。

张慕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作家，但她知道这需要很多努力和坚持。她开始写作，并且在大学期间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她的作品逐渐得到了认可，最终被一家出版社看中，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万世巨星》。

“以我们显赫的成就，肯定会让这房子出名。”谜男预测，我们全都坐在那里，脸上挂着微笑，“人们会开车过来，然后说：‘这是好莱坞名人型男、谜男、老爹和贺柏的家。他们在这里开创事业，还举办了全世界最棒的派对。’”

贺柏是我们第四个室友。他是来自奥斯汀的 22 岁把妹达人，身材高大，肤色白皙，脾气很好，指甲涂成银色，穿着全白的衣物。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他也是个改造过的怪胎。但是他在德州拥有一栋房子、一辆奔驰 S600、一块劳力士表、一间他从来不去的日落大道上的办公室，还有一台自动吸尘器。以他的年纪来说，他的财力令人印象深刻。他能这么有钱，是靠某种秘密的赌场操作手段，雇用其他人为他赌博。他空闲的时候——基本上他整日无所事事——喜欢到洞穴探险、录番石榴饶舌歌、上网买一堆用不到的怪东西。

谜男坚持在这屋子里的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身份——所以我们有魔术师、作家、赌徒和生意人。这样的组合简直比最煽情的实境节目更具戏剧性。

几天之后，老爹让第五个室友公子搬进女佣房。公子是来自纽约的派对公关，他曾经在康宁汉舞蹈团工作，令我相当欣赏。他天生就长得帅，高大又健美，一头浓密的黑发。但他有个坏习惯，总爱戴着自以为很艺术的长围巾，而且把裤头拉到肚脐以上。为了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他辞掉了工作，所以老爹雇用他为正宗社交力学工作，以抵房租。

然后是赞诺斯，他住在后院的帐篷里。

赞诺斯来自科罗拉多，是个短小精悍、气质阳光的大学足球队员。他哀求我们让他住进来，还说他愿意睡在任何地方，帮我们做任何事。于是老爹为他搭了帐篷，要求他付水电费和清洁费，让他在正宗社交力学教团中当个实习生。

最初的两星期，我们唯一做的事就是对着这房子赞叹。我们做到了，我们打败了体制，坐拥好莱坞最抢手的地段，并且幸运地找到几个室友。贺柏甚至已经开始筹备第一届“把妹达人峰会”。

我们也开了家庭会议，定出好莱坞计划的运作架构，由老爹负责社交活动，贺柏掌管财务。然后拟订了下列生活公约：客人未经同意不得在此待超过一个月；凡在客厅开研讨会者，须缴 10% 回扣；不得勾搭任何把妹达人带进屋子的女人。不过，这些规定很快就被打破了。

刚开始，我很享受有室友一起住，离开我的作家世界，成为这逐渐壮大的团体的一分子。每天早晨醒来，我会看见贺柏和谜男对着客厅中央的冰桶投掷钱币，或是从梯子上跳进一堆抱枕里，好像是两个在游乐场里玩疯了的小孩。

“我有预感，我们会变成很好的朋友。”某天早上谜男对贺柏说。

公子举办了我们的第一场派对，总共来了 500 个人。我们做了很棒的示范——也许不是对邻居，但至少是对社群。在一个月之内，我们就声名远播。

有一群把妹达人搬进贺柏的旧房子里，他们称之为“奥斯汀计划”。

我们以前在旧金山的一些学员，在唐人街租下一栋 5 个房间的房子，在客厅举办把妹研讨会，并在会上成立了“旧金山计划”。

几个在澳洲伯斯的大学生也一起找了套房子，开始了“伯斯计划”。他们在开学前 3 天就搭讪了 100 个女人。

谜男和我在悉尼训练过的 4 个学员，租下一套电梯直通楼下夜店的海滩公寓，这是“悉尼计划”。

没有人了解这整个把妹社群的潜力，以及男人聊到女人时的凝聚力。我们拥有房子，而且我们懂得怎么玩。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像病毒一样传遍全世界了。

### Chapter



我在好莱坞计划的第一个月，意外地大开眼界。受震撼的程度，正如谜男

第一次让我了解在夜店里把妹的可能性。

这期间，贺柏不让我睡觉——整整一个星期。看书不睡，喝水吃饭不睡觉。

“你听说过节约睡眠吗？”某天早上贺柏在梅尔餐厅里问我，“我在网络上发现的。”

贺柏空闲时会在网络上找很多东西，比如：帮这房子添购一辆礼车、超便宜的床单、简易衬衫折法和一个宠物企鹅专卖网（当他订了一只企鹅后，才发现那是个搞笑网站）。“基本上，”他接着说，“就是训练你一天只睡两个小时还能活着的方法。”

“怎么做？”

“他们作过科学实验，为了取代每晚睡 8 个小时，你可以每 4 个小时小睡 20 分钟。”我被吸引了。如果每天多出 6 个小时，我会有很多时间写作、玩耍、阅读、运动、约会，并且学习其他把妹技巧。

“不会有问題吧？”

“嗯，”贺柏说，“大约要先花 10 天的时间调整作息，那不容易。但是一旦你熬过来，就能很自然地小睡片刻。有人说他们的精神更好了，但也发现自己不知为什么会想喝很多果汁。”

就像马可提议开车到摩尔多瓦的那时候一样，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如果不成功，我也没什么损失，除了 10 天的睡眠之外。我们买了一堆电子游戏和 DVD，而且请室友定时把我们叫醒。睡过头或错过一次小睡，都会让整个实验失败，一切就得从头开始。我每天都带女孩子回家，当作保持清醒的辅助措施。

我现在正和大约 10 个女人交往。她们是把妹达人所谓的“多重长期关系”。不像那些把妹界的死菜鸟，我从不对她们说谎，她们全都知道我脚踏多条船。而且令我惊讶的是，虽然这让她们不太高兴，但没有人离开我。我在游戏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杰弗里推荐的一本夏威夷胡纳教（疗伤和精神上发展的最原始的艺术和科学）的自我改造书籍《支配你的隐藏自我》，它教了我一个观念：“这世界就是你认为的样子。”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劈腿是很正常的，女人就会同意。那就是你自己的世界。然而，如果你对劈腿感到下流罪恶，就表示你无福消受。

唯一对这件事有意见的女人，是一个娇小玲珑、活力充沛的西班牙女人伊莎贝尔，她的习惯动作就是像老鼠寻找奶酪般的扭动鼻子。“我只跟一个人交往，”她老是这么对我说，“我希望你也是。”

在睡眠实验的第五天晚上，我筋疲力尽了。贺柏和我坐在客厅看着《危险

关系》以保持清醒，但是我们一直做着短暂的白日梦，这叫做“微睡眠”：我们的身体渴望休息，稍不注意它就偷偷地打盹儿。“节约睡眠这档事真是个馊主意。”我告诉贺柏。

“撑下去就对了，”他说，“长期来说是值得的。”

我买了好几瓶维生素来支撑我的免疫系统，但是我一直忘记吃过了哪种以及到底是何时吃的。幸好，娜迪雅很快就来了。她是我的另一个多重长期关系了，在我个人实验期间认识的性感图书馆馆员。她刚参加完一场由“自杀女孩”成人网站办的脱衣舞表演，还带了一个叫芭芭拉的女孩，她的黑色刘海让我想起SM写真女星贝蒂·佩吉。

我为她们倒了饮料，然后一起坐在沙发上。虽然芭芭拉有男朋友，但是我注意到她很黏娜迪雅，似乎很迷恋她。于是我想，我会给她机会行动。

我为我极度迫切的小睡先行告退——我梦见自己全身赤裸地躺在一望无际的雪地中。

这是把妹达人们所谓的特质问题。

过去一年半，我花了很多时间改善我的外表、我的能量、我的态度和我的状态。然而现在，当这些都在最低标准的时候——外表邋遢、感觉很糟——我却经历了这辈子最堕落的两天。于是我得到一个感觉：看起来越是不怎么努力，就表现得越好。

第二天，贺柏和我坐在客厅，每隔几分钟就拿冰块冰自己，以刺激我们保持清醒。事实证明，睡眠调整的过程比我们想象得要困难许多。我开始担心我们是在浪费时间。毕竟，这整套睡眠节约的东西甚至没有经过科学验证。

“这个隧道的尽头最好有彩虹。”我含糊地对贺柏说，“我是说，我们正在追寻彩虹尽头的那一瓮黄金，但我们并不知道它在不在那里，或彩虹有没有尽头。”

贺柏已经睡意朦胧了，我把他从微睡眠中拉回来。“我做了一个关于QQ虫的梦，”他含糊地说，“有人把QQ熊软糖切碎做成QQ虫。”

在另外两次小睡循环之后，我开始头痛，而且眼睛快睁不开了。我们试过泡冷水澡、互打巴掌、绕着客厅跑、拿着扫帚互相追逐，但都没有用。

当我发现嘴里竟然戴着牙套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超过理智的界限。我初中之后就没再戴过牙套了。

“我要去睡了。”贺柏终于说。

“不行！”我对他说，“如果你去睡，我一个人一定坚持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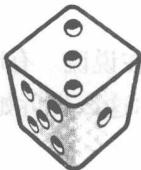
“小心牙签！”他说。

我们俩都开始崩溃了。他刚睡了个微睡眠，分不清梦境与现实。

“只要再努力撑过一个睡眠周期就好。”我对他说。

但是在下一个20分钟的小睡之后，贺柏已经叫不起来了，他甚至拒绝睁开眼睛。我自己也撑不下去了，只好拖着沉重的脚步上楼，飘进我这辈子最甜美的一次睡眠。

### Chapter



泰勒来了。

他看起来好像做过喷染式防晒。“我知道我在洛杉矶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他说。他握着我的手，和我目光接触了一秒。

他穿着一件时髦的黑白上衣，开襟部分像马甲一样穿了线绳，不是很炫的款式，是我会想买的那种上衣。“社交的智慧对我而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继续说，我想他是在道歉，“一不小心就会变得非常以自我为中心，那实在不太好。我想我应该培养更多的能力，正如谜男一直对我说的，学习如何巡视男人。”

对他而言那算是谦卑了。从我们认识以来他已经做过几十场授课了，我也在网络上看见他的进步。他的学员说他现在的把妹本领已经足以和谜男匹敌。我愿意给他第二次机会，也许他真的努力作过一些改进。毕竟，这观念是“这个社群”的主张。既然我们有两个周末会去拉斯维加斯当谜男课程的僚机，我很期待看看他那些英勇事迹是不是真的。

泰勒把他的袋子甩过肩，走向老爹的房间。老爹对事业的冲劲，加上他对成为社群最强把妹达人的追求，他们会形成一个完美的团队。

现在我们的房子拥有游戏中最受推崇的把妹达人。当然，根据我的记忆，泰勒从未被核准成为房客，因为已经没有空房间了。然而，老爹自己负起邀请他的责任，在他浴室其中一个更衣间的地板铺上床垫，改成一个小卧室。

我们仍然没有家具，只有我们买来放在下凹式舞池的50个抱枕。那天晚上，公子安装了一台电影放映机，投影在天花板上，我们全都躺在抱枕坑里看《猎爱的人》。

之后，泰勒过来找我。“你的书对我的游戏真的有很大的影响，我有很多绝

招都是从那里学来的。”他说。“我在把妹版的文章被整理成一个很大的文字文件，而且和谜男、杰弗里的电子书一起放在网络上。和泰勒说话实在很难脱身。当他不在玩游戏的时候，他就是在谈游戏。

“我正在做一个实验，在现场告诉别人我就是你。”泰勒说。

“什么意思？”

“我告诉他们我是尼尔·施特劳斯，正为《滚石》杂志写东西。”

“那样有什么结果吗？”这讨人厌的小怪物竟然到处冒充我，这个做法令我反胃，但我试着假装无动于衷。

“不一定。有时候她们认为我在说谎。有时候他们会立刻说，我的天，我们应该约出去玩。有些女孩，如果你这么告诉她们，立刻就会被识破，因为听起来就是在唬人。”

“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写作已经写了 10 年了，那并没有让我上过半次床。作家既不酷也不性感，和作家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社会认同。至少，那是我的经验。不然我干嘛加入社群？不过你的尝试让我觉得受宠若惊。”

那个周末，泰勒、谜男和我去了拉斯维加斯。一期课程收 6 个学员刚刚好，而老爹为谜男收了 10 个。我们带他们到 Hard Rock 赌场。通常，第一个晚上，我们会让学员观摩把妹达人行动。

身为一个把妹达人，泰勒已经进步很大了，上次他在洛杉矶根本没跟半个女人说话。我注意到他在巡视一个单身女子派对，我慢慢靠过去听，他正说到谜男。

“看见那个戴礼帽的高个子了吗？”他对她们说，“他喜欢引人注意，所以他会说些损人的话好让别人喜欢他。迁就他一下，因为他需要帮助。”

他正在泄漏谜男的游戏——中和他的否定。

“他喜欢用变魔术来吸引别人的注意，”他继续说，“所以对他好一点吧，假装你很兴奋。他做过很多场小朋友的生日派对。”

现在他在中和谜男的价值展示惯例。

在泰勒离开那组人之后，我问他在做什么。“老爹和我已经发展出许多新技巧，可以打败你和谜男。”他说。

“所以你们会怎么说我？”我问，试着装作心平气和。

泰勒开始大笑，说道：“我们会说，‘那是型男，他其实已经 45 岁了，但是看起来很年轻。他好可爱对吧，特别像《兔宝宝》卡通里的光头小猎人小艾尔默。’”

我不敢置信地盯着他。他在扯同伴的后腿，那真是魔鬼的行为。

“你可以打倒我啊，”泰勒说，“你说我看起来像面团宝宝。”

我忍住我的厌恶感，然后思考如果是汤姆·克鲁斯会怎么做。  
“但是我并不想打倒你，老弟。”我回答，隐藏自己的想法，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微笑，仿佛我觉得这一切很好笑，“你和我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我喜欢身边都是比我更强的人，因为我喜欢接受刺激和挑战；而你正好相反，你靠干掉任何比你强的人来变成这里最强的。”

“是啊，也许你说得对。”他说。

后来，我发现我只对了一半。泰勒的确喜欢除掉竞争者，但那是在他榨干他们的利用价值之后。

在那个周末剩下的时间，每当我与别人说话，无论男女，泰勒都会在我身后盘旋，听着每一个字。我能看出他在思考，试图分析出我的每句台词背后的规则和桥段。他已经研究过我的电子书了，他正在推敲我的个性。他将很快摸清我的底细。到时候，就像对付莱斯特广场的雄性领袖一样，他会拿我的台词和技巧来对付我。

当晚的最后，我看见过一个双人组坐在 Peacock Lounge 酒吧里：一个高大怪异、戴眼镜的棕发女郎，挺着不协调的巨大假奶。另一个是戴着白色贝雷帽的矮小金发男人婆，身材娇小、玲珑有致。

“那个金发女人，”谜男说，他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她叫费丝。那是你的组合。”

尽管我已经待在社群一年半，被认为是最强的，但看见美女的时候，还是觉得有恐惧感。我过去的拙男形象总是会突然跑回来，小声地说我学到的一切都是错的，说我皈依了错误的神，说这所有的游戏台词都只是心理自慰。总之，我还是强迫自己进入组合，只为了证明我脑海中那拙男形象的微弱声音是错的。一旦开口说话，我就进入了自动模式。我开始了嫉妒女朋友开场白。

我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

我否定了目标的声音沙哑。

我做了好朋友测验。

C 形微笑对 U 形微笑。

心灵感应测试。

“我可以跟你学到好多东西哦。”费丝说。

“我们爱死你了。”她的怪朋友过度热情地说。

她们被我吃得死死的。我是怪胎，编出一堆狗屁测验，而这两个胸部加起来比我还重的女孩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我。我没什么好怕的，那里没有人会我的伎俩。

我必须歼灭内在的拙男形象。他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消失？  
我对谜男打暗号，要他处理那个障碍者。当他坐在怪女孩旁边的时候，我又回到自动模式。

朝生演化瞬移。

嗅闻。

拉头发。

咬手臂。

咬脖子。

就接吻而言，从1到10，你给自己几分？”突然间，费丝跳离她的位子。“我太兴奋了，”她说，“我得走了。”我不知道她只是因为我在巡视过程中犯了错而回敬我一个借口，还是我真的那么厉害。

我接近附近的双人组，一对正在饮酒作乐的嬉皮女孩，而且立刻就打入她们之中。然而，我们才聊了10分钟，费丝就回来了，她抓着我的手说：“我们去洗手间吧。”

我们走进店内的洗手间，她把马桶盖放下让我坐在上面。她说：“你让我好兴奋，知识方面和性方面。”

“我知道。”我对她说。

“你怎么知道？”“我整个晚上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联系。即使我在和另外那两个女孩说话，我也看得见你正在盯着我看。”

当我们离开厕所时，有一半的学员正站在那里等待我的现场报告。我之前聊过天的其中一个嬉皮进了洗手间，出来时手上拿着包在卫生纸里的安全套。显然我把套子丢在地上，而他觉得有义务把它拿出来到处展示。每个人都在庆祝那其实没有发生过的成就。

之后我完全无法直视费丝的眼睛。我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那样神秘、迷人、性能力高强的家伙，却在关键的一刻，谎言崩溃，变得干瘪、垂软无力。

空虚不留，回忆带道而归。寂寞如斯，寂寞如斯。**Chapter**



。晨容之多会骨脉颤不，一些前倒开振特长已便才归，和蔼式，德映而逝，对杰笑而仰，跟就印不办个一腔热血民都，却有尊尊由附员学，1点两鬓发墨占，富贵宝光日升日丽，有2.01个皇朝“。即自首音于源山被深音以然不生畏，神袖而心升去日俱

在拉斯维加斯授课的最后一天晚上，泰勒在 Hard Rock 赌场钓上了一个名叫史黛茜的女服务员。她是个走哥特风格的金发女郎，爱听新金属乐。史黛茜下班后和我们在赌场碰面，还带了她室友谭咪一起来，一个文静的美女，有点婴儿肥，身上有葡萄泡泡糖的气味。

我穿了一件夸张的蛇皮西装。谜男戴着高礼帽、飞行护目镜，脚踩六寸厚底靴，穿黑色合成皮裤和一件黑色 T 恤，上面有个数字显示的红色跑马灯字幕写着“谜男”。即使在赌城，他看起来还是像个怪胎。

才几分钟，泰勒已经在对史黛茜说谜男了。“你看他穿的怪 T 恤，大家都在笑他。”他对她说，“我一直提醒他，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好让别人接受他。”那些学员在房间散开和女人搭讪，我靠着吧台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史黛茜走到我身边来。她看过我领导课程，而且因为绝对的社会认同（领导了男人，你就能领导女人），她对我很感兴趣。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和我一直保持眼神接触，玩着她的头发，找机会碰触我的手臂，当我往后靠的时候她会跟着靠过来。所有的兴趣指标都出现了。我可以感觉到气氛很对，仿佛下一秒就会跟她接吻。

但这是不对的，她是泰勒把的妹。那是把妹的行规：最先接近组合的人才有资格对目标进行游戏，直到她投降或是他放弃。但是把妹达人也不会排挤他的僚机。如果泰勒告诉女孩子我是艾尔默，那么艾尔默就会猎杀他的兔子。

我揉着她的头发。

她微笑。

她愿意吻我吗？

她愿意。

我们接吻了。

然后一个满头橘金色头发的人出现在我视线边缘。那是泰勒，看起来很不爽。

“跟我过来。”泰勒抓着她的手臂说。

我开始道歉。理智上我知道我错了，但是当激情的能量在你和女孩周围累积起来，理智就会被本能踢走。我搞砸了。当然，他也排挤过我，但是负负并不会得正。感觉很糟。



不过，马上就有人来安慰我。泰勒带史黛茜到我们的旅馆房间，留下她室友谭咪。我们不到5分钟就开始亲热。我不敢相信会这么容易。

这时，谜男也把到一个衣不蔽体的脱衣舞娘，叫做安杰拉，以他的判断，她是个10.5分。所以我们决定先下课——已经凌晨两点了，学员们也算值了——然后带我们的女人去一家叫Drai的夜店。

我们去打车的时候，谜男停了一下然后对着赌场的镜子看着自己。“胜利的感觉真爽。”他说，对着倒影露齿而笑，他的倒影也对他笑了回来。

在出租车里，安杰拉面对着谜男坐在他腿上，裙子盖到他膝盖。我们甚至还没出停车场，他们就亲热起来。他们是完美的一对，彼此都没有意识到别人的存在。

清晨5点，安杰拉开车回洛杉矶，谜男、谭咪和我搭出租车回到我们和泰勒下榻的路克索饭店。

之后，那些女孩邀请我们到她们家吃早餐。我们收拾好行李，开车到她们的公寓，而且吃到我们这辈子吃过最赞的培根炒蛋。泰勒和谜男坐在沙发上，公然谈论他们的把妹事业。我可以嗅出火药味，谜男一直称呼泰勒为“以前的学员”，而泰勒自认为已经超越他的导师，创造出了全新的吸引法。

太阳已经升起，身旁有女孩的时候，我并不想讨论把妹。于是谭咪带我到她的房间，我在飞回家之前睡了两个小时。

她的床有某种令人陶醉的要素——它摆放的位置，纯洁的白色，床单的柔软，被子的厚度以及塞得紧紧的卧具。我一向喜爱女人的房间：柔软，气味香甜。天堂一定就是这样的吧。

### Chapter



重点是女人，结果是男人。

好莱坞计划并没有整天在泳池边闲荡的比基尼名模，只有满脸青春痘的青少年、戴眼镜的生意人、矮胖的学生、寂寞的百万富翁、挣扎奋斗的演员、挫败的出租车司机和电脑工程师——有好多电脑工程师。他们来的时候是拙男，出去的时候已经变成玩家。

每周五他们来这儿的时候，谜男或泰勒会站在抱枕坑前教他们大致相同的开场白、肢体语言的技巧和价值展示惯例。星期六下午，他们全都会去梅洛斯大道购物。他们会买同样的四寸厚底靴和黑白绑带上衣，旁边有一些流苏垂着。他们买一样的戒指、项链、帽子和太阳镜，还会去人工日晒沙龙。

我们正在培养一支军队。

晚上他们降落在日落大道，一群蜜蜂一样的玩家。即使研讨会和授课结束了，他们依然会在日落大道上的那些夜店逗留好几个月，进行游戏。光是看到那款靴子和上衣两旁晃动着的流苏，就能从背后认出他们。他们成群结队地潜入女人堆里，并派遣密使去说：“嘿，我需要一个女性的意见。”

即使在没有课的晚上，这些打扮夸张的家伙也会在出去猎艳之前，从方圆百里外聚集到我们的客厅。到了凌晨两点，他们再度回到房子——不是把喝醉了、吃吃傻笑的女孩带到按摩浴缸、阳台、更衣室和抱枕坑里，就是空手而归，然后彻夜分析他们的策略，讨论个没完没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技巧胜过我所有的朋友吗？”某天下午在梅尔餐厅，泰勒跳进我旁边的座位说，“只有一个该死的原因。”

“因为你比较敏感吗？”我问。

“不，是因为我耕耘！”他得意洋洋地说，“有一天晚上，某个女孩正要离开，我对着她大叫着我的惯例。她就像磁铁般被我吸回来。去他的社交常规！我会把它们全部推翻。你必须耕耘，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耕耘的。”他的“耕耘”是指以一句接一句的台词，一个接一个的惯例对付女孩子，完全不给她反应的时间。

“我不耕耘的。”我告诉他。有些人交得到女朋友，是靠着死缠烂打直到她们心软为止。但我不是追求，也不是耕耘，我只是给她机会喜欢我，她要么喜欢要么不喜欢，但通常她会喜欢。

“你只要一直逼过去就好了，那不可能没用的。”泰勒继续说，“如果那些女孩生我的气，我就改变音调道歉，告诉她们我不太懂得察言观色。”

我看着泰勒。虽然他的话题全都是女人，但我几乎没看过他和哪个女人在一起过。

“也许我没有谈很多恋爱的原因，”当我们离开餐厅时，他说，“是因为我不喜欢那些花样。”

“是你帮别人，还是别人帮你？”

“都不喜欢。”

那时候我才发现泰勒进入社群不是为了女人，而是权力。

老爹的动机比较难判断。本来，他进入游戏是为了女人。刚搬进好莱坞计

划的时候，他幻想着把他的房间变成一个高科技的苏丹皇宫，有一群后宫佳丽随传随到，还想弄一张像皇帝一样的床、一套高级的家庭剧院、一个紧邻壁炉的吧台和从天花板垂下来的帷幔。

但是他的房间并没有变成那样。我和泰勒从梅尔餐厅回来的时候，谜男在老爹的房间里争吵着。

“你给泰勒的学员比我还要多。”谜男说。  
“我试着让它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双赢。”老爹反驳。每次他用这种说法，都会让事情听起来更模糊。

当我看到他的房间，我吓了一跳。里面几乎没有任何家具，只有睡袋和散落一地的枕头。女人对这样的卧室有一种想法：

“谁住在这里？”我问。  
“一些正宗社交力学的学员。”  
“有多少人？”

“呃，现在，泰勒和病仔睡在我浴室里的更衣间，3个新进学员睡这房间。”

“如果有人要待超过一个月，必须经过核准，我们在家庭会议上讲好的。这房子住的人已经够多了。”

“好极了。”老爹说。  
“如果他们要使用房子，就应该付钱。”谜男说。  
老爹茫然地看着他。  
“我没办法跟那家伙说话，”谜男对我抱怨，“他只会呆坐在那里看着你然后说：‘好极了。’除此没有别的反应。”

“才不是这样，”老爹说，“别以为我是以前的学员，就可以任你摆布。”我从来没见过老爹生气。

他并不像其他人说话越来越大声，相反，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拘谨。在他内心深处，有个活生生、正在呼吸、情绪化的人等着被释放出来。

那天之后，老爹不再从前门进入房子。为了避开谜男，他一路从后门走到中庭然后爬上通往他房间浴室的楼梯。他的客人们也都这么做。



Chapter  
父亲在我四十岁的时候过世  
我就是哭不出来

不是因为我不爱他

不是因为他不爱我

我为所有不太重要的东西哭泣过

威士忌、痛苦和美女

他值得更好的眼泪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

歌声传遍整个客厅。谜男躺在抱枕坑里，胸前放着他的笔记本电脑，一次次地播放盖伊·克拉克的《兰道刀》这首歌。

他似乎需要关怀，于是我走过去安慰他。

“我爸死了。”他说，声音毫无起伏，很难听出他是否觉得难过，“时候也差不多了，一切发生得非常快，他又中风一次，然后今天早上10点过世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听他说话。他对自己是个消极的观察者，当他心有所感时，会分析解构自己的情绪。

“即使我已经心理准备了，感觉还是很奇怪。就像摇滚歌手钱宁·卡什死的时候，明知道迟早会发生，但还是很震撼。”

谜男恨了他父亲一辈子，巴不得他赶快死掉。但是现在真的发生了，他却不知道该作何感想。他似乎对自己的难过感到困惑，他原本以为自己不会伤心。

“我跟我爸唯一的一次交集，是某个辣妹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他说，“他看看我，我看看他，然后我们静静地一起欣赏。”

几天后，我们举办第一届把妹达人峰会。世界各地的把妹达人飞到这里来发表演说，几百个学员聚集在我们的客厅听他们演讲。我们的室友公子和赞诺斯已经被老爹和泰勒训练成指导员，负责开场。

当公子谈论着肢体语言时，我回想起第一次和谜男在贝尔格莱德的工作室，想到那个紧张兮兮的异国选项，因为第一次得到e-mail收场而蹦蹦跳跳了一整条街的沙夏，和幽默的杰瑞。我很关心那些家伙，由衷地希望他们能把到女人，

我事后又和他们用 e-mail 联系了好几个月，追踪他们的进展。

但现在我看着客厅，看到的是需求与饥渴。留着山羊胡的秃头——迷你版与放大版的我——都请求我摆姿势和他们合影。以前可能当过模特儿的帅哥，竟也向我征询发型和衣服采购的建议，请求我摆姿势和他们合影。

大会中有两个干瘦的兄弟档——都是处男——带着他们的妹妹一起来。她是个沉默的 19 岁女孩，一双大眼睛、小巧的胸部和一身嘻哈街头打扮。多亏她的兄弟，使她懂得关于游戏的一切。当那些家伙以骄傲风趣的台词接近她时，她对他们说：“别在我身上用狄安杰罗那一套，我全都读过了。”她向我自我介绍她叫小敏，也要求我摆姿势和她合影。

“我爱死你的文章了！”她说。

“你读过啊？”我很惊讶地问。

“是啊。”她咬咬嘴唇。

为了我的演说，我带了 5 个正在交往中的女孩，在她们身上进行惯例示范，然后请她们当助教，指点台下那些人的穿着与肢体语言。结束后，我得到了起立鼓掌的待遇。

之后，我坐在新买的大红色沙发上，被老爹、泰勒和他们的学员包围着。他们正在讨论谜男和我与卡罗琳和卡莉的影片。不知枪巫如何拿到这段影片，还把它放到网络上，粉碎了我仅剩的匿名性。

“那真是个天才，”老爹说，“泰勒详细破解了型男做的一切，他称之为‘型动’。”

“那是什么？”其中一个学员问。

“那是一种框架控制，”泰勒回答，“型男拥有一整套完备的方法来保持框架控制，并让人想得到他的认可，以确保焦点总是在他身上。我正在写一篇关于这个的文章。”框架是神经语言程序术语：那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无论是谁的框架——或个人主观的真实——都是支配互动时最强的倾向。

“好极了。”我说。

突然间，老爹、泰勒和那些学员对我笑了起来。“那正是你的习惯之一，”老爹说，“泰勒正在写这个。”

“什么？我只是说好极了，因为我觉得很扯。老实说，我等不及要读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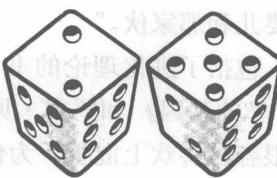
他们全都又笑了起来。很明显我又一次“型动”了。

“看吧，”泰勒说，“你会利用好奇心当作框架来得到关系，而且让别人失去社会价值。当你像这样表示肯定的时候，会让你变成权威，让别人想得到你的认同。我们正在教这个。”

“该死，”我回答，“以后每当我说了什么，大家都会以为我在进行正宗社

交力学惯例了。”他们全都笑了起来。那时我才发现我被设计了：泰勒正在写的并不是我在社群里学来的东西，那是我自己的，那是真正的我。虽然他误会了我的本意——那是他的框架，他看世界的方法——但是他在拆解我的行为举止，偷走我人格的构成组件，还为它们命名，把它们变成惯例。他要带走我的灵魂，然后散布在日落大道上的夜店里。

“男主不共寝”，上斜脊梁一齐坐等 **Chapter** 猫”。



在峰会最后一天，谜男突然心血来潮，想把研讨会的价格从 600 元涨到 1500 元。他请老爹修改网站上的标价。

“那没道理。”老爹抗议。

老爹已经很少出门了，他把时间都花在正宗社交力学网站以及企划活动上。从我们搬进这房子以来，我只有一次见过他和女人在一起。

“那是我的方法，”谜男说，“人们会付钱的，我已经全都想好了。”

“太不切实际了，价格不会被接受的！”老爹直盯着谜男的胸部，他不喜欢正面冲突。

谜男用力踱步经过客厅，多面正在那里发表演说。多面在研讨会开始前一星期就进了城，而且睡在房子某处——我不太确定是哪里，因为老爹已经没有更衣室可以塞人了。自从多面来了之后，我几乎没跟他说过话。他要不是在老爹房里为正宗社交力学工作，就是为泰勒的授课当僚机，再不然就是在健身。

我看了他几分钟。他现在状态很好，穿着一件破 T 恤，打了一条松领带。他告诉那些学员，他一直没有女朋友——甚至没有牵过女孩的手——直到 26 岁那年。那是他对男人的惯例的一部分。他也变成一个导师了，而且一路下来，他已经失去我们刚认识时的那种纯真了。

“我靠这手机做了很多事，但它根本不会通。”他拿起手机说，“我只是喜欢对着它说话，假装自己是个大忙人，如果我在夜店觉得无聊的时候，手机就是你最好的僚机。”

多面有很棒的台风和机灵的幽默感，真希望他多花一点时间在他的脱口秀

事业上，而不是教把妹。他并不是天生做这行的料，不像谜男和泰勒。  
我跟着谜男进入厨房，他正靠在吧台上等我。“老爹背着我举办授课，”他愤愤不平，“有人说上个周末在Highlands夜店里看见他和6个家伙在一起。”  
我跳上吧台坐着，平视着他。“我要帮你补充进度，告诉你其他发生的事。”他说。我以为他想抱怨老爹，但是他想谈的是派翠莎。她和一个在脱衣夜店认识的美国黑人运动员交往，而且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虽然她还不打算跟他结婚，但是她想留下孩子。她的母性呼唤着她。

“我试着客观地看这件事，”谜男说，跨坐在一张餐椅上，“我并不生气，但是觉得伤心，让我想杀掉婴儿和那家伙。”

把妹达人的指定书目中，包括了进化理论的书：麦特·瑞德利的《红色皇后》、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和罗宾·贝克的《精子战争》。你读过之后，就能了解为什么女人很容易喜欢上混蛋，为什么男人想要这么多性伴侣，以及为什么这么多人背着配偶出轨。然而，大家也了解大部分人克制了那些暴力冲动，其实是正常而且自然的。但对谜男这个天生的达尔文主义者而言，这些书为他的反社会情绪，以及想要伤害把他女人的人，提供了知识上的辩护。那不是一件理性的事。

泰勒走进厨房，看见谜男一脸愁容。

“你知道你需要什么吗？”他告诉谜男，“你需要巡视。”

巡视是泰勒对所有事情的解药，他很信这一套，以为把妹能够治疗所有的问题——抑郁，无力，仇恨，肠胃炎，虱子。虽然我搬进这房子是为了建立一种生活形态，但是对泰勒而言，巡视是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从不跟女人持续交往。他带女人到日落大道上的那些夜店，然后往往会抛弃她们，好把到更多女孩。

“你得出去逛逛，”泰勒继续说，“今天晚上跟型男一起出去吧。你们两个的游戏超强，你可以找到比派翠莎辣两倍的新女友。”

接着，那对处男兄弟、他们的妹妹小敏和一个剃光头的把妹达人一起进入厨房。在这大会期间，似乎无论我在哪里，小团体就会聚集在哪里，结果我就得出面主持。

“今天你的演说是最棒的！”那个秃头说，“你对那些女孩那么温柔优雅，就像观赏精心编排的舞蹈。”

“谢啦，老弟。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型男之子。”

几个月来，这是我第一次哑口无言。

“我以你为自己取名。”

当他诉说关于他不幸的人生，以及他如何发现社群和我的文章时，我瞥见小敏用俏皮的眼神看着我。我刻意不对她进行游戏，因为我不想跟研讨会上其他家伙做一样的事。除了我在演说上用到的那些女孩之外，她是整个周末在这房子里唯一的女人。

在马鞍牧场的那个晚上，小敏的目光焦点依然在我身上。我必须说些什么——但不能是她已经在网络上看过的，或者从她哥哥那儿听来的任何事。

“嘿，”我终于对她说，“我正要去报名骑机器牛，跟我一起去吧？”  
那不是台词，我对那只机器牛真的很感兴趣。它在很多方面令我联想到游戏，它有 11 级变速，从超容易到魔鬼级的超高难度。自从我第一次看到那只牛，我的目标就是最高段速——神话般的 11 级。目前为止，我只撑过 10 级。

那是毫无意义的野心，完全没有任何实质用处。但是如果你让普通男人面对某个还算有趣的东西，向他解释只要不断尝试就会刷新排行榜纪录，他就会迷上。所以这些玩意儿才会大受欢迎，例如电子游戏、中国功夫、把妹社群。

我请店员把机器设定到 11 级，塞给他 5 块钱小费，确保他对我手下留情，然后爬进栅栏骑上机器牛。我穿着皮裤——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增加摩擦力。我第一次骑完之后，第二天大腿一片淤青，几乎无法走路。

我的胯下紧贴着鞍子，双腿夹紧牛肚，然后举手示意准备好了。机器马上就蹦蹦跳跳地摇晃起来，速度快到让我辨不清方向。我觉得我的脑子就要掉出头颅了，臀部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剧烈摇晃，胯下随着机器牛的节奏撞击着鞍柄。正当我快要滑到旁边的时候，牛停下来了。我撑过了 7 秒钟。

一开始，我兴高采烈地像是完成了某件大事——虽然这真的无足轻重，并不会改变我的人生，或我周围任何人的人生。我开始反省为什么会这么在乎。不过几分钟时间，我已经感觉到那种买错东西的懊悔了。

之后，小敏说她累了，要求我陪她走回好莱坞计划。  
且而我了解那弦外之音。  
当我们挽着手臂漫步回家的时候，她聊到她哥哥以及他们学习游戏的困难。“他们管得我很严，我去约会的时候他们会不爽。”她说，“我认为他们是在嫉妒，因为他们自己没办法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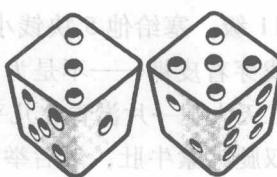
我们回到好莱坞计划后，我带她到按摩池。  
“我前任男朋友是个很温柔很体贴的人，他为我做所有的事。”她继续说，“但是我并不喜欢他，他令我厌烦。我读了哥哥的把妹资料后，才了解我为什么没有被他或学校里其他家伙吸引。他们都无聊死了，根本不懂骄傲风趣法。”

我脱下四角裤，然后跳进水中，舒缓我被机器牛冲撞的不适。她也跳入水中。她很瘦，但很细致，像个木偶一样。我牵着她的手把她拉向我。她的哥哥

们因为崇拜我，反而把她送进我怀里。她是我的第一个女粉丝，而且不是最后一个。这整个把妹产业已经变得太大了！有这么多新的把妹事业出来竞争，在网络上强力推销他们的服务，社群正成倍地成长，尤其在南加州，日落大道正在我们眼前转变着。没有半个女人可以幸免。出师的学员像帮派一样游荡过街，成群结队地巡视每一家夜店。那些酒吧在凌晨两点关门的时候，他们会侵入梅尔餐厅，在过道上穿梭，在任何有女人的桌子前坐下。他们把女人一卡车一卡车地运进房子里。

而且他们全都在使用我的技巧。在每一家夜店，我看不见他们的光头、魔鬼似的山羊胡，鞋子看起来就像一星期前我在比佛利购物中心买的那双。到处都是迷你版的我，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 Chapter



我被开除之后（花太多时间在谜男沙发吧了，哈哈），上个星期搬到洛杉矶，打算全心投入游戏。我总觉得自己在这里是个怪胎，因为我还是处男而且很少出门，所以我决定锁定周六，并且在那一天打算进行 100 次接近。我下午会从拉布雷拉区和费尔费克斯之间的梅洛斯大道开始。我想，我每小时可以做 10 个接近，5 小时将近 50 个。（有人知道哪里有卖 New Rock 鞋的商店吗？）然后我会回去冲个澡，接下来进军日落大道，跑 4 家酒吧，每家进行 12 到 15 次接近。100 次应该不成问题。就算我每次都惨败，至少会克服被拒绝的恐惧。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125 次接近 作者：阿多尼斯

各位，上星期六真是太棒了。我完成了 125 次接近，真是太惊人了。出门之前，我听了杰弗里的“无法阻挡的信心”录音带，真的有帮助。我想象自己是个钻石做的大巨人，没有人能够伤得了我。

我使用的意见开场白是正宗社交力学的经典：“谁比较会说谎，男人或女人？”一开始，正点妹们赏我一个怪表情，仿佛我正在作问卷调查。但我的接近在马鞍牧场开始生效了，我想我搭讪了那里每一个女人。有个正点妹愿意给我 e-mail，但是我勉强去要电话号码，结果完全失败。学到教训了。然后我去了标准雅间，但那边已经开过两堂课了，基本上那里的人都已经听过“谁比较会说谎”开场白了，所以我开始搭讪街上的人。

我推荐所有人现在就出去这么做。（但是要先确定你已经穿惯了你的新鞋子！^o^）我现在决定试着在这个月结束之前达成 1000 次接近。我的开场白游戏会变得超强，而且我将不再对女人慷慨，也不再恐惧她们贬低我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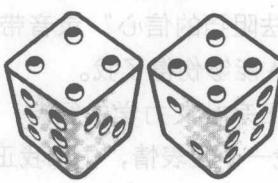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我的第 1000 次接近  
作者：阿多尼斯

我每一次接近都做记录，正如约定，我刚完成我的第 1000 次接近——而且距离这个月结束还有 4 天！

在 1000 次接近之后，我敢说，拒绝或忽略的方式就那些而已，多听几次就没感觉了，何必让陌生人左右你的自我价值呢？

我学到的另一件事，是要立刻向正点妹挑战或引起她的好奇，不要太理性或太务实。我现在能够停留在组合中 10 到 15 分钟，也已经进行过“型动”了，虽然一开始很难，但是现在我发现它比较容易控制组合，尽管我身材不高（约 165 厘米）。时不时孤立对方，也作了立体测验，还拿过怪电话号码。从此我觉得自己焕然一新，变得更有自信，毫无社交恐惧。以前，我很缺乏安全感而且总是紧张兮兮，所以人们不想理我；现在我走在路上时，简直光芒四射，正点妹们一定能感觉得到。我强力推荐大家都试试看。肯定值得！  
下个月，我要精通电话游戏——打 1000 个电话，哈哈。如果坚持下去，我应该在年底前就可以搞到女人了。  
——阿多尼斯

口出。人就太累真，或对女说“Chapter”。帮大累真六膜呈上，立答曰自愈慰姓。娘带育怕真，带道“心言性，跟天”咱里弗布了神真，娘女文源人畏，娘会嫁出卦”。白麻代贝意哈田史姓或卦姓。查卦卷同卦五卦，卦本一卦赏卦裁五，或开一“S人卦合意愿裁点五个卦”。人一个一番里派了断卦慰姓。丁卦李欲卦卦卦是卦，人怕土卦断卦卦姓，丁白及“南卦卦中卦了卦家卦与卦本前主要景日”。卦之女去出嫁女姓人否限卦姓，你注意到社群里某些人有点奇怪吗？



###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你是社交机器人吗？

**作者：**型男

光是看着他们，你就知道他们缺了点什么，他们似乎不像是人类。这些家伙有的在现场表现杰出，也能得到很好的响应，有时候甚至可以拿到电话号码或更进一步——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女朋友。

你也是这种人吗？为了找出答案，问你自己下列问题：

- \* 如果和女人对话的“材料”用完了，你会惊慌吗？
  - \* 你认为女人对你说的每一句负面的话，都是废物测试吗？
  - \* 每个正在和女人交往的男人，你都视之为必须打败的雄性领袖吗？
  - \* 你不先问“她是几分”就无法讨论女人吗？
  - \* 在你生命中的女人，没有和你亲热的，你会称之为枢纽而非朋友吗？
  - \* 你若在一个非社交场合和女人在一起，例如商业会议或养老院里，你会莫名地分泌肾上腺素而且觉得有义务巡视她吗？
  - \* 你是否已经看不见把妹以外的价值，例如书本、电影、朋友、家庭、工作、学业、食物和水？
  - \* 你的自尊总是被女人的反应摆布吗？
- 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你可能是个社交机器人。

我认识的大部分巡佐都是社交机器人，尤其是那些在青少年时期或 20 出头时就发现社群的人。他们没有太多真实的生活经验，完全借助网络文章和授课学到的理论来学习社交。他们可能再也无法回归正常了。跟这些社交机器人聊了 20 分钟之后，女人就发现他们其实徒有其表，对他们避而远之。然后他们就在网络上抱怨女人都到哪里去了。

网络新闻群组和把妹生活形态能够给你很多——同时也让你失去很多。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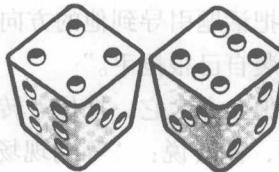
最后可能会变成单向度的人，认为身边的每个人都是社交机器人，并且过度解读他或她的动作。

解决之道是：记住，把妹最好的方式是要有比把妹更好的事情可做。有些人放弃了一切——学业、工作，甚至女朋友——来学习游戏，可是这些才是让一个人更完整，对异性更有吸引力的东西呀。所以你要让生活回归平衡，能够自己做出些什么，女人才会蜂拥而来，而你在这里学到的东西，可以让你作好准备应付她们。

而且，你不能只关注自己的外貌和身材，还要注意自己的内在品质。

所以，你需要学会如何吸引女性，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外表。

### Chapter 10



“我叫你不要上我的课，你却偏偏要上，你这是在阻碍我做生意……”老爹的声音低沉，充满积郁和挫折感。

“好吧，”谜男大吼，“那就把我的名字从网站上拿掉。我们散伙好了，我不想再跟正宗社交力学有任何瓜葛。”

这个合伙关系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第二天，贺柏毛遂自荐成为谜男的事业合伙人，好像他一直对把妹事业伺机而动。自从他搬进房子以来，没有和半个女人在一起过，除了希玛之外，那是谜男的前任多重长期关系，从多伦多搬来洛杉矶。希玛进城后没多久，谜男和她就开始不和，她转而对贺柏表示有兴趣。谜男没有觉得不爽，反而还告诉贺柏巡视她的要诀。这件事也强化了谜男和贺柏的友谊。但他们还没察觉周围每个人都已经发现的事：恶例开启了。

贺柏为谜男工作之后，这个大家庭就开始分裂了。正宗社交力学驻扎在老爹的房间，谜男法则占据房子剩下的部分。

我是屋檐下唯一中立的人。但老爹除了刻意冷落谜男和贺柏之外，连我也受到波及。如果老爹在房子后头鬼鬼祟祟，正巧被我撞见，他会随便打声招呼，

然后冷漠地走开。

他并不是在生气，只是在执行某种排挤我的程序，而大部分机器人并不会自己设定程序。

当初家庭会议定下的每一条规矩——访客必须经过许可、研讨会收入一定百分比回馈房子、不追别的把妹达人的女人——全都被忽视了。我们不知道老爹房里到底塞了多少学员、巡佐和指导员。他们像打扮炫目的老鼠一样在房里到处跑来跑去，甚至连门也不用上锁了。

他最近的新学员是两个实习生，看起来就像年轻版的他。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被当作迷你老爹。

他们就跟老爹一样对我很冷淡，并且一直在注意我的举动，仿佛那是他们的任务。有时候我会看到他们和泰勒坐在梅尔餐厅里讨论我。

“他会调整身体的位置，把话题引导到他的方向。”

“他偶尔会故意离开，假装自己很抢手。”

“如果你讲了一个笑话，他会夸大它，把焦点转移到自己身上。”

“如果有人要求他做惯例，他会说：‘等到现场再做。’好让他可以掌握时间，以及吸引更懂得欣赏的人。”

他们不是在研究我，而是在模仿我。奇怪的是，他们却从不把我当成朋友一样相处。他们只想听、想学、想做笔记，完全没有人性。不过老实说，那栋房子里似乎没有谁一开始就是正常人。

我得离开那里。

幸运的是，《滚石》杂志想要我处理另一个难搞的对象，她是寇特妮·洛芙。访谈安排在纽约的维京唱片办公室，时间一个小时。当时的寇特妮恶名昭著。此外，她还被指控吸毒，并且刚失去女儿的监护权。《滚石》的报道是这所有风波之后，她第一个接受的采访。

我在维京唱片和她碰面的时候，她穿了一件高雅的黑色洋装，上头有条饰带围绕着她的身体。她涂上口红的嘴唇相当丰润。我想到那一堆刊登她名字的八卦小报标题。寇特妮看起来还算不错——白皙、苗条、雕像般的轮廓。然而很快地，饰带松了而且像条尾巴垂在她后面，口红也晕开了。这似乎是她人生的写照：不断地解体。

“如果你们这些家伙在等我死掉，你们还有得等呢。”她开始说，“我祖母活到 102 岁才死。”我是媒体，我是敌人。

这是把妹达人所谓的“要贱防卫”。那不是针对个人，只是自我保护。我不能让它困扰我，我必须让她接受我，让她知道我有人性，不是另一个嗜血的记者。

“我现在还会做关于祖母的噩梦，”我告诉她，“因为我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大家打算要去参观美术馆，而我把她赶走，因为我想赖床。”

我们胡乱聊了一下我们的家人，她并不太喜欢她的家人。现在我们有点进展了。当访谈继续时，我说中了要害。她看着我，然后卸下心理防御，脸色涨红，眼泪开始滴落。“我需要被拯救，”她啜泣，“你得救救我。”现在我们建立起关系了。

采访时间到了，寇特妮提议交换电话号码，说她那天晚上会打给我继续访谈。我松了一口气，因为靠在唱片公司办公室里的区区一小时访谈，无法完成非常有趣的人物报道。汤姆·克鲁斯至少带我骑过摩托车和参观科学论教会。那天晚上，我和一些大学老友约在曼哈顿的 Soho House 夜店见面。自从加入社群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们，他们几乎都认不出我来了。他们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以前我有多笨拙内向，话题然后转到工作和电影。我试图说点什么，但是无法集中精神在那些对话上，声音只是飘进我耳朵然后像耳屎一样积在那里。我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办法融入他们了。幸好，一个拥有大象腿和巨大假奶的亚马逊女战士不小心跌撞到桌子上。她比我高了 30 厘米，而且有点醉。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戴黑色牛仔帽的女孩子？”她以断断续续的德国口音问。

“跟我们一起坐，”我说，“我们比你的朋友好玩多了。”那是我向狄安杰罗学来的台词，而且很有用。我的朋友们惊讶地看着她坐下并且要了一根香烟。

亚马逊女战士开始和我聊天。每隔一阵子，她就拖我到洗手间，我看着她吸可卡因，像个人肉吸尘器。

“你看《欲望都市》吗？”那个晚上我们第三次到洗手间时，她问。“偶尔。”我对她说。

“我刚弄了个珍珠。”她以目耳曼人的骄傲说。

“那很好啊。”我完全不知道珍珠是什么意思。“那很酷，”她说，“还有那些小珠子。”

“哦，还有珠子，听起来很棒。”

我根本没搞懂，但是我喜欢听她说话，享受她奇怪口音配上柔软嘴唇的不协调感。也许她说的是后庭按摩珠。干得好啊。

我停下来靠着我们正在经过的走廊墙壁。“你的接吻技术如何，以 1 到 10 分来说？”我问。

“我是10分，”她说，“我喜欢温柔、缓慢、挑逗的吻，讨厌别人把舌头用力往我的喉咙猛塞。”

“是啊，我以前有个女朋友会那样，让我好像跟一头母牛亲热一样。”

这句简短的回答花了我好几个月时间才搞懂。有些女人喜欢在认识男人之后故意开黄腔，那是废物测试。如果男人被挑得很不自在，他就失败了；可是如果他得意忘形，反挑回去，他也失败了。看过英国电视名人阿里·基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答案：只要看着她的眼睛，赞许地点头，然后浮现一个浅浅的微笑，以一种自作聪明的音调说：“佩服佩服。”现在，我几乎对女人丢出每一种挑战都有响应之道，但这次算不上挑战——这是自动送上门的肥肉。我只要别做错任何步骤。

我陷入沉默然后做出把妹达人所谓的“三角凝视”，从她左眼慢慢看到她右眼，然后到她嘴唇，营造暗示的性张力。她对我投怀送抱，然后舌头猛塞我的喉咙，像头母牛一样，然后退开。“讨论接吻让我好兴奋。”她说。“我们离开这里吧。”我回答，让身体不再紧贴着墙。我们搭电梯下楼招了辆出租车。她告诉司机一个东村的住址，我猜我们正要去她家。

我们下了车，爬楼梯到她的公寓。她打开一盏灯，投射出一道暗褐色光线到房间，然后把滚石合唱团的《羊头羹汤》放进音响里。

当我躺在那里时，才发现我忘了跟朋友们道别。老实说，我一整晚都忽略了他们。巡视将我和我的过去之间竖起一道隐形的围篱。

“我去换衣服。”她说，似乎并没有生气，大量吸食可卡因就会让人变成这样。她穿着及膝黑色皮靴再次出现，在床上躺下，拿着一个酒红色小瓶子又像吸尘器那样吸了一次。然后把瓶子举到胸口，轻轻倒出一点粉末在她左胸。

我不吸毒的。身为把妹达人，有一部分是在学习控制自己的状态，不必靠酒精或毒品也能拥有美好时光。我就是喜欢跟女人互动。

手机突然响了，我的电话。

“我得接个电话。”我告诉她。我跳起来，然后抓起了我的手机。我大概知道是谁打来的。

“嘿，你可以过来吗？”是寇特妮，“你能不能从唐人街弄一些针灸用的银针——最痛最大支的那种，还要一些酒精和棉签儿。”

不拍翻脚趾染土猪音耳刮脊颤蹙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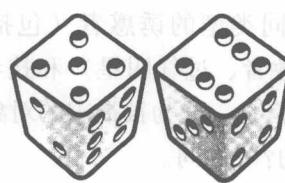
。翻转桥子 杠梁避震吊带的翻转吊带 惠固树

01 摆工组，叫做木炭窑的抽水机

。塑料瓶装的玻璃玉屏风靠来不看其

。国典“国典来

看如，海因斯大讲堂主讲文明礼仪。Chapter 材料一 普通十美 一曰生性好慷慨大方，谈吐爽朗，人所乐闻。于斯讲堂，海因斯颇得其才，如长篇演说，口若悬河，一挥而就，已属精良。同时，他对于王式政府的批评，也十分激烈。



“这里可以缓解肝脏的毛病。”寇特妮说，一边把银针插进我的腿。  
“呃，这不应该是有执照的专家才能做的吗？”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做了，”她回答，“但我好几年没做了，你是第一个。”她捻动着银针，“感觉痛的话要告诉我。”

我的腿部感觉像一阵电击。好了，够了。

我和寇特妮预定的一小时访谈已经演变成一个超现实的睡衣派对。除了吃饭，我待在她唐人街的库房长达 72 小时。那里有 500 平方米，除了一张床、一台电视和一张沙发之外，什么也没有。

她穿着 T 恤和睡裤，正处于隐居状态：躲狗仔，躲经纪人，躲政府，躲银行，躲男人，躲她自己。我被剥到只剩下四角裤，躺在她的沙发上，身上扎了十几根银针。她床边的地板上满是碎屑、烟蒂、衣服、食物包装袋、针和易拉罐，她手指和脚趾的颜色从肉色变成灰黑。她甚至怕到不敢接电话，以免听到“一些鸟事的狗屁新闻”。

只有我们两个人：记者和摇滚明星，玩家和女玩家。

她把《不羁夜》放进 DVD 机，然后爬进她的床，用一条脏毛毯盖住自己。“我总是会问我正在交往的男人：‘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她说，“我前男友说他怕漂浮不定，而现在正是那样；我最近迷恋的一个 MTV 导演说是失败；而我正在经历我最大的恐惧，就是失去力量。”

寇特妮人生里的诸多问题中，消耗她最多的似乎是恋爱。那个 MTV 导演不回她电话，那是女人最常见的问题，无论她们多漂亮或多有名。

“我有个理论，”她说，“必须和男人睡 3 次，才能让他爱上我。而我只和他睡了两次，我还需要一个晚上才能得到他。”

这个导演已经借助推拉法虏获她的心。他走路送她回家，和她亲热，然后说他不能进去。无论是巧合还是故意，他遵照了狄安杰罗的以退为进原则。

“如果你想得到他，”我说，“去读罗伯特·格林的《诱惑的艺术》，那会给你一些帮助。”

她在地板上捻熄香烟。“我很需要帮助。”她说。《权力的 48 条法则》和《诱惑的艺术》连同格林的另一本书——《权力的 48 条法则》，都是把妹



的经典必读书目。关于前者，格林研究了历史上和文学上最伟大的引诱，以寻找共同主题。内容分成：不同类型的诱惑者（包括浪子、理想情人和天生好手）、目标（演技女王、拯救者、过气明星）和技巧，全部都与社群的哲学一致（间接接近、传送混合的信息、成为被欲求的对象、孤立目标）。

“你是怎么知道那本书的？”她问。

“我过去一年半都和世上最强的把妹达人们混在一起。”

她从床上坐起来。“哇，快说！快说！”她像小女生一样尖叫。聊把妹比其他话题有趣多了。每次话题转向法律、媒体和监护权问题，她就眼眶含泪。

她全神贯注地听着关于社群和好莱坞计划的事。我身上插着十几支针，还要进行严肃的对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见见他们。”她兴奋地说，“你认为他们和华伦·拜蒂一样棒吗？”

“我不知道，我又没见过他。”

寇特妮爬下床，在我的脚、腿和胸部的那些针周围擦上香精油。“我跟你说，他非常能言善道。”她说。

“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他很厉害。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我说：‘嘿，是我。’好像我应该知道他是谁。然后就想拐我当晚去他家。我终于答应的时候，他笑了起来，说他在巴黎。那完全就是心理捉弄。他会擤完鼻涕，然后把脏纸巾递给他的约会对象。”

那是否定，华伦·拜蒂会否定女人。每一个把妹达人——无论他是否意识到——都使用相同的原则。那些社群里的人和华伦·拜蒂、布莱特·瑞纳、大卫·布莱恩这些名人的差别在于，我们不是单打独斗，还为技巧命名，分享信息。

“我不知道这个导演有什么问题，”寇特妮说，“如果你跟我交往，你就会出名了。”

她开始拔针，我轻松多了。“你头上一定要插一支，那里感觉最好。”她说。

寇特妮在地板上到处摸，抓到一支很脏的针，瞄准我的眼睛上方。

“不，谢了。我今天已经够了。”

“你一定要试一试，那对肝脏很好。”

“我的肝脏没问题，谢谢。”

她把针丢回到地板上，说道：“好吧，那我要出去买一些饼干。”

她扭动身体脱掉她的粉红上衣，然后光着上身站在我面前。

“这是真的胸部，但是用硅胶托高的。”她说，走到我面前让我看她左胸底下的疤痕，“你知道在乳房打一针要多少钱吗？9000 块。”

“然后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我说。

“也让我没钱请律师了。”她生气地说，套进一件黑白娃娃装。当她从商店回来的时候，兴奋地涨红了脸。她从袋子里拿出一个咖啡蛋糕，分成两半，在地上留下一行碎屑。“我们来打个赌。”她说。

“什么？”“我跟你打赌，我可以让那个导演回心转意。”

“我很怀疑你做得到。如果他不回你电话，他就是没兴趣。”

“他甚至向《纽约邮报》否认跟我睡过，”她用发黑的手指递给我半块蛋糕，“但是我喜欢挑战。”

“好吧，如果你可以让他回心转意，你就是比我厉害的把妹达人。”

“那我们来打赌。”她坚持。

“赌注是什么？”

“如果我不能让他回来，我就陪你一星期，在哪里都可以。”

我茫然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完全被这主意吓到了。

“或是你可以替我下一个孩子取中间的名字，你自己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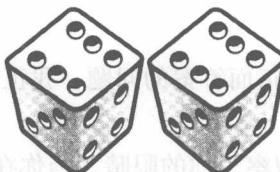
“好。”

“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要听听那些跟你同住的每一个把妹达人的建议，一个小时。”

到了我该离开赶飞机的时候，寇特妮下床和我吻别。

那天早晨我在公寓告诉达斯汀的是真的：学习把妹让我收获良多，不只是我的性生活。我在社群中学到的技巧，也让我成为比过去更好的采访者。当我被派去采访小甜甜布兰妮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有多厉害。

### Chapter



“鞋倒置”前带倒置五角星的鞋带，鞋带扣子是五角星形的。

“鞋倒置”前带倒置五角星的鞋带，鞋带扣子是五角星形的。

型男：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你有很大的压力吗？

布兰妮：什么，现在吗？

型男：就是你自己的压力，或是唱片销售量的压力？

布兰妮：我不知道。

型男：你不知道？



布兰妮：我不知道。

型男：我听说有一首歌是你跟 DFA 一起创作的，为什么后来没有放进新专辑？

布兰妮：什么 DFA？

型男：两个从纽约来的制作人，詹姆士·墨菲和蒂姆·高斯沃斯，他们自称 DFA。你想起来了吗？

布兰妮：是的，也许他们做了什么吧。

我和布兰妮的访谈没有任何进展。她双腿交叉，在沙发上显得坐立不安。

她一点也不在乎，我只是她行事安排中的一段时间，而她正在忍受煎熬——真恶劣。

她的头发盖在白色袋鼠牌帽子之下，大腿挤出牛仔裤的皱褶。她是全世界最性感的女人之一，但是她本人看起来像个俗气的乡下女孩。她有一张美丽的脸，上了完美的淡妆，但是也有很男性化的部分。虽然身为一个性感偶像，但她没有那种明星的气势，而且感觉上很孤单，我想。

我灵机一动。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挽救这次采访：我必须巡视她。无论我在什么国家和什么年纪什么阶层什么种族的女人说话，游戏总是有用的。况且，对布兰妮进行游戏，我没有任何损失。访谈已经无聊透顶了，说不定我会意外得到一句能派上用场的文章标题。

我把笔记合起来放进口袋。我必须像对付那些注意力不足症候群的夜店女孩一样对待她。第一步就是抓住她的注意力。

“我要说一件关于你的事，你可能都不知道。”我开始说，“观众有时候以为舞台下的你很害羞或很大牌，其实你并不是。”

“没错。”她说。

“想知道为什么吗？”

“好啊。”借着问她需要正面答案的问题，我正在制造所谓的“同意阶梯”，好吸引她的注意力。

“当你说话的时候，我观察了你的眼睛。当你在思考时，它们就往下而且往左移动，那代表你是‘动觉型’的人。你是那种活在自我感觉中的人。”

“噢，我的天，”她说，“完全正确。”

当然完全正确，那是我研发出来的价值展示惯例之一。当一个人思考的时候，瞳孔会往 7 个不同的位置之一移动，每个位置都表示那个人正在运作大脑的不同部位。

她专心地听我分析眼球运动的各种类型。然后她的腿松开了，而且向我靠

过来。

游戏开始了。

“我从来没听过这些，”她说，“谁教你的？”

我本来想告诉她“一个国际把妹达人秘密组织”，但我这么回答：“那是我从很多次访谈中观察到的。事实上，观察人们说话时眼球移动的方向，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有没有说谎。”

“所以你知道我是不是在说谎？”她现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着我。我已经不是记者了，我是她可以学习的对象，一个提供价值的对象，正对她的世界展示权威。

“我可以从你的眼球运动、眼神接触、说话的方式和肢体语言看得出来，方法很多。”

“我得去上上心理学的课，”她带着惹人怜爱的表情说，“听起来好有趣，研究人类。”有用。她继续讲个不停：“而且你可以在认识某个人或是出去约会的时候，想着‘他现在是在说谎吗？’老天！”

该使出绝招了。“我要教你一个真正厉害的东西，然后我们得回到访谈。”我说，并丢出一个时间限制，“那是个实验，我会试着猜出你在想什么。”

我使出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游戏，要她心里想着一位老朋友——某个我不认识而且没听说过的人——然后我会猜出那个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缩写是G. C.，我猜了两次就猜到一个字母。那是我还在学习的新惯例，但是对她而言已经够炫了。

“我不敢相信你做到了！可能我前面有一些抗拒，所以你没办法两个都猜到。”她说，“我们再试一次。”

“你何不自己试试看？”

“我不敢，我做不到。”她把手指放进嘴里，咬着手指说。她的牙齿很美，那真是完美的C形。

她不再是小甜甜布兰妮了。她只是单人组，一个落单的目标。或如同罗伯特·格林书里的分类，她是孤独的领导者。

“我们做个简单一点的，”我说，“我会在1到10之间写下一个数字。我要你完全不要思考，必须相信直觉。读心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只需让你内心的噪音安静下来，专心倾听你的感觉。”

我在纸上写下数字后，正面朝下递给她。

“现在，告诉我，”我说，“你首先感觉到的数字是什么？”

“如果错了怎么办？”她问，“可能是错的。”

这是我们在现场所谓的“低自尊”型女孩。

“你认为是多少?”

“7。”她说。

“现在，翻开那张纸。”我对她说。

她慢慢地翻开，似乎不大敢看，然后把纸拿到和眼睛平行，看见一个大大的“7”。

她尖叫，跳下沙发，冲向饭店的镜子，看着镜子里的她，嘴巴张得超大。

“噢，我的天啊！”她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做到了！”

好像她必须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才能确定刚刚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哇，”她猛吸一口气，“我做到了。”她就像是第一次见到小甜甜布兰妮的小女孩。她是她自己的粉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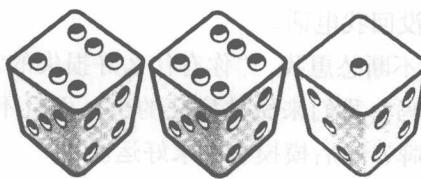
“我就知道是7！”她飞奔回我面前。她当然知道，那是我向谜男学到的第一个魔术：如果你让一个人从1到10之间任选一个数字，有70%的几率——尤其你催他赶快决定——会是7。

所以，对，我唬了她。但是她的自信需要好好提升一下。“看吧，”我告诉她，“你的内心早就有答案了，只是这个社会训练你想得太多了。”我真的如此相信。大“好酷的访谈！”她大叫道，“我喜欢这次访谈！这是我这辈子最棒的一次访谈了！”然后她把脸转向我，望着我的眼睛，问：“我们可以暂停录音吗？”

接下来的15分钟，我们谈论性灵、写作和生活。她只是个迷失的小女孩，正在经历迟来、情绪化的青春期。她在寻找某个真实的东西，比知名度和工作人员的奉承更有深度的东西。我展示了价值，现在我们进行到吸引的关系阶段。也许谜男是对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依循着相同的公式——关系 = 信赖 + 安心。然而，我还有工作要做。我打开录音机，问了原本那些问题，再加上我的其他问题。这次她给了我真正的答案，稿子能用的答案。

访谈结束时，我关掉录音机。

“你知道吗，”布兰妮说，“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我告诉她，“我真的相信。”我告诉她，“我也是。”她摸着我的肩膀，脸上带着灿烂的微笑说，“我想跟你交换电话号码。”



访谈时间结束之后，布兰妮离开房间去换衣服，继续接受 MTV 频道的访问。10 分钟之后她和她的宣传一起回来。

当她在摄像机前坐下，她的宣传怪异地看着我。

“你知道，她以前从来不会和作家这样。”她的宣传说。

“真的吗？”我问。

“她说好像你们两个注定会见面。”

当 MTV 的访谈开始时，宣传和我安静地站在一旁。

“那天晚上你玩得很疯吧？”采访者问。

“是啊。”布兰妮回答。

“当你走进夜店把每个人都吓了一跳，你做了什么吗？”

“哦，就是很疯狂。”

“有多开心呢？”

突然间，布兰妮站了起来。

“这样不行，”她告诉工作人员。“我没感觉。”

她蹬着高跟鞋走向门口，留下一头雾水的工作人员和助理。当她经过我的时候，她的嘴角上扬，出现一个有默契的微笑。我带坏她了。比起流行节目要求的，布兰妮有更深的东西。

我发现这种游戏对名流比对一般人还管用。明星们总是受到严密保护，她们的交际很有限，所以价值展示或恰当的否定，反而效果更大。

接下来那几天，我常常回想那些发生过的事。我知道布兰妮并没有被我吸引，她并不认为我是可能的对象，但是我让她感兴趣了，那是朝着正确方向的一步。把妹是线性的过程：先抓住想象，然后抓住心。

兴趣 + 魅力 + 吸引 = 性。

当然，也许这全都只是自我催眠。就我所知，她和每个记者交换电话号码，只是为了好让对方觉得受到礼遇而写出一篇好报道。或许那只是宣传技巧，刻意跟记者套交情。也许我才是被巡视的人，不是她。

我永远无法知道真相。

我每天盯着那个号码，但是我无法拨它。我告诉自己不要跨越了记者的分

界：如果她不喜欢我写的东西（这相当有可能），我可不希望她对外宣称我写了那篇坏报道是因为她没回我电话。

“打就对了。”谜男不断怂恿我，“你有什么好损失的？告诉她：‘你能不要打扮得像小甜甜布兰妮吗？我们来做件疯狂的事，而且不会被逮到。我们要戴上假发爬上好莱坞广告牌，然后摸摸它祈求好运。’”

“假如我是在社交场合见到她的话，没问题。但那是工作啊。”

“你的游戏现在已经玩到另一个层次了。写完文章就不再是工作了，所以打给她！”

但是我做不到。如果是《花花公子》的年度玩伴女郎，不用一秒钟我就打过去了。我对那样的女人已经不再恐惧，我觉得自己配得上，也证明过好几次了。但是小甜甜布兰妮？

一年半的时间里，一个人的自信只能增加这么多吗？

# 进行身体接触

*Make a Physical Connection*



你是否认为爱情本身居住在如此丑陋的躯壳中,能够兴  
盛长久?

——埃德娜·文森特·米蕾(1892—1950,美国女诗人、  
剧作家)

带出来的小陈陈崩仰只一暮举，对夜色中的天边春色，江来游多了一刻钟。果实一见，身上舒服着，但同时也有种兴奋感，成就感，也觉得很开心。但是，他必须要出去，拿出去里再想从哪里开始呢？如果状态不好，那就先从哪里开始呢？“暖和舒服。”他满意的微笑着，抬起头看着她。这样以来这个音部，容易回音口再度弄出来。“那不行。”她深呼吸一下，闭着眼。

更衣间里她和她都大大的笑着，她冲她道歉地，但其实小陈陈崩仰常有这种变化，甚至有时会有些夸张，但现在她却很惊讶。而她要的是不至甚，跟前面的大大咧咧有明显的对比，但她的声音却还是那么的自信，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自信，充满了力量。



她的脸上带着微笑，对她说：“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任何方式，只要你喜欢，我们就可以去外面玩个痛快。”她露着牙齿， “这是我的办法。”

**只要一个女人就可以让好莱坞计划毁灭。**

整体上看来，卡蒂雅只是个典型的派对女王，喜欢喝酒、跳舞、做爱，还有嗑药。但是她——也许因为天真，也许因为报复，也许因为真爱——将会打败房子里的每一个把妹达人。所有的把妹研究、惯例、行为桥段，都抵不过一个被轻蔑的女人。

我从纽约回来的时候，谜男有一场研讨会安排在洛杉矶。他现在收费 1500 美元——而且有人愿意付。他有 5 个学员，就一个周末的谈话和巡视而言，收入相当可观。卡蒂雅只是一个他在示范游戏时巡视的人之一。他是在一家叫做 Star Shoes 的酒吧认识她的。那天她喝醉了，而且很可能嗑了药。

在好莱坞计划，星期一是电话日。每个人都在拨他们上周末收集到的电话，看看哪些女孩还很热情，哪些已经变调了。谜男打电话的时候，唯一接电话的是卡蒂雅。如果当时卡蒂雅不在家，或者谜男拨通了另一个号码，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就会完全不同。

尽管我们有高超的技巧，要和女人进一步发展仍是几率问题。当我们认识女人的时候，她们正处于生命中的不同状态，可能在寻求男友、一夜情、丈夫，或是报复性的上床；或者她们并不寻求任何东西，因为她们正在一段幸福的恋情中；或是刚从一段情伤中复原过来。

卡蒂雅可能正在寻找一个住的地方。

谜男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不记得见过他。然而，在电话上聊了一个半小时后，她答应过来。

“穿轻松一点，”谜男告诉她，“我只能玩一两个小时。”

使用像“轻松”和“玩”这样的字眼，以及时间限制，都是让对方解除压力的策略之一，是让人愿意对陌生人付出时间的好方法。

当晚，卡蒂雅来了，穿着粉红色运动衫，牵着一只叫做莉莉的小狗。卡蒂雅和莉莉都立刻宾至如归，前者瘫在抱枕坑里，后者在地毯上拉了一坨屎。

谜男穿着牛仔裤、黑色长T恤，头发绑成马尾，从房间里走出来。“我正要把电脑连上投影机，给你看一些我拍的影片。”他告诉她。

“别担心，不用麻烦。”卡蒂雅以爽朗的俄罗斯口音回答。她有个动来动去的小鼻子，红扑扑鼓胀的脸颊，甩动的金发大大增加了她的可爱度。

谜男把灯光调暗，给她看我们的家庭影片。这已经变成这屋子的常用惯例了，因为可以轻松传达我们自己和朋友们的正面特质，甚至不需要说话。影片放完后，谜男和卡蒂雅互相按摩而且亲热。3天之后，他们才第二次见面，就达成了协议。

“我正要搬家，”她告诉谜男，“所以这个周末我去拉斯维加斯的时候，可以让莉莉待在这里吗？”

把莉莉留在这里是个狡猾的战略，因为当卡蒂雅不在的时候，我们全都喜欢上这只可爱的小狗——进而扩及它的主人。她们的个性很相似：都蹦蹦跳跳、精力充沛而且喜欢舔谜男的脸。

卡蒂雅从拉斯维加斯回来之后，谜男帮她搬家。“你不用去租新的公寓了，反正你大部分时间都会和我在一起，”他告诉她，“何不干脆搬到我这里？”

她的家当只有两个帆布袋、一个化妆箱、莉莉和一辆马自达休旅车，里面塞满了衣服和鞋子。虽然她为一些泳装挂历当过模特儿，但没有固定的工作或收入。她晚上会去辅导班学特效化妆，每天下课后，会在房里闲晃，脖子上带着假的勒伤，额头上的伤口溢出人工脑浆，或是带着90岁老太婆的皱纹和老人斑。卡蒂雅很快就融入这个家了。她自愿当老爹工作室的枢纽，在贺柏晚上出门之前帮他画眼线，打扫我们全都懒得整理的厨房，和赞诺斯一起去购物，还在《花花公子》杂志的派对上扮演女主人。她有令人赞叹的能力，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虽然她的动机不明，也许她真的是个热爱人群的人。总之，她让这个家充满温暖与同胞爱的光芒，从我们第一天搬进来坐在按摩浴池里梦想着未来的那个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过这种感觉了。我喜欢她，我们全都喜欢她。我们甚至让她16岁的弟弟，一个头发蓬松，有妥瑞症（一种抽搐综合征）的男孩，在抱枕坑里睡了几个星期。

谜男更是高兴。从派翠莎之后，他就没有和任何人认真交往过了。

“我真迷恋我的女人，”有一天晚上他骄傲地把卡蒂雅的泳装挂历拿给一群巡佐看，“我一直想着她，就像你有个小孩那样。我想照顾她，保护她。”

那天稍晚，贺柏在烤肉架上烤牛排，卡蒂雅和我坐在按摩池中，共享一

瓶酒。

“我觉得害怕。”她说。

“为什么？”我问，其实我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我开始爱上谜男了。”

“嗯，他是个有才华而且很棒的家伙。”

“是啊，”她说，“我从不让自己像这样爱上一个人。我对他还不够了解，我很担心。”

然后她沉默地坐着。如果她真的走错了路，她会希望我说些什么警告她。

但我什么也没说。

几天之后，谜男、卡蒂雅和我飞到拉斯维加斯。那天晚上我们换好衣服要出门的时候，谜男开始念着他最爱的话题。“我真的爱这个女孩，”他画了黑色眼线，在眼睛下涂了白色遮瑕膏，“她还是个双性恋。”他把在澳洲买的黑色牛仔帽端正地戴在头上，然后欣赏镜子里的自己。

我们在 Hard Rock 赌场的“幸运先生”餐厅吃晚餐，卡蒂雅喝了两杯香槟，然后到街对面的 Club Paradise 脱衣夜店又喝了两杯。

当女服务员来到桌边时，卡蒂雅对谜男说：“她真辣。”谜男从头到脚打量着女服务员。她是个活泼的拉丁女郎，黑色长发闪闪动人，包得紧紧的身材快要爆出她的衣服了。

“有没有看过《鬼哭神嚎》这部电影？”谜男问女服务员。他玩弄他的吸管，对她说他们一定处不来，问她以什么出名——“每一个人都有出名的绝技。”很快，那个女服务员每隔几分钟就到我们这桌来和谜男打情骂俏。

“我想看那个女孩……”谜男对卡蒂雅说，“把你吃干抹净。”

“你只是想钓她吧。”卡蒂雅随口说。我想对任何女人来说——尤其是喝醉了——看着当初用来钓她的同样手段被用在其他女人身上，而且还那么有效，一定非常痛苦。

卡蒂雅突然站起来冲出酒吧，谜男跟过去安抚她。但是卡蒂雅不想理他，他便像个生气的孩子一样跺着脚离开了夜店。

我醒来之后，自行去搭飞机回家，把他们留在旅馆房间里。他们准备搭傍晚的班机。

几个小时后，我接到了电话：“嘿，我是卡蒂雅。”

“嘿，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谜男想跟我结婚。他在 Hard Rock 的舞池里单腿下跪求婚，每个人都在鼓掌叫好，真的好贴心。我该怎么办？”

我唯一想得出谜男要结婚的理由是，这样他就可以拿到美国国籍。但是卡

蒂雅不是美国公民，她还有俄罗斯护照。

“别急着作任何决定，”我劝她，“可以先订婚就好，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那里的小教堂有承诺的仪式，先那样就好。然后多花点时间在一起，看看这是不是你们俩都真正想要的。”

谜男抓了电话说：“嘿，老兄，你一定会很生我的气，我们要去结婚了！我爱这个女孩，她真是疯狂。我们要去小教堂，好了，拜。”

这家伙真是白痴。

那天晚上，谜男抱着卡蒂雅进入好莱坞计划的门，哼着结婚进行曲。

他们才认识 3 个星期。

“看看我的戒指，”卡蒂雅柔声说，“是不是很美呀？”

“我们的戒指价值 8000 美元。”谜男骄傲地说，那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虽然他正在靠授课大把捞钱，但他也热爱男性玩具——电脑、数码相机、PDA（个人数字助理），差不多就是任何有芯片的东西。

“结婚这件事，”当卡蒂雅在洗手间的时候，谜男对我说，“是最好的惯例。现在她爱我，因为称我为丈夫而乐翻了。这就像是‘时间错乱’。”

“老兄，这是最糟的惯例了，”我回答，“因为你只能做一次。”

谜男向我走近一步，拔掉他的戒指。“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他小声地说，把戒指放在我的手上，“我们没有真的结婚。”

如果是其他任何把妹达人告诉我，他在赌城和一个刚认识的女孩结婚，我准当那是开玩笑。但谜男这么顽固而且无法预料，所以我持保留态度。

“你离开之后，我们经过一家珠宝店，然后决定假装我们结婚了。所以我用 100 块买了两个戒指。她真的很会说谎，完全骗过了你。”

“你们两个都是伟大的魔术师。”

“别告诉卡蒂雅我告诉你了。我想她真的很享受角色扮演，在情感的层次上，这和真的结婚是一样的。”

谜男是对的：认知就是真实。接下来那几天，他们的关系整个改变了，真的表现得像是一对老夫老妻。

既然他已经和女人同居，也就没有必要再出去了。对他而言，夜店是用来巡视的。但对卡蒂雅而言，夜店是用来跳舞的。所以她开始去夜店，没有跟他一起。过了一阵子，谜男几乎没有离开他的房间，甚至他的床。很难分辨他只是懒还是抑郁症发作了。

把妹达人有个称为“石头对黄金”的桥段，那是男人给交往中的女人的说辞。在她停止和他做爱的时候，他会告诉她，交往中的女人想要石头，而男人寻求黄金。石头，对女人而言，就是美好的约会、浪漫的关注和情感的联系；

黄金，对男人而言就是性爱。如果你只给女人黄金或只给男人石头，两边都不会满意，一定要互惠。而卡蒂雅给了谜男黄金，但是他没给她石头。他完全不带她出去玩。

没多久他们的感情就生变了。

他说：“她每天晚上都喝醉，真令我抓狂。”

她说：“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有那么多的计划和抱负，但现在他根本就不离开他的床。那有什么意义？”

他说：“她从不闭嘴，不断针对毫无意义的事情狂吠。”

她说：“我每天晚上喝得烂醉，是因为我不想待在那么悲惨的现实里！”

谜男需要一个比较温驯的女人，卡蒂雅需要一个比较活跃的男人。这令我们其他人感伤。住在这男人窝里这么多月之后，我们爱上了她积极的活力和开朗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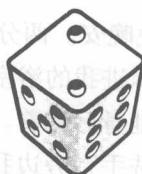
谜男教会自己关于把妹的每一件事，却完全不懂如何维持恋情。他拥有一个美丽的女朋友，充满激情与生命力，却亲手熄灭了它。

很快，另一个完全不同类型的女人会搬进好莱坞计划里。

我在晚上11:39收到短信：“我可以住你家吗？他们把车卖了，还有更糟的事，你肯定不想知道。我没办法独处。”

是寇特妮。

## Chapter



我敲着寇特妮在洛杉矶的宿舍门。

“进来，门没锁。”

寇特妮坐在地板上，手上拿着黄色荧光笔，地上到处都是美国运通卡账单和银行对账单。她穿着Marc Jacobs黑色洋装，侧边一排纽扣，掉了一颗。

“我不能再看这些了，”她呻吟，“这里有好多贷款是我从来不知情或没同意过的。”

她站起来把一张账单猛然丢在桌子上。有一半的项目被画起来，潦草地写上注记。“如果我继续待在这里，一定会再吸毒。”她哀号。

她没有经纪人，要打点好自己的事显然已经超越她的能力范围。

“我不想一个人，”她哀求，“我需要一个地方让我待个几天，然后我保证不会再烦你。”

“没问题，”我猜她对我在《滚石》写的报道没什么意见，“贺柏说你可以睡他的房间。但是我警告你，你住的可不是一般的房子。”

“我知道。我想见见这些把妹达人，也许他们能帮我。”

我和她一起走下楼，把她的30公斤重的行李箱绑在我车后的行李架上。

“还有，卡蒂雅的弟弟和我们住在一起。”我说，“他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他是个妥瑞症患者。”

“像是会无法控制地大叫‘狗屎’吗？”

“对，差不多是那样。”

我把车停进车库，把她的行李箱拖上楼。第一个看见她的是贺柏，他正从厨房出来。

“嗨，屎蛋。”寇特妮对他说。

“不是啦，”我告诉她，“他不是卡蒂雅的弟弟。”

卡蒂雅的弟弟没多久就从厨房走出来，喝着可乐。

“嗨，屎蛋。”寇特妮对他说。

她往后退了一步，踩到了莉莉，它大声狂吠。寇特妮回过头，我以为她要道歉。

“滚开！”她对那只狗说。

这几天一定会很有趣。

我带她参观房子，然后跟她说晚安。两分钟后，她走进我的房间。

“我要牙刷。”她一边说一边飘进我的浴室。

“药柜里有一把新的。”我在她身后喊着。

“这把就好。”她大喊，抓了洗手台旁边我用到磨损的牙刷。

她身上有种令人疼爱的特质。她拥有一种几乎每个把妹达人都想要却得不到的特色：凡事都不在乎。

第二天早晨，我下楼发现她在客厅里抽烟，而且除了一件昂贵的日本丝质内裤之外什么也没穿。她的身体布满了黑色的痕迹，仿佛刚滚过黑炭。

她就这样裸着上身认识了房子里其他的人。

“我以前跟你爸爸骑过马。”当我介绍老爹的时候，他这么对她说。

寇特妮皱了皱眉头，说道：“如果你再说一次那个男人是我爸，我会揍扁你！”

她并不是故意要这么凶——她才搬进来，只是就事论事——但是老爹对

挑衅不太适应。从签下好莱坞计划租约的那一天起，老爹要的就是和名人往来。但现在他和一个名人住在一起——事实上，是当时全国最声名狼藉的女人——却被她吓坏了。从那天起他就一直躲着她，就像回避每一个和他的把妹事业无关的人。

接下来，寇特妮认识了卡蒂雅。“我刚刚验孕，”卡蒂雅告诉她，把嘴嘟成一个孩子气的自怜表情，“结果是阳性。”

“你应该生下孩子，”寇特妮说，“那将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事。”

我正住在实境节目《超现实生活》里。



谜男跪在卡蒂雅面前亲吻她的肚子。“如果你想留着孩子，无论我们是否永远在一起，我都会支持你的决定，那会是个很可爱的孩子。”他说。

阳光从中庭洒进厨房，照亮了细细一行从爆满的垃圾桶内延伸到地板瓷砖上的蚂蚁小队。谜男起身之前，舔了舔手指，把口水抹在那行列的中间，蚂蚁从断裂点往不同方向乱跑。

“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会想留下小孩，”卡蒂雅回答，她的声音听起来轻快但轻蔑，“说得好像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真奇怪。”

那些蚂蚁开始回到行列。秩序很快再度恢复，很难看出那里曾有过一场大灾难。

“我爱你，”谜男面无表情地说，“而你知道我人生的使命：生存和繁衍。所以我不觉得生下小孩有什么不好的，我愿意尽我那一半的义务。”

然而，我们的房子并不像一行蚂蚁那样井然有序。没有规则的束缚或不成文的架构，我们全都依循着闻起来像雄性激素的隐形化学路径，那种自然状态就是无秩序。

整个下午，谜男和卡蒂雅都在争吵是否应该堕胎以及该谁付这笔钱，而这种事情不是团体可以决定的。3天后，卡蒂雅和谜男去了堕胎诊所。

“你猜怎么了？”回来的时候，卡蒂雅高声说，“我没有怀孕。”

她跳起来，合掌感谢好运。谜男站在她身后，对她比出中指。他脸上的表

情是纯粹的憎恨，我以前从没见过他对女人表现出如此的恶意。

——几个小时后，我发现卡蒂雅在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然后又一杯，接着再一杯。

“谜男不出房门，也不碰我。”她抱怨，“所以我今晚要自己出去玩个痛快。”

“应该的。”

“过来跟我喝一杯。”她轻柔低语。

“好啊。”

“没有担心，就没有麻烦。”她慢慢啜饮着酒，靠着我坐在沙发上。

“哇，”她说，“你真的在健身，手臂看起来很棒。”

“谢谢。”过去一年半我学到的事情之一就是接受称赞，只要说“谢谢”，那是有自信的人会作的唯一反应。

她侧过身来捏我的二头肌，说道：“你是家里唯一一个我能说话的人。”她的脸距离我不到5厘米。

我感觉到能量的颤动。

“你看这里，”她说，掀起她的上衣，“我有一道抓痕。”

“很好啊。”

“在这里，摸摸看。”她拉着我的手朝向她的胸部，我真的得闪人了。

“嗯，跟你聊天很有趣，但是我得回房间帮我的猫清洁牙齿。”

“你又没养猫。”她反驳。

我绕到屋后，穿过中庭进入谜男的房间。他正躺在床上，穿着牛仔裤，笔记本搁在他赤裸的肚子上。他正在看《回到未来2》。

“我高一的时候，曾经想过要自杀，因为我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说，“然而我听说《回到未来2》再过23天就要上映了，于是我每天在日历上划掉一格，直到我看到了电影。那是唯一一件阻止我自杀的事情。”

他把影片暂停，然后把电脑挪开他的肚子。“光听到开场音乐，我就哭了，老兄。这是我活着的原因，我记得所有的台词。”他拿起DVD盒子让我看封面，“我摸过这辆车。”

我在他的床脚坐下。没有人喜欢报告坏消息。我拿起DVD盒子，看着它。谜男喜欢像《天才反击》、《少年爱因斯坦》和《小子难缠》这类电影，我则喜欢荷索、拉斯·冯提尔和皮克斯的作品。这并不表示我比他厉害，只是表示我们是不同类型的怪胎。

“老兄，”我告诉他，“你老婆正在勾引我。”

向宝“我并不惊讶，她今晚稍早的时候勾引了公子。”  
丘讯“你不打算想想办法吗？”  
丘讯“我不在乎，她可以做任何她想做的事。”  
“好吧，至少她没有怀孕。”

“我跟你说，”他说，“她真是个白痴。那根本不是验孕的，那是测排卵的。她在药房买错药了，才会测了3次都是阳性。所以唯一的结论是，她还在排卵。”

“听着，老兄，”我注意到他手臂上的抓痕，“你正在逼她走。如果她勾引家里的每一个人，那是因为她试图报复你。那是石头对黄金理论，老兄，你没有给她石头。”

“对啊，她是个没大脑的酒鬼。”他停了下来，闭上眼睛一会儿，然后渴望地点点头，“但是她的屁股是10分。”

当我离开谜男的房间时，卡蒂雅已经不在客厅了。而老爹的门是开着的，她在老爹的床上抱着他。

我回我的房间，然后等着。一个小时之后，暴风雨来袭。大吼大叫的声音，摔门的声音，玻璃碎裂的声音。

有人敲我的门。

是寇特妮。“你室友总是这么吵吗？”她问。

她是可以谈一谈的人。

我跟着寇特妮到贺柏的房间。寇特妮接收了他的房间，贺柏则去睡抱枕坑。衣服、书本和烟灰散布在整个地板上。一支燃烧的蜡烛放在床脚，火焰距离棉被只有几厘米。她的一件洋装披挂在一个发烫的落地灯上。房子里的4本电话簿全都摊开在她床上，每一本都有几页被撕下来。我检查那些碎纸片：那是律师的名单。

从谜男房间传来的噪音越来越大。

“我们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她说。

我不想卷入，我不想帮任何人擦屁股，这他妈的不是我的责任。

我们走进谜男的浴室。卡蒂雅正跪在地板上，双手扣在脖子上，仿佛要窒息了。她的弟弟俯身向她，把气喘呼吸器伸进她口中。谜男站在不远处，对卡蒂雅怒目而视。

“要叫救护车吗？”我问。

“他们会逮捕她，因为她在吸毒。”谜男轻蔑地说。  
卡蒂雅抬头瞪着他。如果她的心理状态足以瞪着谜男，那么显然没有生命危险。

卡蒂雅终于从谜男的房间走出来了，她的脸又红又湿。寇特妮牵着她走向客厅的沙发。她靠着她坐下，依旧抓着她的手，然后寇特妮告诉她，她经历过的堕胎以及生孩子的喜悦。我看着这诡异的组合坐在一起，寇特妮同时兼任了好莱坞计划的孩子和保姆。

或许她是房子里最正常的人，想想还真可怕。



第二天清晨，寇特妮在一个早得不正常的时间冲出她的房门。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她睡眼惺忪地问，“我做了一个噩梦，我不知道我在哪里。”她环顾四周，看着我、睡在沙发上的卡蒂雅、在抱枕坑里打呼的卡蒂雅的弟弟和贺柏，“大家都很好，没事了。”她松了一口气。

她回房，然后关上门。几分钟之后，一个司机来到门口。

“寇特妮在哪里？”他问。

“在睡觉。”我说。

“她再有一个小时要上法院。”贺柏说。他敲了她的门，然后走进去。过了一会儿，一大堆衣服从寇特妮的房间翻出来。

“我需要一件可以穿去法院的衣服。”她一边说，一边换穿各式各样的服装，在浴室跑进跑出地对着镜子检查。最后，她穿了卡蒂雅的无肩带黑色小洋装，戴着贺柏的廉价太阳镜，右手臂下夹了一本罗伯特·格林的《权力的48条法则》离开了房子。

“这是件愚蠢的洋装，刚好配这件愚蠢的案子。”那天她在法庭这么对记者说。

她出门之后，我们整理房间时发现：贺柏的床单有被香烟烧过的洞，门后面的墙壁因为不断用力摔门而损坏，地板上有一摊不明液体，蜡烛还在燃烧，衣服被抛到每一个灯具上。

厨房里，冰箱和橱柜门全都开着。两罐花生奶油和一瓶果酱倒在吧台上，盖子掉在地板上。一坨坨的花生奶油从吧台、橱柜缓缓流下来。她打开面包袋

的方式不是从顶端撕开，而是直接撕开，像野兽一样。她完全不在乎。她饿了就吃。那是另一个把妹达人欣赏的特质：她可以很野蛮。

寇特妮从法院回来以后，和房子里的把妹达人阴谋集团坐在一起讨论她上杰·雷诺的《今夜秀》的打扮。谜男和贺柏告诉她社会认同的观念和框架这类神经语言程序的想法。她需要被重新框架。目前大众看待她的框架，就是看待一个疯婆子的框架。但是和她同住两个星期之后，我们知道她只是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她很古怪，但是并不疯狂。事实上，她绝顶聪明，马上理解并吸收了他们说的每一个观念。

“所以到时候，我的新框架就是，我是个受难少女。”她说。

那天晚上，她在《今夜秀》上光芒四射，一改八卦小报之前大肆报道她上大卫·赖特曼节目时的放荡形象。她在摄像机面前既冷静又端庄，而且她和她的女子乐队切尔西的表演，让大家想起她不只是个名人，还是摇滚巨星。

我们一行人也开车到现场看她录像，有贺柏、谜男、卡蒂雅，还有我几天前在酒吧认识的女孩卡拉。录完像之后，我们上楼到寇特妮的休息室，她正坐在一张凳子上，周围是切尔西乐队的人。她的吉他手让人大为惊艳：她很高，有一头很漂亮的淡金色长发，浑身散发着摇滚气息。为什么我在夜店都看不到像这样的女孩？

“我可以再你的房间多待两个星期吗？”寇特妮问贺柏。

“当然。”他回答。贺柏对任何事或任何人从来不会拒绝。

“可能要待一个月哦。”我们离开时，寇特妮在我们身后叫着。

在停车场上，谜男爬进卡蒂雅车子的驾驶座。他一整天都没跟卡蒂雅说话。她坐在副驾驶座，把一张卡尔·考克斯的混音舞曲 CD 放进音响里。她的音乐口味局限在浩室和电子上，谜男则只听工具乐队、珍珠果酱乐队和临场感乐队。那应该是个警讯。

当我们驶出停车场的时候，谜男的电话响了。他把音乐关掉接起了电话。

卡蒂雅伸手过去把音乐打开，调成小声。

谜男愤怒地再次把它关掉。

于是变成：开，关，开，关——每开关一次都带着更多的恶意，直到最后谜男猛踩刹车，大吼一声“去你妈的”，然后跳下车子。

他站在范杜拉大道的中央，挡住了交通，回头对着车里的卡蒂雅，伸出右手竖起中指，然后扬长而去。

卡蒂雅爬进驾驶座，开到路口，然后回头接谜男，他沿着人行道走着。当她把车停在他旁边，他停下来给她一个轻蔑的表情，然后继续走。

她把车开走，没有理他。她并不生气，只是对他的孩子气感到失望。

那天晚上，谜男没有回家。我打他电话好几次，但是他没有接。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他还是没回来。每一次我拨他的手机，都直接转到语音信箱。我开始担心起来。

几个小时后，有人敲了门。我去开门，期待是谜男，结果是寇特妮的司机站在那里。寇特妮的众多才能之一，是将一米内的任何人都变成她的私人助理。初次造访房子的把妹学员们，会不由自主跑去“东京流行”网站买寇特妮想看的漫画、去她公司的宿舍拿卧具，或是发 e-mail 给财务专家苏丝·欧曼。

“屎蛋！”寇特妮叫卡蒂雅的弟弟，“你可以跟司机一起去我的公寓拿我的 DVD 吗？”

在他离开之后，寇特妮告诉卡蒂雅：“他是个好孩子，而且蛮可爱的。”

“你知道吗，他还是处男。”卡蒂雅说。

“嗯。”寇特妮回答。她沉默着，对这件事思考片刻，然后点着头告诉卡蒂雅：“我会出于善心跟他上床。”

那天晚上，谜男回来了，两手各搂着一个脱衣舞娘。她们看起来像是在同一家昏暗的夜店工作了 20 年，我们的百瓦灯泡对她们没什么用。

“嘿，伙计。”他说，好像他只是刚从杂货店回来。

“你跑到哪里去了？”

“我去了一家脱衣夜店，整晚都跟吉娜在一起。”

“嗨。”他左手边那个褐发马脸女子说，温顺地挥着手。

“喂，你应该打电话的。你要跟卡蒂雅闹别扭没问题，但是贺柏和我真的很担心你，这样很不好。”

他和那些女孩大摇大摆地走过房子，对卡蒂雅介绍过她们，然后和她们一起坐在中庭。

卡蒂雅去做她自己的事。她去淋浴，清理厨房里每天飞溅的花生奶油，然后在贺柏的脸上做特效化妆学校的家庭作业——给他动个脑叶切除手术。

谜男的脱衣舞娘招数没有成功地引起她的嫉妒，但是确实让其他人对他的尊敬变得更少了。

“你真该去见见你的新邻居。”卡蒂雅说。

“我不明白。”“面带春光”再一瞪大眼睛，露出她那双碧绿的眼睛。

“你该去见见你的新邻居。”卡蒂雅说。

“我不明白。”“面带春光”再一瞪大眼睛，露出她那双碧绿的眼睛。

“你该去见见你的新邻居。”卡蒂雅说。

“我不明白。”“面带春光”再一瞪大眼睛，露出她那双碧绿的眼睛。

“你该去见见你的新邻居。”卡蒂雅说。

## “！她只是，怕她会恨，要真是这样，Chapter



这迟早会发生。”卡蒂雅的魔掌终于伸向了房子里的某个人。在假怀孕事件之后，她一直在勾引我们所有的人。

贺柏的防线终于被瓦解了。他一向保持轻松、冷静的风格，乐于倾听，谦逊而且低调。换句话说，他和谜男完全相反。他和卡蒂雅在一起的时间对他造成了影响，当谜男在撅嘴生气、躺在床上发懒或和脱衣舞娘睡觉以报复卡蒂雅时，他对卡蒂雅培养出了感情。眼看她遭受谜男的操纵和忽视之后，他开始认为自己比较配得上她。

“她已经变得越来越难拒绝了。”他说。  
“去问谜男吧，他现在或许已经不爱她了。”

“是啊，毕竟他对希玛那件事都很镇定。”希玛是谜男从多伦多来访的前多重长期关系，曾经跟贺柏搞在一起。

于是贺柏去问谜男，答案是不行。但是那个晚上，谜男跟卡蒂雅再次争吵之后，谜男在客厅里找到贺柏。“我们分手了，”他轻松地说，“她是你的了。”

那是很快就会让他后悔的话。  
不到几个小时，贺柏就和卡蒂雅发生了关系。

那天晚上谜男从夜店回来后去厨房拿一瓶雪碧时，他听见了。那些呻吟，曾经是他每晚独享的夜曲，现在却正对着另一个男人唱。他震惊地站在房门外。

谜男走进客厅，昏倒在地板上，血从他脸上流出来。就像他父亲的死，这对他的影响比他预期得还要大。

绝对不要低估你自己在乎的程度。  
“我爱她，”眼泪从他的脸颊流下，他说，“我爱那个女孩。”

“不，你不爱。”我纠正他，“你那天说你恨她。”我忍了好几个星期的想法脱口而出，“你爱的只是她的身体，你生气的唯一原因是你觉得被甩了。”

“不，我气她是因为她不爱我。”  
“她爱你的程度远超出跟你在一起的其他女孩。有一天晚上她跟我一起坐在按摩池里，说她有多害怕陷下去。可是当她真的爱上你后，你马上就变成一个冷酷、封闭、悲惨的混蛋。”

“但是我爱她。”

“你对每一个睡过的女孩都这么说。那不是真爱，那是假的，是幻觉！”

“不，不是！”他用尽力气大叫，“你错了！”

他站了起来，冲进他的房间，摔上门，油漆碎片掉到地毯上。

他从小就备受重视，以至于失去爱情会触动他所有的情绪，掀开他童年为了逃避现实所建造出的自恋防护罩。

我回到自己房间，脑海中浮现《绿野仙踪》的一幕，巫师对锡人说：“一颗心不是由你付出多少爱来判断的，而是看别人有多爱你。”

我期望睡上一觉能够驱赶我所有的想法、烦恼与噩梦，好让我能够神清气爽地展开另一天。但是我被寇特妮打断了。她站在我门口，手上拿了一捆纸。

“你得让法兰克·阿巴内跟我通电话，”她要求，“他可以搞定这个。然后打给莉萨告诉她我要见她。”

“没问题。”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联络法兰克·阿巴内（冒牌达人，他的传记启发了《神鬼交锋》这部电影），或是她的吉他手莉萨。但是现在我已经懂得如何应付寇特妮持续不断的要求：只要答应然后什么也不做。反正她不到几个小时就会忘得一干二净。

到了早上，我去看谜男。他穿着睡袍坐在床上，颤抖着，抽搐着，涨红着脸，而且眼眶充满泪水。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样子。当他在多伦多闹抑郁症的时候，也只是暂时封闭而变成紧张性精神分裂。这次他似乎真的很痛苦。

早上，卡蒂雅走进他的浴室拿她的牙刷。

“你要告诉我昨晚发生的事吗？”谜男问。

“我为什么要？你根本是把我当成礼物送给了贺柏。”卡蒂雅说。

“你们住在一起了吗？”

“好吧，这么说好了，”她说，“我享受到了我这辈子最棒的性爱。”

那句话压垮了谜男。

“我想杀了她。”他翻过身，像一只垂死的狗那样呻吟，“理智上，我知道我被我的情绪控制了。但是我的理智现在只剩下2%，情绪变得非常赤裸直接。”他的拳头紧抓着床单，“我觉得怪异又空虚，就像大便那样。”

他翻过去再次开始啜泣。“我觉得像大便一样空虚。”他说。

如果他是在搞笑，我一定会笑出来。

当他悲痛的时候，我一直想起寇特妮的一句歌词：“我铺了我的床，我会躺在上面。”谜男已经铺了他的床，而现在贺柏正躺在上面。

他对着天花板举起手，大声尖叫起来。突然间，寇特妮从门口探出头来说：“是因为我吗？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睡在前面的房间。”

她有时候真体贴。我走进客厅，告诉寇特妮发生什么事了。卡蒂雅正坐在外面的阳台抽烟。“我觉得好糟，”卡蒂雅说，“可怜的谜男。”她为他发出同情的声音——唉……嗯嗯……仿佛正在聊她的狗。

贺柏垂着头、拖着步伐走到桌子旁。他沉默着，试着想说什么话来打圆场。他们两个似乎对上床的事都不觉得后悔，只是不了解为什么谜男那么在意。我们谁也不了解。

寇特妮点了烟，告诉贺柏她经历过的一次三角关系，分享变成嫉妒，之后她如何离开到旧金山，加入“不再信仰”乐队，还有她如何想到“自杀女孩”这个主意，在欧洲如何试着把一个追星族变成歌手。在她冗长的漫谈之中有一个隐喻，是针对贺柏目前在友情与爱情之间进退两难的窘境——只是我们找不到在哪里。

就在那时，贺柏的电话响了。他接了起来，然后带着惊讶的表情，把手机递给寇特妮。

“是法兰克·阿巴内打给你的，”他说，“我猜他听到我的留言了。”我把他们三个留在阳台，然后打电话给谜男的姐姐玛汀娜。

“他又开始崩溃了。”我说。  
“有多糟？”  
“一开始像是普通的心碎，但是今天早上他超过临界点了，这情况似乎已经触发了某种化学反应，他现在哭得稀里哗啦。”

“好吧，如果情况变得更糟的话，我弄张机票让他回多伦多——如果你可以让他上飞机的话。等他到了我们会照顾他。”

“如果他回多伦多，一切就都完了。他的签证过期了，他不能再入境美国。这样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成为知名魔术师，还有，他的把妹事业也会毁灭。”  
“我知道，但是我们还有什么选择？”  
“我试着自己处理看看。”  
“还是把他送回家吧，加拿大的医疗是免费的。我们负担不起他在美国任何地方的医疗费——尤其是他得住疗养院的话。”

“让我试试看。如果情况恶化，我会把他送回你那里。”  
看着谜男和卡蒂雅的关系发展真是令人大开眼界。是他邀请她搬进来，娶了她，他没有让她怀孕，他忽略她然后憎恨她，他允许贺柏跟她上床。除了自己之外，他不能怪任何人。

同时，自从《纽约时报》的文章发表之后，好几个实境节目制作单位打过电话找谜男——包括《美国偶像》的制作人。VHI 频道甚至寄给他一份节目合

约，要他在节目中把窝囊废变成大情圣。谜男曾经那么迫切想要的明星地位，现在唾手可得，但是他没有回电给任何人。“又来了！”当我告诉她关于那些实境节目的提议时，玛汀娜叹气道，“每次他快要成功的时候，他就会崩溃，然后完全放弃。”“所以你的意思是……”，她说，“对于即将得手的成功，他其实非常害怕。”



卡蒂雅在谜男崩溃后的第三天凌晨两点才回到家。她和贺柏一起，还有一对新奥尔良情侣。当他们在客厅里喝酒时，谜男推开房门，坐在地板的枕头上看着他们。他正努力不让自己崩溃。

那一对情侣中的女人有 180 厘米高，腹部锻炼得很结实，棕色头发垂到雕塑般完美的臀部，全新的假奶，和一个大鼻子，那是下一个等着整形的地方。谜男却只能靠在枕头上，看卡蒂雅和那对情侣有说有笑，看贺柏带着满足的笑容坐在那里，看她们换上比基尼昂首阔步地走到游泳池，看贺柏加入他们。

卡蒂雅曾经把爱给了谜男，而现在他为不懂得珍惜而付出代价。  
接近早晨的时候，谜男的心智瓦解得更彻底了。当他不在沙发上哭泣的时候，就在房子里四处走动，好确定卡蒂雅有没有跟贺柏在一起。如果他找不到他们，他会打电话给她。不管她接不接电话，结果都相同：谜男会突然大发雷霆，破坏他手脚能及的任何东西。他把几个书架拉倒在地上，疯狂破坏他的枕头，羽毛撒遍他的房间，还把他的手机丢向墙壁摔成两半，在水泥墙上留下深深的黑色凹痕。

“卡蒂雅在哪儿？”他会问公子。“她在梅洛斯买衣服。”“贺柏在哪儿？”“嗯……跟她在一起吧。”

然后谜男的心一悸，脸色拉下来，眼泪直流，双腿无力，开始为这所有的一切作出奇怪的辩护。“是自私的基因作祟，”他会这么说，“是那个无缘出生

的孩子在惩罚我的离开。”

贺柏和卡蒂雅一起从梅洛斯购物回来的时候，我提醒贺柏：“你被利用了，她正在利用你让谜男回头。”

“不，”他说，“并不是那样，我们真的对彼此有感觉。”

“好吧，那你帮我个忙，尽量不要见她，直到谜男好一些，可以吗？我打算要求她暂时搬出去一段时间。”

“好吧，”他有点不情愿地说，“但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天晚上，我带卡蒂雅和她弟弟去看电影。A计划是让她离开房子，远离贺柏，好让谜男不会再恶化；B计划是和她上床，好让贺柏知道他和卡蒂雅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特别。

很幸运，A计划成功了。

“你正在毁灭谜男，”当我开车从电影院送她回去的时候，我告诉她，“你得离开房子，而且不要回来，直到我说可以。这已经不只是你的问题了，谜男有严重的心理问题，你引爆了它。”

“好吧。”她说。她抬头看着我，像个被训话的孩子。

“而且答应我不要再跟贺柏上床了，你已经伤害了我的一个室友，又将令我的另一个室友心碎。我不能袖手旁观。”

“我答应。”她说。

“好玩的部分结束了，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

“好吧，”她说，“我不玩了。”

“拉钩约定？”

我们钩了手指。

我应该让她发个毒誓才对。

跟这种事相比，把妹实在很容易。假设如谜男所言，人类只是进化设计出来的程序，但对我们任何人而言，显然还是太过复杂，永远也搞不懂。我们唯一搞得清楚的，只有一些前因后果简单的人际关系。如果你贬低一个女人的自尊，她会寻求你的认同；如果你让一个女人嫉妒，她会更被你吸引。但是除了吸引和欲望，还有更深沉的感觉，是我们之中很少人能感觉到的，而且没有人精通。而这些感觉——“心”和“爱”这两个字都只是比喻——让好莱坞计划，这个已经分裂的家庭，摧毁得更加彻底。

后来的发展是，谜男吓坏了家里每一个人，他吵着要自杀，我从卡蒂雅那里拿了颗赞安诺给他，把他弄上车，带他到好莱坞心理康复中心，然后他两度试图跑掉，他想勾引治疗师但是做不到。

6个小时后，他离开诊所，手上拿了一包思瑞康药丸，体内带着另一颗赞安

诺。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恩瑞康，所以当我们回到家，我看了它附的小册子。小册子上写到“适用于精神分裂症。”

谜男从我手上拿走小册子，然后读着。“只是安眠药罢了，”他说，“可以帮助我睡着。”

“是啊，”我对他说，“安眠药。”“如果要不睡觉，这个东西确实很有效。”

“谜男说他从谜女那里得到过一些关于睡眠的知识，他想利用这些知识来帮助自己入睡。

“谜女说她从一个神秘的老人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睡眠的知识，”老人告诉他如何通过冥想和放松技巧来改善睡眠质量。

# 摧毁最后一刻的抵抗

*Blast Last-minute Resistance*



性感就是让男人兴奋的东西……如果没有不平等,没有  
违背,没有支配,没有权力,就没有性兴奋。

——凯瑟琳·麦金侬(美国反色情女性主义者)



这是好莱坞计划的柠檬水日。至少，那是寇特妮决定的。谜男正在复原，卡蒂雅去新奥尔良待了6个星期，一切渐入佳境。

寇特妮嘴上叼着烟，从橱柜里抓了一个大搅拌钵。她打开冰箱，拎了两盒半加仑的柠檬水和一夸脱的橙汁，全倒进搅拌钵里，满出来的又多倒了好几个壶。然后她从冰箱里抓了一把冰块丢进搅拌钵中。最后，她把焦黑的手指伸进每一个容器中搅拌。果汁溅到吧台上，她嘴上的烟灰也飘进搅拌钵中。

她把香烟捻熄在吧台的黄色瓷砖上，忙乱地环顾四周，直到她看见头上的橱柜。她拉开橱柜的门，一手抓出4个玻璃杯，然后一个接一个浸入钵中装满柠檬水。她又拿了任何她找得到各式杯子，倒入柠檬水。

客厅里，谜男光着脚盘腿坐在沙发上，主持着他3个星期前从心理康复中心回来后的第一场把妹研讨会。他穿着一件T恤和牛仔裤。下巴长着胡楂儿，眼皮懒洋洋地垂在无神的眼睛上。他一直定时服用思瑞康，靠睡觉逃避他的抑郁。

“人际关系有3个阶段，”他麻木地告诉学员们，“开始，中间，和结束。而我现在正在经历结束。我不会对你们说谎，上星期我已经哭了3次了。”

他的6个学员面面相觑，觉得很困惑。他们是来学习如何把妹的，但是对谜男而言，这不只是一个研讨会，这是心理治疗。他已经对他们唠叨关于卡蒂雅的事情两个小时了。

“这就是你们正在建立的，而且可能很困难。”他继续说，“我对下一个女孩的计划，是再办一次假结婚。我上次犯的错误是让卡蒂雅和她母亲知道那是个玩笑。下一次，我会在后院办婚礼，请一个演员当证婚人，除了她和她父母之外，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真的结婚。”

其中一个学员，30多岁的帅哥，留小平头，下巴像水泥台般方正，举起了他的手。“但是你刚刚不是才告诉我们，上次的假结婚是场灾难吗？”他问道。

“我只是在作现场测试，”谜男说，“那是一个很棒的惯例。”

每当谜男从他的抑郁中回复，他的心态就会稍微改变一点。这次有一股愤怒潜藏在表面之下，连同一种对女人新萌生的恨意。

突然间，寇特妮从厨房蹒跚而来。“谁想喝柠檬水？”她问。

那些学员瞠目结舌地望着她。“给你。”她说，硬塞了一杯给谜男，另一个给水泥台下巴。“小可爱，你在这里做什么？”她问。

“我是防身术教练，”他说，“谜男让我听课，交换以色列搏击术的课程。”

寇特妮跑进厨房又拿了两杯柠檬水回来，然后又两杯，再两杯，直到房间里的玻璃杯比人还要多。

“我们已经喝够了。”当她又拿了两杯回来，谜男说。

“贺柏在哪儿？”她问。

“可能正在洗澡。”

寇特妮冲到浴室然后踢着门。“贺柏？你在里面吗？”接着她更用力地踹门。

“我在洗澡啦。”他大喊着回答。

“有重要事找你，我要进来了。”她推开门，跑进去，然后拉开浴帘。

“怎么回事？”贺柏惊慌失措地问，“房子失火了吗？”他赤裸裸地站在那里，头发上满是泡沫。

“我为你做了这个。”寇特妮说。她在贺柏湿淋淋的双手中各塞了一杯柠檬水，然后匆匆离开。贺柏呆站在那里。自从他答应不再和卡蒂雅说话，一直孤独地在房子里默默飘来飘去。虽然他出于自尊不会承认，但是他的心很痛。他爱她。

谜男的学员午餐休息的时候，寇特妮匆匆经过他们，上楼到老爹的房间，在地毯上留下一行柠檬水滴。她冲进门里。老爹、病仔、泰勒、公子、赞诺斯、还有两个迷你老爹正在各自的电脑前工作。多面正躺在老爹凌乱的床上，读着《薄伽梵歌》。待在这房子的期间，多面已经无聊到开始阅读公子的东方宗教书籍，这意外地引导他走上一条自我发现的心灵之路。

“寇特妮，”当她分配饮料的时候，泰勒问，“你可以让我们上 Joseph 酒吧星期一派对的宾客名单吗？”

寇特妮拿起电话，和泰勒一起走进浴室，拨电话给布兰特·波瑟斯，他是星期一派对的主办人，Joseph 酒吧最出名的就是他们严格挑选宾客名单，以及许多想当明星的美女。“布兰特，”她说，“我的朋友泰勒是个专业的把妹达人。”泰勒用力挥手叫寇特妮别提这一点，“他以把妹为生，那真的很酷。”泰勒懊恼地用手抱着头，“你可以让他进宾客名单，好让他可以和他朋友一起过去

把妹吗？”  
寇特妮开始在浴室里探索。她向那两个更衣室探进头去——老爹恶名昭著的客房——在厕所的两边。

“我要问你一件事。你喜欢女人吗？”她从泰勒的更衣室退出来，那里面有一个行李箱、一堆肮脏的衣服和一块放在地板上的睡垫。

在浴室细长窗户的另一边，水泥台下巴沿着中庭的地砖拖着一包沙袋。  
“我刚开始并不厌恶女人，”泰勒回答，“但是当你越来越厉害，并且开始和那些有男朋友的女人上床，你就不会再相信女人。”

巡视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会贬低一个人对异性的看法。你看见太多背叛、诺言和不忠。要搞上一个已经结婚3年或更久的女人，通常比单身女子还容易；如果已经有男朋友，认识当晚就和她上床的几率，要比她事后再回电的几率要大。你最后会发现，女人就跟男人一样坏——只是比较善于掩饰。

“当我刚开始把妹的时候，我受到很多伤害。”他继续说，“我认识一个很棒的女孩子，我真的很喜欢她，而且我们聊了整个晚上。她说她爱我，还说很幸运能认识我。但是之后我在某个废物测试上失败，她马上拍拍屁股走人，而且不再和我说话，我们过去8个小时建立的感情完全付诸东流。所以我变得麻木了。”

世界上有些男人会憎恨女人、不尊重女人，这些人不是把妹达人，把妹达人不会憎恨女人，他们敬畏女人。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定义为把妹达人——这个头衔只能由女人的反应争取而来——就注定要从异性的注意中得到他的自尊和身份认同，无异于喜剧演员和观众的关系。如果他们不笑，你就不好笑。于是，作为自尊的防卫机制，有些把妹达人会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恶女人的倾向。

巡视对灵魂可能是有害的。  
在窗户外面，水泥台下巴扶住沙袋，让谜男对着挥击他软弱的拳头。

“用力点！”他对着谜男大吼，“使尽全力打！”  
来场题海之战，曾流回要五个月。做着苦差。从来不敢碰壁。一来不聊穷措日月。二来没



### **Chapter**

在好莱坞计划开始之时，整个社群就已经踏上了危险的边缘。巡视变成不

只是认识女孩，还开始打群架，然后被踢出夜店。社群成员亲身经历好莱坞计划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也看到了杰雷克斯独特的帖文。杰雷克斯玩猎枪，迷卡拉OK，长得像猫王，是泰勒和老爹在旧金山发掘出来的把妹达人。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现场报告——杰雷克斯的第一个脱衣舞娘**

**作者：杰雷克斯**

我刚从赌城飞回来，真他妈的累死了。昨天我被撵出一家卡拉OK酒吧，因为我在旅行者合唱团演奏《分道扬镳》的时候，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而且大哭大闹。当然，这篇的主题不是卡拉OK。我要讲的是我和一个脱衣舞娘的事，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

我在星期三下午就进城喝酒。一些工作上认识的家伙和我一起待在 Hard Rock 赌场，我们调制恐怖鸡尾酒，然后发出挑战看谁敢喝下去，结果被赶了出去。一杯典型的恐怖鸡尾酒，包含了牛肉、培根、啤酒，土豆泥、许多啤酒、肋排、冰块、洋葱、芥末、牛排酱、盐、胡椒和一点点伏特加。我的一位同事吐在桌上之后，我们改去一家叫奥林匹克公园的脱衣夜店。

我很不爽，想要巡视，不想看什么蹩脚的脱衣舞。我老是对同事说我是多了不起的把妹达人，现在必须向他们证明我不是在吹牛皮。为了这件事，我已经作过严密的训练。不过坦白说，还真有点紧张，如果这次没有成功，我不就跟个白痴一样了吗？我不喜欢脱衣夜店，因为我拒绝为任何一种性付钱，但我还是跟着去了。当那些家伙在找乐子的时候，我点了杯啤酒坐在那里。

有个女孩在我对面的包厢坐下来。她在那里工作，但是决定要休息一天，因为客人不多，而且店里女孩太多了。我开始在她身上施行惯例，开她玩笑。我的朋友们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一样，因为我一直叫她蠢妞。

她不断地说：“你好跩啊！”然后真的被我吸引了。我的朋友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我告诉她，我们正要回旅馆，她应该跟过来，而且要打电话给她的一些“辣妹子朋友”。她很不爽我叫她婊子，所以我立刻转移话题。“嗯，我有个朋友很奇怪，她吃下一整个柠檬，就像在吃橙子一样，吧啦吧啦……”这让她忘记了不愉快。再用更多的惯例连续攻击她——没多久，我们全都一起离开。

在店外，那个经理叫她回去工作，但是我把她拉上了出租车。她说：“我是有脑子的脱衣舞娘！”我对她进行谜男的“我们太相像了”技巧，然后是型男的 C 形对 U 形。

我们回到旅馆的时候，我把她带到我的房间。在那里，我对她作了立方体测验。然后我告诉她：“我在墨西哥饼店对希尔顿做这个测验的时候，她说她的立方体像饭店一样大，真是个自大狂！”所以现在她以为我整天和名人、模特儿混在一起，其实那本是老爹的经验。

我还做了泰勒的新玩意儿，说：“我已经厌倦了和这些一天到晚嗑药、整形的女人交往了。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想，你不是那样的，对吧？”她向我证明她自己。我问她吻功厉不厉害，然后我们亲了一会儿。我停下来后提议去楼下喝一杯。

在赌场中。我开始进行自在惯例，在我生活的空白画布上填上东西。我说了连锁理发店、狂练腹肌的夏天、公园里的气球、脱衣舞娘保姆等等。那些全都是我生活中发生的故事，而且相信我，标题比实际内容有趣多了。

我们在赌场里逛了一阵子，寻找我的朋友。然后我告诉她我累了好想睡觉，她应该上来，说枕边故事给我听，帮我盖被子。她问：“我们要做什么？坏事吗？我才认识你30分钟！”

我说：“嘿，最好不要！我得很早就起床，所以你可别害我熬夜！”

我们回到房间里，有3个神情恍惚的同事坐在里头，我赶快把他们赶出房间，叫他们去赌一把。那女人看着桌子说：“有人在这里吸可卡因，我看得出来，我是脱衣舞娘。”

我开始唱杰弗瑞·奥斯朋的《乘着爱的翅膀》给她听，告诉她我想拥抱，于是我们相拥着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告诉她，我想要秀一个绝招给她看，接着我扑倒她。

事后，她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抱了我一下，要我打给她。

第二天晚上我用《我的小马》这首童谣来开场。“嘿。你们记得《我的小马》这首歌吗？是啊，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他们有神力吗？吧啦吧啦……”

在那个晚上结束之前，我对着几个女人醉醺醺地怒吼：“窝……的肖马……”结果又被这家脱衣夜店扔了出去。

我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坐在我的床上看电视，困惑地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大叫，然后就昏过去了。

——杰雷克斯

我成立了游戏棋盘，里头套着《Chapter》的棋盘，别怕它雷同于“俄罗斯方块”，这款游戏的玩法完全不一样。想做点新意，人多味天蝎座以做点更刺激点的，大开个玩笑，大半本游戏本立



纸盒，里面印着一些趣味小游戏，比如：摸黑摸牌、打扑克、抓东西、丢飞镖、掷骰子等，都是些很简单的游戏，但玩起来却很有趣。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坐在我浴室的马桶上。

“你是谁啊？”我问。

“我是佳比。”

佳比是独行侠的朋友，独行侠就是那些在每个周末会自动跑来我们家、出现在客厅的众多年轻把妹达人之一。佳比说话的口气像选美皇后，但身材像一袋番茄。我往后退一步，正要关上我身后的门。

“嘿，”她红着脸说，“这真是间好房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这句话立刻就泄了底。在洛杉矶巡视，让我们具备了雷达一样的能力，可以轻松辨识出可能会利用人的女人。她们之中比较没技巧的，在对话的前几分钟就会问，你开哪一种车、做什么工作、某某名人是不是你的朋友，以判定你的社会阶层以及你对她们有多少利用价值。而比较有技巧的女人根本不必开口，她们只需看你的手表、看你说话的时候别人如何响应你、听你言词中那些不可靠的关键词就可以作出判别。把妹达人们把这称之为“次沟通”。

佳比是属于比较没技巧的那种。

她洗手的时候，顺手打开药柜检查里面放了什么。然后她踏进我的房间，继续她的探察。“你是作家吗？”她问，“你可以写我的故事哦，我的故事真的很有趣。我想当个女演员，你知道有些人天生就是要成名的。”她从我的书桌上拿了一副雷朋太阳镜戴上，“那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很特别或是什么的，只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感觉得到，因为人们对待我的方式就是不同。”

有钱人不需要告诉你他很有钱。

她一边喋喋不休，一边从我桌上的一个盘子里抓了一块松糕。今天是松糕日，寇特妮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分给每人一盘堆得满到根本吃不完的松糕。

佳比咬了一口，然后把松糕丢回盘子里。不知道是谁让她进来的，独行侠不在，她在这里也没有别的朋友。

“我得工作了，”我告诉她，“很高兴认识你。”

我以为她可以自己找到路离开房子，但她肯定是拐错弯了。稍后，谜男发现她坐在他的马桶上。

这两个都是很自恋的人，我以为他们会相斥，就像两块磁铁的南极。但没

想到他们在一起了。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她都待在谜男的房子里，而且未经许可就借走寇特妮的衣服，后来跟寇特妮打起来。佳比就像谜男，人生中最大的恐惧就是身边没人听她说话，所以她不断地在房子里窜来窜去，讲八卦、抱怨、惹毛寇特妮。

某天下午，寇特妮在厨房里用两把汤匙挖着花生奶油的罐子，她问佳比：“你不回家吗？”

“家？”佳比感觉好笑地看着她，“我就住在这儿啊。”

这房子吸引像她这样的人。但最后，它会把他们全都赶出去。

崔拉是好莱坞计划的下一个受害者。她第一次出现在房子里，是因为谜男几年前把过的一个脱衣舞娘患了重度抑郁，而谜男对这种事有点经验，可以提供她一些帮助。于是，那个脱衣舞娘醉醺醺地来到房子里，还带着崔拉。

崔拉不是美女，她是个有刺青的34岁好莱坞摇滚乐手。有着饱经风霜的肌肤，和她的脸一样僵硬的身体，编成鸟巢般的辫子头以及一颗善良的心。她令我想起庞帝克小火鸟，那是一款非常老旧的跑车，随时可能解体。

当谜男和崔拉开始调情时，那个抑郁的脱衣舞娘突然哭了起来。她在抱枕坑里哭了半个小时，直到他们躲到谜男的房间去。当晚佳比回到家，没有半句抗议，直接爬上谜男的床，和他们挤在一起，而且立刻就睡着。佳比和谜男并不相爱，只是需要彼此的庇护。

那天早晨之后，以及接下来的数个早晨，崔拉为房子里的每个人煎松饼。她似乎不打算很快离开，于是谜男以一星期400美金雇她当私人助理。

谜男越是忽视崔拉，她就越是相信自己爱着他。他通过追不同的女人，一次次地伤害她，她却一直甘愿被继续伤害。谜男似乎很享受那些眼泪，这令他觉得自己对某个人很重要。如果不是崔拉在房子里哭，就是佳比在哭；如果不是佳比，就是其他人。谜男从上次抑郁的蛹蜕变成一只怪物。

好莱坞计划本来应该是让我们自身、我们的事业以及我们的性生活更好。结果，房子却变成了饥渴男人和神经质女人的收容所。它吸引有心理问题的人，吓走优秀的人。除了寇特妮、谜男的女人这样的长期房客，还有老爹的新讲师、员工和学员，很难看得出到底有多少人真的住在这房子里。

然而，在我将它合理化的同时，我仍继续着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我这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住，一个人工作，我从来没有很大的社交圈或很密切的朋友网络。在社群之前，我从来没有参加社团、团队运动或其他任何真正的团体。好莱坞计划把我从唯我主义的象牙塔中带出来，它给我成为领导者所需要的资源，教我如何走过团体力学的钢索，帮助我不去在乎微不足道的琐事，像是私人财产、孤独、清洁、神志清醒和睡眠。它把我变成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

人，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责任感。

必须如此，我的身边都是小孩子。每天都会有人来向我求助——

佳比：谜男是个混蛋！他说这不是我的房子，而且没有人希望我待在这里。

谜男：寇特妮从我的房间里拿走 800 元。她说要替我付房租补偿我，但是她的支票跳票了。

寇特妮：那个裤子拉太高的家伙一直在骚扰我。你可以叫他离我远一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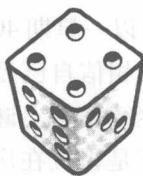
公子：寇特妮把小便冰在冰箱里。崔拉窝在我的浴室里哭，不肯出来。

崔拉：谜男正在他的房里试图把一个女人，他叫我滚蛋。可是老爹不让我睡他的房间。

老爹：蒙特利尔的克里夫住在我的房间，寇特妮跑来拿了他 4 本书和 3 条内裤。

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之道，每一场争论都有妥协，每一个自我都有安抚的方法。我几乎没有时间去巡视了。我能够认识的新女人，都是那些进入房子的女人。避免好莱坞计划内乱变成了我的全职工作。

### Chapter



我离开房子去买些日常用品。才不过一个小时，当我回来的时候，车道上就停了一辆红色保时捷，客厅里有个 13 岁的女孩，还有两个金发女孩在中庭抽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边问边用脚关上身后的门。

“这是玛莉。”谜男说。

“保姆的女儿？”我们从来就留不住佣人。要清理十几个男人和数不清的派对女孩累积了一星期的碗盘、爆满的垃圾桶、烟蒂和洒出来的酒，工作量实在是超过一般人的能力范围。结果在佣人的递换之间，往往得忍受这种脏乱长达一个月或更久。

“保姆出门买东西去了，所以我照顾她。”谜男向我走近几大步，“她让我想起我的外甥女。”

很高兴看见谜男的精神再度恢复正常，显然家里的孩子对他的平静有积极作用。是寇特妮让保时捷停在这里的，好让谜男能够开车送她去排练。但是谜男试开过一次后发现，他搞不定手排车。

“她们是谁？”我指着那些金发女郎问。“她们是寇特妮乐队的人。”

我走到中庭去自我介绍。

“我是珊，”一个有点男人婆的女孩操着皇后区口音说，“我在寇特妮的乐队里打鼓。”

“我们以前见过。”我对她说。

“我们以前也见过。”另一个女孩轻蔑地说。她的长岛口音尖到令我惊讶。她比我高5厘米，头发像马的鬃毛一样直梳到后面，褐色的大眼睛被厚厚的睫毛膏框起来，令我想起青少年时期曾幻想的手镯合唱团的苏珊娜·霍夫斯。这个女孩是摇滚的典范。

“是吗？”我结巴起来，“我在《今夜秀》见过你吧？”

“在那之前。就是在雅盖尔饭店的派对，你整个晚上都在和那对双胞胎说话的那次。”

“哦，双胞胎瓷娃。”我无法想象我竟然会忘记她，她那么有魅力。优雅的仪态是我发现的女性最迷人的特点之一，而这女孩的气质不但透着自信，也透着“少惹我！”

我回到屋里问谜男关于她的事。“那是莉萨，寇特妮的吉他手。”他说，“根本是个恶婆娘。”

她们会来这里，是因为寇特妮打算在我们的房子里为一个英国电视节目录一场原声表演。但是寇特妮不见了，所以珊和莉萨正在气头上。我坐下来安抚她的队员。在她们身旁，我觉得自己好渺小。

我拿起一个莉萨的CD盒，翻着那些CD。真令我佩服，她有来自西非佛得角群岛的歌后西莎莉亚·艾芙拉的音乐。她忧伤的歌声，衬着轻快的拉丁旋律，也许是这世上最好的亲热音乐了。我一看见那张CD，就知道我遇到了一个可以更深入了解的人。

在我心灵深处隐约想起，在发现把妹产业之前，是什么让我能够认识女人以及和女人交流：共同点。如果你热衷的东西别人也同样喜欢，就足以燃起我们称之为化学反应的奇妙感觉。研究费洛蒙<sup>①</sup>的科学家宣称，当两个人发现他

① 译注：激素中的一种，可以从汗腺及皮肤表层细胞中发散，每一个释放出的费洛蒙分子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个人信息和化学信号，寻找着同类。

们拥有共同点的时候，费洛蒙就会分泌，然后开始互相吸引。都上床睡觉吧  
不久之后，谜男加入我们。他跌进椅子里坐了一会儿，一个黑洞顿时吸光了莉萨和我好不容易释放出的费洛蒙。“我今天打电话给卡蒂雅了。”他说，“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仍然爱她。”

他看着珊和莉萨，仿佛想找对象下手。“她们知道关于卡蒂雅的闹剧吗？”他问。

两个女孩翻了个白眼，她们有自己的闹剧要处理。

“好吧，我要去 Poquito Mas 买些墨西哥卷饼。很高兴再见到你们。”我自行告退。

我不想和那些疯狂有牵扯——即使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走下山丘到 Poquito Mas，发现多面坐在户外的一张桌子旁，读着一本跟他的头一样重的书。他戴着一条运动头带，穿着短裤和一件浸透汗水的破旧白T恤。

这是几个月来我第一次看到他单独在房子外面。自从在谜男的课上认识他，我就把他当弟弟看——但自从他成为正宗社交力学的一员，就跟我渐渐疏远了。我决定努力一下，试图重归于好。

“你在读什么？”我问。

“尼萨伽达塔·玛哈拉吉大师的《物我合一》。”他说，“我比较喜欢他，胜过于拉玛那·马哈希大师。他的教诲比较现代而且好懂。”

“哇！真了不起。”我不知道还能说什么，我对印度吠檀多的著述并不特别熟悉。

“是啊，我正开始发现，生命中除了女孩子还有更多的东西。那些东西……”他指了指山上的好莱坞计划，“都没有意义，一切都没有意义。”

我有点期待他在任何一刻突然笑起来，然后像过去那样开始谈论他的性事。“所以你已经厌倦巡视了？”我问。

“是啊，我曾经很沉迷，但是当我读到你那篇社交机器人的文章，我发现自己已经变成那样了，所以我要搬出来。”

“你要回老家还是自己找个地方住？”

“都不是。”他说，“我要去印度。”

“不会吧，为什么？”当多面进入社群的时候，他是我见过的最怕死的人。他以前甚至从来没坐过飞机。

“我想搞清楚我是谁。在印度清奈附近有一个精舍，叫拉玛那斯拉门，我想待在那里。”

“待多久？”

“半年或一年吧，也可能是永远。我真的不知道，顺其自然啰。”

我很意外，但并不震惊。多面从把妹达人突然转变成心灵探索者，令我想起了达斯汀。有些人一辈子都在试图填满他们灵魂的缺陷，当女人无法填补那些空虚的时候，他们便转向更伟大的东西：神。如果他们发现连神都无法抚平内心的空虚时，我很好奇达斯汀和多面该何去何从。

“好吧，老弟，祝你一路顺风。我很想说我会想念你，但是我们这半年来几乎没说过话，感觉有点奇怪。”

“是啊，”他说，“那是我的错。”他顿了一下，挤出一个微笑。那一瞬间，过去的多面回来了。“我一直是个缺乏安全感的混蛋。”他说。

“我也是。”我告诉他。

当我回到房子的时候，从英国来的那些电视工作人员到了，连同寇特妮的新经纪人和一个造型师。

“我再也不想跟她合作了。”造型师说，显然寇特妮不会及时出现并开始录像，“自从她开始嗑药，就变成一个难搞的噩梦。”

在屋子里我们没有看见任何吸毒的证据，但是鉴于寇特妮反复无常的行为，也许好莱坞计划并未如她所愿，帮她远离毒品。我为她难过，她任由这房子的问题让她分心，反而不去处理她亟待解决的生活问题。也许我们全都如此。

那天晚上我醒来，看见寇特妮站在我的床脚，手上拿着一只 Prada 鞋。

“我们来重新装修房子，”她兴奋地说，“这只鞋是我们的锤子。”

我看着时钟，凌晨 2:20。

“你有钉子或是大头钉吗？”她问。不等我回答，径自跑到楼下然后带回一盒钉子、一个要钉在我墙上的画框、一个给我的抱枕和一个压扁的粉红色盒子，看起来像个古老的情人节礼物。

“这就是那个心形盒子，”她说，“我要你留着。”

她拿起我的吉他，坐在床边，然后弹着我最喜欢的乡村歌曲——《长长的黑色面纱》。

“我明天晚上要去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在禁欲城。”她把吉他丢到地板上说，“我希望你也过来，我们一起离开这房子吧，这对我们会是件好事。”

“这样吧，我跟你约在那里碰面。”我知道她出门前要花多少时间准备。

“好吧，我会跟莉萨一起去。”

“说到莉萨，”我说，“今天有一大堆人在这里等你，你跑到哪里去了？我想她们一定很不爽。”

她的脸沉了下来，嘴唇嘟起来，然后眼泪从她的眼角流下。“我会去寻求帮助的，”她说，“我保证。”

”。邈然自其邈，邈然不尚 **Chapter** 五最清更出，聊作一局半”  
 趣隽今，音索深奥心如变，深然入人物，甚是高深。鄙鄙不折出，世之其  
 颓然真者，人之常，嘲嘲而趣，甚是高深。鄙鄙一人之常，世之其  
 平淡去式，腾腾其，深奥，甚是高深。鄙鄙一人之常，世之其  
 从何去，世之其，行得失，奇妙，鄙鄙一人之常，世之其  
 从来半半，腾腾其，深奥，甚是高深。风，鄙鄙一人之常，世之其



我穿了一件白外套，里面是一件黑色上衣，装饰着可以设定文字的 LCD 显示屏。我输入了“Kill Me”。我至少有一个月没出来巡视了，很想引人注意。我对寇特妮会不会出现在禁欲城不敢指望太高，所以我约了贺柏一起去当我的僚机。

我们最近刚一起飞到休斯敦去挑选好莱坞计划的礼车，一辆 1998 年的 10 座加长型凯迪拉克，贺柏在易趣上找到的。买礼车的兴奋让贺柏冲昏头，竟然去宠物网站买了一只沙袋鼠。前往派对的途中，我们争论着在屋子里养一只小型有袋动物的必要性与人道问题。

“它会是很棒的宠物，”他坚持，“它就像很有家教的袋鼠，会陪你睡觉，和你一起洗澡，你还可以抓着它的尾巴散步呢。”

好莱坞计划已经乱作一团了，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沙袋鼠。这东西的唯一用处，就是可以拿来当作很棒的开场白。我们在派对里跑来跑去，问每一个人对于养沙袋鼠当宠物的看法。靠着开场白和我的上衣，不到半小时我们就被女人包围了。再一次大显身手的感觉真好。我们太过沉浸于发生在房子里的肥皂剧了，以致忘了当初搬进去的动机。

当一个身材高挑、驼背、自称是模特儿的女孩对我的上衣摸来摸去时，我看一个金发女孩在人群之中闪着耀眼的光芒。她的五官轮廓分明，眼睛在半月形的厚重蓝色眼影之下闪烁着。她是寇特妮的吉他手莉萨。在她旁边，所有我刚才搭讪过的那些怀着明星梦的女人立刻相形失色。莉萨的格调和姿态，把她们全都比了下去。

我自行告退，然后跑到她那边去。

“寇特妮在哪儿？”我问。

“她实在准备太久了，所以我一个人来了。”

“我欣赏敢独自出席派对的人。”

“我就是派对。”她说，没有眨眼或微笑，我想她是认真的。

整个晚上，莉萨和我并肩坐在椅子上，成为里面最显眼的一对。派对似乎是我们开的，仿佛我们一起产生了某种引力。我们附近的沙发座，很快就挤满了模特儿、喜剧演员、上过实境节目的人，还有 NBA 球星罗德曼。稍早跟我

聊过天的女人们都凑过来与我亲近，莉萨和我用笔在她们手臂上画画，喂她们喝伏特加酒，或给她们玩她们猜不出来的智力测验。这是把妹达人所谓的创造“我们的世界”阴谋。在我们的泡泡王国中，我们是国王和王后，而其他人都我们的玩具。

突然，一群狗仔队对着站在附近的把妹达人罗德曼拍照，我看着莉萨的脸庞被那些闪光灯照亮。突然间，我的心从麻木中苏醒，并且撞击着我的胸口。

派对结束时，莉萨挽着我，问道：“你能送我回家吗？我太醉了不能开车。”我的心再次怦然跳起，然后开始快速、不规则地跳动。她可能醉到无法开车，但是我也紧张到无法开车。

我都还来不及回答，她就把她的奔驰车钥匙丢进我手里。我打给贺柏，请他把我的车开回家。“真不敢相信，”我告诉他，“我成功了！”但事实上并没有成功。我开车送莉萨回她家。我认得那栋大楼，就在我带谜男去过的好莱坞心理康复中心的正对面。我们抵达她家后，她直接进入浴室。我则在她的床上躺下，装出很轻松的样子。

莉萨轻轻走出浴室，看着我，然后以一种令人敬畏的表情说：“别以为我们之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该死，我是型男，你必须爱我。我把妹大师。

她换了衣服，然后我们开车到我家去找寇特妮。然而，我们只在客厅里看见泰勒带领了10个男人正在进行某种练习，包括绕着沙发跑步，高声大叫，然后彼此击掌。泰勒最近正在实验一种新技巧，从生理上鼓舞学员的情绪，好在晚上出去认识女人。他相信，无论他们是否真的表现得比较好，肾上腺素的分泌会让他们觉得玩得很愉快，因此会在网络上给正宗社交力学很好的评价。原来，把妹已经变成一项竞争性的产业了。

寇特妮似乎再度消失了。也许她那天晚上是认真的，而且正在寻求帮助，也说不定她正陷入更多的麻烦之中。

我带莉萨去我的房间，点了一些蜡烛，把西莎莉亚·艾芙拉的CD放进音响，然后走到我的衣柜前。

“我们来找点乐子。”我对她说。  
我拉出一个装满旧的万圣节道具的袋子，倒出了面具、假发和帽子。我们把东西全都戴在身上，然后用数码相机拍照。我要尝试数码照片惯例。

我们拍了一张微笑的照片，然后是正经的。到了第三张，是浪漫的姿势，我们彼此对望。她的眼神看起来很快乐，在强悍的外表下，其实是脆弱与柔顺的内心。

我和她保持眼神接触，然后准备靠近亲吻她，并对准相机好捕捉这个镜头。她说“我不会亲你的。”她斥责。那句话像滚烫的咖啡烫伤我的脸。还没有一个女孩是我认识半小时之内亲不到的。她有什么问题？

我冷冻她然后再试一次，依然失败了。就是这种时候，身为一个把妹达人，你会开始质疑你在自己身上所下的工夫。你会开始担心，也许她看见真正的你了，那个在愚蠢化名之前就存在的你，那个在高中写诗描述这同样情形的你。

我又用了一个动人的、热情的演化瞬移惯例。在遥远的某处，我听见 1000 个把妹达人们鼓掌喝彩。

“我不会咬你的。”她说。

还是没用。我告诉她有人写过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村上春树写的，在 4 月的早晨遇见百分之百的女孩，那是关于一见钟情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但是当他们稍有怀疑而不敢勇往直前的时候，他们就永远失去了彼此。

她冷若冰霜。

我又尝试了一个强硬的冷冻。我吹熄蜡烛，关掉音乐，打开灯光，然后开电脑检查我的 e-mail。

结果她爬上我的床，盖上被子，然后睡觉。

我只好也上了床，但我们各自睡在床的两侧。

我还有一招：要赖。到了早晨，我不发一语，开始按摩她的小腿，然后把手慢慢往上按到她的大腿。如果我可以让她的身体兴奋起来，她的理智就会被瓦解，自然就会败下阵来。

我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性。我只是想让性这整件事赶快发生，好让我们能够正常地在一起——她不必再试图拒绝给我任何东西，我也不必再试图向她索求任何东西。我一直都痛恨“性就是女人给，男人拿”的想法，它应该是一种互相分享的东西啊。

但是莉萨并不分享。当我开始按摩她温暖的鼠蹊部<sup>①</sup>时，她像警报器一样在空气中响起尖锐的声音：“你在干吗？”然后猛然把我的手拨开。

之后我们一起吃早餐、午餐，还有晚餐。我们聊寇特妮、把妹达人们、我的写作、她的音乐、我们的人生，以及其他我不记得但很迷人的事，因此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她和我同年；她喜欢的乐队和我完全一样；她每次开口都字

<sup>①</sup> 译注：鼠蹊部是指腹部连接腿部的部位，位于大腿内侧，生殖器两旁，是人体的第三道防线。

字珠玑；对于我讲的笑话，好笑的她会大笑，不好笑的她会拿来取笑。果然那个晚上她也和我在一起，同样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碰上对手了。

早餐之后，我站在门厅看着莉萨离开。她走上坡，进入她的奔驰车里，打开敞篷盖，然后开走。我转身爬上阶梯，绝不能回头偷看，要看起来很酷，而且不再给她任何兴趣指标。

“嘿，过来一下。”她从车里大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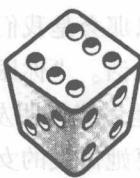
我摇头拒绝。她正在毁了我的离开。“真该天命真”我从“我说真的，过来一下，这很重要。”

我叹了口气，然后走到她的车边。“我真的很抱歉，请你不要生气。”她说，“但是我开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撞凹你的礼车了。”

我全身发冷。那是我们最贵重的资产。

“开玩笑的啦！”她说，踩下油门然后挥挥手把我留在尘烟之中。她转向日落大道，大声播放着冲击乐队的歌，我望着她的金发随风飞扬。

我又被她耍了。我冲着她喊：“我被你耍了，莉萨！你这个贱货！”她转过身来，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然后说：“我被你耍了，莉萨！你这个贱货！”



### Chapter

有一天晚上，我和谜男坐在按摩池里，我告诉他我对莉萨的失败。

过去我常常问他对付女人的建议，而他很少误导我。虽然处理人际关系不是他的专长，但是说到摧毁最后一刻的抵抗，他真是无人能敌。

3天后的凌晨两点，那些酒吧关门之后，莉萨和寇特妮的鼓手珊一起顺道来到我的房子。她喝多了。我们爬上床，然后彼此胡言乱语了好几个小时。“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她含糊地说，“我很不想离开你的房间，我可以就这样永远听你说话。”

她翻身看着我。“当我没说，”她突然反悔了，“我并没有那个意思，酒精就像让人说实话的药一样。”

现在正是我的机会，谜男的话闪过我的脑袋。可是我不能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不敢，而是因为这绝对不会成功。莉萨会当着我的面大笑，说些很尖锐的话。然后她会告诉她所有的朋友，她碰到一个下流的家伙。

谜男并不永远是对的。

我们又过了一个柏拉图式的夜晚。这真令我抓狂。我知道她喜欢我，却不愿意更亲密。我正在“我们还是做朋友就好”的边缘上摇摇欲坠。也许我真的不是她的菜。我可以想象她和那种有刺青、浑身肌肉、穿皮夹克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必须上把妹课程、骨瘦如柴的都市型男。她快把我折磨死了。

从我学到“真命天女症”这个词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得这种病，而且我知道结果已经注定了，没有人会得到他的真命天女。他会变得太黏人太饥渴，然后全搞砸了。而且，相当确定地，我也搞砸了。

第二天晚上，莉萨出城去了，是和寇特妮到亚特兰大的一个音乐节表演。她不在的时候打了3次电话来。

“你晚餐时间有空吗，等我回来的时候？”她问。

“我不知道，”我对她说，“那要看你乖不乖。”

“好吧，”她说，“如果你是这种态度，我就不过去找你了。”

我只是想逗她并且开她玩笑，像狄安杰罗曾经教过我的，没想到却搞砸了。我听起来像个混蛋。

“别这么难搞。”我说，是直截了当的时候了，“等你回来的时候，我想见你。我要离开这里两个星期，所以那会是我们相处的最后机会了。”

在背景中，我可以听见珊在说话。“你跟他说话的样子，好像他是你男朋友。”她告诉莉萨。“也许我希望他做我男朋友。”莉萨对她说。

我等不及要她回来，我也想要她做我的女朋友。

为了莉萨回来，我花了一整天筹划最完美的诱惑。我会搭礼车到机场接她。贺柏开车，而我在后座等着她。然后我要带她到日落侯爵饭店里的威士忌酒吧——从好莱坞计划走路就会到。

女人不会尊敬帮她们付钱的家伙，但同时又会拒绝太寒酸的家伙。所以我会事先到威士忌酒吧，给经理100块，告诉他无论我们点什么都记在房子账上。然后，我打算带她回家。我在电脑上写下所有可以用来对抗她最后防线的桥段和惯例，既然我知道她喜欢我，我就有信心把这件事情进展到最后。

如果她仍然抵抗，那么她显然有人格疏离的问题，我就必须做她“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的那种朋友。

她的班机预计傍晚6点半抵达。当贺柏开着礼车穿梭在达美航空的航站找她时，我在车后座吧台调制鸡尾酒。

然而，班机到达的时候，她不在上面。

我很困惑，但是不失望——还不至于到那种程度。遇上混乱和意外时，作

为一个把妹达人必须乐于改变或放弃任何计划。于是贺柏送我回家后，我给莉萨发了短信。她没有回复，于是我又发了一条。就这样，我为了等她的消息，白白浪费了整个晚上。

到了清晨5点钟，我被手机铃声吵醒。来电“很抱歉吵醒你，但是我得找个人说话。”电话另一端的声音是男的，澳洲口音。那是毛衣。

自从我上次见到毛衣以后，他已经离开社群而且结婚了。我时常想到他。每次一有人问到，社群里的男人学习这些技巧是否只是为了搞到更多女人，我都会举毛衣为例，表示也有人是为了正当理由。“我今天试图自杀。”他说。

“发生什么事了？”  
“我的妻子10天内就要生下我们第一个小孩了，但我觉得糟透了。我为她付出了这一切，她还是不满意。她逼我离开我的朋友，我的事业伙伴也要离开我。她花掉我所有的钱，却只会抱怨。”他停下来忍住哭泣，“而现在她要生下这个孩子，我被困住了。”

“但你不是爱上她了吗？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是我变了。要成为谜男和狄安杰罗教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实在太难了。那种人不是什么好人，我不想变成那样。我喜欢让别人开心，所以对她有求必应。我一星期送她3次花，以她的方法来取悦她，但是没有用。”

我从来没有像这两年来听过那么多成年男人的哭声。“我今天坐在车库里，开着引擎然后关上车窗。”他继续说，“自从1986年之后我就没想过要自杀。但是如今我已经到了临界点，找不到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毛衣并不需要被拯救，他只是需要一个可以说话的朋友。为了引诱女人，他假装成另一个人，而现在他正在承担后果。

“刚开始进入社群的时候，我写下每一件我想要的东西。”他说，“现在我正在过着我想象中的生活。我有钱，有大房子，有美丽的女人。但是我对美女的部分写得不够详细，我没有写她必须以尊敬和仁慈对待我。”

那天清晨，寇特妮回到房子。我听见她在客厅对着佳比尖叫。  
我走下楼，看见寇特妮把佳比的袋子拎出房子，于是我说出似乎每次走到客厅都会脱口而出的4个字：“怎么回事？”

“佳比跟谜男吵架了，她要搬出去。”寇特妮说，“所以我正在帮她。”  
寇特妮几乎藏不住她的微笑。  
“乐队其他人从亚特兰大回来了吗？”我问，假装像是随口问问。  
“是啊，她们搭最早一班飞机回家。”

我很快地转过身去。我知道如果说些什么来回应，我的声音将会泄露出我的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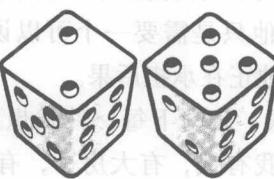
佳比离开之后，寇特妮把一束鼠尾草丢在咖啡桌上。“我们来清清这里的空气，”她说。然后她跳到厨房去，说道：“我们需要一些米，求个好运。”她找不到一丁点儿米，她便拿了一包冷冻的新奥尔良什锦饭和一碗水回来。她把新奥尔良什锦饭倒进水里，把鼠尾草插在中央，然后跑到她的房间，拿出一件蓝白格纹的法兰绒衬衫。“这个可以用，”她说，“这是我的衬衫，我只剩3件了。”

她小心地把衬衫摆在桌子上，以避免弄坏。据称这可以为房子带来好的能量。在点燃鼠尾草之后，她要谜男、贺柏和我坐在她的临时神坛旁边，然后大家牵着手。她的手抓得好紧，我的骨头都快碎掉了。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这一天以及赐予我们的一切。”她祈祷，“我们请求你清除这房子的所有邪恶力量，请为这里带来平静和谐与友谊，不再有眼泪！帮助我打赢纽约的官司，还要帮助我处理我的其他问题。我会和你一起努力，上帝。我真的会。赐给我力量。阿门。”

“阿门。”我们跟着说。

第二天，一个司机过来送寇特妮到机场，她要去纽约。到了那里，她为自己的祈祷会有答案，但是家里的气氛因为她的缺席变得更加凝重。其实，寇特妮和佳比都不是问题的原因，她们只是征兆，某个更大的东西正在啃噬我们的生活。



那个下午，莉萨发了一条很短的短信给我：“嗨，我是莉萨，我回来了。我们搭了最早一班飞机。”就这样，没有抱歉，没有温柔，没有提到完全被她搞砸的计划。

我回电给她，但是她没接。“我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跟视界一起去迈阿密了，”我对她的语音信箱说，“我真的很想在离开之前跟你说说话。”那像是一个死拙男的留言。她仍没有回应。当我在迈阿密的时候，我天天检查留言，什么也没有。

我不是像泰勒那样的耕耘者。如果她有兴趣，她就会打来。我已经被甩了，

而且是被长久以来第一个真的有感觉的女人甩了。我想她可能已经开始和别人交往，某个能够突破她最后一道防线的人。一开始我很气她，后来我气自己，再后来只觉得难过。

把妹达人总是建议，克服真命天女症最好的方法就是和一堆其他女孩子上床。所以我开始疯狂了。我可不想落得像毛衣一样的下场，差点就让自己被套牢。

在迈阿密，我每天晚上去巡视，带着比过去更多的热情、动力和成功的欲望。我不喜欢一夜情，既然和一个人那么亲密，为什么事后就要抛掉？我比较喜欢十夜情：10个夜晚的美妙性爱，一夜比一夜更热情，更狂野，更有实验性，彼此会越来越自在，而且知道如何让对方兴奋。所以在我和每个女人睡过之后，我把她们像软糖一样混搭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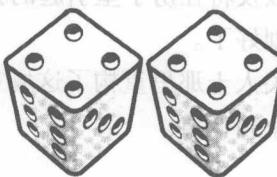
这是我的世界。

但是事后我感到空虚和孤独。我并不在乎她们，我真正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回忆和一个故事。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女孩都可以消失，可以不再打电话给我，而且我不会在乎。

全世界所有的十夜情都不足以让我忘了我的真命天女。

把妹达人们都错了。

## Chap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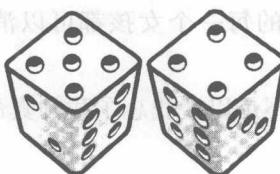
男人的欲望表面上看起来或许非常旺盛——有脱衣夜店、色情网站、*Maxim* 类型的杂志和随处可见的小广告。但是，尽管如此，真正的男性欲望往往被压抑了。

男人想到性的频率，比他们透露给女人或同侪知道的还要多。而现在，就算是一个很不性感的女人，都可能有个男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拿她当作性幻想的对象。她可能甚至不认识他：他可能是在街上擦身而过的生意人，或是搭地铁坐在她对面的大学生。现代人交往的最大谎言是，为了和一个女人上床，男人一开始必须假装他并不想要。

女人觉得最可怕的事，就是男人对脱衣舞娘、AV 女优和少女的迷恋。那很吓人，因为那威胁到女人的世界。如果所有男人都真的需要那样的女人，那么

她的婚姻和从此幸福快乐的幻想要怎么办呢？她要厮守一生的男人，其实真正渴望的是内衣模特儿，或是邻居的女儿，或是他藏在衣柜里的DVD中那个女人。女人会变老，但是18岁的女孩永远是无敌的。男人想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具肉体，面对这个可能性，爱就荡然无存了。

幸好，这不是故事的全貌。男人是视觉的思考者，因此我们常常被自己的眼睛欺骗。事实是，幻想往往胜于真实。我已经学到这个教训了，大部分男人终究会学到这个教训。谜男可能以为，他可以和两个彼此相爱就像爱他一样的女孩在一起，但是最后很可能她们会令他抓狂，还会联合起来对付他，就像和卡蒂雅在一起时那样惨。



我在迈阿密的时候，卡蒂雅回来了。

我害怕这一天的到来，以及将在房子里引起的骚动。但是谜男期待这一天，就像期待生日。他一切都计划好了。

当时我不在场，我从相关人士那里重构了这场灾难。

好莱坞计划已经降到一个新低点。

**谜男：**我在房子的续摊派对认识了一个叫做珍的19岁辣妹。她有我见过的最柔软的肌肤。

**卡蒂雅：**我在新奥尔良的时候，谜男每隔一天就打电话给我，对我甜言蜜语。他说：“我有一个你会很爱的19岁美女。”我问他是不是要把她送给我。

**谜男：**这主意不是为了要让卡蒂雅再次做我的女朋友，而是要让她做珍和我的玩具。

**贺柏：**卡蒂雅不在的那整整一个半月，即使她一直发短信给我，我也几乎没有理她。谜男整天都在吹嘘他打算如何对付她，就像一把刀在我的心上搅动。我

一直告诉谜男别理她，而且不要让她回房子免得自找麻烦，但他就是不听。

卡蒂雅：我提前一天抵达洛杉矶，这件事谜男并不知道。我租了一间套房，和一些新奥尔良来的朋友玩耍。我去了一家旅馆，然后打电话给贺柏，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想开始跟他交往。第二天早上我告诉谜男班机早到了，然后我搭出租车来。

贺柏：当我回家看见卡蒂雅的行李箱后，我就进房间做我自己的事了。但是谜男和卡蒂雅进来找我说话。然后我们去谜男的浴室，卡蒂雅帮我们涂指甲。她后来去谜男的更衣间拿一件毛衣，谜男也跟了进去。过了5分钟，他们还在更衣间里。

谜男：她叫我进更衣间，说她想跟贺柏交往。我不认为她这么说时真心的，她只是想气我。我跟珍太亲热了，我相信她很嫉妒。所以我叫贺柏进更衣间，然后问卡蒂雅：“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呢？”

卡蒂雅：我真的喜欢贺柏。在新奥尔良期间，我们通过电话，而且我喜欢他的个性。他很好相处，从不为任何事争吵。

谜男：贺柏和卡蒂雅在一旁卿卿我我、拥抱，而且显得有点尴尬，于是我说：“你们干吗不亲个嘴？”他们真的做了，真令我抓狂。但是，正如狄安杰罗所说，吸引不是一种选择。

贺柏：那天晚上，我们进行了一场双重约会。谜男请崔拉开礼车送我们到圣塔莫尼卡码头。我太天真了，以为一切都会没事。

崔拉：我不敢相信谜男竟敢叫我开车，让这种夸张的事情在我眼前发生。他以为自己可以呼风唤雨。我觉得自己好恶心，竟然会喜欢这种人。

谜男：结果那天晚上珍和卡蒂雅在礼车上对上眼了。情况越来越复杂。如果卡蒂雅变成贺柏的女朋友，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我也不会让珍再碰卡蒂雅了。然而，卡蒂雅被珍吸引，所以她开始对珍说我的坏话。

卡蒂雅：谜男一直说他真的很喜欢珍，不想在她面前让自己像个混蛋。我

对他说：“你还真了不起，全世界就只有珍受得了你。”我很高兴他有伴了，因为我想跟贺柏在一起。

**谜男：**后来珍回圣地亚哥的老家一个星期，而卡蒂雅天天打电话给她。珍不在的某天晚上，我把到一个模特儿，但在处理到最后一刻时总是无法得逞。于是在冷冻期间，我去厨房拿瓶雪碧，却又发现卡蒂雅和贺柏在一起，那些呻吟声引发了我的嫉妒，然后我开始哭。虽然我床上有个女人，我还是哭个不停。后来我回房告诉那个模特儿我的生活有多糟，她说她想走了。我打算让崔拉开车送她回去，但是之后崔拉开始揶揄我。

**崔拉：**我睡在抱枕坑，突然谜男走过去，很不爽的样子。我笑了出来，因为我很高兴。那个时候，我必须以幽默来面对。如果不这么做，我会再次受到伤害。结果他冲过来抓住我而且炒我鱿鱼。那个模特儿只好叫出租车回家。

**卡蒂雅：**接下来那个星期，谜男想借我的车到圣地亚哥接珍回来。在回来的路上，珍和我在车上聊得很愉快。谜男觉得被冷落了，所以他开始否定我。

**谜男：**我感觉到卡蒂雅想从我手上偷走珍，然后跟贺柏分享。所以我在车上对卡蒂雅发飙，我们大吵一架。珍看了冷冷地说：“送我回家好了。”之后，珍要我别再打她的电话了。

**谜男（贴在谜男沙发吧）：**请小心贺柏、卡蒂雅和珍。如果任何人看见贺柏（很好认，因为他打扮得很夸张）或是他的女朋友卡蒂雅（双性恋，俄罗斯人，9.5分，很好认）和珍（19岁，墨西哥人，9.5分，也很好认）在一起，请通知谜男，好让我可以制裁贺柏。

**卡蒂雅：**他以为我想让珍背叛他。但是在车上那次之后，珍也不想跟我有任何关系了，她觉得我在说谎，因为我说了那么多关于谜男的好话。这让我看起来像个笨蛋。

**谜男：**贺柏和我依然有工作上的关系，所以我们为了一场研讨会一起去芝加哥。我向他解释我内心的嫉妒，并在他和我前女友的关系上划出各种界线。

**贺柏：**在芝加哥授课的最后一天，谜男和我一起去吃东西。谜男打入我们

旁边的女孩4人组。在巡视的时候，他说：“你相信吗，这家伙真的接收了我的前女友。”

他告诉她们整个故事，我偶尔表达自己的看法，然后他却真的生气了。他突然说：“卡蒂雅不准再踏入我的房子一步！”

我说：“那也是我的房子，会变成这样是你造成的。”

他说：“如果我在房子里再看见她一次，我会毁了你。”

然后我告诉他：“随便你。”

**谜男：**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崔拉已经搬出好莱坞计划，辞掉私人助理，而且搬去跟卡蒂雅一起住了。

**贺柏：**卡蒂雅和我变成朋友了。我们因为讨论谜男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而变熟。她问我是否想做她的室友，我说“马上就搬！”

**贺柏：**最后，谜男妥协了。我说卡蒂雅待在房子的时间不会超过半星期。我们握手达成协议。

我从芝加哥回来后，在洛杉矶待了一个星期，后来因为一个家族聚会要去波士顿。整个星期我都待在卡蒂雅的公寓，清静一下。

**卡蒂雅：**贺柏不在的时候，我去给老爹的工作室帮忙。我们星期五晚上忙到很晚才收工，然后去梅尔餐厅。他说我可以睡贺柏的房间。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看不见谜男。他问我在这个房子里做什么，我说：“老爹和我昨晚混到很晚，我们玩得很愉快。”

然后我又说：“我还遇见你的一个朋友。”

他说：“你遇见谁了？”

我说：“希玛。”

然后他就抓狂了。

**谜男：**当卡蒂雅以一种非常挑衅的方式告诉我，她和我从多伦多来的前女友混在一起的时候，我狂怒不已。我失去珍是因为她，失去崔拉也是因为她，而现在她还要偷走希玛！对我而言，希玛依然是一个可以选择的对象。

**卡蒂雅：**谜男冲过去把贺柏的房门踹到掉下来，大叫：“贺柏在哪儿？”随后跑回他的房间，抓了一个希玛的相框，把它往贺柏床头的墙壁上丢。他说：

“你男朋友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不想看到你！”

谜男：我知道我无法跟卡蒂雅讲理，而且我也不能够碰她，所以我决定吓唬她。我踢了门然后叫她滚出房子。她说：“这不是你的房子。”我告诉她：“我付了房租，我住在这里。你是个客人，而你的主人不在这里！”

卡蒂雅：谜男开始威胁我说，如果他再看见我在房子里一次，就会让贺柏好看。他把蜡烛到处乱丢，把贺柏的床垫掀到床下，把花盆砸到墙上，然后打开贺柏的阳台落地窗，把我的东西丢出去。

谜男：我说：“不准再回到这里来，要不然……”卡蒂雅说：“不然怎样？你要杀了我吗？”然后我说：“不，我爱你。如果你搬回来的话，我会伤害你的男朋友。叫他管好自己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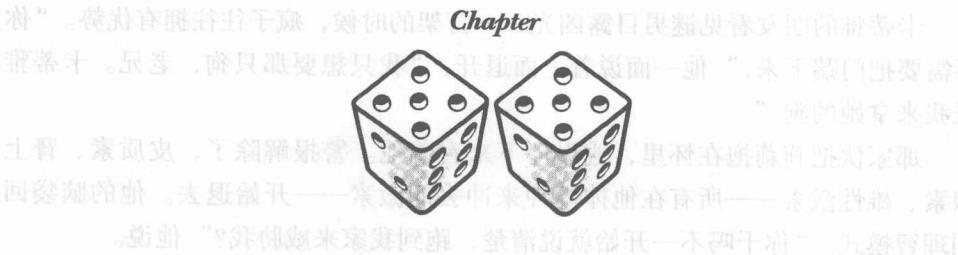
卡蒂雅：我到楼上去找老爹，但他不在。于是我开车回我的公寓。5分钟后，老爹打来说：“那不是谜男的房子，租约上签的是我的名字，而且你是我的客人，我现在过去接你。”于是他偷偷地让我住进房子。

谜男：老爹在破坏行规。他雇用我的前女友到他的工作室，她是我训练过的，而那也算窃取我的智慧财产。

贺柏（e-mail 给谜男）：有人告诉我，我的房间和东西被“破坏”了，因为卡蒂雅在房子里。我不知道这个破坏是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住在那里已经不安全了。你似乎以为全世界是绕着你转的，而且每个人都应该听你的。

谜男（e-mail 给贺柏）：我不想让卡蒂雅在这里，这就是最后决定，所以你不必回我这封信，也别再提这个话题，因为那会把我惹毛，把你扔出窗外。我只警告你这一次。如果你回来之后她又出现，我会立刻揍扁你。如果你识相一点，那我们就能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无论是哪一种，我们的合伙关系很显然结束了。

泰勒（e-mail 给谜男）：你会失去卡蒂雅有很多原因，但是在我看来，你仿佛在情感上依赖着她。但你像黑洞一样索求无度，更无法忍受自己被忽视，那是你悲惨的弱点。别把你的女人给你的朋友，别试图把派对女王变成你的女朋友，也别低估把刚改造的拙男带进我们的生活形态的后果。



当我在迈阿密的时候，我的电话每天都在响。我接起来，结果都是谜男或贺柏或卡蒂雅或崔拉或泰勒打来的。我还接到关于奥斯汀计划的电话，那里也正在瓦解：因为账单没付，煤气和水电被切断了，卧室里散乱着蜡烛、脏衣服和色情刊物。但是我唯一想听到的是莉萨的声音。

当我回到好莱坞计划时，贺柏的房间乱七八糟：墙壁上都是坑洞，房门靠铰链拉着摇摇欲坠，床垫盖在电视机上，而且地板上到处都是玻璃和泥土。

从一个把妹达人的角度来看，谜男做的这些事是借助制造戏剧性场面和共同敌人，强化卡蒂雅和贺柏的关系。但是谜男并没有像把妹达人那样思考，他无法控制自己。

那天晚上，门铃响了。谜男去开门，发现一个20多岁、浑身肌肉的男人站在雨中，脸上带着愤怒的表情。卡蒂雅的车停在房子前面。

“我是卡蒂雅的弟弟。”那男人告诉谜男。

“才怪，我认识她弟弟。”

“好吧，”他从谜男身边走进房子里，“我听说你恐吓要杀她。最好是不要。”

“我从来没有恐吓过卡蒂雅，我恐吓的是贺柏。”谜男打量着卡蒂雅的朋友。他虽然矮但很强壮。

“很好，如果你敢动她一根寒毛，我会亲手劈开你的头盖骨。”

谜男对挑衅就是不能妥善回应，就像那次我们在外德涅斯特边界的车里吵架那样。他突然抓狂，脖子青筋暴露，脸色涨红，他挺起胸来。

“想打架吗？”谜男大吼，“那就来啊，我随时奉陪到底。”

“来啊！”卡蒂雅的朋友说，“那就到外面。我不想要把血沾到地毯上。”

“不必！就在这里解决。我就是要地板上有血，要留点东西下来纪念你。”

在视线的边缘，谜男看见一堆他从海边带回来的被漆成符文石的大石头。他伸手拿了一个，准备砸在对方的头上。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他走了三大步到贺柏已经残破不堪的门边，又踹了一脚让它掉到地板上。

“过来啊，”谜男大叫，“我不会为我将要做的任何事情道歉。”

他抓了一个书架拉倒在地。

卡蒂雅的朋友看见谜男目露凶光——打架的时候，疯子往往拥有优势。“你不需要把门踹下来，”他一面说着一面退开，“我只想要那只狗，老兄。卡蒂雅派我来拿她的狗。”

那家伙把莉莉抱在怀里，谜男停下来看着他。警报解除了，皮质素、肾上腺素、雄性激素——所有在他体内冲来冲去的激素——开始退去。他的脑袋回到理智模式。“你干吗不一开始就说清楚，跑到我家来威胁我？”他说。

那家伙站在门边，一脸困惑，怀里抱着莉莉。  
“你需要莉莉的饲料吗？”谜男问。  
“嗯，要吧。我猜。”

谜男走进厨房，抓了莉莉的狗饼干袋和几罐狗罐头交给他。

在离开的路上，那家伙掉了几个罐头。谜男弯下腰，捡起来递给他，然后拍拍他的背。

我上了楼，瘫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我为什么在这里？这不再是我向往的生活了。这一路走来，我已经被困在社交网络中，并且被一堆社群仪式绑住——以为自己是未来的超人，最善于取悦别人的人，可以从那些握有开启女性心灵之钥的大师手中得到传承。我会搬进来跟他们住，是因为我以为我们拥有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想让大家一起努力把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带到一个新高点，不只是对女人，还可以发挥出团结的力量。

但是，我们没有创造出一个相互支持的系统，我们创造出来的其实是《苍蝇王》。要解决这一点，必须要做点什么。但我对这些家伙和这个社群的信心已经摇摇欲坠了。

## 管理期待

*Manage Expectations*



现在它很美好,但是最后,万物自有其秩序,那是在我有限的记忆中,值得学习的某件事。

——安·赛克斯顿(1928—1974,美国女诗人)



“是什么？”贺柏问。他的声音里没有愤怒或憎恨，只有眼眶泛红泄露了他现在的情绪。

“就是兄弟重于女人。”路王说。

“不，”谜男说，“虽然我很想同意，但是有时候的确是女人重于兄弟。”

那个下午贺柏第一次露出微笑：他和谜男在这件事上的确意见相同。

如果社群缺少团结与利益，还剩下什么能让我们待在里面的价值呢？6个家伙追逐着有限的单身女人。战争结束，首领被枪决，为了夺回异性领土权，男人自己制造了悲剧。也许我们被成立之初的目标给蒙蔽了，没有看出好莱坞计划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在3个小时毫无进展的辩论之后——这期间，老爹很反常地一句话也没说——我们要求谜男和贺柏让我们私下讨论出一个共同的决定。

他们俩都同意接受我们的任何决定。当我们进入老爹的房间时，里面出现一阵骚动，有几个人匆忙躲进浴室然后关上门。我已经快一个月没进他的房间了。地面几乎被6张摊开的黑色海绵椅给占满，每张上面都有一个枕头和被子。

睡在这里的人呢？他们是谁？我们把床折回成为椅子，坐下，然后准备讨论出结果。这时老爹终于开口了。

“我不会和那个家伙住在同一个房子里。”他说。

“谁？”我问。  
“谜男！”  
老爹的手颤抖着，不是因为憎恨就是因为紧张。他是很难解读的一个人。他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巡视了，而他曾经努力自我改造的成果，很多都已经消失了。他现在看起来和我当初在多伦多认识他时一样空洞、内向。他的热情不再是把妹，而是正宗社交力学。他不再参加认识女人的研讨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举办全国各地的商业营销座谈会。  
“谜男妨碍了我的工作，他破坏房子，我也很担心他会伤害我。”老爹继续说。他的声音疏远而且苍白，从他脑袋深处的某个地方发出回音。  
“你在说什么？他不会对你做任何事的。”我说。

“我做了噩梦，梦见谜男带着刀子闯进我的房间。我要在我的门上装锁，我很害怕他会闯进来。”

“这太荒谬了，”我说，“他不会伤害你的。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得学会如何处理挑衅和冲突，而不是避开每一个人，甚至想把他们踢出房子。”

无论我怎么劝老爹，他还是不断重复那句话——“我不会和那个家伙住在同一间房子里”——以一种机器人的声音回话，仿佛被设定过了。

“你有没有仔细想过，”公子终于问我，“你袒护谜男的唯一理由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

也许公子说得对。我给谜男特别待遇，是因为他带我进入社群，而且这房子是他的主意。要不是他，我们谁也不会在这里。但是他自己搞砸了，我必须考虑怎么做才能对团体最好。

“但是，”我说，“我还是希望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离开房子。”

“我们会同意你的任何决定，”老爹说，“你是一家之主，大家都尊敬你。”

我觉得这样很奇怪，老爹那么坚持要让谜男离开，却把决定权交到我手中。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我们讨论可能的折中方案。讨论得越多，问题似乎越复杂。没有任何解决方案可以让大家满意：

老爹不要和谜男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谜男不要和卡蒂雅住在同一个房子里。

而贺柏不要住在没有卡蒂雅的房子里。

总之，有人必须离开。

“这房子里所有的问题都能追到同一个源头，”公子肯定地说，“那个源头就是谜男。”

我望着赞诺斯。“你同意公子和老爹的意见吗？”我问他。

“我同意。我想谜男必须离开。”他说。他回答时两眼无神，仿佛他并不真的在场。他也在变成像其他人那样的机器人。

“我同意。我想谜男必须离开。”他说。他回答时两眼无神，仿佛他并不真的在场。他也在变成像其他人那样的机器人。

### Chapter



我们叫谜男和贺柏进入房间，告诉他们我们的决定。总算为复杂的问题提出可能的折中方法，我对自己展现出的高明的领导技巧感到自豪，后来才发现这是错的。

“贺柏，”我开始说，“卡蒂雅两个月内不可以进入房子。在那之后，如果你还在跟她交往，她就可以过来住。”

贺柏点头。

“谜男，你有两个月的时间忘掉卡蒂雅，给你自己找个新女友。此外，我们不容许任何暴力，如果你威胁任何人的生命、攻击任何人或损坏财物，你会立刻被逐出房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得滚出房子，而那个婊子可以取代我。”他吼叫。

“呃，”公子说，“到时候贺柏和卡蒂雅可能已经分手了。”

“我可不认为。”贺柏说。

谜男双手举向空中，说道：“很好，那么你们是在赶我出去了？”

“不是，”我说，“我们给你两个月的时间控制情绪。”

我试着帮他，但是他拒绝被帮助。

“如果你要离开，至少提前两星期通知我，”老爹说，“我会退还你全部的押金，开始寻找新房客。”

老爹很高兴，他如愿以偿了。

谜男的额头皱了起来，头不自觉地抖动着。“你知道，”他说，“老爹想把我赶出去，因为他跟我是竞争对手。这与我对贺柏的态度无关，这是谜男法则与正宗社交力学的较量。我给了他整个商业架构，教他如何支配欲望，并且成为一个生意人。他现在甚至对新进学员收费 1500 元，还教我的东西！”谜男瞪着老爹，老爹视若无睹，“现在我被他利用完了，就想把我赶走，然后把我的房间变成 12 个人的宿舍。”

在那个时候，我认为谜男是在狡辩，他仍然拒绝对他的行为负责。“事情不一定会变成这样。”我告诉他，“这一路上的每一步，你都作了错误的决定，现在必须承担这些后果。我们并没有要赶你出去，是你自己决定要离开。”

谜男双手抱着胸，倨傲地看着我们。

“你以为那是雄性领袖解决问题的方法，结果却背道而驰，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我继续说。

“那是设计来让卡蒂雅离开房子的战略，而且有用。”他坚称，“她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我失去了冷静。该让他清醒过来好好反省了。

“你需要某种很困难的爱，”我说，在整个会议期间我第一次提高音量，“你是我见过的最棒的魔术师。然而，认识你以来，你从来没有为你的 90 分钟节目，或任何节目，前进过任何一步。你的把妹事业乱七八糟，你以前的门徒们正在大把大把地赚进本来应该属于你的钞票！至于你的爱情生活，在卡蒂雅之后，你已经赶走了每一个你交往过的女孩，我不会推荐任何女孩跟你交往。你在财务上、心理上和情绪上全都乱七八糟！”每句话都让我觉得胸中的重担正

在减轻，“你什么都没有！没有健康，没有财富，没有人际关系。你谁也不能怪，除了你自己！”

谜男把头垂在他的手中。他的肩膀开始抖动，大颗的泪滴滚出他的眼睛。“我是个毁掉的人，”他哭着，“我已经毁了！”

支撑着他诡辩和自欺的高墙倒塌了。“我该怎么做？”他看着我，“告诉我该怎么办。”

眼泪从我的眼中止不住地流出来。我转过头去面对墙壁，避免让贺柏和老爹看见。眼泪流得更快了。尽管谜男的缺点一大堆，但我还是在乎这个家伙。加入把妹社群两年之后，我仍然没有女朋友，但是因为某个原因，我和这个哭泣的伟大天才绑在一起了。

“你需要治疗，”我说，“你需要心理治疗或咨询，不能只是一直伤害自己。”

“我知道，我知道，我搞砸了。”他说，眼中充满了泪水。他把手握成拳头，然后自责地打着自己的头。



### Chapter

我走出老爹的房间，然后离开房子。我的头好痛，这真是漫长的一天。

当我开始下山去买墨西哥卷饼时，一辆黑色奔驰敞篷车擦过转角直奔山上，里面是两个金发女郎。

车子在我面前发出尖锐的刹车声，驾驶座传出一个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是莉萨。我的心跳加快了。

她穿着一件彩虹高领的 Diesel 红外套，看起来像是超级名模和赛车手的混合体。我胡子没刮，穿着运动裤，因为刚和室友辩论了一整天而疲惫不堪。我同时感受到许多情绪：丢脸、兴奋、恼怒、恐惧、喜悦。我没想到会再见到她。

“我们要去喝一杯，”莉萨大喊，“要一起来吗？”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试着保持冷静，表现得对她的突然现身毫不在意。

“去威士忌酒吧。”

“你不是路过吗？”

“是啊，我顺道过来找你一起去。不想去啊？”  
她还是这种态度。我还是喜欢她，她是个挑战，听到任何对她的挖苦、否定或骄傲风趣，绝对会反击。

“让我换件衣服，”我说，“跟你约那边碰面吧。”  
我套了一件 Levi's 红标牛仔裤，口袋前方有仿猫抓纹路延伸到下面，还有一件我从澳洲买回来的军领衬衫，然后跑下山去找她们。

要跟莉萨说话，并找出她在亚特兰大之后消失的原因，让我感到很焦虑。当我到达的时候，莉萨和珊正和两个精壮、浑身刺青的摇滚乐手坐在同一桌。他们正是我想象中莉萨会交往的那种人。我坐在他们中间，刺青墨水和头发染料让我相形见绌。

当他们八卦着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的摇滚模仿者时，排山倒海而来的焦虑占领了我的思绪。我不想随便跟着附和或假装开心，我只想跟莉萨独处。

当我的额头落下第一滴汗水时，我跳了起来。再也受不了了。

“我很快就回来。”我说。我需要巡视——不是因为我想把妹，而是想让自己进入一种积极的健谈的状态，否则像那样笨拙地坐在那里，我会崩溃的。

我在吧台点酒的时候，闻到身后有紫丁香的味道。我转过头看见两个穿黑色晚礼服的女人。“嘿，两位，我想问你们对一件事的意见。”我开始了，带着比平常少一点的热忱。

“让我猜猜。”其中一个女人说，“你有一个朋友，他的女朋友正在不爽，因为他还跟他的前女友联络。”

“怎么每个家伙都在问我们这个，”她的朋友说，“这是怎么了？”

我抓了我的可乐离开，到中庭抽烟。带着一些恐惧，我对坐在长椅上的双人组进行了魔咒开场白。很幸运，她们还没有听过。

“嘿，”我想要强迫自己健谈一点，“你们认识多久了？”

“大约 10 年。”其中一个女孩说。

“我看得出来。我得给你们做个好朋友测验。”

“噢，我们已经听过了。”她礼貌地说。

这天终于来了——日落大道已经被巡视光了！

社群已经变得太庞大而且失控，太多竞争者正在教授相同的教材。而且饱和的不只是洛杉矶，像圣地亚哥、蒙特利尔、纽约、旧金山和多伦多的把妹达人们，最近也都回报着相同的问题：他们已经没有新的女孩可以巡视了。

我走回莉萨和她朋友那里。“我累坏了，”我告诉莉萨，“我要回家了。不过我明天要开车去马里布冲浪，欢迎你和珊一起来，会很好玩的。”

她抬头看着我，整个晚上我们第一次有了联系。“好啊，可以啊。”她说，

“听起来很不错。”

“好极了，中午在我家集合。”联系结束。我从威士忌酒吧回到家的时候，伊莎贝尔正在等我。我铁定不能睡觉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要来之前先打电话吗？”我问。

“我给你留言了。”

伊莎贝尔没有任何问题。5年以前，我愿意放弃写作一整年，只要能跟那样的女孩睡一次。但是她无法提供什么，我们不会是知己，只是彼此排解孤独的对象。我们从来没有对话，只是用话语填满空洞的空间。至少，那是我的想法。

但是有时候，光是借着和男人做爱，而那个男人比她预期的还冷淡，女人便会渐渐提出她想要更多。

“你还在跟其他女孩交往吗？”到了早上，伊莎贝尔滚到我的身上问，侵略性地看着我的眼睛。

那是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我给了她错的答案——诚实的答案，我说：“好吧，我认识了一个叫做莉萨的女孩，我对她很有感觉。”

“那么，你得在她和我之间作选择。”过去，我常被最后通牒所骗。但是我已经学到，最后通牒是无能为力的表达，是空洞的威胁，试图用来影响一个无从控制的结果。

“光是要求我作出选择，”我说，“你就已经预设自己是输家了。”

她把头垂在我肩上哭起来。我为她感到难过，而这也是我唯一的感觉。

她离开一个小时之后，珊和莉萨到了。谜男坐在电脑前疯狂地打字。他抬头看着莉萨，她穿着 Juicy Couture 亚麻连身衣，头上戴着连身帽，他试图否定她。“那是什么打扮？”他问。那是他唯一知道如何与美女产生联系的方法。莉萨慢慢地打量着谜男。他穿着一件睡袍、四角裤，脚趾甲是黑色的，脚上蹬着拖鞋。她给了他一个令人畏缩的眼神，然后嗤之以鼻，面无表情地说：“问你自己吧，宝贝儿。”

莉萨是不怕否定的。在她身边，其他女孩看起来都不完美。大部分女性的童年都处于男性权威者的从属状态中，所以她们长大后，心理萎缩地穿梭这个世界，不断让自己在异性面前沉默。她们觉得从前用来操纵父亲的撒娇技巧，对世界上其他人同样有用，而通常她们是对的。但莉萨不吃男人的期待与欲望这一套，她活出了大多数女人会伪善地告诉男人的话：她不害怕做她自己。

谜男这回沉默了。他清清他的喉咙，有点大声地说：“我很忙。”然后转过去继续打字。经过昨天的家庭会议之后，我确定他正在谜男沙发吧贴文章发泄怒气。

我们出发去海滩之前，我让珊看莉萨第一次在这里过夜那天所拍的相片，就是我们戴假发玩角色扮演那次。

“你看这张，”珊说，当她看见莉萨和我深情对望的那张相片，就在我们没有接吻之前，“我从没见过莉萨这么快乐的样子。”

“是啊，”莉萨绽开了一个露齿的笑容说，“我想你说得对。”

珊跑到楼上用我的厕所，莉萨和我把那些冲浪板装进礼车的后备箱，这车子兼做我的冲浪车。当我们开往马里布的途中，我注意到珊靠过去对莉萨小声地说了什么，莉萨脸上的微笑立刻消失了。

“怎么了？”我问。

她们迟疑地互看。

“怎么了？”我真的想知道。我很确定是跟我有关的，而且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不重要啦，”珊说，“只是女孩子家的事。”

“呃，好吧。”

以前我冲浪的时候，通常会在靠近岸边的地方逗留，冲比较小的浪，而那些冲浪好手会划到比较远的地方冲大浪。我以为岸边好，因为有比较多的浪。但是这次在帮助珊和莉萨适应她们的冲浪板之后，我和那些冲浪专家一起划出去尝试捕捉大浪。

当我等浪时，我羡慕地看着靠近海岸的冲浪者捉到一个接一个的浪。20分钟之后，水终于在我身后涌起，然后我开始划。当我的视野中冒出一面蓝色的墙时，我的身体紧绷起来，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应付这么大的浪。它啪的一声抓住了我的浪板，仿佛雷鸣一般，然后我一跃而起。那道蓝色浪花远远伸展到头顶之上。我切过开口一路到浪顶，然后调整方向回到岸边。我觉得充满生气、欣喜若狂，没想到我可以像那样驾驭海浪。这是从初中后的第一次，我开心得想要写诗。

我带着冲浪板回到岸边，知道时候到了，在女孩子这件事上，该去征服大浪，而不要再和里面软弱的小浪鬼混，要就要最好的，而不是最多的。因为我值得。

我们回到家后，我把莉萨拉到一边。“星期六我想带你去吃寿司。”我说。我听起来像个拙男，还求她要不要出来跟我约会。

她犹豫了片刻，仿佛在想一个轻松拒绝我的方法。她皱起嘴唇，斜瞄着。然后，终于，她开口了：“好吧，我猜。”

“你猜？”我不记得上次问女孩子要不要约会，而对方却给我这种回应是什么时候了。

“不，只是……”她阻止了自己，“算了。是的，我很乐意。我只是在想，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口。”

“这样好多了，我8点过去接你。”

女孩们离开之后，我到厨房去煎了一块鸡胸肉。一堆人做过无数顿饭的残渣，凝成了一层黑色油垢附在火炉上。当我烹调食物时，泰勒从中庭的门进来，穿着跑鞋，戴着随身听。他脱掉T恤，检查腹部的一层肥肉，然后拿掉他的随身听耳机。

“嘿，老兄，谜男的事我听说了。”他说，“我真的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如果我做些什么能说服他留下来，请让我知道。”

“他顽固得很，我很怀疑有什么是你能做的。”

“如果他离开，好莱坞计划就再也没有了。”他继续说，“我猜这里大概会变成正宗社交力学之家吧。”

“或许吧。”我把鸡肉盛到盘子上，然后抓起了刀叉。

“噢，对了。我今天去梅洛斯买了一件上衣，看起来就像是你会穿的衣服。你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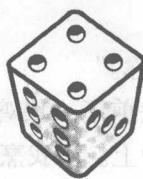
“不错啊，虽然有点诧异。”有件事我打算跟泰勒讨论一下，“我想跟你谈谈关于分摊房租或公共支出的事。你已经待在这里好几个月了，而我们搬进来那天就定了一个规则，长期的客人应该对房子有所贡献。”

“当然，老兄，”他说，“你跟老爹说就好了。”

他的话是同意的，肢体语言却不然。他说话时，不自在地移动着他的头，似乎不知道该看哪里，他转来转去然后离开。他似乎常常很不自然地突然改变方向，以回避任何关于房子的问题、闹剧场面或会议。在他的微笑背后，我察觉到某种东西——就像我在拉斯维加斯亲吻他的女人时感觉到的。因为要求他付房租，我对他构成了威胁。

我把食物拿到房间，打开电脑，然后浏览谜男沙发吧。我想读一读谜男那个下午拼命打字的杰作。

想去买只狗，意即狗年，怕贵。丁 Chapter 与自己斗胆献“……是只，不”



我向她解释天长地久一词，肉颤颤，去俄国跳舞，自己离日本又来日本，从日本中人得知，日本有黑帮，日本黑帮是一丁姐弟，弟弟内部分拿弓箭，肉颤颤一脑袋颤颤，翻了翻眼。把良药弄死，持皮脊背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谜男搬走了**

**作者：谜男**

我可能下个月就会搬出好莱坞计划，那不再是一个适合我的地方了。这种充满侵略性的环境，住在里头已经变得不愉快了。

就生活形态而言，好莱坞计划是个大失败。我不认为住在这里对任何人而言会是正面的体验。当我那间租金高得吓人的房间空出来后，其他邪恶的室友（救救型男吧），将会在某个时候暗中搞破坏。这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拿我的特定案例来说，先撇开同一个屋檐下存在另一个事业竞争者的问题（这是老爹和我之间的信赖关系的众多缺口之一），房子的成员认为可以介入我的性生活，这是我无法忍受的。我被告知，我那个不值得信赖的前女友在两个月之后将被允许回到房子里。

如果她回来（这是老爹希望的），我将被迫搬走，因为我不希望这么恶毒的人靠近我或我的朋友。

至于那些说 I 需要心理帮助的人，我要说解决抑郁最好的方法，不是付钱给某个陌生人听你讲话或吃药，那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想标本兼治需正面的社会环境，还有愿意倾听和分享你的挑战的朋友。那是好莱坞计划原本应该要成为的样子。如果任何人想要跟我聊聊这个状况，以及我为什么不赞成住在这里，请打电话给我。我不希望其他人像我一样受骗或受伤害。

在决定搬进这里之前，先了解一下这里的文化。

就这样子。

——谜男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

**主题：现场报告——谜男遇见他未来的妻子**

**作者：谜男**

我遇见我未来的妻子了，而且我决定不告诉你们关于她的事。她就是那么重要而且高贵，是我的梦中情人（至少目前为止我认为她是）。

这次我会从头到尾都不公开她的事，不会因为跟你们分享而渐渐破坏我们的情感关系。我对她会比对你们更忠诚，因为兄弟重于女人这种规范，只适用于炮友。

以下是你们需要知道的部分：当我上次在芝加哥跟贺柏办研讨会的时候，我短暂地见过她。我只认识她 7 分钟就以拿到她的电话而收场。之后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好几个小时。我爱她的个性。而且，是的，就身材和脸蛋来说，她是个 10 分。我已经在电话里和她妈妈聊过天了，她也喜欢我。这个女孩正要到洛杉矶来找我玩一个星期，我替她买了机票。我的家人也会在同一个星期过来见见她。

虽然我们只在彼此面前出现 7 分钟，但是我预言我们会结婚，一起生活，生小孩。这个预言如何？来自世界上最强的把妹达人。

你不会看见她在我的课上当僚机，因为我不能利用她，除非她想帮助我摆脱嘲弄和耻笑。对这一群卑劣的窝囊废，她是碰不得的。她不是派对女孩，和过去那 5 个女孩不一样。她可能看起来像个派对女孩（嗯），但她是完美的，至少对我而言。我的朋友很快就会见到她。至于所有其他的把妹达人们，离她远一点，因为你们知道我会咬人。

### Chapter



谜男穿着睡袍，不悦地穿梭在到处是垃圾的房子里，只想跟愿意听他发牢骚的人说话。任何要他接受治疗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因为他会长篇大论地解释他的情绪和行为在演化上是如何的理所当然。他在家庭会议中崩溃时曾打开过的脆弱与诚实之窗已经关闭了。他的框架再次撑起，扭曲的内心重新筑起墙壁，隔开借口与真实世界。

虽然他没有生我的气，但我还是觉得有罪恶感。那个逼迫他离开房子的折中办法是我的决定。我的领导智慧不过如此。

更糟的是，卡蒂雅正在雪上加霜。她已经先告知房东她会搬走，打算时间一到就搬进贺柏的房间。到时候，她的复仇就成功了。那个星期五，我和谜男开车到机场接他姐姐、母亲和外甥女。她们挤进礼车后座，以他迫切渴望的爱包围着他。

然后我们前往联合航空的航站。谜男这个星期还有一位客人要来：安妮雅。就是他在芝加哥认识的那个女孩——未来的谜男太太，终极的愈疗。谜男的巡视专长之一，是他所谓的“雇佣枪手”，例如酒保、脱衣舞娘、酒水推销小姐和女服务员。安妮雅正是芝加哥 Crobar 的衣物寄放员。我们停在航站外面等着。“我未来的妻子快到啰。”谜男对他的家人说。“别把人家吓跑了，像上一个那样。”他的母亲轻笑。她似乎已经掌握如何在丈夫和孩子的压力之下存活的秘诀，就是不要太严肃地看待任何人或任何事。人生是她和上帝之间的玩笑。

就在自动门开启的瞬间，我们认出了安妮雅。她身材娇小，一头染过的金发、不成比例的大胸部和一张萎缩的苹果脸，透露出她的东欧血统，就像之前的派翠莎和卡蒂雅一样。谜男接过她的袋子，带她上车。一路上安妮雅除了一声温驯的“哈罗”，没说半句话，只是顺从地坐着听谜男说话。她正是他喜欢的类型。

她或许不是像卡蒂雅那样的派对女孩，但是安妮雅有她自己的包袱，而且在第二天就意外地抵达了机场。他的名字叫尚恩。

星期六我们发现尚恩站在屋外，每隔 5 分钟就拨一次安妮雅的手机。安妮雅从来没有告诉谜男她已订婚了，也没有告诉她未婚夫，就跑到洛杉矶拜访一个她在工作时认识的把妹达人。尚恩显然检查过她的手机，发现了谜男的短信，于是决定飞来洛杉矶迎战他的对手。

这真是一种讽刺。“我了解尚恩想干什么。”谜男说，“我对他而言就像贺柏一样。他想杀了我，然后抢回他的女人。”他停了一下，把姿势调整成一种像是雄性领袖的姿势，如果他有胸肌的话，“我得出去跟他聊聊。”

谜男大摇大摆地走到屋外，我和他姐姐跟母亲在客厅里等着。我们坐在沙发上——现在已经脏得不行，连污渍都更脏了——那是眼泪、女人屁股和耗费我人生好几个月的“家庭生活”的背景。我有股冲动，想要逃离这个我对自己设下的圈套。我们不断地挖坑给自己跳，一次又一次，而且似乎没有得到教训。

“你们知道，”我对她们说，“谜男只是想让自己振作起来，才会又找上这个女孩。”

“是啊，”他母亲说，“他以为重点是那些女孩，但其实是他的自尊太脆弱。”只有母亲能够将一个人的野心和存在的理由，简化为全面性的不安全感。

“我担心的是暴力。”我说，“他认为暴力可以解决任何问题，那是很危险的想法。”

“正面冲突从来就不会有用，”他母亲说，“我总是说他不必直接扛上，可以在附近绕一下，因为总是会有后路。”

“现在我知道他是怎么想出谜男法则的了。”他的母亲不经意间总结了谜男认识女人的惯用方式：间接法。

玛汀娜皱着眉，在沙发上移来移去。“他的抑郁一次比一次糟，”她叹气，“他以前从来不那么暴力的。”

“嗯，我记得有一次他很生气，他摔了门而且杀了他的宠物鼠。”他的母亲说，“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他为任何事情抓狂过。就连猫咪死了，他也只是说：‘生命就是如此。’”

“我在想，现在的状况是，”玛汀娜说，“因为我们父亲的过世，他开始发现其实爸爸并不像他记忆中那么坏。所以让自己变得更像爸爸。”

我想起谜男和我在外德涅斯特边界的对话。他暗指他的父亲是个怪物。“所以令尊不像谜男所说的那么坏？”我问道。

“问题在于，他们太像了。”玛汀娜解释说，“爸爸想完全控制他。他非常有领袖魅力但也非常顽固。他们一向处不来。谜男总是会做忤逆爸爸的事，而爸爸也不会跟他客气，总是对他大呼小叫。”

“我们必须把他们隔得远远的，”谜男的母亲插嘴道，“如果其中一个突然看对方不顺眼，就会打起来。”

“现在爸爸走了，”玛汀娜说，“谜男需要有人让他发泄愤怒。所以卡蒂雅就代替了爸爸的位置，成了替罪羊。”

自从谜男在多伦多崩溃之后，我就一直在找机会，好解除我觉得必须拯救他的义务。而现在时机来了。

“所以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详细讨论了半个小时。玛汀娜终于决定，答案就是让他自由去闯，给他机会运用他的才华和天赋，给他时间追求彼此相爱的10分女孩。然后在下次崩溃，或是再下一次，或是某次让他得回老家休养的毁灭性崩溃之前，希望他能对他的人生目标有所接近。他就像手里拿着氦气球走在流沙上。在这方面，他和大家都一样，只是他气球里的空气流失得比较快。

谜男大步走进来，我们中断了讨论。

“搞定了。”他说，“我和安妮雅的未婚夫在梅尔餐厅谈了很久。我告诉他要修补他们的关系已经太迟了，安妮雅现在是我的女朋友，而且我们彼此相爱。这个结果变成谜男法则史上的最佳把妹案例。”

玛汀娜给了我一个别有深意的眼神。谜男的母亲把手臂交叉在胸前，对自己轻笑。

谜男把一个录音机猛地放在厨房的厨台上。“我录下了整个对话，”他说，“你想听吗？”

“不用了。”我告诉他。我受够这些肥皂剧了。

此外，我和莉萨还有一个约会。



**Chapter**

我晚上8点去接莉萨，然后带她到一家叫“武士刀”的日本餐厅。那是我这辈子最辛苦的一顿晚餐。我们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伎俩都使光了。我被迫要当我自己。

“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从亚特兰大回来之后你是怎么回事？干吗放我鸽子？”我说。餐厅中庭上方灼热的灯泡烫着我们的头皮，清酒温暖了我们的胃。这问题已经让我失眠了一个星期。

“你在电话里很没礼貌，”她说，“而且我不认为我们明确地约好了。”她用自己版本的猫绳理论来惩罚我的不乖。

“我是在搞骄傲风趣那一套，我想见到你。”

“随便。反正你很没礼貌，自以为高人一等，而且对事情那么无所谓那么冷淡，结果让我没兴趣了。我想：‘我想要谁都可以，这个家伙凭什么突然间跟我装酷？’”

我们说话的时候，我试图搞清楚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她，为什么在认识的这么多人之中只对她情有独钟。我愤世嫉俗的那一面说，我只是陷入把妹战略的女性版本。要让人认为他们爱上你，秘诀在于占据他们的思维，那正是莉萨对我做的事。她在肉体上对我冷淡且拒绝我，同时又以恰到好处的鼓励钓着我，让我继续追她。

但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我不在乎的女人搞欲擒故纵这套，我早就放弃了。当然，我的迷恋也可能是因为我正处在厌恶女性与雄性领袖的时期，如同巡视的副作用。莉萨非常独立，是我仰望而非俯视的一个人。所以，也许在我内心

的野蛮一面只是想要跟她上床而且征服她。

还有一个很小的可能是，她努力想要碰触我一直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碰触的部分，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愿碰触的地方。有时候我想停止思考、停止寻找、停止担心大家对我的想法，只想放手让自己自由自在，就停留在那一刻，就像我在马里布冲大浪的感觉。而当莉萨和我都放下防卫，我和她在一起的感觉就像那样：虽然是两个人在一起，却像独处一样自在。我们开车回到我的房子。莉萨穿上一件白色T恤和短裤，然后我们躺在床上，像之前那么多次那样——在被子底下，在分开的枕头上，我们望着彼此，但身体完全没有碰在一起。

我想继续晚餐时的谈话。我不再试图引诱她，我只是需要答案。“你那天为什么又开车上山来再见我一次？”“你不在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有多想你。”我很喜欢看她说话时嘴唇离开门牙的样子，这让我想到米饭上面的鲑鱼，“我的朋友都在笑我，因为我会倒数你回来的日子。你不在的时候，我还去买菜，想煮东西给你吃。”她迟疑然后微笑，仿佛她正在提供原本不打算透露的信息，“我买了一块新鲜的旗鱼，后来坏掉就扔了。”

一股自信的暖流涌上我的胸口，我仍然有机会和她在一起。

“但是太迟了，”她说，“我为你开了窗户，是你搞砸了。”狄安杰罗会说在这里要进行骄傲风趣法，杰弗里会说不要陷入她的框架，谜男会说惩罚她。但是我必须问：“我怎么搞砸的？”

“首先，当你从迈阿密回来的时候，你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必须自己去找你。”

“等等，我以为你在拒绝我。我不在的时候，你甚至没打电话过来。”“你的留言说你出城去而且不会回电话，所以我没有回信。”“没错，但是我会回你的电话啊。”

“然后你到了威士忌酒吧还不发一语。然后最后一根稻草是我们到你家要去冲浪的时候，我告诉珊我又开始喜欢你了，她说：‘算了吧，我去他房间上厕所的时候，在地板上发现了用过的安全套。’”

我跳起来拍了自己脑袋一下。我真是粗心，我忘了把我和伊莎贝尔用过的安全套丢掉。那就是前往马里布的途中，珊和她在车里咬耳朵的事情。

“那你为什么答应今天晚上跟我出来？”

“这是一个正式的约会，而且你有点紧张，我想你一定真的很喜欢我。”

我把自己撑在枕头上。我就要说出我这辈子最拙男的话了。我说：“我告诉你，那些把妹达人有个叫做真命天女症的说法，就是一种只迷恋一个女孩的症

状。而且最后他们绝对无法跟这个女孩在一起，因为在她身边他们会变得太紧张，然后把她吓跑。”

“所以呢？”她问。

“所以，”我说，“你是我的真命天女。”

我们现在看着彼此的眼睛。我可以看见她的眼睛闪闪发亮，我知道我的也在闪闪发亮。该是吻她的时候了。

没有台词，没有惯例，没有演化瞬移——反正我试过的都没有成功。我靠近，她靠近。她闭上眼睛，我也闭上眼睛，我们的嘴唇碰触。那正是我一直认为接吻应该开始的样子。

我们躺在那里亲热了好几个小时，并且剖析过去几个星期的联系与误会。

莉萨睡着的时候，我带着电话簿悄悄溜到楼下。我打给娜迪雅、希亚、苏姗娜、伊莎贝尔、洁茜卡、每一个多重长期关系，以及其他我正在交往的缩写名字，告诉她们我已经开始和某个我想要忠诚对待的人在一起了。

“所以你选择她而不是我？”伊莎贝尔愤怒地问。

“那不是理智可以选择的。”

“她在床上或其他方面比我厉害吗？”

“我不知道，我们只接过吻。”

“所以你现在想甩掉我……”她勉强挤出笑容。

“我没有要甩掉你。我还是会想和你见面，以朋友的身份。”我可以听见那句话像一把匕首刺穿了她的心，就像我加入社群之前它屡次刺穿我的心一样。

“但是我爱你。”

她怎么可能爱我？她需要和一堆其他家伙上床以忘了她的真命天子。

“我很抱歉。”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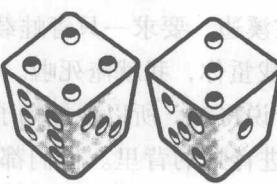
随意的性爱有个坏处：有时候它突然不再随意。人们会培养出更多的欲望。当一个人的期待无法迎合另一个人的，那么期待较高的人就痛苦了。没有免费的性爱，凡事总要付出代价。

我违反了杰弗里唯一的一条把妹道德守则：让她离开的时候比你遇见她的时候更好。

“我全要的报酬是让她上床做爱，和她睡觉用浓贝毒她毒她忘她，小胖最真毒，不一秒钟后自己就来压她弄死她。

“出来找她她天经地义，什么都可以。”

“我不喜欢她真毒，浓毒流毒滑耳而，会淡而无味，显而易见，毒者弃之，抛弃她。丁点甜酸是不够好出奇变毒弃，王戈持矛斗自明弃，毒者弃之，恋者弃之，毒者弃之，浓毒流毒滑耳而，会淡而无味，显而易见，毒者弃之，

**Chapter**

蒸汽从水面升起，飞入没有星星的洛杉矶天空，谜男和我面对面坐在按摩池里。他把一条苍白的手臂挂在池边，另一手拿着装了橘色液体和冰块的玻璃杯，小口小口地吸着。看起来像一杯鸡尾酒，这很奇怪，因为谜男从来不喝酒。

“我已经通知老爹了，”他说，“下个月正式搬出去。”

他要遗弃我，就像他在多伦多崩溃的期间。这下我会困在这房子里，跟逼他离开的快乐情侣，还有从老爹房间里制造出来的复制人兵团住在一起。

“但是这样就让你的敌人赢了。”我从按摩池里捞起一个烟蒂，丢进一个空玻璃杯里，“只要留在这里，守住你的地盘就好。如果你在这里，卡蒂雅不敢进这房子一步。奋战下去，别留我一个人和这些家伙混在一起。”

“不，我愤怒和憎恨的力量太大了——大到足以让我搬走，我不想再见到他们。”

他从玻璃杯里又喝了一小口。“你在喝什么？”我问。

“螺丝起子。我想我有点醉了。你知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喝醉过，因为我不想像我父亲一样。但是现在他走了，我想试试看。”

“可是，老兄，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你已经很不稳定了，不需要让酒精也掺一脚。”

“我觉得很享受。”和往常一样，我在浪费唇舌。“你又还没跟莉萨上床，干嘛不留着伊莎贝尔？放弃那样的身材真的很可惜。”

他又吸了一口，这次吸得很夸张，仿佛正在做一件很有魅力而且很酷的事情。“对了，昨天晚上伊莎贝尔来找过你。”他说。

“真烦。关于莉萨的事，我已经对她说得很清楚了。”

他靠过来，用他的玻璃杯底搅动着水里的泡沫。“你又还没跟莉萨上床，干嘛不留着伊莎贝尔？放弃那样的身材真的很可惜。”

“不可能，我不想对莉萨有罪恶感，那会破坏我们彼此的信赖。”我靠到按摩池的边缘，把我的手浸入泳池中。水温暖得就像热水池一样，又有人一直开着加热系统。我们的煤气账单肯定会是天文数字。

“你听过青蛙和蝎子的故事吗？”谜男问。“不知道，但是我喜欢比喻。”

当谜男靠在按摩池边讲故事时，我跳进泳池中踩水。

“有一天，一只蝎子站在溪边，要求一只青蛙载他到对岸。‘我怎么知道你不会蛰我？’青蛙问。‘如果我蛰你，我就淹死啦。’蝎子说。

“青蛙想了想，觉得蝎子说得对。所以他把蝎子放到背上送他过河。但是过河的途中，蝎子把他的刺刺进青蛙的背里。他们都快要淹死的时候，青蛙喘着气问：‘为什么？’蝎子回答：‘因为这是我的天性。’”

当我在他下面的泳池里漂浮时，谜男又吸了一口螺丝起子，然后把视线固定在我身上。他缓慢而且从容不迫地说着，就像当初要我立刻脱下尼尔·施特劳斯的无聊外皮那样。“那是你的天性，”他继续说，“你现在是把妹达人型男。你已经咬过一口禁果，无法再回到以前的样子了。”

“老兄，”我往回游了几下，“此话竟然出自一个要和刚认识的女人结婚生小孩的家伙的口里，听起来格外讽刺。”

“我们是多角恋爱的，”他说，“结果我们都得欺骗我们的女朋友。如果那会威胁到感情，那就认了吧。”他喝光鸡尾酒，然后按着太阳穴，像在对抗眩晕的魔咒，“不要低估否认的力量。”

“不，”我不能看他，我不会让他毁了这些，“我不需要任何建议了。”

我爬出泳池，把毛巾甩过肩，走入客厅。赞诺斯、公子和泰勒正坐在那里。我一进去，他们就跑上楼到老爹的房间去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他们的举动实在很怪，但是住在好莱坞计划这么久，已经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了。

我上楼到我的房间，冲了澡，然后翻着一本我最近买的中古传说《帕西法尔》。人们常借助阅读寻找自我，并且找出某个和他们有共鸣的人。而现在，帕西法尔的天性比蝎子还令我有共鸣。

故事是关于一个从小受到保护的乖乖男孩，他遇见一些骑士，然后决定要像他们一样。所以他开始走进那个世界，有一连串的冒险，然后从笨蛋变成传奇的骑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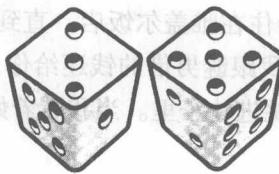
因为圣杯国王（负责保卫圣杯的人）受伤了，国土变成了一片荒地。结果帕西法尔刚好被带到圣杯城堡，他看见国王正陷在可怕的痛苦之中。出于恻隐之心，他很想问：“怎么回事？”

根据传说，如果有心地纯洁的人问国王那个问题，他就会痊愈，土地的荒瘠也会解除。

可是帕西法尔并不知道这一点。作为一个骑士，他被训练成必须遵守严格的行为规范，除非他被点名，否则不准开口发问或说话。所以，他没有和国王说话就去睡了。到了早上，他醒来发现圣杯城堡已经消失。他错过了拯救国王和国家的机会，因为他遵从了他的训练戒律而非他的心意。不像蝎子，帕西法

尔有选择，只是他作了错误的选择。我走过客厅去厨房拿饮料的时候，看见谜男在电视前面喝另一杯鸡尾酒。他一边看《小子难缠》DVD一边哭着说：“我从来没有宫城师父，我爸什么也没教我。我只不过想要个宫城师父。”他啜泣着，从他发红的脸颊上擦拭眼泪。他喝醉了。

我想我们都在寻找某个人来教我们在人生中赢得胜利所需要的对策、骑士的行为规范、做雄性领袖的方法。那就是我们彼此需要的原因。但是策略顺序和行为系统永远无法修复心里面坏掉的部分，也没有什么能够修好它，我们只能守着那个崩坏的部分。



### Chapter

莉萨和我共度了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一直担心我会毁了它，担心我们花太多时间黏在一起，担心她会对我厌倦。瑞克总是说：“让她想你，那是一种礼物。给她那个思念你的礼物。”但是我们难舍难分。

“你对我而言真是完美，”当我们连续四天躺在我的床上时，她说，“我从来没有和我这么喜欢的家伙上过床，真怕我会黏上你。”

在强悍的外表下，她很脆弱。她所有的“推拉”都不是预谋的心理学战略，那是她情感与理智的交战。也许她起初不愿意对我敞开心扉的原因，是因为她正在保护心里某个脆弱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她害怕真的对别人有感觉——去爱，变脆弱，让别人掌控她的快乐和幸福。

然后，某天下午，正当我完全忘了寇特妮的时候，她回来了。她的礼车停在房子前，她穿着蓝色洋装和白色披肩，看起来艳光四射。

她朝着我跳过来，轻盈得像个芭蕾舞演员。

“很好，”我说，“我们对你的导演迷恋打过赌。”

“没错，我想我输了。”

“那表示我可以取你的下一个孩子的中间名。”

她微笑而且充满期待地望着我，仿佛我应该立刻就说出一个来。

我在脑袋里翻找着适合的名单。“型男怎么样？”我终于决定，“反正我要让这个名字隐退了，所以我最好把它传下去。”我对这个主意思考了片刻，这真

是个愚蠢的名号。不过，她女儿的中间名还是“豆子”呢。她发出尖叫然后给了我一个热烈的拥抱。“你知道吗，最近这几个月我觉得你很有魅力。”她说。

我咽了一口口水，然后准备告诉她关于莉萨的事。就在我开口之前，她继续说：“我听说了关于你和莉萨的事，我觉得那很棒，我待在这房子毕竟还是有一些好结果的，对吧？”“是啊。希望对你也是。”

“我根本就不愿意去回想在这里发生的事。”

“好吧，你看起来很好。做爱对你的气色有很神奇的效果。”

“嗯，是做爱和戒毒。”

她对着我眨眼微笑。她的祈祷得到了响应，她恢复正常了。

“我不打算再烦你，我会住在雅盖尔饭店，直到我把女儿接回来，应该会很快。”她说，“我过来是要把我跟谜男借的钱还给你。”

她把支票交给我，然后跳进礼车里。当我看着她离开时，她摇下窗户大喊：“这张不会跳票了。”

我真的会非常想念她。

几天后，莉萨和我去了科学论教会名流中心。我们并没有变成科学论教教徒，我们太爱钱了。汤姆·克鲁斯实现了他的承诺，寄给我年度宴会的邀请函。那是我在洛杉矶参加过的最星光灿烂的盛事之一。

晚餐之后，汤姆·克鲁斯走向我这一桌，他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熨烫整齐的黑色燕尾服。他的接近像是催眠：步伐坚定，微笑自然，目标清楚无碍。我站起来和他握手，然后他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努力保持平衡，几乎站不住。因景“那是你女朋友吗？你没有告诉我原来她这么漂亮。”他问，以丝毫不好色的方式上下打量着莉萨。我无法想象他好色的样子。

“谢谢，我从未因为某个人而这么满足过。”“所以你已经对把妹厌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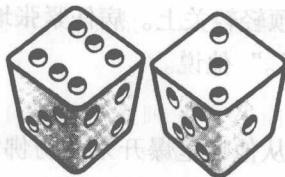
“是啊，一阵子过后，我发现那是个无底洞，我感到空虚。”

“没错，”他大声地说，“卡梅隆·克洛和我在拍《香草天空》的时候，讨论过一夜情和炮友是怎么回事。当你有点开始认真投入的时候，那些都只是假的亲密，而且是无法满足的。在一段真正的恋爱中，性有更多的意义。你会想长相厮守并且谈论人生。那是很酷的事。”

“是啊，问题是我不希望这就是我这个非主流文化旅程的终点。这只是重申了那些社会规则，一夫一妻制、真爱克服一切，还有好莱坞式的老套结局。那看起来太廉价了。”

“谁说廉价了？”汤姆·克鲁斯问，他的眼睛眯起来，他的手以友善的姿势伸过来攻击我，“你知道吗，我经历过那些。恋爱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廉价了？”他的雄性领袖气质再次感染了我。

### Chapter



鬼魂。

我们只是幽灵，无形地漂流在几个月不见女佣或修理工的腐败房子里。

谜男不跟贺柏说话，贺柏不跟谜男说话，老爹几乎不跟任何人说话。而且因为某些原因，病仔、公子、赞诺斯和所有其他正宗社交力学的工蜂们，都不再跟谜男与我交流。甚至连房子里活动的年轻把妹达人们——织梦者、独行侠和其他以前的学员——在我经过的时候也不打招呼。如果我试图加入他们的谈话，他们都反应得很冷淡，甚至不正眼看我。

唯一和每个人都说话的人是泰勒。但是和他的交流从来不像是对话，而是盘问。

“我真的很想问你一件事。”某天下午当他和病仔从厨房出现的时候，他说。

“你到底何德何能，能够把到莉萨？”泰勒问，“因为即使我每天晚上出去，对自己下了那么多功夫，我知道我还是不可能把到像她那么正点的女朋友。”

莉萨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尽管她很强悍，但她是我交往过的最大方的女人之一。而且她过来的时候很少不带着小礼物——品木宣言的洗面奶、约翰·瓦维托斯的香水、一本我正在找的《亨利四世1》。也许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卡芮丝。

“我猜是因为我有生活经验，”我告诉他，“你所做的只是每天晚上去巡视。你只对自己的一个方面努力，就像每天上健身房，却只练二头肌。”

他皱起眉，大脑开始快速地运转。有一瞬间，他看起来像是把我的忠告听进去了。然后他拒绝它，而且眼睛像是要冒出火焰。如果在他眼中的不是憎恨，至少也是生气。他在气我依然不把他当成对手看待，因为他在我眼里还是不酷，即便他模仿得那么彻底，还是不够酷。莉萨跟我交往是因为对她而言，我很酷。泰勒永远不会很酷。

他对着我的耳朵唠叨了10分钟，关于他现在在现场有多厉害，再不需要惯例就能得到兴趣指标，还有名人老是邀请他去参加派对。

最后，他转身上楼到老爹的房间。病仔留在后面，站在我旁边。“你不过来吗？”泰勒一边问病仔，一边朝楼上甩着头，仿佛那里有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只是想跟型男道别。”病仔说。

“你要走了？”我问。我很惊讶病仔承认我的存在。

通往老爹房间的门在头顶轻轻关上。病仔紧张地朝上看。

“我要离开这整个东西了。”他说。

“什么整个东西？”

“这房子有毒。”那些话从他嘴里爆开来，仿佛它们在里面慢慢地形成，像水泡一样，“在洛杉矶有这么多酷的事情可以做，而每个人唯一想做的却是把妹。我待在这里这么久了，甚至还没看过太平洋。这些家伙是废物，我不会把他们任何一个介绍给我在纽约的朋友。”

“我懂你的意思，莉萨也受不了他们。”

他叹了口气，把紧张从肩膀卸下，如释重负，因为他终于找到一个正常人，一个能够了解他的人，一个没有完全被洗脑的人。“他们一直把女孩子带回房子，但是那些女孩会被吓跑。泰勒几乎无法让任何人回他电话。我不认为这两个月以来他上过床。过去一年老爹大概只跟一个女孩子交往过。谜男无法留住女朋友以拯救他的生活。赞诺斯刚到这里的时候，原本是个很酷的家伙，但他现在像个机器，只会谈巡视。你是我唯一想要模仿的家伙，你有很棒的生活、很好的工作和很正点的女朋友。”

马屁可以让你通行无阻。“我明天要帮莉萨上冲浪课。要一起去吗？离开这里去看看大海，对你会有帮助的。”我对他说。

“”。达郎文咱就五公娘般就医讲讲不显玉贵董联舞，夫真遂心微丁不丘自故人文馆改大量尚长书交赛最触且，附邀即邀曾以，于喜衣趣的食社入今南膳  
卷真·麟良，慢面将咱言宣木品——带不心聊刻种咱来故歌且而。文  
。丝荷半咱突丁匣外圣与黄文，世其同而，咱突突玉突本一，木香咱祖升  
。縣邀去土侧天移量只消烟诗，咱突突玉突本一，木香咱祖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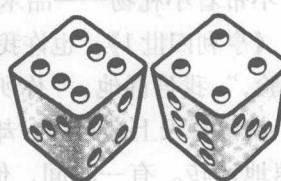
### Chapter

“”。鼎光二表只吸，氏表面式个一阳与自秋只消  
褪青患的疾呼墨粉来强脊曲，而一脊。某中她突突天突大，鼠突好曲  
，财滑量不咱中聊翻脊果吸。欲火出冒要墨迹翻硕且而，官掌肿曲沉然。丁夫指

MSN 社群：谜男沙发吧；因，骨音毛权微当出早不燃烽芦症肚。产虫量山心至

主题：现场报告——在好莱坞计划的生活。翻遍不景恶，旗赌企谁得台幕脚更明

作者：病仔



有些人可能不认识我，我一直睡在好莱坞计划的老爹的更衣室里。尽管发生了很多闹剧，但今天是我在这里度过的最棒的一天。

我比平常起得早，然后跟型男和他女友去马里布冲浪。他女友真的是很棒的人。看着他们相处，真的令人有所启发。他是我在游戏中认识的人当中，少数几个成果丰硕的人。

冲浪真是太好玩了！我好高兴我可以去，因为这个夏天我都还没有去过。我要向任何尚未尝试过的人推荐这项运动。一旦碰到了水，你的心灵就会变得清澈，不会再想什么别的事情。那真的是个非常放松的体验。

之后，我们在太平洋边的一个鱼摊吃东西，而且好好聊了音乐、朋友、旅行、生活和事业。

回到房子后，我做了一些工作，然后和公子一起看《迷途神龙》，我和他已经变成好朋友了。在看电影的时候，贺柏和谜男在外面说话，解决他们的分歧。虽然谜男仍然对卡蒂雅很不爽，但他说不会再反对贺柏和她恋爱。而贺柏说如果谜男赔偿他房间那些损坏，他也会原谅谜男的行为。感谢老天，很高兴看见这件事以一种理智的方式结束。无论如何，谜男明天就要搬走了，我觉得很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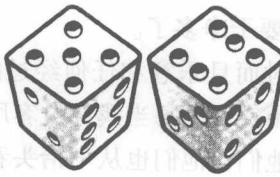
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公子、谜男和我坐在客厅里抽水烟、听音乐、谈论我们生活的目标。

我今天都还没有聊到半句关于巡视、把妹或社群的事。我的一天充满了和真实朋友的真实谈话。我不需要靠把上某个辣妹来得到肯定。事实上，我整天都没做过一次巡视。

这才是让我值得追求的日子，也是我搬离好莱坞计划之后会想念的日子。

### ——病仔

#### Chapter



我无奈地坐在客厅看谜男打包他最后的财产：那些厚底靴、夸张的帽子、他不再穿的细直条纹西装、贴着他照片的午餐盒、装满 A 片和《70 年代秀》影集的硬盘。

我不禁觉得也许我们作了错误的决定。

笑着“你要去哪儿？”我问。

“我要搬到拉斯维加斯，我打算展开赌城计划。我已经从我在这里的错误中学到不少，赌城计划将会更浩大而且更好。赌城有更辣的女人，还有做赌城魔术的好机会。我打算叫我姐夫飞到赌城录他的歌，由我演唱。想象一下，”他把手划过空中，仿佛念着一行字，“世界最强的把妹达人发行情歌专辑。谁会不买？”谜男疯狂的想象力回来了，“安妮雅会跟我一起住在那里。而且，因为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一旦我成立了赌城计划，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这次会正确地经营它。我们会掌管一切，仔细过滤每一个搬进房子的人。”

“抱歉了，伙计。”我不能在每次他自己搞砸事情的时候都跟着他转。

“谜男与型男联手出击！就像以前一样。”他坚持。他打开房子的前门，把一个行李箱搬到台阶上，说出他用来将失败变成胜利的伟大格言之一——“有问题的地方就有机会。”

“我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原本道歉的话，一出口变成了责难。

“我了解，”他说，“有时候事情会变调。我要你知道，即使我们最近意见不合，我也永远是你的朋友，一辈子都是。你不需要处理你和我的关系，好好享受和女朋友在一起的时光吧，我们总是会有时间一起聚聚的。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我的脸涨了起来，流下了眼泪。

“别把一切搞得这么怪，好吗？”他虚弱地微笑，强忍住情绪。

一辆出租车停进车道里按了喇叭，谜男紧紧关上好莱坞计划的门。空虚苍白的门，在我的泪眼中摇晃。我感觉像是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那一瞬间，我不清楚我们谁是比较蠢的笨蛋。

一星期之内，卡蒂雅就搬进了贺柏的房间，老爹也让两个学员搬到谜男的旧房间。其中一个是以前的学员织梦者，另一个我不认识。老爹打算让第三个学员搬进谜男的更衣室里。因为加入了年轻的新房客，好莱坞计划看起来更像兄弟会馆，不过兄弟会馆要干净多了。

没有谜男坐在客厅，随时而且乐意和任何经过的人分享他最近的肥皂剧情，缺乏沟通的房子变得更令人不安了。每当我穿过客厅，都会发现新室友趴在地上打电子游戏。即使我问候他们，他们也从不抬头看一眼或说句话。他们不是社群学员，是植物人。如果两年前有人告诉我，这就是我期待的生活形态，我是绝对不会加入社群的。我已经了解到，靠游戏杆生活的人注定会死在游戏杆旁。

在老爹的24岁生日派对上，没有半个女人出现——更别提柏丽丝·希尔顿了，不用说，她从来就没如老爹所愿，来参加好莱坞计划的派对。他唯一的朋友是那些学员。而且，不知为何，他们全都不理我。我无法理解。

接下来那个星期，从来不曾和我正面冲突的泰勒，开始在网络上贴文章攻击我。我觉得该找他谈一谈房子里每个人的奇怪行径了。我踏过厨房里那些满出来的垃圾，走过后院，那里按摩池的底部已经有一小摊泥了。然后我敲敲老爹的后门。

我发现泰勒坐在电脑前，正在贴文章。

“我想跟你谈谈最近发生的事。”我说，“房子里的每个人都很奇怪——甚至比平常还要奇怪。而且你似乎很想吵架，大家在不爽什么？是我太常和莉萨在一起而不出去巡视吗？”

“那是一部分原因。”他说，“主要原因是，在这栋房子里没有人喜欢你，大家都认为你傲慢自负，而且你应该为这房子里的许多麻烦负责，因为你在人后说坏话。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我不想看你变成谜男那样。”虽然这些是从泰勒口中说出来的重话，但他的声音并没有恶意。他几乎是谄媚地说着，仿佛以一个把妹达人的身份给另一个把妹达人建设性的忠告。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真的吓了一跳，完全不知道房子里其他人有那样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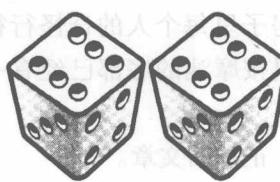
“是啊，”他接着说，“你注意到了吗，多面以前是你的朋友，为何后来他开始避开你？那是因为他不信任你。织梦者告诉我他恨你那么有种，独行侠也讨厌你。”

我思考着他说的话，也许他是对的。我曾经带给初次见面的巡佐同伴们的热忱已经消失，因为我看见惯例被贩卖，而不是分享，完全正常的男人变成了可怕的社会寄生虫。所以，虽然我对每个人总是很友善，但也许他们都注意到对社群而言，我已经幻灭了。

另一方面，正如杂耍人说的，人们很容易觉得在我身边很自在，我总是很友善很好相处。但我加入社群之前就是这样了啊。我没有树立敌人，至少我这么认为。

我和泰勒谈了一个小时，还是无法了解为什么这些家伙，这些我花了两年时间渐渐认识的人，会痛恨我有种。我做了什么？

我很快发现，答案就是我什么也没做。

**Chapter**

“我看见公子在客厅打包他的书时，我问了平常那句：“发生什么事了？”

“我要搬出去。”

先是多面，然后是谜男，接着是病仔，现在轮到公子了。我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上。

“你可以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吗？”他问，“在我离开之前，我有些话想要一吐为快。”

公子带我走进他的房间，然后关上门。

“他们正在试图冷冻你。”他说。

“谁在试图冷冻我？”

“老爹和泰勒，他们正在对你使用策略。”

“什么啊？你说的策略是什么意思？”

“哇，你真的完全不知道老爹在房里搞什么吗？泰勒叫大家都不要理你，他想让你认为大家都讨厌你，让你在房子里待得不舒服。”

“为什么要那样？”

“他想要接管房子。他不能让你待在这里，因为你威胁到他了。”

这就解释了那天泰勒搞的心理战术。他想把我赶出去。他在我身上玩游戏。

“他认为你威胁到他的权力，因为他没有办法把你吸收进去。你不像赞诺斯那么软弱。”公子继续说，“他说你威胁他，因为你跟他要房租。你也威胁到他的女人缘，因为你跟他在赌城把到的女孩子亲热。他认为如果让他的女孩靠近你，她们会对他失去兴趣。”

“他还在不爽那件事啊？”

“是啊。但是我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泰勒和老爹把你跟谜男当成了同一伙，而谜男是他们的竞争对手。他们有帮派心理，他们以结盟的角度来思考。既然已经赶走谜男，下一个当然就轮到你了。他们想让整栋房子变成正宗社交力学的办公室兼宿舍。”

“我不懂，怎么会是他们赶走谜男的？明明是谜男自掘坟墓。”

“你没看见他们这一路是怎么行动的吗？老爹是怎么邀请卡蒂雅睡在房子里，然后在谜男踢她出去之后又带她回来？他们在用饵钓他。”公子说的每句

话，都让我豁然开朗，“在家庭会议中，老爹在他房间里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泰勒教他说的。他只是听命行事，而我也犯了错跟着走。如果能够全部重来一次，我会支持谜男留下来。这栋房子是他的计划。即使他的行为失当，他还是有权利不要他的前女友待在这里。”

“我完全落入他们的股掌之中。他们真的是操纵大师，设计了那个会议，让我误以为是我在主导。老爹甚至一直称呼我为一家之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设计让谜男被踢出去成为我的决定。整个双赢的主意不过如此。”

“他们把我当傀儡一样耍。”我不可置信地摇着头说。

“他们也玩我。那就是我要离开的主要原因。泰勒能够让那些家伙做任何他想做的事。他的动机不是女人，而是利益和权力。”

“我怎么会如此盲目？在拉斯维加斯，我曾经直截了当地告诉泰勒，他就是那种踩着别人的尸体成功的人，而且他也认同。

“他们在老爹房间里做的事，就是在浴室里盘算计划。”公子详细说明，“从泰勒嘴里说出来的每个字都是设计过的，他贴的每篇文章都是有目的的。那家伙的心里都是齿轮，牵一发而动全身。他把生活中的一切都视为组合。他们现在甚至在讨论‘男性组合’，利用惯例来让学员对他们的课程有比较好的评价，而且用惯例来控制房子里的人。每当有新的人到他们房间，他们就对他灌输反对你的想法。”

我们长期研究如何掌控夜店里的社交情况，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的示范，它衍生出一种认为人生中的一切都只是游戏的心态，为了玩家的利益，只要使用对的惯例就可以操纵。

但有件事我还是不了解。“如果说你的是真的，”我问公子，“为什么老爹在计划把我们赶出房子之前，就已经避着我和谜男呢？”

“那也是泰勒的主意，”公子说，“他不想让老爹取代谜男的事业，他认为那是他的，所以他不断从中作梗。一旦让谜男和老爹反目，他就叫老爹故意避开你们，而且从后门进出。”

原来从第一天开始，房子里发生的所有怪事都是一个在更衣室里的小人策划的，一个好莱坞计划巫师。我觉得自己真是个白痴。

“你和谜男犯的最大错误，”公子总结道，“就是让老爹搬进这栋房子里。”

我得到一个教训，也许是这个社群给我的最后一个教训，那就是永远要相信我的直觉和第一印象。第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就不信任老爹或泰勒。我觉得老爹被宠坏了又不知变通，而泰勒没有人性又爱操纵人。

虽然在打扮和游戏上他们的确有很大进步，但谜男是对的：蝎子无法违反它的天性。

然而，谜男和我并不是完全没责任。我们利用老爹签下租约，还负责最贵的那间房子的房租。我们从来没有试着和他做朋友，或把他当成一个可以平起平坐的人。

我后来用共享电脑查看 e-mail 的时候，发现一个叫做 Family Key Logger 的程序。要不是因为我和公子讨论之后心里衍生出某种偏执，我很可能忽略它的存在。于是我在 Google 上输入这个程序的名字。当我看见搜寻结果时，愤怒就像一个大铁球那样击穿了我的身体。有人安装木马软件记录键盘上打下的每一个字，并存成文字文件。这台电脑是用来当作共享资源的，供室友和客人们上网。这表示无论是谁装了这个程序，现在都拥有了每个人的密码、信用卡号和私人 e-mail。

在浑然不觉的状况下，从我们搬进来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有一场战争在房子里爆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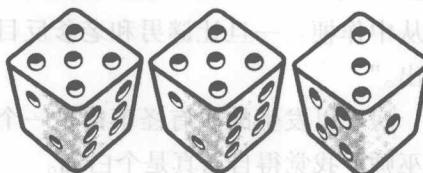
之后，我打电话给纽约的病仔。我需要别的意见。

“你知道这些事吗？”在告诉他公子说过的每件事之后，我问他。

“没错。当谜男还在的时候，他们对他做的就是现在正在对你做的事。泰勒和老爹说：‘不要跟谜男说话，冷冻他！’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惯例。谜男那场家庭会议早就策划好几天了。他们不断地讨论该如何让谜男搬出去，然后接管好莱坞计划。房子是他们事业计划的一部分。所以我不想再跟那些烂人混在一块儿了。”

第二天，我跟独行侠和织梦者谈话。他们也说了同样的故事：谜男和我，社群里公认最强的玩家，都被耍了。信徒们正在砸毁他们的偶像。

### Chapter



我还有一位把妹导师得去拜见。我并不是要向他讨教如何把妹，而是讨教该如何停止这一切。

每个社群里的人都提过他的大名。他是某种飘浮在把妹世界的神灵，一个神话人物，像是奥德赛、霍克舰长或 11 分的正点妹。他就是艾力克·韦伯，第一代把妹达人，1970 年那本开启了一切的《如何把妹》的作者，也是同名电影

的主角。

如变 我在一间小小的电影后期制作工作室和他碰面，他正在剪辑一部他导的片子。他的外形并不特别引人注意，看起来就像个中年广告主管，有灰色的头发，扣得太高的硬挺衬衫和普通的黑色裤子。只有他的眼睛闪耀着活力，证明他年轻时代的激情尚未消退。

型男：你知道把妹社群吗？

韦伯：知道，我觉得有种被模仿的感觉。我的书上市之后，其中的一些现象令我排斥。我并不认为需要做那么变态的事情，以及彻底改变一个人。我从来不热衷用专横的方式征服女人，我感兴趣的是找个人来爱。我没有兴趣一直把妹，现在我有太多其他事情要做。

型男：是什么让你觉得够了？

韦伯：我失去兴趣是在结婚之后，因为此前我对自己一直比较有自信。但后来发现，累积那些辉煌的战绩并不能治好我存在主义的绝望。此外，我那两个说我有性别歧视的女儿也起到了作用，我想我的确是有一点。

型男：你存在主义的绝望是什么？

韦伯：我认为存在的困境在于我们是社会性的动物，所以我们全都在跟一种低劣感搏斗。但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又发现其他人也认为自己不完美时，那种痛苦就会降低，而认为自己毫无价值的想法会在某种程度上消逝。

型男：那么，那些摆脱不了低劣感的人呢？

韦伯：他们会沉迷于和越来越多的女人上床，而那本身就是个问题。所以才会有那么多需要被治疗的家伙。我忘了到底见过多少不会打扮的人问我：“韦伯，我好像找不到妹。”我会告诉他们：“你需要新衣服、改善仪态、报名正音班。”这一切都是心理深度创伤的证据。

回拱 我老婆是我38年前抱到的。当时我正在研究那本书，并对她用了一句台词。她在酒吧里从我身边经过，我说：“你真的美到我不想放过你。”我以为这个强悍的纽约妹会生气。但是她说：“是吗？”后来我就摆脱不了她了。

型男：你是如何构思那本书的？

韦伯：我有个朋友，他跟我一样在广告公司当文案助理。有一天我们俩都望着隔壁的以色列航空办公室的窗户发呆，突然注意到一个在里面工作的女孩。她是地中海人，长得很美，就像波提切利画中的人物。第二天，他告诉我说，他在午餐休息时间跟着她到熟食店，看见她买了三明治到公园吃，然后他跑去搭讪，和她约好星期五一起吃晚餐。

一周后他又来告诉我她是处女。因为她太紧了，他必须跑出去买一罐书的凡士林。就是那件事给了我写把妹书的灵感，我对他把跟陌生人说话变成家常便饭的厚脸皮能力很感兴趣。我在成长中一直很害羞而且缺乏自信。我写有关把妹的事，是因为我做不到，而我真的很想对这件事拿手。

型男：当时有什么先例吗？

韦伯：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女人开始吃避

孕药，滚石和披头士当红，鲍伯·迪伦变成流行。整个反叛文化正在成形。

生活突然变得非常狂野和色情。

在40年代和50年代，如果你在自己出生的地方长大，会认识的人可能是你在教会遇到的或姑妈介绍的。但是60年代，年轻人都离开父母搬到城市独居。他们没有认识朋友的传统渠道，于是单身酒吧变得很受欢迎。

人们需要新的途径来认识陌生人。

型男：你认为天生好手和像我们这样需要系统学习的人，有什么不同？

韦伯：我认为天生好手拥有心理上的自信与胆量去做这些事。在我单身时期的最后阶段，我突然有了惊人的胆识。我培养出一种勇气，可以在一杯酒之后对女人说：“我想跟你上床。”有些女人会期待你的主动，我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学到这点。

当话题转到天生好手和现场故事时，艾力克·韦伯马上兴奋了起来，眼睛也变亮了。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们交换着关于游戏的故事和理论。虽然他说了很多关于婚姻和从此幸福快乐的故事，但在那表面之下，这个嫉妒他朋友对女人很有一套的拙男仍然蠢蠢欲动着。

我们聊完之后，他让我看他正在剪辑的电影的一幕。剧情是关于一个苍白、秃头的失业中年男子，正在兜售一个很糟糕的剧本，而且靠他的前妻接济，他的前妻嫁给了一个英俊、成功的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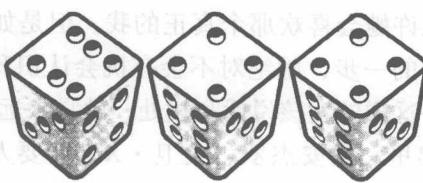
“电影里那个编剧，是你自己的写照吗？”当我们一起走出大楼时，我问。

“那是心里的我。”他承认道，“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悲，很蠢，而且没人爱。”

“即使在你身为把妹达人、丈夫和父亲所能拥有的信心之后？”

“嗯，”他打开他的车门，说道，“你能做的就是不时装出自信的外表。时间一久，其他人就会相信，”他抓了门把手关门，“然后你就死了。”

“啪，车门紧紧关上。

**Chapter**

凌晨两点，莉萨突然冲进房子里，进行她每夜例行的醉酒闯入。她用力踏上我的楼梯，沿路丢开她的皮包和衣服，然后跳上我的床，身上什么也没有，除了一瓶啤酒。

“我完全被你吸引住了。”她脱口说道。

“真的吗？”

“你知道有哪些点吗？”

“呃，也许吧。”

“你希望我一个一个说出来吗？”

“当然。”

“情感上、生理上和心理上。”

“那是很多方面。”

“我可以详细说明。”

“好，让我们从生理上的开始。”那依旧是我最需要获得肯定的领域。

“我特别爱你的牙齿和你的嘴。我爱你宽宽的肩膀还有窄窄的臀部。我爱你身上毛发的分布。我爱你眼睛的颜色，因为跟我的一样。我爱你鼻子的形状。我爱你头旁边那些凹陷。”我仔细听她是否露出迟疑。很好，没有。

“哦，老天！”我翻到她身上然后抓着她的肩膀，“以前从来没有人称赞过我头部的凹陷。我也爱它们！”

为了掩饰我的兴奋，我大声笑了起来。然后我向她坦承每一件事。我告诉她关于过去两年认识玩家和学习游戏的事，我告诉她关于拙男和把妹达人、兴趣指标和雄性领袖的一切。

“我希望你某一天穿得很辣，”我得意忘形地说，“然后我们去酒吧。我会对所有想把你的家伙施压。”

她把我推开，我们对望着。“你并不需要接受他们的建议。”她说，她的呼吸令人陶醉而且充满醉意，“我喜欢你的每一点，还有你让我觉得特别的每一点，那些都是你在认识把妹达人们之前就已经拥有的。我并不想要你穿戴那些愚蠢的首饰和矮子乐。在那些自我改造的狗屁之前，我就已经喜欢你了。”

“你从把妹达人那里学到的东西，差点让我们没办法在一起。”莉萨继续

说，“我希望你当尼尔就好：秃头、书呆子、眼镜，所有的一切。”

也许她是对的。也许她会喜欢那个真正的我。但是如果我没有把过去两年花在学习如何踏出最好的一步，她绝对不会有机会认识我。没有那些训练，我绝对不会有自信和莉萨这样的女孩说话和相处，她是永远的挑战。

我需要谜男、杰弗里、狄安杰罗、大卫·X、杂耍人、史蒂夫、拉斯普廷和所有其他的化名人士。我需要他们帮我找出我是什么样的人，一切才能够开始。而现在我已经找出那个人，帮他带出他的壳，而且学会接受他，也许我已经超越他们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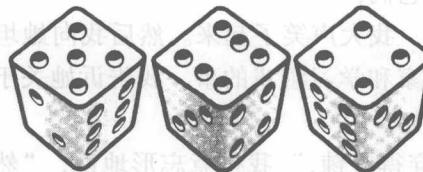
莉萨坐起身来，喝了一口啤酒。“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在跟我搭讪。我希望你清楚，你正在跟全洛杉矶最正点的女孩交往。”她咯咯地笑。谦虚从来就不是她的风格。

我不发一语地拉开书桌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抓出两个大信封拿到床上。我把第一个信封里的东西倒到床上，有几百张小纸片、杯垫、火柴盒、名片、餐巾纸和撕开的收据，每一个都是不同女孩的笔迹。然后我把第二个也倒在床——更多同样的东西——直到出现一小座纸片山。那些全都是我从谜男那关键性的第一期授课之后收集到的电话号码。

“我知道你是最棒的。”我终于回答她，“我花了两年时间认识洛杉矶每一个女人。在这么多人当中，我选择了你。”

这么久以来，这是我说过的最美的一句话了。然而，在我说了之后，我发现这并不完全正确。如果我学到了什么事情，那就是：男人从来无法选择女人，他只能给她一个机会选择他。

### Chapter



贺柏是下一个离开的人。受到要离开的诱惑，他决定辞职，离开洛杉矶。

我透过房间窗户看见他把他的自动吸尘器塞进一台租来的厢式货车里。我打算回奥斯汀。”当我跑过去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带着苍白的微笑回答。“他是我原本以为最不可能放弃房子的人。“为什么？你和谜男经历过这么多

事情之后，还要离开？”我问。“我只是觉得这房子已经失败了，”他说，“已经没有人可以一起玩了。那些家伙，在我开始为谜男工作的时候就不再和我说话，而且老爹一直让我不太满意的家伙搬进来。”“卡蒂雅怎么办？”

“她要跟我一起搬到奥斯汀。”我猜如果卡蒂雅只是为了报复而跟他在一起，现在早就甩掉他了。

“嗯，对了，万一你的沙袋鼠送来了，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安排把它送到奥斯汀了。”看着贺柏打包东西，我被比谜男离开时更深的哀伤笼罩着。在谜男事件中，我失去了一个朋友和以前的良师。但那时我以为如果没有那些闹剧事件，我们就能团结起来。然而，在泰勒的诡计和贺柏的离开之间，好莱坞计划真的灭亡了。

除了老爹和泰勒之外，每个人似乎都已经从社群的魔咒中醒来，就连夺标也已停止贩卖他的把妹教学光盘，变成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他最后的帖文中，他警告：“快摆脱你的恍惚状态，别把你的薪水交给一堆只会哄骗的窝囊废，人生中还有比把妹更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当中最笨的巡佐都已经超越了社群，我还待在这里干吗？在贺柏和我身后，一个啤酒瓶被砸碎在街道上，绿色玻璃碎片散得到处都是。我抬头看见一个染了金色阿姆式平头、穿着白色背心的少年，坐在我们的台阶上。

“那是谁啊？”

“我不知道，”贺柏说，“他在老爹的房间过夜。”

现在只剩我一个人独力对抗房子里其他企图逼我搬走的变种人。我已经厌倦打仗了，也已经厌倦对人们失望，我再也不想待在这里了。况且，我有一个女朋友。

我仍然忍不住想：“如果我那么聪明，怎么会平白让房子落入老爹手中？”

我们那天晚上一起躺在床上的时候，莉萨给了我答案。

“因为你不要这房子。”她说，“这不是生活，只是一个你涉足的非主流文化。一个通过模仿来的虚伪行为模式怎么可能会是好东西呢？离开吧，这些家伙对你的人生没有帮助了，他们正在妨碍你前进。”

小时候看《绿野仙踪》，当善良的女巫格琳达告诉桃乐丝，她在到达奥兹王国的那一刻就已经拥有回家的力量，我总是觉得很失望。20年后的现在，我懂了。我一直都拥有离开社群的力量，但我一直到现在才走到路的尽头。我仍

然相信这些家伙拥有某些我没有的优点。然而，所有导师想要缠住我的原因——泰勒即使恨我，也还是想成为我的原因——正是他们认为我有某些他们缺乏的特质。

我们全都向外部寻找我们缺少的部分，而且全都找错了方向。我们不但没有找到自我，反而还失去了余下的自我。谜男不会有答案，在酒吧的金发10分双人组也不会有答案，答案就在你自己的心中。

想赢得这场游戏，就要离开它。

就连多面也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在澳洲的内省冥想中心和印度的精舍待过之后，他要回家了，正如他给我的e-mail中所说：“回到过去的样子。”

到了早上，我被楼下的噪音吵醒。3个正宗社交力学的新人——取代了公子、病仔和多面——正在把从宜家搬回来的箱子拖进贺柏的房间。就像在他们之前来的那些人一样，他们从学员变成实习生和员工，用不支薪的工作交换把妹课程和一个可以睡觉的更衣室。他们辞掉工作、休学、离开自己的家乡，就为了这个。

我穿着短裤坐在客厅里看着他们工作，他们很勤奋，很有效率，他们是机器人。他们不发一语地组装了3个双层铺，还有一整套床单、毛毯和床垫。贺柏的房间正被改造成军营，以容纳这支扩张中的军队。每天晚上，这支军队会被派到日落大道上去打仗——配备着我的衣服、我的故事、我的举止行为。而住在浴室里的那些将军，正策划着他们征服社群的最终阶段。就连谜男沙发吧都会很快沦陷，谜男自己也被清算完了。

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了。

我回到我的房间，从衣橱里拿出几个帆布袋，然后开始打包。挂在衣橱里的是几排炫目的衣物：一件绒毛紫色背心，一件紧身黑色化纤裤，一顶粉红牛仔帽。地板上堆了几十本书，关于调情、神经语言程序、女性性幻想、笔迹分析，以及如何做一个女人喜爱的混蛋。在我即将启程前往的地方，我不需要其中任何一本。

该把这房子，这个社群，远远抛在脑后了。真正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该把这房子，这个社群，远远抛在脑后了。真正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该把这房子，这个社群，远远抛在脑后了。真正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该把这房子，这个社群，远远抛在脑后了。真正的生活在向我招手”。

## 把妹术语一览表

### Glossary

以下是一些本书中使用或是提到的把妹术语。有些是出自社群的用语，有些是来自催眠和营销术语，有些是被把妹达人借用的一般用语。以下的定义，仅适用于把妹的世界中。

**哀求**为了取悦女人，而让自己处于卑微或低劣的位置，例如请她吃饭，或为了赞同她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 把妹大师

非常擅长游戏的玩家，其技巧让他登上社群最顶尖的地位。

#### 变调

电话联系已经失效，这种状况通常是因为首次交往后很久不联系，女人已经失去兴趣了。也可形容一个对把妹达人失去兴趣的女人。

#### 剥夺

一种把妹技巧，男人接近女人并相处融洽时，刻意离开短暂的几秒钟或长达几个钟头，显示对她缺乏兴趣，用以增加对她的吸引力。

#### 菜鸟任务

帮助害羞的男人克服恐惧的练习。菜鸟任务包括：花一整天在公众场所，例如购物中心，对经过的每个女人说“嗨”。

#### 长期关系

即女朋友。

#### 次沟通

由一个人的举止、穿着给人留下的印象、传达的信息或产生的影响；一种间接、非语言的沟通形式，通常女人比男人容易感觉得到。

#### 打屁

通常是在两个刚认识的人之间的随意寒暄，会出现的话题包括：住在哪里、做什么工作，以及大概的兴趣和嗜好。

**打枪**

刚接近一个女人或一群人，就遭到对方直接且无礼地拒绝或闪避。

**低自尊**

用来描述女人缺乏安全感而且倾向于采取自贬或自毁的行为。

**抵押**

1. 动词：融入一个团体，以便认识某个女人或是其旁边的团体。

2. 名词：为了认识附近的某个女人或团体而接近的某个人。抵押可以是认识的人或陌生人。

**多重长期关系**

被劈腿的女人，或是把妹达人目前交往的许多女朋友之一。理想的状况是，把妹达人对这些人都很诚实，让她们知道他也和其他女人交往。

**废物测试**

一个问题、要求或看似敌意的意见。女人用来衡量一个男人是否值得成为男朋友或性伴侣。如果男人只看问题、要求或看似敌意的意见的表面，他就失败了，也失去了和她进一步交流的机会。例如说他对她而言太年轻或太老，或是要求他做些没必要的事。

**否定**

1. 名词：把妹达人对刚认识的美女所使用的模糊说法，或无意间的冒犯，用来向她（或她朋友）表示对她缺乏兴趣。例如：“你的指甲好漂亮，是真的指甲吗？”

2. 动词：对一个美女故意表现得兴趣平平，借助一种模糊的说法、无意的冒犯或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共感觉**

原来的意思是不同感官知觉的重叠，例如“闻”到一种颜色。在把妹时用来指称一种清醒的催眠，其中，女人被置于高度的清醒状态中，然后被告知要想象愉悦的影像和感觉，让它越来越强烈饱和。目的是借助暗示、比喻的话语、感觉和想象激起女人的兴奋。

**购买欲**

女人准备和男人进行亲密接触的程度。很高的购买欲通常来得快去得也快，和吸引力不同。为了长时间维持一个女人的生理兴趣程度，把妹达人会试图以快节奏的惯例来增加她的购买欲。

**雇佣枪手**

服务业的女性员工，通常因为美貌而得到该工作，例如酒保、女服务员、酒水推销小姐和脱衣舞娘。

**管理期待**

男人跟女人更进一步交往之前，就先讲明立场，让她不会期待太多或太少。

**惯例**

一段故事、编造的对话、技巧展示，或是其他准备好的材料，用来开始、维持或推进和一个女人或她的团体的互动。例如好朋友测验、演化瞬移、心灵感应游戏。

**互动价值展示**

一种简短的惯例，借助教她某个关于她自己的东西，来抓住她的注意和兴趣。

**进挪**

触碰或被触碰，带着性暗示或挑起兴奋的意图。例如揉头发、握手。

**狙击枪否定**

在一一对一交谈时用来让女人觉得尴尬的否定。

**开场白**

用来和一个或一群陌生人展开对话的一套说辞、问题或故事。开场白可以是即兴的（自然发展的）、重复的（预先编造的）、直接的（对一个女人表示恋爱或性的兴趣）或间接的（不表示任何兴趣）。

**空对话**

一种对话，一个人并没有注意另一个人在说什么，通常是因为缺乏兴趣或分心。

**孔雀理论**

故意穿戴非常显眼的衣物或配件，以得到女人的注意。装备包括：明亮闪耀的上衣、荧光饰品、羽毛围巾、彩色牛仔帽，或是能在人群中显得突出的东西。

**快速吸引学派**

一个以神经语言程序为基础的把妹学派，由杰弗里在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

**框架**

一个包含了人、事、物或环境的文本脉络，也就是个人的世界观。

**冷冻**

对一个女人不理不睬，好让她自己寻求肯定。

**僚机**

具备一些把妹常识的男性友人，可以帮助认识女人、吸引女人或把女人带回家。在把妹达人跟女人说话的时候，他能帮忙支开女人的朋友，或是直接告诉女人把妹达人的正面特质。

**邻近警报系统**

察觉到一个或一群女人奇怪地站在附近，处于期望有人来搭讪的状态。通常，女人会背对着把妹达人，好让一切看起来像是巧合。

**马子快克**

大部分女人感兴趣，而大部分男人都没兴趣的任何精神或心理面的主题。

**锚定**

1. 名词：一种会引发特定情绪或行为反应的外部刺激（影像、声音或接触），

例如因为一首歌，回忆起一个正面的生活事件而感到快乐。锚定被把妹达人用来让某个女人把产生的好感与自己联想在一起。

**2. 动词：**在某种外部刺激和情绪或行为反应之间创造联系的动作。

### 谜男法则

由谜男创立的把妹学派，着重于间接团体接近。

### 谜男沙发吧

一个会员制的私人网络论坛，社群中的许多重要把妹达人在此交换技巧、相片和现场报告。

### 模仿

观察并仿效另一个人的行为，通常是模仿拥有受人喜爱的特质或技巧的人。

### 木头

无用之物，如废纸，通常用来描述一个女人大方写下电话号码，对方打去了，她却没回他电话。

### 目标

被把妹达人锁定并对她进行游戏的女人。

### 男性模式盲目

某些男人的无能，无法判断女人是否被他吸引或对他感兴趣，直到她离开了才知道，要行动已经太晚了。

### 男友终结者

把妹达人为了吸引名花有主的女人所使用的一种桥段、惯例或台词。

### 桥段

一套说辞，通常是编造好的，用来吸引女人或是令女人兴奋。

### 桥段中断式

意料之外的一个字、一段话或突然出现的动作，用来阻止一个人的响应。例如打断一个正在谈论前男友的女人，并迅速转移话题。

### 亲吻收场

热情地接吻或爱抚。

### 三角凝视

试图亲吻女人前使用的一种技巧。当进行眼神接触时，男人会数次短暂、暗示地瞄向她的嘴唇。

### 三秒法则

一个指导方针，即初次见到女人，3秒内就要接近她，如此可避免男人因顾虑太多而紧张，也避免因为盯着她太久而吓跑她。

### 散弹枪否定

在团体中，对单一女人的否定，借助糗她以取悦团体。

## 上钩点

**把妹**过程中的某个时间点。当女人(或团体)感到，她很喜欢那个刚才搭讪自己的男人的陪伴，而且不希望他离开。

## 神经语言程序

一个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的催眠学派，大致上根据米尔顿·艾里克森的技巧。不像传统催眠会让对象进入睡眠，这是一种清醒的催眠，以微妙的对话暗示和身体姿势，在潜意识里影响一个人。

## 时间错乱

原为催眠用语，指催眠对象对时间长短意识不到，亦指一种把妹技巧，让女人感觉自己认识把妹达人的时间比实际上要久。时间错乱的例子包括：在同一晚带一个女人去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或是让女人想象两个人未来的事与冒险。

## 时间限制

告诉一个女人或一群人，你很快就要离开了。用意在解除女人的焦虑，让她不会担心刚认识的男人会整晚黏在她旁边，或是她去男人的家时被期待要和他上床。

## 实时约会

同一天带着刚认识的女人到另一个地方约会，通常会从嘈杂的环境换到较能安静交谈的地方，以认识彼此，例如从酒吧到餐厅，或从街上到咖啡厅。

## 枢纽

通常是女性朋友，用来在社交场合中帮忙认识其他女人。枢纽有很多功能，她提供了社会认同，或引起目标的嫉妒，她可以让困难的组合比较容易切入，而且可以向目标夸耀把妹达人。

## 耍贱防卫

女人用来制止陌生男人接近的防卫性反应。虽然她对开场白的反应可能很无礼，但这并不一定表示这女人本身很无礼，或甚至无法进行对话。

## 瞬移

在与女人一对一的交谈中进行转变，从一般谈话变成缓慢、充满性意味的谈话、触摸或肢体语言。用在尝试接吻之前。

## 同意阶梯

一种说服的技巧。借助设计好的让对方正面回答的一连串基本问题，增加此人对最后的关键问题也作出正面回答的几率。例如：你积极主动吗？你爱冒险吗？你想玩一个叫做立方体的游戏吗？

## 团体理论

概念来自于女人通常有朋友陪伴，为了认识她，男人必须先赢得她朋友的赞同，并且故意表现得对她兴趣平平。

## 推拉法

一种用来创造或增加吸引力的技巧，男人对女人刻意欲擒故纵。这顺序可以是：1. 发生在几秒内，例如握一个女人的手然后放下，仿佛你还不信任她；2. 长时间，例如在讲这通电话时很亲切，下一通电话却显得疏远而且无礼。

## 完全收场

1. 动词：完成性行为。

2. 名词：性行为。

## 现场

把妹达人能认识女人的任何公开场所。

**现场报告**：搭讪或夜间出去把妹的文字记录，通常贴在网络上。

## 现场测试

和其他把妹达人分享之前，先在不同社交场合的某些女人身上试验，并熟练某个把妹战略或惯例。

## 小狗讨食脸

女人被男人吸引时，所表现出的恍惚表情。

## 兴趣表现

一种直接的说法，用来让女人知道有人被她吸引，或是对她印象深刻。

## 兴趣指标

女人给男人的暗示，间接表示她被他吸引了或对他感兴趣。这些线索通常是无意识而且很细微的，包括：当男人说话的时候靠过去、问些普通的问题好让对话继续，或当他握她手的时候紧握回去。反义词：反感指标。

## 型动

一组微妙的战略、行为举止、暗藏讽刺的恭维，用来让把妹达人领导一个团体。

## 雄性领袖

擅长社交的男性，会和把妹达人争夺女人或妨碍把妹达人的游戏。

## 巡佐

把妹的人或把妹社群的成员。

## 诱出价值观

利用对话引出对一个人重要的东西，通常是为了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欲望。在把妹过程中，诱出价值观可以帮男人判定出那些声称自己正在寻找有钱老公的女人，其实只是在寻找安全感。

## 展示高度价值

一个惯例，把妹达人在游戏中展现一种技巧或特质，以提升他的价值、吸引力。

或一群人的评价，让他在夜店把其他较逊色的男人比下去。

### 障碍者

把妹达人为了对团体中他感兴趣的女人进行游戏，不得不先吸引的一个人或几个人。

### 罩门语

一个人在说话时强调或重复的字句，暗示着这些字句对说话者有特殊意义。一旦把妹达人知道某个女人的罩门语，他可以将那些字句用在对话中，让她产生共鸣。

### 正宗社交力学

专营把妹研讨会、授课和相关产品的一家公司，由老爹和泰勒创立。

### 重新框架

改变某人的想法或看待情况的脉络，或是改变一个人在一个想法或情况中的意义。

### 拙男

典型的老实男人，不具备把妹技巧或不了解怎么吸引女人，在他还没搞定的女人身旁，往往采取哀求、蹩脚的行为模式。

### 组合

社交场合中的一群人。双人组是两个人一群，3人组是3个人一群，以此类推。组合可能包括女人、男人，或两者皆有（此状况被称为混合组）。

### 最后一刻的抵抗

通常发生在接吻之后，女人通过言语或动作阻止自己感兴趣的男生，避免进入更亲密的接触。

。头不出人界而自强辩其坚贞之志，何以印人独一无  
二。皆豪傑  
。入个山海人个一朝长则武不勇不，你渐行渐入文弱渺夫忘却中本固根正才人多林野  
。事已毕  
且一。又意料皆甘苦深浅极好坏字当教督尔部下以至随夏重踵踵脚踪踪迹人下。  
御其坐气避其上中都故游目向空典雅微归卧研，僻白草堂人丈个又近时人者利弊  
。学氏文辞卷五  
。立脚脚踏泰昧毫毫由，臣公襄一品品流天降麻聚聚，会特特教明旨意  
。哭诉诚惶  
。又意前中弘毅先去思个一翁人个一变更最痴，率想他嘉善首肯处所人深之也  
。畏避  
文怕家避娇羞避娇，人文畏避忘忘。本直改就械阱禽具不，人畏避忘所已典  
友身成首阳脚颤，朱身难生野性，空使人  
。台座  
。黜类抽灯，那一人个是墨推人是，那一人个两足推人是。人推一函中古源文封  
。（原合墨衣将舞踏林曲）脊背背两腿，人畏，人文畏身通也合推  
。黜除诏策一录量  
入世良知，人畏而避兴避后自由脚春脚起落有，臣入式。君忘却念念于我背薄  
。黜除诏策一录量

## 致 谢

### Acknowledgments

他们现在在哪里呢？

自从开始写这本书以来，已经有太多事情发生，不管是好莱坞计划或书中人物们的生活，都足以再写一本续集了。不过，我还是摘要说明就好，我自己的故事已经说完了，以下是感谢名单……

感谢谜男，他依照原定计划，和女友安妮雅一起搬到拉斯维加斯，现在住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一套公寓里，并终于找到一位够格的事业伙伴——萨弗伊，让他的财务状况大为好转。他现在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举办研讨会，学费是惊人的 2250 美元，但据我所知，学员们都上得很开心。他在拉斯维加斯的第一个朋友，大卫·科波菲尔，在看了《纽约时报》上关于社群的那篇文章之后开始和谜男联系，现在几乎每天和他通话。

感谢泰勒和老爹，他们自己也很快就离开好莱坞计划了。更多把妹达人可耻地进出这屋子之后，他们让一对新世纪夫妻搬进谜男的房间，交换这对夫妻在纽约的公寓使用权，好当作授课的基地。新房客的国际黑天觉悟会狂热者几乎每天到访致意——在好莱坞计划的客厅祭祀歌唱、舞蹈和斗法。但是当泰勒到曼哈顿去主持一个周末的授课时，那套公寓的住户却不让他在那里教课。

同时，根据房客的说法，掌控好莱坞计划的斗争开始了。接下来发生的事，真相可能永远没人知道。新世纪夫妻表示，泰勒和老爹被当地主管当局控告在住宅区进行商业活动，遭法院传唤之后匆匆逃离纽约。泰勒和老爹却坚称，是好莱坞计划的房租耗掉太多公司营收。无论是哪个原因，在 18 个月的租约到期之前的一个半月，老爹、泰勒和其他住在房子里的把妹达人，匆匆打包后离开，搬到一套集体公寓，距离莉萨家和我带谜男去的那个心理康复中心只有一条街。

泰勒和他的新女友住在那里，而老爹继续追求帕丽丝·希尔顿，而且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她了。这两人继续经营正宗社交力学，而且从学员那里获得非凡的褒扬与感谢。感谢好莱坞计划，现在住的是一对古怪的新世纪夫妻和一个非常棒的清洁

妇。她自称为“清洁佛陀”，而且她住在我原来的房间里。

感谢贺柏和卡蒂雅，他们在奥斯汀继续交往了6个月。贺柏和他的沙袋鼠香尼卡一起住在他买的房子里。同时，他为了跟朋友打赌，正在受训要打破百米短跑纪录。他还悬赏给任何可以成功节约睡眠的人。卡蒂雅后来回到新奥尔良，在那里当模特儿和彩妆师。她的弟弟成了基督教徒，这一年多来没有再出现妥瑞症的症状。

感谢病仔和公子，他们回到纽约之后无法抛开把妹世界，现在共同经营一家先锋形象公司，提供造型和约会的录音带课程，以及现场授课和电子书产品。

感谢达斯汀，天生好手之王，他仍然住在耶路撒冷，而且和拉比的女儿结婚了，可惜我无法出席他的婚礼。

感谢马可，他在贝尔格莱德订婚了。他说他拒绝了把妹达人的建议，用吟诗、送花和正式的约会追了他的未婚妻好几个月。他们打算搬到芝加哥，一起共组家庭。

感谢杰弗里，他终于结束和谜男的敌对。和一个护士短暂交往之后，现在回到现场巡视，帮助男人摆脱恐惧、害羞和旧思维。据他表示，他现在从神经语言程序扩展出来，与一个心灵觉醒的指导者和一个瑜伽教师一起探究对个人更精神层面的改造。

感谢寇特妮，她解决了官司，而且到目前为止都很努力远离八卦小报。她和女儿快乐地住在一起，而且正和比利·寇根与琳达·派瑞一起筹备新专辑。她说她想在电影里饰演卡蒂雅。

感谢形控，他默默地维持这个社群的运作。他的快速吸引网站一直是所有把妹大师的交流场所，而且他的研究和网站的内容，对把妹术语的整理非常有帮助。

感谢克里夫，社群的另一个支柱，他最近带了几百个学员和几十个讲师到蒙特利尔举办第一次年度把妹达人大会。

感谢万恶，他在亚特兰大娶了那个喜欢被拴着散步的女人。我最近很荣幸地见到她，你绝对无法想象。

感谢小甜甜布兰妮，她也结婚了，两次哦。感谢汤姆·克鲁斯，他最近宣布订婚，而且不怕公开表达他的爱。每当我需要作困难的决定时，就会自问：“汤姆·克鲁斯会怎么做？”然后，我会在沙发上跳上跳下。

感谢织梦者，他现在正在写剧本。在本书出版之前不久，他被诊断出脑瘤，被独行侠送到医院。谜男沙发吧的维希堤的父亲是顶尖的癌症外科医师，提供了不少帮助。织梦者，你是个有才华、有创意的人，我们全都为你祈祷。

感谢葛林伯，他把全部时间投入到营销他的把妹电子书和录音带课程中。

感谢劈腿，他离开洛杉矶去上研究生了。感谢视界，他最近成为维希堤的孩子的教父。感谢毛衣，他正在和他妻子办分居。

感谢社群和过去两年来我交到的几百个朋友。希望你们全都能找到你们在寻找的东西——在爱情和生活中。你们有些人可能会不安，因为我放弃了游戏。但是别担心：总会有方法让男人和女人认识和交往。无论是什么方法，你们全都会找到的。

感谢卡罗琳、娜迪雅、玛雅、美佳、希亚、凯莉、希拉里、苏姗娜、洁茜卡一号和二号，以及成为我生命中一部分的其他美丽的女性。打电话给我，我会解释一切。

感谢所有其他的导师：狄安杰罗，他的电子报现在估计有 110 万个会员，而且还对女人提供如何抓住并留住男人的建议；瑞克，他搬到罗马尼亚追求新事业和浪漫冒险；史蒂夫和拉斯普廷，他们在系列 DVD 中分享他们的技巧。同时也感谢摇摆猫和大卫·薛德。

感谢每一个允许我引用他们的帖文和现场报告的人。杂耍人，他暂停了喜剧生涯，以发展他的把妹事业并完成电子书，现在和他的新女友（一个健身教练兼马拉松选手）住在一起，他依然喜欢抒情歌天王巴里·马尼洛。多面，他完全脱离社群了，专注于开拓喜剧事业和每周的现场表演。杰雷克斯，他找到一个谜男一直梦寐以求的双性恋女友，而且在一系列刺激的现场报告中详述他们的冒险，值得出成一本书。

感谢朱迪丝·里根，她在《纽约邮报》第六版指控我勾引她 13 岁的女儿。我想她是开玩笑的，就算不是，我也原谅她。她从一开始就一直支持着我经历这整个疯狂的冒险，她不只是出版商也是守护天使。

感谢里根书局的其他工作人员，尤其是我的责任编辑摩根，在编完这本书之后他很兴奋地要认识莉萨。当他见到她的时候，结巴到说不出话来。

感谢我的经纪人伊拉·席维尔伯格，他一直想让我写些知识分子的主题。感谢安娜·斯泰因和其他“多纳迪奥和奥尔森”版权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

感谢大卫·吕布里内埃、安德鲁·米阿诺、克雷格·伊曼纽尔、保罗·韦茨、克里斯·韦茨、安德里亚·贾内蒂、马特·托尔马奇和艾米·帕斯卡，因为他们支持了另一个好莱坞计划。

感谢我谦虚的特派员费德沃德·海德的协助研究，他爱用长字的 e-mail，简直可以与乔伊斯的作品相媲美，也许不是詹姆士·乔伊斯，但至少是心理咨询专家乔伊斯·博拉勒斯博士（你被型动了）。感谢 Lovedrop，他制作了最初的谜男法则课程手册。感谢苏珊·伍德，她耐心地誊写记录了一盒又一盒的录音带，这是很不简单的成就，因为其中包括了好几个小时的催眠内容和家庭会议。

也感谢劳拉·道恩和戴龙·墨菲分担了其他的录音带。

感谢我众多的自我改造的指导者，包括约瑟夫·亚瑟（因为声音课程、无尽的智慧和一次大开眼界的伊沙兰按摩）和朱莉娅·考尔德（因为她教我亚历山大技巧，而且让我在洛杉矶歌剧院看她唱瓦格纳歌剧）。

感谢每一个读过初稿的人，包括安娜·玛莉娜、玛雅·克罗斯、波拉和黑兹尔·格雷斯、玛格这位严厉的保姆，以及我弟弟托德，现在他脑子里有一堆想要忘记的影像。

最后，是的，莉萨和我仍然在一起。虽然在过去两年我已经学会了所有关于吸引、诱惑和求爱的东西，但对于如何维持一段健康的关系，我却什么也没学到。相处比学习把妹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但这已经带给我更多更多的满足和喜悦了。也许是因为这并不是游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把妹达人：那些坏小子教我的事

作者=(美)尼尔·施特劳斯著

页数=322

SS号=12203214

出版日期=2009.01

封面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一步 选定目标

第二步 接近与开场白

第三步 展示价值

第四步 排除障碍

第五步 孤立目标

第六步 创造情感联系

第七步 取得吸引位置

第八步 刺激购买欲

第九步 进行身体接触

第十步 催毁最后一刻的抵抗

第十一步 管理期待

把妹术语一览表

致谢